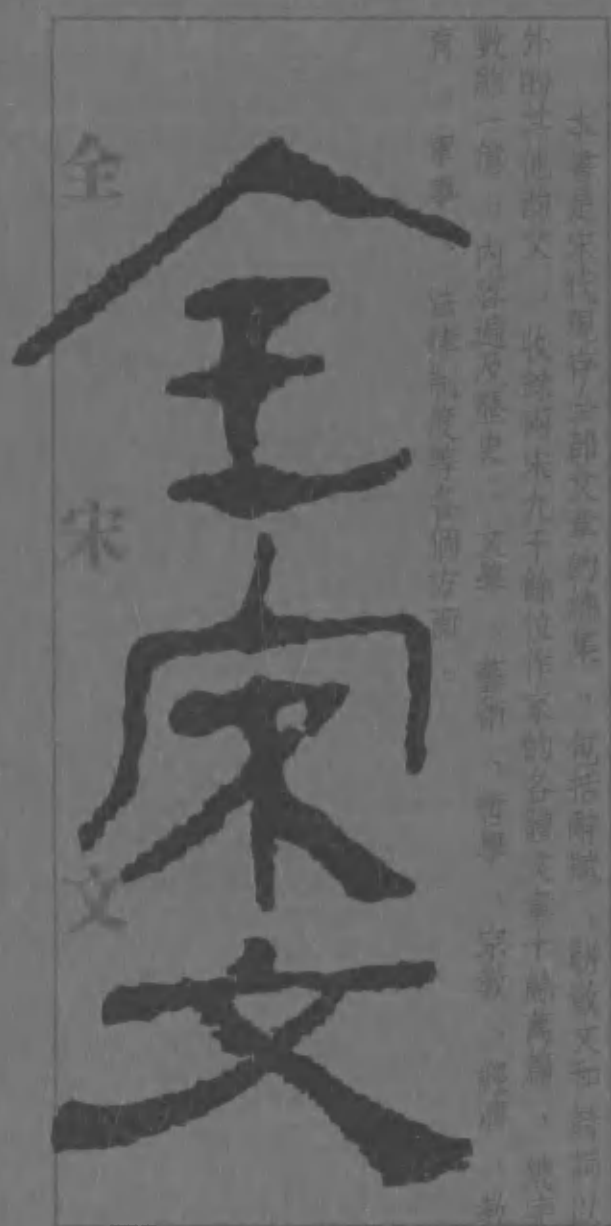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四二冊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四二册



目錄

全宋文卷三〇五一

尹 焞 一

追謚故龍圖閣直學士左朝請大夫贈左太中大夫楊時謚文靖勅……………二

諫講和劄子……………三

涪州被召辭免第一狀……………五

涪州被召辭免第二狀……………五

涪州被召辭免第三狀……………六

涪州被召辭免第四狀……………七

涪州被召辭免第五狀……………七

涪州被召辭免第八狀……………八

涪州被召辭免第九狀……………九

涪州被召辭免第十四狀……………九

涪州被召辭免第十五狀……………一〇

涪州被召辭免第十六狀	·····	一一
涪州被召辭免第十七狀	·····	一二
涪州被召辭免第十八狀	·····	一三
涪州被召辭免第十九狀	·····	一三

全宋文卷三〇五二

尹 焞 二

辭免除秘書郎第一劄子	·····	一四
辭免除秘書郎第二劄子	·····	一四
辭免除秘書郎第三劄子	·····	一五
辭免除秘書少監第一狀	·····	一五
辭免除秘書少監第二狀	·····	一六
辭免除秘書少監第三狀	·····	一六
辭免除秘書少監第四狀	·····	一七
辭免除秘書少監第五狀	·····	一八
辭免兼史館日曆狀	·····	一八
再乞歸田里劄子	·····	一九

辭免直徽猷閣職名狀	一九
辭免賜緋章服狀	二〇
辭免太常少卿第二狀	二〇
進論語狀	二一
乞辭經筵狀	二一
辭免除禮部侍郎劄子	二二
辭免除禮部侍郎第二劄	二三
辭免除禮部侍郎第三劄	二三
辭免除禮部侍郎第四劄	二四
辭免除禮部侍郎第五劄	二四
再乞歸田里劄子	二五
再乞歸田里第二劄	二五
辭免除徽猷閣待制第一劄	二六
辭免除徽猷閣待制第二劄	二六
辭免除徽猷閣待制第三劄	二七
授內宮觀再乞歸劄子	二八

乞免辭謝劄子	二八
辭免除次對職名劄子	二九
乞致仕劄子	二九
遺表	三〇

全宋文卷三〇五三

尹 焞 三

貽秦相書	三一
答王信伯書	三二
答王信伯書	三三
答王信伯書	三三
答王信伯書	三四
答王信伯書	三四
答王信伯書	三五
答王信伯書	三五
答王信伯書	三六
答祁居之書	三六

答謝用休書	一	三七
答謝用休書	二	三八
答謝用休書	三	三八
答謝用休書	四	三九
答呂居仁書		三九
遺書		四〇
送孔博文之江陰軍序		四〇
論語解序		四一
題論語解後		四二
書易傳後序		四三
師說序		四三
跋西銘		四四
題伊川先生語錄		四四
題伊川先生像		四五
題蜀本周易後		四五
書伊川先生修楔序帖		四六

題溫公莊子節帖……………四六

跋馮聖先墓誌一……………四六

跋馮聖先墓誌二……………四七

跋馮聖先詩集語……………四七

壁帖……………四八

有宋進士尹君墓誌銘……………五五

宋故張夫人墓誌……………五六

宋故尚書虞部員外郎尹公夫人福昌縣君陳氏墓誌銘……………五六

告伊川先生祠文……………五七

全宋文卷三〇五四

林積仁

乞揭示所散常平錢穀姓名數目奏……………五八

乞整治戶籍簿奏……………五九

周 擴

連州大雲洞題名……………五九

盧知原

監司考課乞互申立法奏	六〇
乞巡捕官依巡轄馬遞官法書壁奏	六一
乞給降空名官告度牒奏	六一
乞暫以同文館明慶寺充宗室宅舍奏	六一
乞臨安府每夜三更斷夜奏	六二
相視臨安府城壁事奏	六二
方略	
有宋興化軍祥應廟記	六三
方軫	
論蔡京疏	六七
唐懋	
臨桂西山題名	六九
康允之	
乞以軍法約束屬邑旁郡應援捕盜奏	七〇
乞無錫縣以南支錢推賞各行減半奏	七一
李景夏	

謁二王廟文 七一

李昂霄

玄風洞題名 七二

李彥章

上徽宗乞近臣進思之論須陳堯舜之道奏 七三

李攸

上秦丞相啓 七四

李孝昌

乞抵當所金銀重別點檢奏 七五

乞嚴查上戶隱匿田產奏 七六

乞巡轄馬遞鋪使臣不許他司對移奏 七六

全宋文卷三〇五五

洪 擬

言州縣學人輒預辭訴事奏 七七

薦陳東劄子 七八

請非罪犯罷任人許通理奏 七八

乞移蹕饒信親討李成奏	七九
豐財爲政事之本奏	七九
措置宗廟神主乞預降指揮奏	七九
看詳淵聖皇帝御名改避事狀	八〇
論未可言戰奏	八二
乞糾官弱吏强之風奏	八二
乞南遷程限理作磨勘年限奏	八三
奉詔言闕政疏	八三
洪 勳	
南雄州修學記	八四
馮才叔	
龍隱巖題名	八五
葉 杞	
諸生不得陳狀留任教授奏	八五
韓 嚮	
請常平等錢物更不封椿起發奏	八六

徐 惕

乞督責馬遞鋪依條限傳送文字奏…………… 八七

范之才

乞添展南茶地分奏…………… 八八

乞委官按驗蘄州大鼎奏…………… 八九

侯彭老

獻賣鹽羨錢奏…………… 八九

程公巖記…………… 九〇

任申先

蘆川老隱幽巖尊祖事實…………… 九一

朱 褒

保福院記…………… 九二

全宋文卷三〇五六

余應求 一

論朝政七失奏…………… 九四

論御筆中旨奏…………… 九六

論用人太易奏	九七
乞奉迎太上皇后居寧德宮奏	九八
乞罷吳敏政事劄子	九八
乞不隸臺察者並依舊制奏	一〇〇
乞錄用黨人及其子孫講畫舊法奏	一〇〇
論中人預軍政之漸奏	一〇一
乞罷隨軍承受奏	一〇二
陳政事劄子	一〇三
乞絕宦者請謁欺弊之原奏	一〇六

全宋文卷三〇五七

余應求 二

乞赦免管和李進奏	一〇八
乞特賜黜責奏	一〇九
乞官陳東還吳若舊職奏	一一一
論風俗由大臣倡導奏	一一一
論將相當同心協謀奏	一一三

論朋黨宜辨之於早奏……………一二五

乞將相勿爭私忿早定和戰之計奏……………一二六

條畫利害奏……………一二七

全宋文卷三〇五八

黃 元

中江縣修學宮記……………一二三

蔡 莊

先父墓道御題碑首乞許建閣奏……………一二四

陳 禾

劾黃經臣疏……………一二五

任熙明

乞依故事躬耕籍田奏……………一二六

乞諸路以見閉場務利害奏聞奏……………一二七

諸路旁通檢察事奏……………一二七

教授題名記……………一二八

蓋 嶼

慧聚寺山圖序記……………一二八

靳 芑

重修三清殿記……………一三〇

范 域

乞立常平免役法奏……………一三一

隨州大洪山十方崇寧保壽禪院第一代住持恩禪師塔銘 並序……………一三二

閔文叔

洋州念佛巖大悟禪師碑……………一三五

全宋文卷三〇五九

黃唐傳

乞重守令之選并假之權奏……………一三八

乞稍復武舉奏……………一三九

乞詹義叙位繫銜在己先奏……………一三九

乞詳議罷都轉運司利害奏……………一四〇

論不宜罷江浙等路轉運司奏……………一四〇

乞禁因上書言事告訐他人過失奏……………一四一

蔡 佃

乞量立燕犒貢士錢數奏……………一四二

黃 遠

獻納右江溪峒奏……………一四二

宋 永

刻拔罪心印妙經記……………一四三

唐子霞

大滌洞天真境錄自序……………一四四

蔣務敏

重刻蔣緯澹山巖詩跋……………一四五

賈偉節

乞令逐路提刑司催督拘收舊欠發運司錢斛奏……………一四六

乞將催綱曆改爲催綱簿奏……………一四七

進諸路財用綱目簿式奏……………一四七

乞降詔書號名悉稱宋奏……………一四八

乞令三省揀拔進用監司守令課績優異者奏……………一四八

田 灝

翼城翔臯山喬澤廟額記 ····· 一四九

呂 堂

乞禁殺嬰上書 ····· 一五一

曹 洙

曹夫人遊靈巖題記 ····· 一五二

曹景儉

西河新修普濟寺記 ····· 一五三

胡思文

乞令逐路將施欠錢斛和買金銀綾羅奏 ····· 一五五

全宋文卷三〇六〇

羅從彥

與陳默堂書 ····· 一五七

遵堯錄序 ····· 一五七

遵堯錄別錄序 ····· 一五八

春秋指歸序 ····· 一五九

議論要語……………一六二

韋齋記……………一七一

誨子姪文……………一七二

全宋文卷三〇六一

朱 震 一

尹焞除崇政殿說書告詞……………一七四

張浚罷右相制……………一七五

趙鼎罷左相制……………一七五

釋罪囚德音……………一七六

秦檜拜右相制……………一七七

韓世忠除樞密使制……………一七七

看詳王忬孝經解義奏……………一七八

乞選良將治荆襄奏……………一七九

乞下南劍州取索楊時所著三經義辨奏……………一七九

乞峽州等州縣官闕令吏部破格差注奏……………一八〇

乞罷郭千里將作監丞奏……………一八〇

乞廢罷珍州輸額奏	一八一
乞給陳得一告命辭奏	一八一
乞選人須歷州縣方與朝官奏	一八一
乞官謝良佐子克念奏	一八二
論治虔州之策奏	一八三
乞寬湖南獄奏	一八四
乞繕寫崔子方春秋經解等書劄子	一八四
乞旌褒崔子方之後劄子	一八五
進周易表	一八五

全宋文卷三〇六二

朱 震 二

論大理策奏	一八八
上皇太后尊號議	一八九
徽宗太廟樂乞名承元奏	一八九
寧德皇后謚議	一九〇
喪祭禮議	一九一

論行埋重虞祭祔廟禮奏	一九二
乞虞主不題謚奏	一九三
乞外補宮祠奏	一九四
乞胡安國賜謚奏	一九四
起居提刑啓	一九五
賀陳丞相兼都督仍兼宣撫啓	一九五
賀張丞相平寇啓	一九六
周易集傳序	一九七
蒙泉題詠序	一九九
崇封龍女記	一九九
任伯雨行狀	二〇一

全宋文卷三〇六三

陳 規

措置被俘群盜事奏	二〇二
屯田營田事狀	二〇三
措置屯田營田人戶荒田及逃戶官田事奏	二〇三

措置種田事宜奏	二〇四
靖康朝野僉言後序	二〇四
徐嘉言	
知縣題名壁記	二一三
徐猷	
乞許諸州文學免經恩保奏注官狀	二一四
董正封	
乞杭州添置比較務奏	二一五
乞降度牒雇人修葺城壁奏	二一六
乞令有司彩畫禮器式樣降付諸路制造奏	二一六
乞賜本錢趁時收糴奏	二一七
趙似	
乞早遷外第奏	二一八
林震	
乞省視祠祭用牲數奏	二一九
郭庭俊	

施錢造塔記 二二九

許多

乞詳審大觀新修諸路州縣學敕令奏 二二〇

全宋文卷三〇六四

葛勝仲 一

進養士圖籍劄子 一二二

乞以學書上御府并藏辟廱劄子 一二三

辭免太子右諭德劄子 一二四

辭免大司成劄子 一二五

進太常祠祀儀制格目劄子 一二六

賀皇帝元會御大慶殿表 一二六

賀太上皇表 一二七

賀孝慈淵聖皇帝登寶位表 一二七

賀今上皇帝登寶位表 一二八

賀冊元符太后表 一二八

賀立皇后表 一二九

代慰欽成太皇后祔廟表	·····	二三九
代慰欽聖太后祔廟表	一 ·····	二三〇
代慰欽聖太后祔廟表	二 ·····	二三〇
代慰欽慈太皇后祔廟表	·····	二三一
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懿節皇后梓宮還闕表	·····	二三一
慰隆祐皇太后上仙表	·····	二三二
慰懿節皇后上仙表	·····	二三二
代慰聖瑞太妃薨表	·····	二三三
賀正旦表	一 ·····	二三三
賀正旦表	二 ·····	二三四
天申節賀表	·····	二三四
賀明堂大禮表	·····	二三五
天寧節賀表	·····	二三五
天寧節進銀絹表	·····	二三六
天寧節進折銀錢表	·····	二三六
進奉天寧節功德疏謝書表	·····	二三六

賀燕樂表 一三七

賀日戴承氣表 一 一三七

賀日戴承氣表 二 一三八

賀日蝕不及分表 一三八

賀日蝕陰雲不見表 一三九

賀慶雲表 一三九

賀收復湟州表 一四〇

全宋文卷三〇六五

葛勝仲 二

賀收復燕山府表 一四一

賀湟州芝草表 一四二

賀瑞石表 一 一四二

賀瑞石表 二 一四三

賀水晶大花金碼礪興發表 一四四

進奉生擒睦賊渠魁馬謝詔書表 一四四

謝收復燕雲進馬賜詔書表 一四五

謝特賜謚先考清孝表	二四五
謝降詔不允乞外任表	二四六
休寧知縣謝上表	二四七
大司成謝上表	二四七
謝江州太平觀表	二四八
謝復右文殿修撰表	二四九
汝州到任謝表	二五〇
謝改寶豐縣名表	二五〇
爲輒奏儀曹馬俊公事放罪謝表	二五一
謝除顯謨閣待制表	二五一
湖州謝到任表	二五二
鄧州謝上表	二五三
再任湖州謝表	二五三
謝除顯謨閣待制表	二五四
謝賜曆日表	二五五
謝賜日曆表	二五五

謝賜日曆表	三	二五六
謝賜日曆表	四	二五六
謝賜日曆表	五	二五七
代皇子辭官表		二五七

全宋文卷三〇六六

葛勝仲 三

代皇子再辭官表		二五八
代皇子謝授官表		二五九
代謝賜名表		二五九
代嗣濮王謝升等表		二六〇
代謝宣詔再入翰林表		二六〇
代謝不允乞外表		二六一
代辭官表		二六二
代謝授官表		二六二
代謝朝參減拜表		二六三
代謝敕設表		二六三

代兗州謝上表	二六四
代沂州謝上表	二六四
代謝賜御書千字表	二六五
代謝對衣金帶馬表	二六六
代高麗王謝賜太平御覽表	二六六
進續修太常因革禮表	二六七
元主纘籍絢組制度議	二六八
汝州勸農文	二七〇

全宋文卷三〇六七

葛勝仲 四

上揚州蹇尚書書	二七一
上兗州太守書	二七二
答李集正書	二七四
上監職書	二七五
謝曾運使書	二七六
上白祭酒書	二七七

回施仲廉秀才書	二七九
上前宰相書	二八〇
答王齋長書	二八一
答李解元書	二八二
與程嘉量秀才書	二八二
與制置發運書	二八三
答顏教授書	二八四
與胡學士書	二八四

全宋文卷三〇六八

葛勝仲 五

謝試宏詞及三經義入等啓	二八七
兗州教授謝到任啓	二八八
與提學殿院啓	二八九
賀鄆帥岑待制啓	二九〇
賀兗守祝刑部啓	二九一
與運使啓	二九二

與運使啓	二	二九二
與運使啓	三	二九三
與運使啓	四	二九三
謝郊教授啓		二九四
謝宮使保和啓		二九四
謝除館職啓		二九五
謝監職薦縣令應詔啓		二九六
賀中書舍人啓		二九七
賀耿左丞啓		二九七
上左丞啓		二九八
答何狀元啓		二九八
回王狀元啓		二九九
回第一人董狀元啓		二九九
答盛學士啓		三〇〇
答鄭學士啓		三〇一
賀韓學士啓		三〇一

賀黃學士啓	三〇二
答武學李博士子奇啓	三〇二
與運使啓 一	三〇三
與運使啓 二	三〇三
謝江陰曹縣尉襲啓	三〇四

全宋文卷三〇六九

葛勝仲 六

復修撰謝兩府啓	三〇五
汝州到任謝兩府啓	三〇六
賀趙鎮撫啓	三〇七
賀運使劉龍圖啓	三〇七
賀運使郎中學士啓	三〇七
與運使啓	三〇八
賀胡發運啓	三〇八
賀提刑啓	三〇九
答秀州知府曾學士啓	三〇九

賀金陵曾修撰孝蘊啓	三〇九
賀王修撰啓	三一〇
回河陽王待制啓	三一〇
賀冬啓 一	三一
賀冬啓 二	三一
答周舍人賀冬啓	三一二
謝王奉議以寧啓	三一二
答卓奉議啓	三一二
答張省幹啓	三一三
答孫宣教啓 一	三一三
答孫宣教啓 二	三一四
答曹宣教啓	三一四
答張學銘啓	三一五
除顯謨閣待制謝兩府啓	三一五
賀太宰啓	三一六
湖州到任謝兩府啓	三一七

答海門知縣啓	三二七
答王知縣啓	三二八
鄧州到任謝執政啓	三二八
鄧州謝范左丞啓	三一九
與范左丞致虛啓	三一九
再與范左丞啓	三二〇
上執政啓	三二〇
賀提舉監丞啓	三二一
賀湖州秦守啓	三二二
賀宇文寶文時中知湖州啓	三二二
賀陳大資與義知湖州啓	三二三
賀汪少卿思溫知湖州啓	三二三
謝蔣縣丞汝功啓	三二四
賀中書侍郎啓	三二四
賀范留守致虛啓	三二五
賀平江知府胡舍人	三二五

賀吳少宰啓	三二六
又賀少宰啓	三二七
賀張樞密啓	三二七
賀樞密啓	三二八
賀富樞密啓	三二九

全宋文卷三〇七〇

葛勝仲 七

謝修撰啓	三三〇
湖州到任謝兩府啓	三三一
湖州到任謝監職啓	三三一
上監職啓 一	三三二
上監職啓 二	三三二
代謝改官啓	三三三
賀張參政啓	三三四
賀秦參政啓	三三四
賀秦太師啓	三三五

顯謨閣待制謝兩府啓 三三六

代充守謝到任啓 三三六

賀吳樞使啓 三三七

賀呂太尉啓 三三八

書簡帖 一 三三八

書簡帖 二 三三九

書簡帖 三 三三九

書簡帖 四 三三九

書簡帖 五 三四〇

書簡帖 六 三四〇

書簡帖 七 三四一

書簡帖 八 三四一

書簡帖 九 三四一

書簡帖 一〇 三四二

書簡帖 一一 三四二

葛勝仲 八

陳去非詩集序	·····	三四三
中散兄詩集序	·····	三四四
舅氏續千字文序	·····	三四五
書淵明集後	一 ·····	三四六
書淵明集後	二 ·····	三四七
書淵明集後	三 ·····	三四八
跋錢仲仲東坡詩卷	·····	三四九
跋曹職方詩卷	·····	三四九
跋洪慶善所藏東坡書杜詩并判訟牒	·····	三五〇
跋褚遂良臨蘭亭帖	·····	三五〇
跋吳子華帖	·····	三五一
跋洪慶善所藏本朝韓范諸公帖	·····	三五一
跋蔡君謨帖	·····	三五一
跋君謨與唐彥猷論其弟直諫帖	·····	三五二
跋法照闍黎君謨帖	·····	三五二

跋蔡潮州予大父草書帖	三五二
跋魯公與李禹并林文節公與其祖帖	三五三
跋河中守章公授刺血上表乞父內徙帖	三五三
跋陳去非右丞畫山水	三五四
跋醉道士圖	三五四
跋與可竹	三五四
題佛本行經	三五五
跋劉知言默所書華嚴經	三五五
跋道雲刺血書經	三五六
跋涵山法清師書法華經	三五六
書周仲嘉發菩提心語後	三五七
跋胡待制舜陟詠史詩	三五七
跋歐公詩卷	三五八
跋蘇子美與弟聯句詩	三五八

全宋文卷三〇五一

尹 焞 一

尹焞（一〇七一——一一四二），字彥明，一字德充，河南府（治今河南洛陽）人，尹源孫。少師程頤。頤晚年得二士，其一即焞。以篤行稱。靖康初，召至京師，不欲爲官，賜號和靖處士。金人陷洛，避走蜀。紹興初因范冲薦，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又除禮部侍郎兼侍講，復提舉江州太平觀致仕，隱於平江虎丘西庵。紹興十二年卒，年七十二。景定元年謚「蕭公」。焞精研《論語》、《孟子》，著有《論語解》、《門人問答》及《和靖集》（存）。見《宋史》卷四二八《道學傳》二本傳及呂德元撰《和靖先生墓誌銘》。

《和靖集》，《直齋書錄解題》著錄爲一卷，附集一卷。後代刻本，或作四卷、八卷，甚至十卷，乃分卷及附錄異，所收詩文大致相同。今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爲底本，校以明嘉靖九年洪珠刻本（簡稱「嘉靖本」），又輯得佚文十一篇，釐爲三卷。

追謚故龍圖閣直學士左朝請大夫贈左太中大夫楊時謚文靖勅

紹興十二年四月二日

皇帝勅中書門下省：朕聞爲流俗所移者，類無特操；失先賢之傳者，患在自私。夫惟務學有源，發言無玷，乃能深造乎理，獨立於時。昔朕邇臣，躬行此道，卹典具存乎眷意，易名豈限於彝常。故龍圖閣直學士、左朝請大夫、賜紫金魚袋、贈左大中大夫楊時，義冠六經，聞該千載。行有前修之操，言爲後進之規。方殄讒之肆行，秉誠心而特立。窮居在野，循循追善誘之風；正色登朝，蹇蹇屬匪躬之節。獻可每關於治體，傳經不負乎儒宗。秀眉明目若鄭康成，視遠望高如劉元信。擢長七人之列，俾參五學之游。位進貳卿，職居延閣。無復九泉之作，特加一字之褒。庸靖儷文，合謚應法，惟安及沆，從晉迄今。有如彝簡之賢，實相昭穆之久。究觀節惠，尚想忠良，載揚稽古之勤，歆此漏泉之渥，可謚曰「文靖」。奉勅如右。牒到奉行。紹興十二年四月初二日〔一〕。乾隆《延平府志》卷三六，乾隆三十年刻本。

〔一〕此下原尚有「起居舍人、秘閣修撰尹焞行詞」一句。按據呂德元撰《和靖先生墓誌銘》，尹焞未嘗擔任起居舍人，且於紹興十年致仕，十二年十一月卒。故此制詞疑僞。

諫講和劄子

紹興八年十二月

臣輒罄愚衷，上干聖聽，退循僭易，甘俟誅戮。伏念臣本山野陋儒，絕意仕宦。靖康之難，幸脫危辱，遭遇陛下，遠加聘召，不容固辭。力疾造朝，一歲四遷，乞身未從，便塵禁近，封章八上，天聽莫回。臣疏愚衰病，決難冒處。況今虜使在廷〔一〕，國家之事〔二〕，臣切意睿謨已定，足以懾敵，今者浹旬，未睹長策，中外憂憤，人心靡寧。臣屢欲親叩冕旒，少布愚見。而臣自十二月十六冒寒暴下，謁告卧家，雖加藥石，至今未愈，由是不能勉強祇命，覬望清光。又慮一旦溘先朝露，賁恨九泉，辜負陛下眷遇之意。臣之區區，不敢默已。切惟本朝戎夷之禍，亘古未聞，中國無人，致其猾亂。昨者城下之戰，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絕而續。陛下即位以來，十有二年，雖中原未復，仇敵未殄，然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撫之至，所以億兆之心，無有離貳，遠近愛戴，國勢可保。設若人心輕搖，豈至今日？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亦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宮、請問諱日爲事，遂使虜志益驕，謂我無人，乃再啓和議於今日，意欲潛圖混一，臣妾吾國。陛下必爲此議，則人心日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徐謀而熟慮乎，抑且在廷之臣不以告也？臣觀陛下所以不顧衆說，力求和好者，不過謂梓宮未還，父兄宗族，在人掌握。不知虜人之情，專尚姦詐，虜人之求，

無有紀極，坐竭帑藏，斂及百姓，撼動人心，沮喪士氣，異時悔之，固無及已。《禮》曰：「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今陛下方將信仇敵之譎詐，而覲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義乎？又況使人之來，以詔諭爲名，以割地爲要，欲與陛下抗禮於廷，復使陛下北面其君，則是降也，非和也。今以不共戴天之讎與之和猶且不可，況實降乎？臣切爲陛下痛惜之。或以金國內亂，懼我襲己，故爲甘言，以緩王師。倘或果然，尤當訓飭號令，申嚴賞罰，鼓士卒之心，雪社稷之耻，尚何和之爲務？臣願陛下深思熟慮，廣采衆論，以全大計，勿以成算重於改圖，則天下幸甚。仰惟聖謨默運，必使萬全，固非臣愚所能窺測。然而中外之議，跼蹐靡寧，機事之微，生靈所係，伏望陛下萬機之暇，曲賜睿覽。干冒天威，罪當萬死。《和靖集》卷一。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二四，《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八九，《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二四，《中興兩朝編年綱目》卷八，《名臣言行錄·外集》卷九，《伊洛淵源錄》卷一一，《宋史》卷四二八《尹焞傳》，《歷代名臣奏議》卷三四八，《宋史新編》卷一六一，《宋元通鑑》卷七一，《宋史紀事本末》卷七二，《南宋文範》卷一五。

〔二〕虜：原作「金」，據嘉靖本改。以下此字徑改，不再出校。

〔三〕之：《三朝北盟會編》作「多」。

涪州被召辭免第一狀

紹興五年十月二日

和靖處士尹焞。今月准宣撫使司發到尚書劄子一道，據朝奉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提舉建隆觀、兼史館修撰、資善堂翊善臣范冲奏舉自代，六月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尹焞召赴行在，仍令川陝宣撫司以禮津遣前來」者。右，焞伏念昨於靖康中累被召旨，以疾力辭，誤蒙告命，賜之美名，聽其退處。方安田里，尋被金人侵犯河洛，全家遇害，僅存一身，脫命賊境，奔竄三蜀，流離累年，疾病憑陵，志意衰耗，有加前日。兼以所習迂闊之學，施之事功，一無可者，不待人諭，自知甚明。謹具狀申宣撫使司。伏乞鈞慈采錄焞狀申尚書省，所有前降聖旨指揮施行寢罷，以安愚分。伏候鈞旨。紹興五年十月日，具位狀。《和靖集》卷一。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九。

涪州被召辭免第二狀

紹興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右，焞近准宣撫使司遞到尚書省劄子一道，坐徽猷閣待制范冲奏舉自代，奉聖旨召赴行在，已具狀申使司，乞賜備申朝廷，伏望寢罷前降聖旨指揮去訖。今月二十八日，再准宣撫使司降下御寶封發到尚書省劄子，坐范冲奏，乞委所在州郡備禮敦遣及沿路津送疾速前來，奉聖旨令川陝宣撫司差撥人

船，優給路費，以禮敦遣前來者。伏念焞賦才至陋，稟性甚迂，蚤以受學程頤之門，大觀中嘗致人言。重惟布衣之賤，名玷臺章，杜門絕交於人者，垂二十年。由茲世事，懵不通曉。昨緣靖康當路之士誤采虛名，交薦於朝，屢被詔旨，以疾力辭，蒙恩授以處士，實遂田野之性。尋遭鄉關陷沒，妻孥屠宰，傷殘一身，逃竄萬里。今則憂患薰心，驚惶失志，耳聵足弱，聽履不任，形神俱瘁，又非往昔之比，豈足上副延求，遠膺號召？加之軍國多事，財用匱乏之際，有司津遣之費，莫非民力，其於愚分，尤所未安。茲者不避罄瀝肝膽，具陳忱懇，庶幾感動朝廷，追回召命，謹具申宣撫使司。伏望鈞慈特賜敷奏，所有前降聖旨指揮，乞賜寢罷施行。紹興五年十月日具位尹焞狀。《和靖集》卷一。

涪州被召辭免第三狀

紹興六年正月十二日

右，焞先於去年十月內兩狀申宣撫使司，乞備錄申奏朝廷，辭免召命。未奉指揮間，又於今月十二日蒙宣撫使司差官齎到御前金字牌遞角一道，准去年十一月八日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尹焞特受左宣教郎，除崇政殿說書」，仍令川陝宣撫司依累降指揮加禮敦遣赴行在所者。切惟國家極治之時，西閣講臣，寔儒者之遴選。元祐之初，焞師程頤，首自布衣，召居此職，載之簡冊，永爲令典。而焞人微材下，質薄器陋，徒以蚤承家訓，粗守師說，獲玷美名，已懷忝冒。豈爲朝廷過聽，屢頒召

旨。繼下除書改授京秩，俾參經幄。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惇衰病流離，傷殘窮獨之狀，如前所陳。加之晚塗多難，素業總廢，何以贊天子五學之成，當儒者千載之遇！矧惟中興圖治，兼收羣策之日，其講讀之臣，或備顧問，豈若平時尋章摘句，專於論說而已。宜得俊傑之士，博通古訓，深識時務者來膺斯選，殆非疲老疏愚之人可以冒處。伏望朝廷察其誠懇，檢會所陳事理，特行寢罷近降除命，謹具申宣撫使司，乞賜備錄敷奏施行。伏候鈞旨。《和靖集》卷一。

涪州被召辭免第四狀

紹興六年二月十四日

右，惇今月十三日准宣撫使司牒，差使臣史誠齋擎到行在入內侍省御前金字牌遞送到告一軸，特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契勘先於正月十二日准尚書省劄子照會，已除上件恩命，尋具狀申使司，伏乞備錄敷奏朝廷辭免去訖。見在涪州聽候指揮，所有今來齎到告命，不敢祇受。除已繳申涪州寄納軍資庫，謹具狀申宣撫使司，伏乞照會。謹狀。《和靖集》卷一。

涪州被召辭免第五狀

紹興六年十二月

右，惇先蒙聖恩，召赴行在所，及准告特授宣教郎、崇政殿說書，累具辭免，奉聖旨不允，不得

再有陳請。焞恭稟聖訓，不敢固違詔旨，除已力疾就道，起發前去，及候腰膝稍安日謝恩授告，申陳去訖。伏念焞自夏涉秋，傷暑飲冷，臟腑不寧，腰膝至今未安，拜跪尚自艱難，有所告命，未敢祇受。兼以暑月江水泛漲未平，難以舟行起發，未得恭承嚴召。又以數月夙夜憂懼，不惶啓處。今於九月十七日安舟起發前去。重念焞山野空疏，自度不足以副朝廷招延之禮，加之流離以來，多病少安，齒髮既衰，精神凋耗。茲緣病故，起發稽遲，雖已就道，亦恐觸冒風霜，不任寒暑，疾疹有加，筋力寢弱，既不堪朝廷職任，又不能入奉朝請，虛負聖恩，隕越無所。謹瀝誠懇，別具披陳，欲望朝廷察焞情實非敢矯飾，乞將前降焞告命寢罷施行，庶俾衰老餘生，安分遂性，免迍邐於前路。聽候指揮。謹具申宣撫使司，乞賜備錄申奏施行。《和靖集》卷一。

涪州被召辭免第八狀

右，云云。去歲以來，累蒙趣召，恩禮優渥，非所敢當，懇辭六七，未賜允俞。除不敢祇受告命外，扶疾遠來，既至江州，所苦增甚，不能前進。今奉聖旨令「所至州軍以禮敦遣」，在於愚分，尤不遑安。伏念焞一芥草茅，初無寸長，舊學迂闊，忘廢殆盡，行年七十，疾病交攻，一日之間，半在枕席，耳目聾暗，步履艱難，衆所共知，非出矯僞。若使稍能支持，亦不敢以固陋爲辭，義當奔走闕下，少思補報，以稱聖朝招延之意，以合古人進退之道，豈當固違嚴召，自速罪愆。力求罷免，誠非

得已，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收還成命，俾得自便訪求醫藥，免致重累流離道路，實荷國家全活之賜。伏候指揮。《和靖集》卷一。

涪州被召辭免第九狀

紹興七年

和靖處士尹焞。右，焞今月十九日巳時准尚書省紹興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并七年正月十三日兩次降到劄子指揮，催促兼程前來赴行在所。契勘自涪州起發日，具狀申四川制置大使司，乞備申辭免恩命，沿路聽候指揮。正月二十一日至鄂州，緣疾病有加，具狀申尚書省，二月十九日至江州，再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敷奏寢罷前降恩命。未奉指揮間，於今年四月十七日准二月二十五日御前金字牌御封尚書省劄子，續准都進奏院遞到四月初四日尚書省劄子，催促疾速起發。於十八日辰時兩具狀，自江州繳申尚書省，再乞敷奏。今更不敢重疊冒瀆。伏望憐察愚誠，非敢飾詞上欺朝廷。乞檢會前狀，早賜指揮施行。《和靖集》卷一。

涪州被召辭免第十四狀

右，焞今月二十五日戌時准御前金字牌降到御封尚書省劄子一道，奉聖旨不許辭免，催促疾速赴

行在所供職者。重念惇鄉關陷沒，全家遇禍，失身盜賊之區，積憂懷忿，潛伏山谷者累年。既而間關入蜀，萬里一身，年垂七十，白首無歸，人生窮獨，何以加此！方茲栖栖之餘，仰蒙聖君誤采虛名，濫膺召命，自紹興五年十月內至今年四月凡五被御前金字牌，再被尚書省劄子，累蒙朝廷指揮令所在州軍以禮敦遣。以惇艱虞羈旅之迹，分甘委棄於聖時，以惇一芥草茅之賤，豈當俟駕而後行。況今國步尚艱，乃臣子效忠之日，即茲數事，在於分義，無一可辭。實以既老且病，學問無取，耳聵足弱，聽履艱辛，疾病有加，日虞委頓，決不能支持。前者累狀陳懇，實出愚誠，非敢稍有毫髮懷私擇利，故爲矯激，妄欺朝廷，以速罪戾。兼惇已於今月十八日兩具狀申江州繳申尚書省，乞特賜敷奏，許令自便訪求醫藥，免致道路委填溝壑，佇瞻闕庭，日覬俞允。伏望早賜施行。《和靖集》卷一。

涪州被召辭免第十五狀

右，惇今月初四日午時准五月二十九日巳時御前金字牌降到御封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依尚書左僕射奏，以惇辭免新命，未聞就道，令江州守臣疾速以禮津遣者。伏念惇自父祖而上，仕於本朝。食祿者八世。如惇愚蠢，自知不堪世用，分甘老死明時，亦常濫竊高世之美名，略無片善之稱。在國家何負於惇，顧惇何補於國家。自薦膺召旨以來，實以疾病侵凌，乞追回成命已十四狀。賦性山野，言多拙直，不識時宜，冒犯朝廷，日覬罪戾之獲，豈謂猶加寬貸，尚欲招徠，禮益隆厚，仰見聖朝求賢待

士之至，搜揚微陋之誠，聞命震驚，感恩流涕。若尚敢高卧養痾，夷倨抗請，在朝廷即行誅戮，固已晚矣。言君臣之分義者，固已切齒於惇矣。朝廷尚或憐而貸之，亦天地之所不容，鬼神之所不赦也。惇切見方今國步尚艱，中原未復，進退人才，當明緩急。今日之務，無非繁劇，宜先俊傑，以濟艱難。白首書生，動輒迂闊，用於平時，徒美聽觀，施於今日，何益事功。縱俾犬馬之齒未衰，負薪之疾可力，其於時事，素不通曉，況使獨持老病之餘，接武英豪之後，見聞僻陋，冒列經筵，又何足以發明旨義，啓沃聖聰，考古驗今，裨贊元化之萬一哉。僥倖以進，必致人言，負罪而去，在惇何惜，豈不念貽累朝廷，取笑四方，上辱君相，下負師友？惇今年垂七十，惟事安死，於時無補，於身何有。反求諸己，自知甚明，詢之於人，孰不指目。重念惇今疾病憂懼，全在牀枕，俟罪之餘，惴惴待盡，前後所陳，實出迫切。雖在草野，敢忘愛君，若謂矯飾，非惇所學。伏望朝廷早回天地之大造，曲貸螻蟻之微生，許令自便訪求醫藥，使終殘喘，實荷國恩。伏乞特賜敷奏施行。伏候指揮。《和靖集》卷一。

涪州被召辭免第十六狀

右，惇五月二十九日准尚書省劄子，檢會四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指揮催促疾速赴行在所供職」者。契看四月十八日及四月二十七日三具狀申尚書省，以惇疾病浸加，提携重累，乞賜

俞允訪求醫藥，得以自便。至今四十餘日，並未蒙朝廷施行。切念惇流離道路，今已十月，自至江州，又已三月有餘。正此極暑，非惟惇一身見在枕席，全家老幼盡皆疾病，已見失所。不免仰於朝廷，乞賜憐恤，檢會四月十八日及二十七日三狀，早賜敷奏，放令自便，免致道路委填溝壑。伏候指揮。《和靖集》卷一。

涪州被召辭免第十七狀

右，惇自紹興五年十月初二日被召命，紹興六年二月十三日准川陝宣撫司差官齎降到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告命一軸及袍履等，惇以疾病拜跪艱難，有妨拜受，即時具狀申繳在涪州軍資庫，至今前後十七次具狀申朝廷辭免上件恩命，乞歸田里，訪醫自便。累准朝旨，未賜俞允。惇以沿路州軍不敢敦迫，雖強扶持，已至國門。緣在路衝冒，所患轉加，見招醫調治，未獲痊愈。所有准今月十一日尚書省劄子再降到元給告命，委是祇受未得。除見別具狀申辭免，乞特賜指揮依舊將上件告命等付元寄官司收管，仍乞檢會累狀，早賜敷奏施行。伏候指揮。《和靖集》卷一。

涪州被召辭免第十八狀

右，焯昨者誤蒙召命，敦遣出蜀，扶病登舟，日增惴懼。近者入建康府界，已及國門。竊念焯近日又苦痢疾，一夕之間。輒十數起，見用建康府醫人王琦調治，略未痊安，癰老廢疾，情實可憐。伏望特賜敷奏，許之自便，以畢餘生。伏候指揮。《和靖集》卷一。

涪州被召辭免第十九狀

右，焯昨者誤蒙召命，敦遣出蜀，蓋已歷陳愚陋，無補事功。加之兩歲之間，經涉萬里，疾病侵尋，屢困道路，比復卧病國門，至於委頓。仰荷聖主親遣中使就加撫勞，宣醫診視，賜予過儀。且令調治殘骸，入覲宸扆。而焯尫羸之質，倍費調攝，雖疾病向安，而筋骸尚劣。大懼久稽君命，罪不容誅，早夜以思，罔知攸措。伏念焯前後懇辭，及今凡二十狀，情實切至，不敢誕誣。雖聖旨寬假，又許入城調治，以俟痊安。而焯偃仰稽留，豈遑安處。日月漸久，人將謂何。又慮疏賤之言，未必皆能上徹天聽，謹將前後二十狀錄連在前。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收還恩命，以協師言。伏候指揮。《和靖集》卷一。

全宋文卷三〇五二

尹 焞 二

辭免除秘書郎第一劄子

紹興六年閏十月

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尹焞劄子：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秘書郎、兼崇政殿說書。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焞遠自草萊，誤蒙收召，經帷之命，已非所宜。方欲陛對之間，力陳固陋。今復躡處秘書，尤爲美職，恩榮重複，實不自安。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收還成命。伏候指揮。《和靖集》卷一。

辭免除秘書郎第二劄子

新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尹焞劄子奏：臣猥以非才，蒙陛下萬里招聘，道路連年，疾病屢

作，懇辭數十，天眷日加，顧臣何人，得此異數。今者負薪之疾，偶獲少瘳，既已入拜冕旒於軒陛之下，登對清光於咫尺之間，疏遠之臣，榮幸極矣。伏念惇材質凡陋，學問迂疏，已及衰殘，濟之疾病，自度無以開發聖明，裨補政治。伏乞依臣前件辭免，特賜收還崇政殿說書恩命，許臣在外自便。取進止。《和靖集》卷一。

辭免除秘書郎第三劄子

近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惇秘書郎、兼崇政殿說書。已罄愚衷，乞行寢罷，奉聖旨不允，先次朝見，赴講筵供職。伏念惇猥以庸虛，備數勸講，辭不獲命，愧懼已深。方念誠懇未伸，恩寵過厚。至於秘省美職，尤出非宜。兼惇被命以來，未有一字之稱，旬月之勞，僥倖如斯，敢復叨冒。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收還新除秘書省秘書郎恩命，庶使稍獲自安，勉於經筵，粗圖報效。伏候指揮。《和靖集》卷一。

辭免除秘書少監第一狀

紹興八年二月二十九日

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秘書少監、依前兼崇政殿說書。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惇本草萊之

人，誤蒙聘召，擢受臺郎，俾侍經帷，眷遇優異，不許固辭。叨冒累月，衰病日甚，絲毫無補，坐糜廩食。焞雖至愚，寧不知愧。徒以被旨解釋《論語》未就，未敢干告朝廷乞歸田里，豈可更貪寵榮，躡進美職。聖恩雖厚，實出無名。況東觀令丞以待英進，豈焞病廢得以冒居。伏乞特賜敷奏，追回成命，以安愚分。伏候指揮。紹興八年二月二十九日，左宣教郎、秘書省秘書郎、兼崇政殿說書尹焞狀。《和靖集》卷一。

辭免除秘書少監第二狀

今月初二日准尚書省劄子，勘會已降指揮除秘書少監，奉聖旨「不候受告，日下先次供職」。契勘先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前件差遣，已具狀申尚書省，以焞衰病辭免，乞賜追寢恩命，未蒙指揮。伏念焞見以病瘡在假，不任步履，欲乞檢會前狀事理敷奏，乞行寢罷施行。伏候指揮。《和靖集》卷一。

辭免除秘書少監第三狀

伏以圖書之府，朝廷待天下英才，以備任使。昨蒙聖恩除秘書郎，自以衰老迂愚，名實不稱，顧視同僚，已極慚覲。今復躡處上列，非據益深，未被俞允，不知攸措。重念焞草萊寒士，本無見聞，

昨蒙招延，俾待勸講，既已辭不獲命，止欲扶病造朝，一見聖主，即求退居田里。會有旨講解《論語》。又值車駕時巡，百司進發，所以未敢干瀆朝聽，豈謂誤恩復加進擢。揣分量才，無一可者。伏望特賜敷奏，收還成命。伏候指揮。《和靖集》卷一。

辭免除秘書少監第四狀

近三具狀申瀆朝廷，乞寢罷新除秘書少監恩命，未蒙矜允。切念惇草萊寒士，本無所長，誤蒙聖主招延，置之講席，非不知幸。加之一生屯遭，白首流落，初無姓名在人齒牙。日者起自布衣，得侍聖主清閒之燕，豈不知榮幸至此，實爲過分；豈不欲勉勵愚鈍，少酬眷禮。但惇以才術淺拙，學問迂疏，疾病侵凌，志慮衰耗，技止於此，無補今時。惟有知足安分，戒之在得，或可以不累師友，不辱聖朝，少助廉耻之風，使天下謂朝廷聘召之人，粗知分守，亦足以爲朝廷美事。情實誠慙，非敢誕謾，拙於言辭，未能取信。伏望檢會累狀，曲賜敷奏，追寢新除秘書少監恩命。伏候指揮。《和靖集》卷一。

辭免除秘書少監第五狀

近四具狀乞寢罷新除秘書少監恩命者。伏念焞雖庸愚，粗知忠信，處身甚約，不敢過求。平生里社之間，去就取舍，未嘗以一語欺人，人頗以是信之。今年垂七十，濫稱儒士，豈敢矯情作僞，以不忠不信之言欺於君父之前哉？實以學問荒唐，加之老病。昨蒙聘召，固已力陳其不堪，聖上過聽，必欲見其面目，促召再三，恩禮隆厚。臣子之分，懼獲譴誅，止欲扶病造朝，旬日之間，即求閒退。不謂游蒙超擢，驟冠同列。使焞筋骸年齒，稍可支持，其在素志，猶不敢當。況是尫羸昏忘，舉動艱難，少壯之榮，反成苦楚，唯有退閑自適，是爲重恩。方欲乞身，敢復叨據？區區之懇，始末不渝，皆出忱誠，了無矯僞。伏望朝廷更賜敷奏，收還前件秘書少監恩命。伏候指揮。《和靖集》卷一。

辭免兼史館日曆狀

紹興八年四月

左宣教郎、試秘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尹焞狀：契勘本省長貳，依條不與修纂，至紹興元年七月內，因秘書少監程俱申請，特令修纂日曆。後來緣重修《實錄》，因而又兼史館職事。切緣焞見係崇政殿說書，不惟拙於文筆，不通史學，兼間日赴經筵進講文字，又有專得指揮解說《論語》未了，委

是精力有限，難以兼營修纂。欲望許依舊來條例，特免史館日曆職事。伏候指揮。《和靖集》卷一。

再乞歸田里劄子

伏爲年齒衰邁，疾病侵尋，自昨初赴招延，已於奏對之日，乞候旬月之間即歸田畝。近者又常面乞骸骨，不蒙允從。切緣焞日來疾病益多，加之嘔血，欲乞特賜敷奏，許歸田里。伏候指揮。《和靖集》卷二。

辭免直徽猷閣職名狀

右，焞云云。伏念焞雖甚庸愚，豈不知遭遇聖世，眷戀君恩。但以行年七十，疾病百出，精神筋力，勉強不前，所以必求閑退，保養殘年。今不蒙朝廷許致仕而去。至於改授職名，奉祠闕下，使之便閑，時奉勸講，聖恩隆厚，不敢固辭。然而延閣寓直〔二〕，實爲清選，請去而得，何異要求？焞今更不敢力請自便，止乞收還貼職，少安愚分。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施行。《和靖集》卷二。

〔二〕直：原作「真」，據文意改。

辭免賜緋章服狀

左宣教郎、新除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兼崇政殿說書尹焞准勅特賜緋魚袋。伏念焞自被召除，叨榮有愧。比緣卧病，方請退閑，更蒙寵錫身章，益隆異數，在焞山野之質，有所未安。伏乞特賜敷奏，收還上件恩命。伏候指揮。《和靖集》卷二。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九七九二。

辭免太常少卿第二狀

准尚書劄子，以焞辭免新除太常少卿，奉聖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者。伏念焞行年六十九歲，昨蒙朝廷察其衰病，罷免秘書少監，改授前件差遣。自後老病交攻，甚於前日。念惟坐享祿食，專以說書爲職。方聖上日御經筵，未敢求去，止欲候秋講罷日，乞歸田畝。今來復蒙除用，豈不知榮？但以年老久病，筋力衰廢，實難勉強。伏候勅旨。《和靖集》卷二。

進論語狀

孔子以來，道學屢絕，言語文字，去本益賒。是以先聖遺書，雖以講誦而傳，或以解說而陋，況其所論所趨，不無差謬，豈惟無益，害有甚焉。脫使窮其根本，謹其辭說，苟不踐行，等爲虛語，此先聖所以重講解甚言辭也。況如臣者，材質甚愚，修爲無取，施之於己，未見其功，資以事君，亦將何有。其於聖賢言行，何足以窺測奧妙，發明指歸。強顏爲之，第塞詔旨。臣無任慚羞恐懼之至。

《和靖集》卷三。又見《經義考》卷二一四，《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二六五、二七四。

乞辭經筵狀

紹興七年四月

和靖處士尹焞狀〔一〕：竊見臣僚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有爲此學鼓扇士類者，皆屏絕之，明詔天下。焞實師程頤之學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益篤，自壯至老，居之甚安。使焞濫列經筵，其所敷繹僻陋之言，亦不過聞於師者。不惟無以發明經旨，又且仰惑聖聰。焞雖甚愚，敢偷一時之顯榮，不顧四方之公議，捨其所學，上欺君父？加以疾病之增，精神衰耗，決不能支持前進。伏望朝廷特賜敷奏，許令自便，訪藥尋醫〔二〕，免使道塗填委溝壑，不勝幸甚。伏候指揮。《道命錄》卷三。又見

《伊洛淵源錄》卷一一，《宋史》卷四二八《尹焞傳》，《永樂大典》卷八一六四，《宋史新編》卷一六一，《南宋書》卷二二。

〔二〕靖：原作「靜」，據《宋史》本傳等改。

〔三〕訪：原作「放」，據作者他文句例改。

辭免除禮部侍郎劄子

臣十一月十九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權禮部侍郎，張詢除太常少卿，並日下供職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切緣臣近以衝寒冒濕，臟腑暴下，於十一月十六日在假，權將執事交割與以次官主管。見今將理未安，今來除已遵次指揮，日下將太常少卿職事交割與張詢外，伏念臣本以庸虛，誤膺召用，尸素朝列，有愧於心。嘗以學術迂疏，年齒衰邁，丐歸田畝，未賜允俞；豈可更復叨冒寵榮，濫厠法從。上恩雖厚，公議謂何。欲望聖慈追還成命，以臣見今衰病伏枕，乞除一在外官觀，以安愚分。伏候勅旨。《和靖集》卷二。

辭免除禮部侍郎第二劄

伏念臣久侍經幄，無補聖朝，敢謂誤恩，復加陞用？眷惟臣學日迂陋，老病侵凌，雖欲更冒寵榮，力雖勉強云云。再奉德音，惟深感懼，尚餘愚懇，必覬矜憐。伏念臣召自草萊，擢侍帷幄，虛辱禮遇，何補聖朝。屢丐歸田，誠非矯飾，繼請致仕，實坐衰遲。遂蒙處之直祠，養其老病。上體至意，莫獲固辭。豈期復被簡除，大駭聞聽，載惟寵異，彌切兢惶。念一歲四遷，顧恩榮之已極；而十日九病，則衰遲之可知。深負素飡，難逃清議。且人無既老復壯之理，而禮有辭尊居卑之謙，揣分度宜，無名可受。況臣近苦暴下，尤覺頓衰，致精力之昏疲，增聽履之蹇躓，既難任事，豈合貪榮？矧惟宗伯名曹，詎容妄受，講臣清選，奚得久居。伏望洞鑑丹衷，曲全素履，亟投閑散，使畢衰殘。貪祿忘歸，已厚顏於朝路；見得思義，敢重辱於師門。仰覬天聰，俯從人欲。所有上件恩命欲乞寢罷。伏候勅旨。《和靖集》卷二。

辭免除禮部侍郎第三劄

伏念臣久侍經筵，略無報效，坐縻廩食，分所不安。加之見病伏枕，日就困殆，欲望聖慈矜憫老

病，特賜收還成命，以安愚分。伏候勅旨。《和靖集》卷二。

辭免除禮部侍郎第四劄

伏念臣學識迂疏，豈堪時用，加之老疾，精力日衰。頃緣誤被招延，躡陞華要，聖恩隆厚，不聽固辭。然久竊寵榮，實增媿懼。近拜奉常新命，仰體眷意，未敢即便求歸田里。重念臣未奉上件恩命以前，爲苦暴下，已申臺省，在假將理。丹藥雜進，略未少安。復蒙簡除，第深感泣。惟從班清峻，固非鄙陋得以冒居；而衰病沉縈，實以筋力難於勉強。臣今老病已極，日就危殆。欲望聖慈曲賜矜念，特許收還成命，俾遂安養。伏候勅旨。《和靖集》卷二。

辭免除禮部侍郎第五劄

伏念臣行年六十九歲，見因暴下，氣喘足弱，疾勢日增，未有安期，雖欲勉強，必致顛仆。臣久荷聖知，粗守忠信，不敢矯僞，妄稱疾病，以欺君父。欲望聖慈特賜矜憫，收還成命，俾遂將理。

《和靖集》卷二。

再乞歸田里劄子

新除左通直郎、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尹焞奏：臣伏爲任太常卿日。以感寒暴下，遂申臺省，在假將理。病中蒙恩，命權禮部侍郎、兼侍講，累具狀辭免，未奉俞允。忽蒙陛下哀憐，就蒙賜告。天地生成之恩，何以論報。臣豈不願力疾一出，上副陛下待遇之意。然臣今來所病，馴致虛極，醫藥不效，無有安期。況臣大病伏枕，已二十餘日，衰老至此，見苦滑泄，氣虛喘促，足弱筋攣，耳聾目眩，心識昏耗，百病交攻，委難勉強。欲望聖慈放歸田里，以便安養。伏候勅旨。《和靖集》卷二。

再乞歸田里第二劄

臣伏自十二月十六日第八次具奏辭免前件新除恩命，及緣老病乞歸田里，至今十日，未奉俞旨。卧病伏枕，展轉呻吟，已四十餘日。藥石雜進，略無少痊，數日以來，更加心疼。胸痞眊眩繼作，自知衰羸，未易醫治。重念臣一生寒賤，晚遇聖明，期月之間，致身侍從，豈無眷戀，少報生成。而自未蒙除授以前，得疾在告，至於憊甚，聞命之日，感激聖恩，雖欲自勵以趨，卒難勉強。況臣平生所學，粗守忠信，行年七十，何忍欺君。欲望陛下念臣實病，保臣殘年，特降聖旨，放歸田里，或除一

在外宮觀，庶幾安養，可就痊平。臣病軀苦楚，日夜延望，必覬允從。仰惟天地父母之恩，少加矜念。臣頻有冒瀆天聽，甘俟斧鉞之誅。伏候勅旨。《和靖集》卷二。

辭免除徽猷閣待制第一劄

新除左通直郎尹焞：臣比因老病，前後十上章，乞收還新除禮部侍郎、兼侍講恩命，放歸田里。正月初十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者。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本緣衰疾，不能拜命，故敢屢瀆天威，力請閑退。今復進職西清，奉祠行闕，尚使荒陋，綴直講筵，天眷加隆，感深涕實。而臣懇誠殫盡，辭說已窮，未能感動淵衷，曲賜孚允，豈得辭勞就逸，求去復遷，上欺朝廷，以要榮寵。其於義分，益所未安。況臣衰病日加，略無痊愈，欲求追罷成命，檢會累奏，放歸田畝。伏候勅旨。《和靖集》卷二。

辭免除徽猷閣待制第二劄

伏念臣年老卧病，非敢詐罔，前後所陳，辭窮理盡，忱誠雖竭，天意未孚。且臣起自草莽，驟躡禁塗，得君遇時，千古罕見。豈不知君命之嚴，事上之義，在於臣子，只合遵承，安敢抗拒恩命，辭

避榮寵？實緣疾病沉痼，決難勉強，凡在朝列，皆所見聞。欲望云云。《和靖集》卷二。

辭免除徽猷閣待制第三劄

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義，乃君臣之大倫，報施之道也。臣獲侍燕閒，一歲之久，五遷名秩，率皆清華，則陛下所以使臣可謂盡禮矣。臣敢不盡事君之義，圖報陛下乎！臣自辭免禮部侍郎恩命，章疏十上，條例懇請，惓惓殫盡，未奉俞允。臣草芥微賤，固無足道，而朝廷名器之重，豈宜輕以假人。深慮辭之不至，誠之未格，不避再三之瀆，重陳當去之義，仰干天聽。惟陛下赦其愚，使畢其說，以全事君之義，不勝幸甚。臣自造闕廷，職在勸講，而本無學術，蔑有發明。期月之間，病告相繼，坐叨厚禮，無補聖聰。先聖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臣義當去者一也。臣起自草萊，誤應召用，守道之語，形於訓詞，而臣貪戀寵榮，遂係素守，使朝廷非常不次之舉，獲懷利苟得之人，非特上累聖知，將復貽辱師友，此臣義當去者二也。臣每念誤受寵知，蔑聞補報，比嘗不量分守，輒及國事，識見迂愚，已驗於今。跡其庸愚，豈堪時用，此臣義當去者三也。臣昨拜命奉常，曾未踰月，方移病告，遽擢春官，卧病至今，未嘗供職，以病丐去，更獲超遷，有何功實，得以祇受？此臣義當去者四也。臣聞國朝典故，揆之禮經，年至七十〔二〕，皆當致仕。今臣年齒已及，加之衰病，伏枕累月，實難支持。血氣既衰，所戒在得，先聖遺訓，其理甚微，此臣義當去者五也。臣聞聖

君有從欲之仁，匹夫有莫奪之志，今臣有五可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仰惟陛下眷知之深，洞照情實，曲推上聖之仁，俯成匹夫之志。特賜檢會累奏，放歸田畝。伏候勅旨。《和靖集》卷二。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二六，《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九一，《道命錄》卷四，《伊洛淵源錄》卷一一，《宋史》卷四二八《尹焞傳》。

〔二〕至：原無，據《宋史》補。

授內宮觀再乞歸劄子

臣近緣第三次辭免新除左通直郎、充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恩命云云。伏念臣前所陳述，乃事君之大義，人臣之常分，盡出誠實，非事矯僞。欲望聖慈檢會臣累奏，特許臣退歸田里，俾養衰病，以盡殘年。伏候勅旨。《和靖集》卷二。

乞免辭謝劄子〔二〕

左通直郎、充徽猷閣待制、提舉太平觀尹焞奏：臣近緣疾病羸困，乞歸田里，聖恩寬大，許令自

便，准敕提舉江州太平觀。一介書生，何以仰朝廷成就憐憫之意。切念卧病之久，筋力疲乏，步履拜跪，不能勉強，無緣出赴謝辭。欲望特賜敷奏，放免辭謝，庶使羸軀，不至殞越。取進止。《和靖集》卷二。

〔二〕免辭：原倒，據通篇文意及「放免辭謝」句乙。

辭免除次對職名劄子

臣已於今月十五日扶病出門，前去平江府以來，就醫居住。伏念臣昨蒙陛下召從田野，置在經筵，雖曾蒙除禮部侍郎，緣爲卧病在告，元不曾供職。今來仰荷聖恩，許從自便，但以次對之職，難以冒受。欲望云云。《和靖集》卷二。

乞致仕劄子

伏念臣本以庸愚，老於田野，頃值聖明，遠加聘召，牢辭弗獲，誤被寵光，起侍經帷，遂躋禁從。略無微效之可錄，實以多病而得休。今者犬馬之年，已登七十，形神衰瘁，疾病侵凌。報國無

時，拊躬知愧，安可尚叨廩稍，坐食祠庭？揣分據經，亟當請老。欲望聖旨許臣依條致仕。伏候勅旨。《和靖集》卷二。

遺表

紹興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臣焞言：焞聞有生必死，乃事理之固然；原始要終，亦臣心所深諭。獨有終身之恨，曾微報國之功。將死有陳，其言或善。臣焞中謝。伏念臣幼則孤寒，長而賤貧。道不合時，志惟師古。幸有淵源之自，竊窺聖哲之心。顧得志之莫期，則終身而獨善。絕清時結綬之志，有後進舞雩之遊。不意垂老之年，乃遇中興之主，伸靖康招聘之意，易和靖安退之名。起從遐徼羈旅之中，置之勸講侍從之列，來崎嶇者萬里，奉清燕者踰年。感得時之若斯，實有幡然之志；帳事君之已晚，莫勝薊爾之軀。終卧病而乞歸，尋引年而告老。始終被遇，自謂莫倫，死生之間，夫復何憾。伏望皇帝陛下益隆聖學，廣被名賢。惟祖宗爲陛下之規，惟方策爲陛下之鑑。洪惟我宋，度越前朝，惟子惟孫，有典有則。而況天方悔禍，民獲小康，益勤宵旰之憂，必復國家之始。永辭聖世，莫罄愚衷。臣無任瞻天仰聖結戀於悵之至，謹奉遺表以聞。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紹興十二年十一月日，奉議郎、充徽猷閣待制致仕臣尹焞。《和靖集》卷二。

全宋文卷三〇五三

尹 焞 三

貽秦相書

焞比叨除目，即以病纏。念惟疏愚，謬與獻納，辭避之請，屢上不從。方今虜使在廷，天下憂憤，初欲勉強拜命，侍清閒之燕，盡區區於冕旒之前，退見相公，論天下之大勢。邇來疾病日加，兩足寒痺，不能自勵，以效誠悃。前者輒具劄目，略陳中外之議，今已浹旬，未聞朝廷有以待虜人之計。機會之微，間不容髮。焞雖昏憤之餘，不忍默已。相公亦知今日天下之心將失，軍旅之心將搖，士大夫之氣將喪，宗社之計岌岌而危乎？主上輟駕南轅十二年矣，江淮之間，久無竊發，豐歉相繼，不至流亡。更加經理，足以自治。邊境之防，雖未盡善，歲竭帑藏，使之足食，不愛重祿，以爲信賞。將士之心，猶知逗遛無功之爲耻，決戰敢前之相尚。朝廷每有以激勵懲勸之，可收萬全之效，是豈非得人心而然乎！今若和於虜人，彼日益強，我日益削，中國號令皆從虜出，國事廢置皆從虜命。

侵尋腴削，天下有被髮左衽之禍；讒間疑貳，將帥有誅戮奪權之害。姦宄生心，大勢奈何。將見異時虜人坐收成功，相公被天下之責，無所歸咎。願相公從容榻前〔二〕，力陳大計，以謂虜人與我有不共戴天之讎。靖康以來，屢墮其術，今若一屈膝，使爲口實，賈怨飭兵，自困自斃，豈忍直爲此議！比者切聞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於九重之中有年矣。然未聞虜人悔過，還二帝於沙漠。繼之梓宮，崩問不詳。天下之人，痛恨切骨，則虜人虎狼貪噬之性，不言可見。天下方將以此望於相公，覲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爲之已甚乎。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遠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之孝弟通於神明，主上之道德成於安強。勿以小智子義，而圖大功，不勝幸甚。焞病體衰羸，日甚一日，歸田之請，前後八上。投老山間，側聞作新之政，此相公之賜也，況天下乎！

〔一〕從容：原無，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補。

《和靖集》卷一。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二四，《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八九，《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二四，《中興兩朝編年綱目》卷八，《伊洛淵源錄》卷一一，《名臣言行錄·外集》卷九，《宋史》卷四二八《尹焞傳》，《宋元通鑑》卷七一，《宋史新編》卷一六一。

答王信伯書 一

焞頓首啓：前月特蒙寵顧，以病軀不得款奉教益爲恨。繼辱賜書，併錄示定夫所撰其叔父墓銘，

顯道書先生《易傳》後，捧領披讀，感愧之心，有不勝言。專使至，承惠翰，荷眷予不忘，甚幸甚幸。惇即此遠依庥庇，諸事粗遣，腰痛亦減七八，不煩過慮。曾憲來寓虎丘，日獲相見，或云可居。旬日車馬聞欲來此，遂得款聽益論。未間，尚冀爲斯文自重，懇切懇切。便還，專奉啓起居，兼謝下情，不周。惇頓首再拜。《和靖集》卷三。又見《王著作集》卷四，《趙氏鐵網珊瑚》卷二，《六藝之一錄》卷三九五。

答王信伯書 二

錄示《易傳》差誤，且據惇所收本寫呈，乞檢至，更望訂其是非。他俟面議。惇再拜。《和靖集》卷三。又見《王著作集》卷四，《趙氏鐵網珊瑚》卷二，《六藝之一錄》卷三九五，《震澤鎮志》卷一二。

答王信伯書 三

惇頓首啓：向寓虎丘時蒙寵顧，極荷眷予之勤。去秋過高隱，辱館待至厚，拜別之久，日益瞻仰。遠承惠問，獲聞動靜，感慰兼集。即日大暑，伏惟尊體萬福。惇去年冬末來會稽，凡事安集，不敢有煩遠念。末由拜會，惟乞爲斯文倍加保重，以副願望真切。謹專附手啓上問，不周。惇頓首再

拜。六月二十四日，謹空。《和靖集》卷三。又見《王著作集》卷四，《趙氏鐵網珊瑚》卷二，《六藝之一錄》卷三九五，《震澤鎮志》卷一二。

答王信伯書 四

惇再啓：自至會稽，以退閑不修講人事，不遇使人，故久不得上問，必能深察。向承教《論語》二事，今已改正，或更有未安處，有的便無惜貶論。朋友切磨之道，廢而不講，正賴吾信伯也。萬萬留念，顙望顙望。貴眷各叶吉慶，時暑以保愛爲祝。小姪塿已受恩，今年三月得岳祠，亦薄有祿廩。僥倖僥倖，亦恐知之。惇再拜。《和靖集》卷三。又見《王著作集》卷四，《趙氏鐵網珊瑚》卷二，《六藝之一錄》卷三九五，《震澤鎮志》卷一二。

答王信伯書 五

惇頓首啓：拜違教益，兩見改歲，瞻仰之心，與日增積。仲夏謹時，伏惟贊畫之暇，尊體萬福。惇守拙碌碌，隨分而已，然平日所聞，不敢不遵。衰老日甚，幸未昏憤，不煩過念。末由拜會，敢翼順時保重。前需召除，以副友執之願，謹專附狀起居，不周。惇頓首再拜，信伯通守學士賢友執事。

五月十六日，謹空。《王著作集》卷四。又見《趙氏鐵網珊瑚》卷二，《六藝之一錄》卷三九五。

答王信伯書 六

惇再啓：近兩收所惠教墨，獲聞動靜，感慰兼至，過荷不忘，甚幸甚幸。常州往來衝要，應接不能不少勞神用，在信伯處之，必不廢力。有暇進道否？有學者來講此道否？必不倦以告也。塊處僻寺，向風不勝馳情。惇再拜，貴眷各惟上下安裕。夏暑，敢以保愛爲請，惇上問。賤累特蒙問念，感愧之至。惇再拜。《王著作集》卷四。又見《趙氏鐵網珊瑚》卷二，《六藝之一錄》卷三九五。

答王信伯書 七

惇頓首拜啓：久違益論，日增瞻仰。專使至，特辱貶教。伏審即日按察之暇，尊體萬福，感慰兼集。惇居此幸安，諸事粗遣，不敢煩念。慮未有會期，向風馳情。秋暑尚炎，伏乞順時保重。前需大來，以副願望，下情豈勝拳拳。使還，謹奉狀起居，兼謝不周，惇頓首再拜，信伯通守學士友舊執事。八月上澣日，謹空。《王著作集》卷四。又見《趙氏鐵網珊瑚》卷二，《六藝之一錄》卷三九五。

答王信伯書 八

焞再拜啓：邢嬖以日到府中，不敢草率上狀。小姪塽近已娶婦，只此中人家。老拙又且了此一事，伏恐知之。皆辱垂問，至荷眷與，復拜起居禮。焞再拜上。時主簿紫芝到任未久，不通問，陳齊之今赴官未嘗通訊否，或訪我存亡，盡爲告之。貴眷各叶吉慶，敢以保愛爲禱。焞頓首再拜，信伯通守學士道契執事。《王著作集》卷四。又見《趙氏鐵網珊瑚》卷二，《六藝之一錄》卷三九五。

答祁居之書

焞前年冬末相別，兩見改歲，衰老日甚，幸未昏憤，亦不敢虛度時日。十二月末到會稽，初至，稍困人事，今即遂安居。經夏別無所苦，不煩遠念。半月前，有人傳言在餘杭幹事，方怪咫尺無一字見及，忽收專問，獲聞動靜，欣慰可知。示諭附來書，未嘗得一，何也？今後非的便不可附書，彼此無益，故此中未嘗附書者，蓋以此也。川中諸公未嘗通問。馮貫道四月間專遣人至，猶題黔州通判銜位。向在桐廬，見除梁山軍，未嘗來行朝，傳之者妄也。伯世何故尚留枝江，缺在何時？仲志在廬山有所授未？景實來別，其兄德元往來過此，相聚甚款，不講人事，終日相從。德元在四明時通書，敦

智間相見。此亦有一二學者相見，不保其往，恐知之。李習之《復性書》三篇，舊亦常讀，偶記韓退之《與孟簡書》云：「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習之亦韓門生也，却晚從釋氏，無足怪者。古人尚如此，況今日時去時來，果求何事，果見何理，而望終始不移，大難大難。居仁時得書，見勉倡此道，然老拙之職似當然，其如力薄何。此道如青天白日，誰不見之。昧者汨以利欲，一出入，望知其至多，見其無益也。吾子勉旃。相會未期，暑氣尚炎，萬萬倍加保重。令弟必且在左右，不敢致問。秉筆揮汗，信筆作此，言無次叙，一讀焚之可也。六月二十五日，惇書啓上。《和靖集》卷三。

答謝用休書 一

惇頓首拜啓：向在行朝，遠辱惠問，尋亦拜答，以致謝懇，未審得達聽覽否。忽忽三年，不獲嗣音，想無便而然也。季夏極暑，伏惟燕居多暇，尊候萬福。惇己未仲春得請宮祠，來居姑蘇虎丘山寺，人事廢絕，雖欲上狀，無從可致，未知高明能亮警否。年老多病，去歲乞致仕，蒙恩允許。今春初隨婿氏邢純來寓會稽。偶虞教授仲琳時見過，志學之士也，赴仙鄉新任，遂專附手啓上問，伏幸照察，不周。惇頓首再拜，用休先輩友兄閣下。六月二十六日，謹空。《和靖集》卷三。

答謝用休書 二

焞蒙錄示先生《雜說》，至感至感。《易傳》必有此書，先生自爲，無一字可疑。向亦嘗與虞君言之矣。向在川中，見印行先生文字，焞有數百字以辯之，未暇錄呈。思叔祭先生文已收得久矣。當時同祭者范槭、孟厚、焞四人，亦恐要知。焞再拜。《和靖集》卷三。

答謝用休書 三

焞再拜啓：焞處此之樂否，虞皆悉之，不果縷陳。向得請退閑，甚欲得謀居仙鄉，以力薄不能遂。適去年夏，偶婿氏除此中差遣，去彼不遠，仍是一路，此心終欲一到左右，又未知何如，人事未易前期也。向同來洛中諸兄，誰且安處鄉里者？後來俊秀，繼此學者爲誰？因有的便，切望示諭。在洛中時曾有收得先生文字，或當時答學者之間者否？老兄不憚煩爲寄及，幸甚幸甚。貴聚萬福。令嗣幾人？相別久矣，南北遼遠，皆不知聞，並乞批諭。專托虞公尋訪高隱，未得詳悉，併冀照亮。《和

答謝用休書 四

惇再拜啓：得虞教授書，知吾友作學錄，甚慰鄙懷。今虞君作教官，吾友爲錄使，鄉校知此道者衆，何難之不易也。虞君鄉論甚美，於此道信之極篤，每相見，多言及此，但恨未能盡所欲言。見而知之，與聞而知之，氣味未可據道，在吾友尤宜勉。不妄不妄。惇再拜上。《和靖集》卷三。

答呂居仁書

某再拜。屢承下問，所以未能一一拜答者，以居仁聰明，加之力學，何待老拙？豈非欲發其狂言乎？見詢《春秋》改用夏時，未嘗有此說，以《傳》爲案，經爲斷，尤背於理。往年侍坐，有一說諸經是律，《春秋》是斷，未嘗以《傳》爲案也。昔夏君廷列見訪，某嘗書數字與之，曰「若不得某心，只是記他意」，此先生語，若非居仁疑，何以知其錯誤。甚幸甚幸。遇荒歉則憂死亡，遇患難則生恐怖，此乃士大夫之常情，愚切以爲不然，此蓋見之未明，養之未熟，臨事乃爾。敢以愚見布左右，或以爲然，毋惜見教。某再拜。《和靖集》卷六《師說》中。

遺書

右，焞啓：其生也榮，辱在大夫之後，得正而斃，庶乎君子之歸。敢陳將死之言，以告終天之別。伏念焞曩由羈旅，經涉亂離，竊希先哲之風，不改陋巷之樂。晚而有遇，遽陪侍橐之聯；病不能朝，獲遂賜骸之請。念始終進退之禮，繫生成塊土之恩，無復更生，遂爲永訣。伏望平章、僕射相公佐佑王室，康濟斯民，力扶上聖之君，亟致中興之業。瞻依曷既，涕泗無從，謹奉遺書布叙，伏惟鑑察。不宣。《和靖集》卷三。

送孔博文之江陰軍序

昔孔子相魯侯，會齊侯于夾谷，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具左右司馬。既會，用能却萊兵，反汶陽田。由是知大聖人振武耀兵，能使強侯慚懼，豈若侏儒異懦、跼蹐轅下一籌莫展也哉。厥後子產爲漢高左司馬，破羽垓下，世文知陝州，平鼎澧寇，遷撫州，單車喻撫建昌閩卒，是皆用武以定亂，能傳大聖人家法者也。越世五十，博文君夙諳韜鈴，沉毅有大略。筮仕爲本州團練，屢立戰功。今膺簡命，晉階武功大夫，俾統制江陰軍。將行，來謁予，請所以守江陰者。予語之曰：「戡亂以

武，襄治以文，此不易之論。然亦時爲之也。有時文亦足以戡亂，武亦足以襄治。《詩》不云乎：『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文治武功，吉甫以一人兼之，孔君其勉乎哉！君故儒家子，宜用以襄治也。然江陰爲江海要衝，劇盜出沒波濤，如履平坂，總戎有干城之寄，非武何以禦侮？君爲統制，將以戡亂也。今和議成，朝廷有意戢干戈，命將守要害，制御撫綏而已，非文何以飭治？然則是行也，其簡卒伍而訓練之，撫流離而勸課之，嚴飭守備，鼓厲戰士，內平巨寇，外威強敵，隱然江淮保障，使聖天子無北顧憂。庶幾文經武緯，仰符大聖人遺烈，孔君其勉乎哉！」博文拜手曰「謹受教」。予書此以贈其行。紹興辛丑春三月〔一〕。康熙《常州府志》卷三三，康熙三十四年刻本。又見《常郡八邑藝文志》卷五，道光《江陰縣志》卷二五。

〔一〕辛丑：按紹興無辛丑年，疑是「辛酉」（紹興十一年）之誤。

論語解序

臣自布衣入侍經筵，被旨解《論語》以進。臣職備勸講，不敢以寡陋辭。竊惟是書，乃集記孔子嘉言善行，苟能即其問答，如此親炙於聖人之門，然默識心受而躬行之，則可謂善學矣。後之解其文義者數十百家，俾臣復措說其下，亦不過稱贊而已。恭惟陛下聖學高明，出乎天縱，如舜好問，如湯

日新，舉賢而遠不仁，修己以安百姓，固以合乎夫子之道，施之於事業矣，復何有待於臣之說。然而學貴於力行，不貴空言，若欲意義新奇，文辭華贍，則非臣所知也。姑摭所聞，以稱明詔。臣謹上。《和靖集》卷三。又見《經義考》卷二一四，《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二六五。

題論語解後

焞紹興七年十一月被召到闕，賜對，押赴經筵，承續講說《論語·衛靈公》之末一章。次日有旨，給筆札解《論語》以進。念以說書爲職，不敢以固陋辭。方以病困，殆蒙賜寬假，病安日解進。明年二月駕還錢塘，焞以病從百司先行，三月病少愈，力疾日赴經筵。是月十三日詔促成書以進。時手顫目昏，心思荒錯，深懼稽命之久，遂勉強爲之，姑塞上命。四月二十一日進至，而學者祁寬、呂稽中、堅中在焉，書成皆三子之助也。九年春復病丐歸，蒙恩授以閑祿，聽其自便，遂寓居平江府虎丘寺之西菴，寬從余居上方。暇日，見此秩云：「當時潛錄，欲終身誦之。」甚矣，其嗜學也。相從既久，若是書也，講亦熟矣，豈不知此一時應詔而成，皆前人成說，雖有一二臆見，坐以老病拙訥，心之精微，詞不能達。今取觀之，徒有愧汗。先聖不云乎：「吾無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焞於諸公亦然，何用此爲。寬復請藏之。因識始末，併戒其勿以示人，幸諒區區之意。冬至後一日書於三畏齋。《和靖集》卷三。又見《經義考》卷二一四，《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二六五。

書易傳後序

紹興二年七月

惇至閬中，求《易傳》，得上十卦於呂稽中，實余門生也。後至武信，婿邢純多方求獲全本，以所收紙借筆吏成其書，爲生日之禮。殆與世俗相祝者異矣。敬而受之，乃言曰：「誓畢此生，當竭吾才，不負吾夫子傳道之意。」壬子七月二十五日，門人尹惇書。《和靖集》卷三。

師說序

紹興六年四月

惇年二十始登先生之門，被教誘諄諄，垂二十年。昔得朱公揆所編《雜說》呈先生「二」，此書可觀否。先生留半月。一日請曰：「前日所呈《雜說》如何？」先生曰：「某在，何必觀此。若不得某心，只是記得他意，豈不有差。」經兵火來蜀中，得數本，竊觀之，其間或詳或略，因所問而答之，蓋學者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未能無失，不敢改易。惇雖未盡識其意，以所見無疑者，輒成此書，目爲《師說》，覽者各自得焉，不能詳告也。紹興六年四月二十一日，門人尹惇記。《和靖集》卷三。又見《和靖集》卷七《師說》下。

「二」「先生」下，《和靖集》卷三《題伊川先生語錄》有「曰」字，此處疑脫。

跋西銘

橫渠先生作此銘，或疑同於墨氏之兼愛，寓書以問伊川先生。答曰：「《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未發。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子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二本也。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爲不及，不亦異乎？《和靖集》卷三。又見《永樂大典》卷八二六八。

題伊川先生語錄

紹興七年四月

焞登先生之門。後五年，見劉唐詢通直出示朱公掞給事所編先生《雜說》，焞欣然受之，錄呈曰：「此書可觀否？」先生留半月。復請曰：「所留《雜說》何如？」先生曰：「某在，何必看此書。若不得某之心，只是記得他意，豈不有差。」焞後更不敢復讀。兵火之餘，偶至蜀中，見人人成編，蓋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細觀之，則失其意者，不暇一一言也。焞侍坐，先生誨之曰：

紹興七年四月二十八日，門人河南尹焞書。《和靖集》卷三。又見《和靖集》卷六《師說》中。

題伊川先生像

焞至蜀累年，見伊川先生畫像數本，最得其真。然則望之儼然，即之也溫，殆非畫工所能傳也。學生祁寬，好學守道，欲刊諸石，以傳久遠，其志益可佳矣。門人河南尹焞題。《和靖集》卷三。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八二二二。

題蜀本周易後

《易》之道如日星，但患於理未精，失於機會，則暗於理者也。聖人復生，恐不易我之言。《和靖集》卷三。又見《和靖集》卷七《師說》下。

書伊川先生修禊序帖

紹興九年十月

陳公廩，予之舅氏也。元豐戊午，卜居於洛，後一年爲此會。少年常至其處，時先生在會中有此文，黃循聖以此佳紙見示，遂爲之書。紹興九年十月七日，平江虎丘西菴三畏齋，洛陽尹焞書。《和靖集》卷三。又見《程子年譜》卷九。

題溫公莊子節帖

紹興十二年

焞少年居鄉里，文正溫公來謁叔父諱材，得侍立左右。今觀其書，用筆端正。揚子雲云：「書，心畫也。」寧不信然。紹興十二年暮春晦月，河南尹焞謹題。《和靖集》卷三。

跋馮聖先墓誌

一 紹興四年十二月

余友聖先每至洛見先生，多同處以講此道也。焞貧居杜門，未嘗一到汝。晦其子忠恕好學樂道。丙午秋九月，焞被召赴闕，忠恕相訪，不暇款語。兵火之餘，奔竄來涪陵，再獲與其子會聚，遂錄此

銘見遺。時紹興四年十二月望日，偶書此以誌歲月云。《和靖集》卷三。

跋馮聖先墓誌 二 紹興六年八月

東臯處士馮聖先，余同門之友也。汝、洛相去甚遠，聖先至，必同處講學，忘鑽仰之勞。不幸早世，莫見施設。澗上丈人陳叔易以文辭翰墨爲一時之妙，述君懿行，深有餘意，惇之言不足爲重輕。其子忠恕欲題其末，以信來世，謹書此用慰孝心，非敢爲助也。紹興六年秋八月十有八日，洛陽尹惇題。前所題藏之於其家，後所題以授忠恕。《和靖集》卷三。

跋馮聖先詩集語 紹興六年九月

惇昔年洛中與聖先相會，遂出示佳篇。兵火之餘至涪陵，與其子忠恕相會，遂得遍觀，亦可見其志之所存也。感歎之餘，以識歲月。紹興六年重陽日，千福院三畏齋洛陽尹惇謹題。《和靖集》卷三。

壁 帖〔二〕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焞謹書。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耳。

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爲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而未成之地爾。

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矣哉。《易》曰：「益長裕而不設。」設謂虛設。信夫！銘諸牖以自訟。紹興八年正月二十二日，焞謹書。

可願可欲，雖聖人之知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故君子之道四，雖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衆、修己、安百姓，堯舜病諸。是知人有願有欲，不能窮其願欲。

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性也，然有分焉。不可謂我須要得，是命也。仁義禮智，天道在人，賦分有厚薄，是命也。然有性焉，可以學，故不謂性。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爲意，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固爲仁之端，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孔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者，其惟孔子乎！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居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之所愛者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小焉耳！得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則貴富賤貧，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畏天命，則可以不失付畀；畏大人，如此尊嚴而亦自可畏；畏聖人之言，則可以進德。三者學者之宜慎，予其思之。

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茂叔牕前，草不鋤去，云與自家意思一般。觀天地生物氣象，靜坐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爲難。

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萬物皆有理，順之則易，逆之則難，各循其理，何勞於己哉。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亡也。天理皆實理也，人而信者爲難。

意未萌于心，言未出諸口。神莫得而窺，人莫得而咎。君子貴慎獨，上不愧屋漏。人神亦吾心，

口自處其後。

家請官供不報答，無異雀鼠偷太倉。

子言：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困辱非憂，取困辱惟憂；榮利非樂，忘榮利惟樂。

吾不仕，故成業；不動，故無悔；不廣求，故得；不雜學，故明。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視聽言動，行住坐卧，謹之慎之，日求寡過。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

踐形有說常希孟，樂內無功可比回。

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但人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耳。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由《孟子》則可以觀《易》。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二月二日至此閑過，時日甚多。處此室不勤于學，誠吾師之罪人也。三月十五日書。

九月十九日已後。人有長短是非，不須論說，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似非己事，安知人不以己是爲非乎？戒之慎之，無蹈前過也。置之目前，日當三省。

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

子居家，雖孩孺不狎；其使人也，雖童僕必斂容。

罪莫大於好進，禍莫大於多言。病莫大於不聞，過辱莫大於不知耻。

或問：一日靜坐，見萬事平等，無礙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曰：是靜中之功，蓋心虛氣平而然，須於應事時常有此氣象方好。

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失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誠哉斯言，守而勿失。

好仁如好色，好仁爲甚矣。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惡不仁爲甚矣。學者不如是，不足以誠其身。故孔子未見其人，必歎曰「已矣夫」，思之甚也。

古人避地隱居，須慎其所處，不爲人知姓名，乃善處者也。余尚未能絕交息游，是爲深病。年將七十，學不日進，道不加修，碌碌隨衆。實爲人世間一蠹物耳。書此以自訟。九月初七日謹書。《和

靖集》卷四。

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言行，君子之樞機，可不慎乎？戒之慎之，日慎一日，造次顛沛，常在於斯。十一月初二日，尹焞謹書。

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功，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趣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觀此甚有省處。君子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象正，惟儀形。文王當冥契天德，而萬邦信說。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嘉靖本《和靖集》卷五。

〔二〕壁貼中原有抄錄經傳文字及詩作，今皆刪之。

有宋進士尹君墓誌銘

大觀元年九月

君諱楫，字濟川，姓尹氏，贈工部侍郎諱文中之曾孫，尚書比部員外郎諱仲舒之孫，進士諱渭之子。少業儒，舉進士不中。年二十四丁父憂，遂不復爲進取計。治生奉母，能循家法，處里閭未嘗妄交，宗族不以親疏爲閒，一一以盡恩意。崇寧丙戌二月庚寅，母張夫人棄養，以哀毀浸淫成疾。越明年，實大觀元年七月九日卒，享年四十九。卒之前五日，呼諸子誠飭曰：「汝等事母敬順，兄弟愉怡，我死，不忘吾言足矣。」焞適視疾，至卧內問起居狀，語焞曰：「死生有命，無足道者。然我得罪天地，喪吾母，未克襄事，其將奈何。」悲恨填臆，泣數行下。焞立側不忍視。噫，其可哀也已！初娶張氏，左中散大夫仲容之女；再娶王氏，殿中丞綬之女。子男四人，黯、燾、黠、黝，女一人。孫女一人，尚幼。黯等卜以其年九月庚寅，葬河南府壽安縣連理鄉任范里先塋之側，夫人張氏祔。焞，君之從姪也，不幸生五歲而孤，與叔父居處相鄰，無旬浹不見顏色。年浸長，叔父事無鉅細，必以見謀。今葬矣，不誌其墓，曷紓余悲？故不敢以鄙陋辭，泣而爲銘。銘曰：

不妄交遊，足以見君之行。臨終之言，足以觀君之志。嗚呼，吾叔父其已矣夫！姪焞撰并書。刊者張士□〔一〕。《東都冢墓遺文》。又見國家圖書館藏拓片：墓誌六四六六，乾隆《河南府志》卷九一，

乾隆《新安縣志》卷一三，光緒《宜陽縣志》卷一五。

〔二〕按：惇撰《尹夫人陳氏墓誌》作「刊者張士安」，此處所闕當即「安」字。

宋故張夫人墓誌

大觀元年九月

夫人張氏，河南人，享年二十九。左中散大夫諱仲容者，夫人之父也；壽安縣君王氏者，夫人之母也；尹君諱楫者，夫人之夫也，黯、默、燾，夫人之子也。夫人之卒，實元祐五年十二月十日也。夫人之葬，用大觀元年九月七日也。祔之者，其夫也，葬之者，其子也，記之者，夫人之從侄惇也。

光緒《宜陽縣志》卷一六，光緒七年刻本。

宋故尚書虞部員外郎尹公夫人福昌縣君陳氏墓誌銘

政和元年四月

政和元年正月庚寅，先夫人終於河南嘉善坊之私第，卜以其年四月甲午祔先君之墓。其孤銜哀圖所以昭後世者。夫人姓陳氏，其先閬州西水人，左諫議大夫、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諱省華之曾孫，武信軍節度使、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康肅公諱堯咨之孫，衛尉少卿、新安公諱榮古之女。夫人端慧孝睦，新安公愛之，在諸子爲最。慎擇賢婿。時先君官陝右，薛公向領漕使，薦於新安公，公遂以夫人妻之。夫人歸尹氏，事姑盡孝，謹飭不怠。姑壽昌縣太君何夫人棄養，佐佑先君，必貞必順，而無違德。逮先君捐館舍，

長男七歲，焯始五歲矣。夫人年三十四，窮苦困阨，守節自誓，撫育幼孤，以禮自持。從叔材甘貧樂道，無屋以居，夫人擗舍以處之，使二子從學，鄉人莫不稱歎焉。焯既試藝有司，不合，乃欲杜門養志，以告夫人。夫人曰：「苟能是，吾何恨哉。」於是疏食飲水，而有歡愉之色。故宗族姻親，莫不敬愛。其歿也，弔赴哭之盡哀，無一人恨望者。歿之前夕，歸自舅家，夜漏半，得疾，遂至大故，享年七十。仁廟朝恩賜冠帔，先君登朝受封福昌縣君。孫男三人：坤、城、均，孫女三人，皆尚幼。長男煒，好學自立，享年二十一，從夫人葬先君墓北。先君諱林，官終尚書虞部員外郎，今夫不充拙於富貴，不隕穫於貧賤者，學士大夫之所難能。夫人富貴之胄，不以窮悴爲戚，處已接物，皆當於理，豈不賢哉。焯竊自念：爲人子，不得養其父，幸而得侍吾母，善行若此，其忍不銘？乃洟血以誌於墓，哀不能文。嗚呼！痛其甚歟。《東都冢墓遺文》。又見國家圖書館藏拓片：墓誌三八一三，乾隆《新安縣志》卷一三，光緒《宜陽縣志》卷一五。

告伊川先生祠文

紹興六年九月

維紹興六年歲次丙辰九月丙寅朔，二十有五日庚寅，門人和靖處士尹焯詣伊川先生侍講祠而告曰：焯甲寅孟秋始居涪陵，乙卯孟冬誤辱召命，繼下除書，實嗣講事。人微望輕，敢紹前躅，辭不獲命，勉赴行朝。有補於世則未也，不辱師門則有之。今茲啓行，惟先生有以鑑之。謹告。《和靖集》卷三。又見《伊洛淵源錄》卷一一。（以上尹波校點）

全宋文卷三〇五四

林積仁

林積仁（一〇七一——一一四二），字充美，莆田（今福建莆田）人。紹聖四年進士，補建昌南城主簿，調建州司理，甌寧令，徙北海縣。擢廣濟河輦運，遷提舉江南西路常平。宣和六年，改提舉河東路常平，轉中奉大夫、監察御史，知平陽，移京師提點刑獄。靖康元年復知平陽。累官秘閣修撰、知筠州。後三更祠秩，紹興九年起爲廣南東路計度轉運副使。十二年卒，年七十二。見林光朝《林公行狀》（《艾軒集》卷八）。

乞揭示所散常平錢穀姓名數目奏

宣和六年閏三月十六日

欲天下州縣每歲散常平錢穀既畢，即具所請姓名數目揭示，逾月而斂之。庶使人戶遍知，苟爲假冒，得以陳訴。《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三之一八（第六冊第五七二八頁）。

乞整治戶籍簿奏

宣和六年閏三月十六日

熙豐良法，莫大於常平、免役；而常平、免役之政令，以戶籍爲本。戶有五等，縣置簿以籍之，凡均敷數，顧錢科差徭役，及非泛拋降合行均買者，皆以簿爲據。然詭名挾戶減落價貫，在法許告，有追賞斷罪刑名。欲下諸路常平司，以指揮到日，遍行曉諭，限一季許冒犯人陳首，特與改正，仍免斷罪追賞。限滿不首，重置以法。若因人告發而州縣根治滅裂者，提舉官按劾以聞。《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九之二〇（第七冊第六三三九頁）。又見同書食貨一一之一四（第六冊第四九九九頁）。（以上尹波校點）

周 擴

周擴，字充道，泰州海陵（今江蘇泰州）人，政和初任連州推官。

連州大雲洞題名

政和元年二月

郡守鄱陽董賓卿使承春祀，集靈勝□□□祥符李孝祖□之、駐□□封張顯明甫、巡檢祥符劉子英

純甫、推官海陵周擴充道、司戶祥□劉緝明仲、縣丞祥符王景□□初，縣尉鄱陽張□□文□偕行。政和元年二月□二日周擴謹題。道光《廣東通志》卷二一〇。（劉琳校點）

盧知原

盧知原（？——一一四一），字行之，湖州德清（今浙江德清）人。以父任知歙縣，政和中累遷至梓州路轉運副使。宣和中罷去，久之起提點京東刑獄，改江西轉運副使。進直秘閣，爲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升秘閣修撰，提舉河北。高宗即位，復龍圖閣、知温州。建炎四年，擢右文殿修撰、管内安撫使。紹興元年，召爲添差兩浙轉運使。罷，提舉江州太平觀。改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復以舊職奉祠。紹興十一年卒。《宋史》卷三七七有傳。

監司考課乞互申立法奏

政和六年十一月

伏見自來監司考任當滿或改除差遣之類，並只於置司所在州批書印紙。今欲監司考課互申立法，庶幾仰副陛下循名責實之意。《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九之一六（第四冊第三七二五頁）。

乞巡捕官依巡轄馬遞官法書壁奏

宣和二年二月

私鹽及茶、礬、香盜販全籍巡捕官不住遍詣巡警，則私販不致透漏。雖前後立法約束，不能奉行。欲乞應管下縣鎮於逐鄉村置粉壁一座，依巡轄馬遞官法，每月躬詣地頭，於粉壁上親書出巡月日。一月之間，責其一遍，亦不爲勞。如不親書，及坐罪立法。《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八之六七（第四冊第三四八九頁）。

乞給降空名官告度牒奏

建炎四年正月

本州召集土豪民兵別無激勸，乞給降空名官告度牒。《宋會要輯稿》兵一之一六（第七冊第六七六一頁）。

乞暫以同文館明慶寺充宗室宅舍奏

紹興二年六月

訪聞大宗正司及南班宗室目今逐旋前來行在，緣修建宅舍尚未了當，全無安泊去處。欲將同文館

及明慶寺廊屋應副，候修造了畢依舊。《宋會要輯稿》職官二〇之二三（第三冊第二八三二頁）。

乞臨安府每夜三更斷夜奏

紹興三年三月

車駕駐蹕臨安府，屯兵既衆，居民浩穰。今欲相度每夜三更斷夜，五更依舊許人行往。《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一四七（第七冊第六五九頁）。

相視臨安府城壁事奏

紹興三年五月〔二〕

本府周迴城壁久不修治，頽損至多。今日錢湖門南冲天觀等并係相近禁衛去處，未敢擅便前去相視。《宋會要輯稿》方域二之二五（第八冊第七三四三頁）。（以上郭齊校點）

〔二〕此奏據《會要》作於紹興十三年。按據《咸淳臨安志》卷四七，盧知原於紹興三年三月至六月之間知臨安府，則此「十三年」當爲「三年」之誤。

方 略

方略，字作謀，莆田（今福建莆田）人，峻曾孫。大觀中由崇德尉召除刪定官，累遷脩書局。出提舉廣東常平。宣和初貶知瓊州，改潮州。靖康中爲廣西運判，建炎中告歸。性喜藏書，號萬卷樓。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九之二四，《莆陽文獻傳》卷一四，《莆陽比事》卷三、六，《宋史翼》卷二一《方翥傳》。

有宋興化軍祥應廟記

紹興八年四月

郡北十里有神祠，故號大官廟。大觀元年，徽宗皇帝有事于南郊，哀百神而肆祀之，於是詔天下名山大川及諸神之有功於民而未在祀典者，許以事聞。部使者始列神之功狀于朝，從民請也。次年賜廟號曰「祥應」。其後九年，親祀明堂，復修百神之祀，而吾鄉之人又相與狀神之功迹，乞爵命于朝廷。太常上其議曰「顯應侯」。天子曰：「嘻，惟神威靈，惠我一方，宜有以寵異之。」乃宸筆刊定「顯惠侯」，時則宣和之四年也。謹按：侯當五季時已有祠宇，血食于吾民。古老相傳云，舊時在驛路之北，一夕風雨晦冥，雷電交作，若起于祠中者，較盃香爐忽失所在，翌旦父老跡其所止之地，而得于龜湖山古榕木之下，因就而館之，即今廟址是也。其地前直壺公，後擁陳巖，壽溪之水經絡其間，

蓋山川之秀，雖善地理者莫之能得。當時識者咸曰：「神依人而行，今神據有溪山之勝，此方之人其有□乎！」今大姓甲族多在乎神祠之左右，而踐殊科、列廕仕者時不乏人，皆如識者之說。曰大官廟者，相傳云鄉人仕有至於大官者，退而歸老於其鄉，帥其子弟與□之耆舊若少而有才德者，每歲於社之日相與祈穀于神。既而徹籩豆，陳醢醢，揖遜而升堂，序長幼而敦孝弟，如古所謂鄉飲酒者。鄉人樂而慕之，遂以名其廟，□識神之錫福于吾人者如此。夫七閩諸郡，莆田最爲瀕海，地多鹹鹵，而可耕之地又皆高仰，無川瀆溝洫之利。旬日不雨，則民有粒食之憂，每歲以旱而禱于□者，未嘗不應期而雨，故田雖高而無旱。春夏之交，雲霧蒸鬱，□風怪雨，發作不常，寒暄之氣爲瘡，民或苦之。歲於是時，民多祈福於神，或相與迎神出，次以浮屠、老子之法而祝祀之，故民用無災。政和七年，諸郡多蝗。既□□食竹木之葉，牛羊之毛且盡，民懼而禱之，故環廟數十里蝗不敢入。宣和二年，睦之妖賊劫庫□殺長吏，聚徒十萬，殘害江浙數州之民，而盜有其地。朝廷□提禁旅百萬以夷之，而賊徒始相與聚謀，欲掠舟于定海，據七閩爲巢穴。部使者飛檄以告，且使民虛其室以避之，謂風帆信宿可至。居民惶怖，扶老携幼，奔竄于山谷，攀援揉踐，至有踣者。羣不逞之徒，又相與睥睨之，於是有喪其家貲，失其子女，憂愁驚悸、自隕其身者。而吾民先禱于神，神賜之吉卜曰「其毋害」，遂安其居，無一人遷徙者。既而賊果就擒。今天子嗣位之三年，建州狂卒葉儂聚其衆數千人，殺官吏以叛，奪溪船順流而下，一夕至南臺，入福州外郭，焚居民廬舍，其勢甚熾，遂謀渡大義而南。諸州守捉之兵未集，郡邑震駭，莫知爲計。而賊徒忽一夕相驚曰：「官軍陳矣，其旗幟皆有顯惠侯字，何

也？」人人恐怖，始有悔禍之意。漕使張公穆乘賊憂疑，始得以斷橋沉舟，絕其南渡之謀。又其後一年，楊勛領西兵叛，入于閩，由漳泉而來，所在焚剽，民罹其害，賊壓我郡境。守險之卒視衆寡不敵，莫有鬪志。軍士方迪等忽聞空中有聲曰：「汝速進，顯惠侯兵來矣。」於是我師賈勇，賊衆望風畏遁，闔境晏然。往時遊商海賈冒風濤、歷險阻以侔利于他郡外蕃者，未嘗至祠下，往往不幸有覆舟于風波、遇盜于蒲葦者。其後郡民周尾商于兩浙，告神以行，舟次鬼子門，風濤作惡，頃刻萬變。舟人失色，涕泣相視。尾曰：「吾仗神之靈不應有此。」遂號呼以求助。虛空之中，若有應聲。俄頃，風恬浪息，舟卒無虞。又泉州綱首朱紡舟往三佛齊國，亦請神之香火而虔奉之，舟行迅速，無有艱阻，往返曾不期年，獲利百倍。前後之賈于外蕃者未嘗有是，咸皆歸德于神。自是商人遠行，莫不來禱。竊聞古者聖明在御，百神效職，無有怨恫。若興雲雨禦災殃，呵斥妖厲，掃除不祥，降福于善人而罰其無良，皆神之職也。今侯血食此土，顯其威靈，以取爵命于前，又能效職協忠，順以報恩寵于後。我天子建中興之業，治人事神，皆有次第。將見褒德賞功，而侯之爵號有加而未已也。然則恢崇廟宇，以嚴奉祀之誠，上以彰君之寵命，幽以答神之靈貺，不亦宜乎？舊廟數間，歷年既久，上雨旁風，無所庇障。元豐六年，太常少卿方公嶠始增地而廣之。政和六年，太子詹事方公會又率鄉人裒金而新之。今神巍然南面，秩視諸侯，其冕服之制，薦獻之禮，皆有品數，視前時爲不同也。祈眈跪拜，卜史薦辭，瞻望威容，進退惟懼，亦視前時爲不同也。春秋祈報，長幼率從，酒冽殽馨，神具醉止。退就賓位，執醴揚觶，有勸有罰，莫不順命。又不知往時人物若是否？遠近奔走，乞靈祠下，時

新必薦，出入必告，疾病必禱，凡有作爲必卜而後從事，又不知往時人物能若是否？以至天子郊祀之後，郡侯視事之初，又當來享來告，以薦嘉誠，此亦前時之所無也。是數者皆與前時不同，宜其視舊宮爲猶狹，寢以侈大，亦其時哉！信士方奎始唱其議，衆皆悅從，故斂不勞而財用足，工不懈而功用成，治其廳堂，作東西兩序，燕息有所，齋庖有房，其合而爲屋八十有二楹，其費而爲錢一萬緡，經始於紹興四年之春，而成於六年之夏也。新廟既成，民大和會，又相與大享于神以落之。衆因請紀其事。略之先廬去神祠爲近，爲兒童時嘗侍先生長者瞻拜于庭，其後塵忝奔走仕路三十餘年，兩叨郡紱，皆在南方，過家上冢，未嘗不謁于祠下，至則徘徊廊廡間，因思古人仕□以不去其鄉爲戒。自罷官瀛洲，挈家還里，顧惟潦倒。投閑有日，荐乞宮祠，庶幾歲時得與鄉之耆舊杖屨相從，白布長衫，祀飲于侯之堂，亦若古所謂鄉飲酒者。□償素願，此志未央也。今撫侯之事迹章章可傳永久者，滌研捉筆而志之。紹興八年歲次戊午孟夏丙辰朔建。《閩中金石略》卷八。（黃錦君校點）

〔二〕題下原署：「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方略撰，左朝散大夫、行尚書駕部員外郎方昭書并題。」

方軫

方軫，字叔時，一字叔載，或作克載，莆田（今福建莆田）人。元符進士。以父任補太廟齋郎，上書

論蔡京罪，流嶺南，尋放還。政和間復進狀，乞收權獨斷，復編管永州，以恩赦放歸。靖康初補明州鄞縣令。見《莆陽文獻傳》卷一三，《莆陽比事》卷四，《宋史翼》卷八。

論蔡京疏

臣軫謹言：蔡京睥睨社稷，內懷不道，效王莽自立爲司空，效曹操自立爲魏國公。視祖宗爲無物，玩陛下如嬰兒，專以紹述熙、豐之說，爲自媒之計。上不孝劫持人主，下以謗訕詆誣天下。大臣保家族不敢議，小臣護寸祿不敢言。顛倒紀綱，恣意妄作。自古人臣之奸，未有如京今日之甚者。爰自崇寧以來，交通閹寺，結託宮禁，內而執政侍從，外而帥臣監司，無非京之門人親戚。政事不合於天心，舉動徒結於民怨。若設九鼎，鑄大錢，置二衛，興三舍，建樂府，置辟雍於國門外，祭天地於兩郊，如此之類，非徒無益，又且蠹耗國用，上下奚堪！京之所爲，必持兩說以劫人主，一曰此三代之法也，一曰熙、豐之遺意未及行也。天下事無常是，亦無常非，可則因，否則革，惟其當之爲貴。京不學無術，妄以三代之說欺陛下，豈不爲有識者所笑。神考十九年，典章文物燦然大備，豈有未及施行之事？豈京不得馳騁於當年，今乃誣罔在天之神靈！每有奏請，盡乞作御筆指揮行出，語士夫曰：「此上意也。」明日或降指揮更不施行，則又語人曰：「京實啓之也。」善則稱己，過則稱君，必欲陛下歛天下怨，豈宗社之福乎？元豐三年，廢殿前廨宇造尚書省，分六曹設二十四司，以總天下

機務。落成之日，車駕親幸，命有司立法，諸門墻窗壁輒增修改易者徒二年。京惡白虎不利宰相，盡命毀折，收入禁中。是欲移害陛下乎？是謂之紹述乎？括地數千里，屯兵數十萬，建置四輔郡，遣親信門人爲四輔州總管。又以宋喬年爲京畿轉運使，密諷兗州父老詣闕下，請車駕登封，意在爲東京留守。萬一乘輿一動，投閒竊發，呼吸羣助，不知宗廟社稷何所依倚？陛下欲措聖躬於何地？臣嘗中夜思之，不覺涕泗橫流也。近聞京議建立方田法，欲擾安業百姓。借使行之，豈不召亂乎？又況數年間行鹽鈔法，未浹旬又報鈔法變矣，鈔爲故紙，鹽爲棄物，家財蕩盡，赴水自縊、客死異鄉、孤兒寡婦號泣籲天者，不知其幾千萬人，皆歸咎於陛下。所幸者祖宗不馳一騎以得天下，仁厚之澤涵濡生靈幾二百年矣，四方赤子不忍生事。萬一有壟上之耕夫，處泗之亭長，嘯聚亡命於一方，天下響應，陛下何以支吾之乎？內外臣僚皆京親戚門人，將誰爲陛下使乎？京乘此時，談笑可得陛下之天下也。元符末年，陛下嗣服之初，忠義之士思見太平，投匭以陳己見者無日無之。京欲鉗天下之口，塞陛下之耳目，分爲邪等，賊害忠良，天下之士以忠義爲諱，方且全身遠害之不暇，何暇救陛下之失乎？奈何陛下以京爲忠，以忠義之士爲謗訕詆誣，或黥配遠方，或除名編管，以言得罪者萬人矣，誰復肯爲陛下言哉！蔡攸者，垂髫一頑童耳。京遣攸日與陛下從遊嬉戲，必無堯舜文武之道啓沃陛下，惟以栽花怪石，籠禽檻獸，舟車相銜，不絕道路。今日所獻者則曰「臣攸上進」，明日所獻者則又曰「臣攸上進」，是京之意欲愚陛下耳目，使之不知天下理亂也。京有反狀，陛下何從而知？臣以是知京必反也。邇者孛星見於西方，日蝕正陽之月，天意所以啓陛下之聰明者，可謂極矣。陛下略不省悟，止於肆恩

赦、開寺觀、避正殿、減常膳、舉常儀以答天戒而已。然而國賊尚存，未聞梟首以謝天下，此則神人共憤，祖宗含怒在天之日久矣。陛下勿謂雉鳴於鼎，穀生於朝，不害高宗太戊之德；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不害堯湯之聖。今日禍發不測，人情危慄，惟陛下留神聽覽。念藝祖創業之難，思履霜堅冰之戒，今日冰已堅矣，非獨履霜之漸，願陛下早圖之。臣忘萬死，叩天閭爲陛下力言者無他，所重者祖宗之廟社，所惜者天下之生靈，而自忘其迫切。陛下殺之可也，赦之可也，臣一死生不繫輕重。願陛下上懷天戒，下顧人言，安可愛一國賊而忘社稷生靈之重乎？《莆陽文獻》卷一〇。又見《宋史翼》卷八。
（黃錦君校點）

唐 懋

唐懋，字晉德，政和初爲廣西轉運判官，後知永州。政和四年提點南京鴻慶宮；七年，除直秘閣、知湖州。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六八之三二、選舉三三之三〇及《臨桂西山題名》。

臨桂西山題名

政和元年十一月

轉運副使、權經略安撫陳仲宜道夫、提點刑獄唐最夢傅、提舉常平陳中復從道、走馬承受陳昉明

遠同遊西山，飯於觀音院，登西峰閣，啜茶盤桓，抵暮而歸。政和改元仲冬癸亥，轉運判官唐懋晉德題。《桂勝》卷三。又見《粵西叢載》卷二，《粵西金石略》卷六。（黃錦君校點）

康允之

康允之（？——一二三一），建炎元年以直秘閣爲壽春府守臣，二年直龍圖閣，知杭州，三年陞徽猷閣待制。後兼浙西制置使。建炎四年，坐棄城停官。紹興元年八月復朝請大夫，卒。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〇、一六、二二、二四、三六、四六等。

乞以軍法約束屬邑旁郡應援捕盜奏

建炎二年七月

近杭、潤、秀三州兇寇竊發，而屬邑及旁郡未聞有來赴難者，必待奏報，輒勤王師。望以軍法約束。軍民有立異功者仍具奏聞，不次擢用，以爲勸沮。《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六。

乞無錫縣以南支錢推賞各行減半奏

建炎三年三月十八日

巡轄官、知通、知縣、縣委除鎮江府至常州以北邊近大江，最爲緊切處，欲依已畫降指揮支給食錢及推賞外，所有無錫縣以南係近裏優穩，故比前項支錢推賞各行減半。餘路亦依此比附施行，所貴輕重均齊。《宋會要輯稿》方域一〇之四四（第八冊第七四九五頁）。（以上黃錦君校點）

李景夏

李景夏，揚州（今江蘇揚州）人，李定之子。元符元年爲承務郎，召對，特賜進士出身，除祕書省正字。歷知衢州、袁州。政和元年以朝散郎爲兩浙提刑。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〇〇，寶慶《會稽續志》卷二，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一五，雍正《江西通志》卷四六。

謁二王廟文

惟神發跡顯靈，肇於漢代；功德昭著，紀於唐朝。累朝褒榮，貴極王爵。宜春之民，事神如父，

而神之於民，愛之如子。凡水旱札瘥之災，祈之無不弭息。嗚呼盛哉！仰山既爲一州之鎮，而神實斯民之所祈嚮也。某被命郡符，假守茲土，視事伊始，伏謁靈祠，進瞻廟貌，清酌藻饌，齋心潔形，庶幾感格。惟神聰明正直，願垂降鑑，雨澤無愆，疫癘不作，歲以有年，人不失職，是惟神之賜也。道光《宜春縣志》卷三一，道光三年刻本。又見乾隆《袁州府志》卷三四。（向以鮮校點）

李昂霄

李昂霄，政和時人。

玄風洞題名

政和七年七月

宜春曹邁聖延、廬陵李彥弼端臣，凌商衢，絕湍桴，挾隨車之霧潤，探空穴之薄膚。於是乚雲子，甌酪奴，討文囿之菁英，研道樞之虛無。恍契夫禦寇之泠然，歛翱乎寥陽之清都。政和七載丁酉七月上澣日，李昂霄奉命書。《桂勝》卷二。又見《粵西叢載》卷二，《粵西金石略》卷六，嘉慶《臨桂縣志》卷八。（向以鮮校點）

李彦章

李彦章，政和初爲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見《宋會要輯稿》選舉七之三四、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一二。

上徽宗乞近臣進思之論須陳堯舜之道奏

夫《詩》、《書》、《周禮》，三代之故；而史載秦、漢、隋、唐之事。學乎《詩》、《書》、《禮》者，先王之學也；習秦、漢、隋、唐之史者，流俗之學也。今近臣進思之論，不陳堯、舜之道，而建漢、唐之陋；不使士專經，而使習流俗之學，可乎？伏望罷前日之詔，使士一意于先王之學，而不流于世俗之習，天下幸甚。《能改齋漫錄》卷一二。又見《宋會要輯稿》選舉七之三四（第五冊第四三七二頁）。（向以鮮校點）

李 攸

李攸，字好德，蜀人。（按其小傳出《江陽譜》，江陽即瀘州，似爲瀘州人）。官承議郎。政和初編輯《西山圖經》、《九域志》等書。紹興四年張浚自川陝宣撫使入朝，約與俱，以家事辭。著有《宋朝事實》六十卷（今存永樂大典本二十卷）、《通今集》二十卷。見《宋朝事實》卷末附《江陽譜》，《宋史》卷二〇三《藝文志》二，《宋代蜀文輯存作者考》。

上秦丞相啓

方今雖爲中興，其實創業；作事成于果斷，亦貴聽言。思始議之艱危，尚軫鈞懷之惴慄。已室申枵之欲，方和傳說之羹。宜俊父旁招于庶位之中，無顏色拒人于千里之外。更願無忘在莒，居寵思危。《宋朝事實》卷末。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三九。（向以鮮校點）

李孝昌

李孝昌，大觀二年官太常寺，政和二年爲太僕寺丞。宣和初擢河北路轉運副使，以直奉大夫、衛尉少卿直秘閣；二年爲河北路轉運使；六年，以直龍圖閣爲京東路轉運副使，遷右文殿修撰。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二七之二一、六八之一九，選舉三三之三三、三三之三三、三三之三三，刑法二之七七，方域一〇之三四。

乞抵當所金銀重別點檢奏

政和二年七月

竊見抵當所所當金銀，自來只是約秤分兩，珠子亦不暇細數，謂如當銀五十兩，只作四十八兩之類。出限入官赴他庫送納，亦只以當時近重數爲定，更不收係出剩之數。却慮因緣偷盜，欲乞今後抵當所出限金銀珠子，並仰當官重別點檢，秤盤分兩數目，其珠子仍分大小色額收上文曆，方得赴他處送納，庶得關防，不致偷盜。《宋會要輯稿》職官二七之二一（第三冊第二九四七頁）。

乞嚴查上戶隱匿田產奏

宣和元年十月

近歲諸路上戶有力之家，苟免科役，私以田產托於官戶，或量立價錢，正爲交易，或約與租課，券契自收。等第減於豪強，科役併於貧弱。雖有法禁，莫能杜絕。其間亦有假於官戶，久而不歸者。起訟滋獄，傷教敗俗，莫此爲甚。乞委監司郡守嚴加檢查。《宋會要輯稿》刑法三之七八（第七冊第六五三四頁）

乞巡轄馬遞鋪使臣不許他司對移奏

宣和二年七月

近奉聖旨差提舉河北東西路馬遞鋪。契勘本路密接虜境，每年國信往還，應辦上供綱運等，遞角浩瀚，全藉有心力巡轄使臣往來巡察，方免稽遲。近來他司却將不公不職使臣與本路巡察使臣對移，深恐別致誤事。乞今後巡轄馬遞鋪使臣，不許他司對移充別職任，所有本路見對移巡轄使臣，乞許令依舊歸任；元對不公不職使臣，令別行移對施行。《宋會要輯稿》方域一〇之三四（第八冊第七四九〇頁）。

（以上向以鮮校點）

全宋文卷三〇五五

洪 擬

洪擬（一〇七一——一一四五），字成季，一字逸叟，學者稱淨智先生，鎮江丹陽（今江蘇丹陽）人。本姓弘，其先祖避南唐諱改。登紹聖元年進士甲科。崇寧中爲國子博士，歷提舉利州路、福建路、京西北路、河北東路學事。宣和中爲監察御史，進侍御史。時蔡京輩當朝，擬中立不阿，坐事出知桂陽軍，改海州。高宗即位，起爲中書舍人，以龍圖閣待制知温州，入爲禮部尚書，遷吏部。紹興三年罷。起知温州。紹興十五年卒，年七十五，謚文憲（一作文定）。著有《淨智先生集》、《注杜甫詩》二十卷等。見《宋史》卷三八一本傳，《嘉定赤城志》卷三二，《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五三。

言州縣學人輒預辭訴事奏

政和四年八月

編戶之間有預學籍者，其父兄盡以辭訴之事付之，校爭錐刀之末，而不知以爲耻。欲望特降睿旨，應州縣學非爲戶首而輒訴本戶事者，官司不得受理，仍坐以謗詈爭訟之罰。《宋會要輯稿》崇儒二之

二四（第三冊第二一九九頁）。

薦陳東劄子

建炎元年五月

建炎元年五月二十日己酉，臣伏見前太學生陳東風度曠夷，文采贍蔚，自其少時，已屬名節。其心事皦皦，與時輩不同。十年太學，倦游空乏，專務趨人之急，朋游往往附之。頃遭中變，慷慨論事，條引大體，前後數萬言，明白切至。其後東所言略施行，朝廷命以官，陳東義甚高，懇辭弗受，士論偉器。今退伏窮巷，菽米奉親，俛首鄉舉，澹然不撓，未易以榮辱軒輊也。察其素所蓄積，必能抗義率志，以徇國家之急。臣與之同里，衍爲忘年交，知之最詳。恭被詔旨令薦士，所不敢隱默，輒以充賦。取進止。《宋陳少陽先生盡忠錄》卷三，明刻本。

請非罪犯罷任人許通理奏

建炎三年五月

監司知通見在任官，昨降指揮不得申陳通理，止是欲革數易之弊。今却有丁憂及朝廷改差已罷任人，若不與通理，過月日遂與罪犯之人一等。欲將前任不因罪犯罷任人許通計前任考任。《宋會要輯

稿》職官六〇之二八（第四冊第三七四六頁）。

乞移蹕饒信親討李成奏

建炎四年十二月

舍四通八達之郡，而趨偏方下邑，道里僻遠，非所以示恢復，形勢卑陋，不足以堅守禦。水導壅隔，非漕挽之便，輕棄二浙，失煮海之利。《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〇。

豐財爲政事之本奏

紹興元年二月

兵興累年，饋餉悉出於民，無屋而責屋稅，無丁而責丁稅，不時之需，無名之斂，殆無虛日，所以去而爲盜。今閩中之盜不可急，宜求所以消之；江西之盜不可緩，宜求所以滅之。夫豐財者政事之本，而節用又豐財之本。《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二。又見《宋史》卷三八一《洪擬傳》，《京口耆舊傳》卷四。

措置宗廟神主乞預降指揮奏

紹興元年十月

契勘宗廟神主及景靈公見在本州奉安，竊慮緩急，事體至重，不敢一面措置。伏乞預降指揮，以憑遵守。《中興禮書》卷九四。

看詳淵聖皇帝御名改避事狀

紹興二年

准紹興二年十一月四日尚書省劄子，禮部太常寺申，准紹興二年九月十六日敕中書門下省，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沈與求劄子奏：「臣伏見自漢以來，御名皆有他字代之，用爲定制。淵聖皇帝御名涉前代姓諡最多，而臣下遷就回避有可概見者，如魯公則謂爲允公，濟公則謂爲小白，皆以名易其諡也。周王則謂爲壯王，漢帝則謂爲剛帝，或謂齊魯二公爲安公，他皆倣此。隨意更易，無復質據。至於姓則去木爲亘，而有司行移有不可通曉者，士人科舉程文，枉被黜落，往往有之。矧今經筵進讀《春秋》，而稱諡稱名具存褒貶之例，循用私說，於義未安。臣愚伏望睿慈特詔禮官議以他字代之，使姓、諡、名物，義例相通，略如漢制，庶幾四方臣子得以遵用，不勝幸甚。取進止。」九月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令禮部、太常寺同共議定，申尚書省。伏睹淵聖皇帝御名見於經傳義訓不一，或以威武爲義，或以回旋爲義，又爲植立之象，又爲亭郵表名，又爲圭名，又爲姓氏，又爲木名，又爲水名，當各以其義類求之。今謹按《詩》曰：「桓武志也。」孔穎達曰：「有威武之義。」又按《詩》曰：「桓桓武王。」鄭康成曰：「有威武之王。」又按《詩》曰：「玄王桓撥。」毛公曰：「桓，大也。」又按《書》曰：「勗哉夫子，尚桓桓。」孔安國曰：「武貌。」又按《爾雅》曰：「桓桓，烈烈，威也。」凡此皆以威武爲義也。若此之類，今欲定讀曰「威」。又前代帝王公侯諡號，在《諡法》，

「辟土服遠」曰桓，「能成武志」曰桓，「克敵服遠」曰桓，「壯以有立」曰桓，「克咸成功」曰桓。凡此亦皆以威武爲義，其前代謚號亦當讀曰「威」。又按《易》曰：「盤桓利居貞。」孔穎達曰：「盤桓，不進之貌。」又按《莊子》曰：「鯢桓之審爲淵。」郭象曰：「未始失其靜默。」凡此皆以回旋爲義也。若此之類，今欲定讀曰「旋」。又按《禮記》曰：「三家視桓楹。」孔穎達曰：「四植謂之桓。」又按《周禮》曰：「公執桓圭。」鄭康成曰：「雙植謂之桓。」又按《說文》曰：「桓，亭郵表也。」又按《集韻》曰：「亭郵四角建大木，貫以方版，名曰桓表。」凡此皆以植立爲義。若此之類，今欲定讀曰「植」。若姓氏，今欲定去木姓亘。從二、從日，思緣切。如《書》曰「西傾因桓，水名也」，《玉篇》曰：「桓木，葉似柳。」「桓，木名也」。若此之類，皆欲定曰「亘」。從二、從日，思緣切。又緣漢法，邦之字曰國，盈之字曰滿，止是讀曰國曰滿，其本字見於經傳者未嘗改易。司馬遷漢人也，作《史記》曰「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又曰「盈而不持則傾」。於邦字、盈字亦不改易。今來淵聖皇帝御名欲定讀如前件外，其經傳本字即不當改易，庶幾萬世之下，有所考證。申聞事劄，送擬看定申尚書省。擬看詳，本部太常寺同共議定改避淵聖皇帝御名，推求義類，別無未盡，伏候指揮。《韻略條式》，四部叢刊續編本。

〔一〕桓：原作「淵聖御名」。下同。

論未可言戰奏

紹興二年十一月

國勢強則戰，將士勇則戰，財用足則戰，我爲主彼爲客則戰。陛下前年幸會稽，今年幸臨安，興王之居未定，非如高祖之在關中、光武之在河南也。又邇者諸將雖有邀擊小勝，未見雲合雷發以取大捷。又江浙農耕未盡通，平日廩給尚艱，緩急將何以濟？又千里餉糧，士有饑色，今使千里出戰，則彼逸而我勞。凡此皆可言守，未可以言戰也。《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〇。又見《宋史》卷三八一《洪擬傳》，《群書會元截江網》卷二四，《續資治通鑑》卷一一一。

乞糾官弱吏強之風奏

紹興二年十一月

近時吏強官弱，官不足以制吏。官有以財用不給而罷者，吏未嘗過而問也；官有以刑名而罷者，吏未嘗過而問也。官有罪，吏言之，有司治之惟恐後；吏有罪，官案之，則相疑曰：「豈寬縱致然耶？」故任職者，官以不案吏爲得計，宜其所在奸吏專權擅勢，大作威福，臣竊憤之。願詔有司立法，應官除名者，吏勒停；官衝替者，吏放罷；官能自案吏，則許免失覺察之坐。如此，則吏強官弱之風寢衰矣。《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〇。

乞南遷程限理作磨勘年限奏

紹興三年四月

應文武官磨勘，合自受告日起理年限，所有官司住滯隔過年月，依條並許給還。昨來京城圍閉月日，已詔許作磨勘。所有渡江遷徙程限，欲乞並理隔過磨勘月日，特與給還。《宋會要輯稿》職官一一之三
三四（第三冊第二六三九頁）。

奉詔言闕政疏

紹興三年七月

法行之公，則人樂而氣和；行之乖，則人怨而氣偏。試以小事論之。近時監司守臣獻羨餘則黜之，宣撫司獻則受之，是行法止及疏遠之臣也。有自庶僚爲侍從，卧家視事，未嘗入謝，遂得美職而去，若鼓院官移疾廢朝謁則斥罷之〔二〕，是行法止及冗賤之官也。榷貨立法甚嚴，犯者籍家財以充賞，而大官有勢者，連營列陣，公行酤賣，則不敢問，是行法止及孤弱之家也。小事如此，推廣而言之，則怨多而和氣傷可知矣。《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七。又見《宋史》卷三八一《洪擬傳》，《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三，《續資治通鑑》卷一一二。（以上刁忠民校點）

〔二〕謁：原無，據《宋史》補。

洪 勳

洪勳，大觀中爲南雄州州學教授。見《輿地紀勝》卷九三。

南雄州修學記

大觀元年，天子親製孝弟、睦婣、任恤、忠和八行之選，每路以三人爲率。廣十五郡無應選者。惟南雄得譚煥、歐陽班、許孜三人，以其行聞，奏以八行。一路殊選，而南雄擅之。《方輿勝覽》卷三七。又見《輿地紀勝》卷九三。（刁忠民校點）

馮才叔

馮才叔，洛陽（今河南洛陽）人，政和間在世。按黃庭堅《山谷集》卷三〇、《別集》卷一八有「河南馮才叔」，庭堅崇寧初貶宜州時與之有書簡來往。時才叔知象州，又爲廣西經略安撫司機宜文字。疑即此人。

龍隱巖題名

政和四年五月

洛陽馮才叔携家遊龍隱，晚自東禪以歸。政和甲午五月廿五日。男泰、兌侍行。嘉慶《臨桂縣志》卷九。（刁忠民校點）

葉杞

葉杞，大觀中權提舉淮西路學事。

諸生不得陳狀留任教授奏

大觀四年四月十四日

教授乃朝廷選除，其教導有方，貢試如法，知通提舉職當審實保奏再任，學生但合退聽，豈可陳狀舉留，殊無朋比之嫌。欲乞今後州學教授如委可再任，並本州準學法施行，諸生不得輒牽衆陳狀，舉留教授。《宋會要輯稿》崇儒二之一五（第三冊第二一九四頁）。（楊世文校點）

韓 嚮

韓嚮，大觀中提舉京西北路常平事，政和初官至京東路轉運副使。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五八之一六。

請常平等錢物更不封椿起發奏

大觀四年二月一日

比年累降朝旨，令諸路提舉司加倍收糶，及增例折綱斛斗封椿，於沿流處計置起發，或朝廷特降指揮，別作支用。竊謂常平等錢本以視年穀豐凶散歛糶糶，以平物價而抑兼并。今將糶折到斛斗起發支用，深恐常平錢日朘月削，非立法之本意。欲應提舉司錢物糶折斛斗更不封椿起發，依舊存留本路，庶無妨闕。《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三之一五（第六冊第五七二七頁）。（楊世文校點）

徐 惕

徐惕，政和中歷官提舉廣東市舶、廣南東路轉運副使。宣和元年官朝奉郎，知洪州。靖康元年以言官論其媚蔡京落職。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九之二九、方域一〇之三二、蕃夷四之五八，雍正《廣東通志》

乞督責馬遞鋪依條限傳送文字奏

宣和元年四月十一日

檢會近緣去年五月以後頒朔布政詔書并急遞等文字，遞鋪住滯，過期方到，已奉御筆令轉運司體究。巡轉遞鋪使臣先次衝替，與職職官並勘罪奏。今來正月頒朔布政詔書，係十二月二十一日入遞，沿路住滯，經及三十四日方到。雖在本月內，已是下旬，然當月止有五。日。兼契勘逐時都進奏院遣來急遞朝廷文字，亦多是經及四五十日。詔書以御筆指揮日行五百里，當急程遞日行四百里。其沿路遞馬鋪尚敢仍前違慢。臣今體問得多是曹級容令鋪兵僦雇與往來人擔擎，或肆爲營趁積聚，公角三百件，方差一二名貧乏者負擔承傳。似此抄轉名件，既多擔夯，例皆負重，何緣依應條限？巡鋪使臣略不點檢，雖已移文逐路催促，緣係別路，終是催趁不前。兼慮有朝廷急速報應文字往來失期會「二」，欲望特降睿旨立法措置，仍下逐路提舉馬遞鋪所，督責巡鋪使臣、當職官鈐束鋪兵，依條限傳送，免致違滯。《宋會要輯稿》方域一〇之三二（第八冊第七四八九頁）。（吳洪澤校點）

「二」「會」下原衍「會」字，據文意刪。

范之才

范之才（？——一二三〇），河南（今河南洛陽）人，雍孫。歷朝奉郎、知汝州魯山縣。政和中除倉部員外郎、提舉荆湖南路茶鹽事。建炎初爲京西南路轉運副使，四年，除金、均、房鎮撫使，兼知均州，未到任而卒。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一之三四，《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三四。

乞添展南茶地分奏

政和三年一月十四日

契勘崇寧二年八月九日敕節文，川茶除入熙河、秦鳳兩路外，有鄜延、環慶、涇原、永興四路，並許客人般販東南茶貨。續承崇寧三年二月十二日朝旨，陝西鹽香司申，諸川茶自來先到鳳翔府，方始轉般入熙河路出賣。緣鳳翔府以東諸縣鎮係賣川茶地分，與見今客販東南茶地界相接，恐冒法透漏入東南茶界，有害客販。欲將鳳翔府以東岐山、扶風、麟遊、盩厔、普閏、好畤、郿、虢縣添展作東南茶地分，更不放令川茶般運過鳳翔府以東。奉聖旨依所乞，後來陝西路並作川茶地分。緣近降茶法，永興等四路並爲客販南茶地分。其鳳翔府以東八縣，即未有復行南茶指揮。《宋會要輯稿》食貨三二之一（第六冊第五三五八頁）。又見《宋會要輯稿補編》第六九五頁。

乞委官按驗蘄州大鼎奏

政和三年八月

蘄州羅田縣山溪中有大鼎，數年前常見兩耳，其穴中可過七八歲小兒。民遂塞以土，今其耳猶發露。欲望就委本處官按驗其實，申取朝旨，使異物不埋沒於盛時。《能改齋漫錄》卷一五。（以上吳洪澤校點）

侯彭老

侯彭老，字恩孺，長沙（今湖南長沙）人，一說衡山（今湖南衡陽）人。建中靖國時爲太學生，以上書得罪歸。後登崇寧末進士甲科。大觀中爲廣西經略安撫司屬官。政和初由司門員外郎謫知永新縣，政績彰著，復召爲刑部郎中。紹興三年官左朝奉大夫、知藤州，坐進羨錢罷。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三，《清波雜志》卷一一，《萬姓統譜》卷六三，光緒《湖南通志》卷一六二。

獻賣鹽羨錢奏

紹興三年

措置到本州寬剩錢一萬貫文省，買到金一百六十六兩、銀一千八百兩，謹以投進，幫助行在大軍

支用。伏望特降眷旨，下有司交納。《羣書考索》後集卷六四。又見《宋詩紀事小傳補正》卷二。

程公巖記〔二〕 大觀四年八月

自湘南樓渡重江而東，林垆曠然，距水五里，有山如屏，儼然高峙，若環群峰而主之。其中卷然虛廣而邃深，幽巖天成，仙居神護。凡數百步，貫徹山之陰，高明爽塏。下視七星山，若導於前；西顧洲渚城邑，可以指數。蓋龍隱、棲霞之所蘊蓄，與夫轉魁傲雲之所鋪寫，是皆兼而有之，備具衆美，冠於天南，雖使造物者更復運意，不可增損。崇寧之初，鄱陽寶文程公始開是巖。方是時，桂人樂公之化而從公之遊，蓋無日不熙然也。咸以程公巖名之。遺愛在人，百年之思，景物如昔，言者墮淚。後數年，公之子繼來帥桂。其忠義文武，所以爲國家扞邊而芘其民者，一如公，而年尚壯，力方剛，福祿功名，未易量也。公之盛德可信者如此，則是巖託公以久者，當與召芟同日而語，又非特若羊公之峴山而已。昔柳子厚爲裴中丞記訾家洲，其辭瑰怪，然徒列游觀之勝；而是巖也，余可以無藉乎？大觀四年庚寅八月晦日，帥屬侯彭老記，梵仙山人趙岍書，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程鄰勒石〔二〕。

嘉慶《廣西通志》卷九五，嘉慶六年刻本。又見《桂勝》卷二，《古今遊名山記》卷一四，《名山勝概記》卷四三，康熙《桂林府志·山川志》，《粵西文載》卷一九，《粵西金石略》卷六，民國《廣西通志》諸山二，《桂林石刻》。（以上吳洪澤校點）

〔一〕《古今遊名山記》、《名山勝概記》題作《屏風巖記》。
〔二〕「大觀」以下，原無，據《粵西金石略》補。

任申先

任申先（？——一一三八），字世初，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伯雨次子。以父累入獄，鍛煉無所傳致，乃釋，居海上三年而歸。以布衣召對，特起。紹興元年通判秀州。二年，守尚書考功員外郎。三年，除監察御史。請祠，主管台州崇道觀。五年，爲禮部員外郎，賜進士出身。入爲秘書少監，遷起居舍人，直史館，又進中書舍人，爲史館修撰，六年，充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八年，除徽猷閣待制致仕，尋卒。見《宋會要輯稿》選舉九之一七，《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九、六〇、六三、六四、八九、九一、九二、九六、一〇〇、一一八。

蘆川老隱幽巖尊祖事實

靖康元年七月

近世士大夫，有捨其父祖而惟外氏之尊，憑藉其名聲權勢而致位貴顯者，視張子此事，真可嘉矣。靖康改元七月十四日，眉山任申先。《蘆川歸來集》卷末。（郭齊校點）

朱 褒

朱褒（一〇六四——一二二七），字世德，南豐（今江西南豐）人，軾子。元符三年進士。歷官虔州法曹、鼎州教授、隰州通判。宣和中，除官東南路，以疾不赴，尋致仕。建炎初卒，年六十四。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七之六三，正德《建昌府志》卷一五，康熙《南豐縣志》卷五、七，《宋元學案補遺》卷四。

保福院記

政和六年十一月

盱水略桐栢，回折東下，以會於江。濱水之邑爲南豐，其山川秀偉，廬井聯亘，而佛寺列處於其間者飛薨連棟，間見層出，隱然相望於溪流之上。保福院傳城東門，其勝絕又諸刹之雄者也。元祐二年，知縣事汪侯浹因氏之請，革律爲禪。郡檄廬山僧志因主之。因有道者，智辨超拔，能以其法鳴。入相厥居，闢壤之翳者，芟削而平之；徹屋之舊者，構築而新之。隆樓傑閣，環列對峙。功未落成而汪侯去。因曰：「吾法空寂，以緣爲宗。邑有禪，自今日始，烏知無所待哉！」當是時，予先人懸車鄉里，謂邑豪曰：「佛入中國，超然物外，儒者常樂誦而喜攻之。然觀其垢衣壞形，茹蔬飯水，蕭然瓶錫，卧於山巔水涯之間，其榮慕利欲之心微而枯槁窮獨之樂勝，此非吾人之自喜歟？貪夫黠隸，以

身試法，椎埋發冢，懷攘劫之姦，至以不赦而嬰木索、受刀鋸，雖死而不知悔。一聞佛書禍福報復之說，則肅然起聽，心悸而汗發。此非吾道之善教歟？若其奇妙有於萬形，攝羣疑於一法，以空成覺，由覺於圓，開闔變化，無物非我，此又孔子所謂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妙萬物者之神也。且學於古六經致治之原，三代爲邦之術，與夫文物政事，粗究其大者，身勤事左，厄窮而不用，與若等安處閭里，樂太平之澤者幸也。今保福久壞而復修，遽起而中潰，吾欲僦工度材，合衆力成之，以助邑人之爲善者，可乎？」於是富於財者輸，壯於力者奮，未幾，百廢興焉。門廡靜深，堂宇嚴麗，而棲其徒者有居；齋庖潔豐，魚鼓震響，而食其徒者有備。凡佛氏之莊嚴，無有遺者。又爲藏當殿之西南，函經於匱，棲匱於輪，金碧之華，瓌偉宏耀，若天作而地設。然後保福之名不獨雄諸刹，又遽聞於大江以南，可謂盛矣。因既卒，德瑩者嗣其法，以書抵余曰：「吾寺經始於汪侯，得緣於先師。瑩既領佛學者日休其中，爇香授法，以嚴昭代之報，實先正大夫之遺德也，可無紀次傳不朽耶？」余曰：「然。凡古有大作，無不伐石範金，記之文學，而雄筆麗藻，垂耀於無窮。今先人之志不敢無述，而瑩又浮屠氏之秀出者，昔爲吾兄紫微公所愛，義不可以蕪鄙辭。」乃論究治作之序與其歲時，使歸而刊諸石。政和六年十一月望日記。同治《南豐縣志》卷三七，同治刻本。又見乾隆《建昌府志》卷六九。（郭齊校點）

全宋文卷三〇五六

余應求一

余應求，（一作球），字國器，饒州弋陽（今江西弋陽）人。安行子。登崇寧五年進士第，授秘書省校書郎。靖康元年正月，上言朝政有七失，欽宗親擢爲監察御史。忤權倖，與外任，權發遣衛州，既又責監達州鹽場。建炎初，召爲考功員外郎；二年，出知岳州。後坐爲李綱網親久廢。紹興五年起知信州，除江南西路提刑。七年，罷。九年，爲福建路轉運副使。又曾爲江南西路轉運使。二十二年，知虔州，會兵亂父死，遂以丁憂爲辭而去，不復出仕。著有《真隱集》及《奏議》。見《靖康要錄》卷一，《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一六、九三、一一七、一三二、一六三，《方輿勝覽》卷五九，雍正《江西通志》卷四六、四九、八五。

論朝政七失奏

靖康元年正月二十八日

臣聞《春秋》之義大正始，克正其始。始或不正，後將若何？陛下嗣位之初，彊虜入寇，雖日事

守禦，未暇施爲，所尤當正始，以示天下。曾未踰月，其失有七。若積日累月，萬幾之微，所失可勝言耶？雖曰宰輔非才，朝廷之過，亦陛下之失也。臣請陳之。陛下踐祚之次日，太上帝后之典冊未舉，而宣制先立中宮。議者謂陛下緩于父母之禮，而篤于夫婦之愛。若宰執有請，是導諛也；若陛下意而不能達明，是縱欲也。二者無一可。此一失也。太學書生上書陳六臣之奸，陛下不能以義斷恩，即賜施行，遂使羣奸隨太上東去。今召之不敢來，責之不即罪，可不爲深憂乎？此二失也。虜人入寇，長驅而南，有大河之險，以爲守禦。梁方平、何灌各將兵數萬，不爲夾河固守之計，無故退師，使虜馳騎直抵城闕，陛下驚憂忍垢，屈己而與之和。二人之罪大矣，稽之軍法，在所不赦。何灌雖褫官自效，而梁方平偃然自如，略不施行。賞罰功罪如此，何以使人必用命乎？此三失也。人主以論相爲職，得其人則天下治，失其人則天下亂。今日所以召亂至此者，論相非也。陛下中興，尤宜慎此。初罷白時中，繼聞翰林草制，搢紳屬望賢相，而宣制之日，輿議沸騰，咸謂李邦彥之空疏，張邦昌之庸謬，在上皇時備位政府，累年曾無一言規正裨補。今日之事，預有罪焉。往事已如此，又烏能補陛下惟新之政乎？若王孝迪、蔡懋、李梈、路允迪之進用，士論尤嗤鄙之。搢紳士大夫豈無英傑，此必用次選哉？此四失也。諫官之職，所以輔導人主，其任甚重。近者至使諫官家至戶到，搜索金銀。使之既非矣，而諫官亦受而不辭，市井之人指而笑之。或曰：強虜在郊，事出迫切。然君之使臣，雖艱難倉卒，尤不可以廢禮。此五失也。梁師成、時若愚皆往時奸諛之甚者，罪當誅斥。近聞內侍官、道觀金銀，皆使二人總之；又聞臣僚所上書疏，尚仍昔弊，送文字庫，外議咸謂陛下復加信任，臣固知

其不然。而流言藉藉，小人因得以濟其奸，不可不慮。此六失也。近日又宣皇子封郡王之制。夫以陛下元子，禮所宜先，而艱危之時，宗社未保，城門閉拒，中外不通，未宜急者。稍候數日寇退而後命之，豈曰後時哉？此七失也。陛下頃在東宮，恭儉之德聞於天下，今事之失中者，天下之人皆知非陛下之過，然宰輔非才，不能輔導已如此，而諫臣又噤默不以聞，臣竊惜之。臣又聞古之聖主不貴於無過，而貴於改過；不患於有失，而患於不聞其失。故《書》稱成湯之改過，《詩》美仲山甫之補闕，而子路聞過則喜，聖人與之。君子知過而能改，小人則文過而飾非故也。茲事既往，言之無及，誠望陛下考慎其相，擇賢而命之，兢兢業業，日甚一日，後有過舉，不吝改之，以成日新之德，則聖人之道優矣。臣草茅一介，輒觸忌諱，罪當萬死，惟陛下赦其狂愚而采擇之，幸甚。《靖康要錄》卷一。又見《宋史翼》卷七。

論御筆中旨奏

靖康元年三月二日

臣伏睹近年以來，凡有中旨皆降御筆施行，期限嚴促，稍有稽違，置以不恭之罪。三省有司奉行不暇，雖有違戾法憲，前後重複者，不敢執奏。或被受即行，不申三省，事之甚微，亦煩宸翰。其始因中人領事，內中奏陳而爲之；其後士大夫倚中人以進，欲興功利，而於法不可者亦爲之；最後執政大臣或行事有戾於法，或差除不允僉議，或爲親知私謁干請者亦爲之。由是號令日紊，綱紀日壞矣。

夫三省、密院，是之謂朝廷，陛下與謀議大事，出命之所也。人君擇賢而任之，固當委以庶事。若宰執不才，易之可也，豈有自攬細務，悉降御筆而可以爲治哉？陛下初政清明，委用宰輔，宜無此弊。然竊聞尚有臣僚直達奏陳，內中批降施行者。此與前日御筆何異哉？臣以謂內侍與臣僚所陳獻利害，措置事宜，皆可付三省、樞密院商議，進呈取旨而行，庶幾不戾於法憲，不惑於異同，人主大權不移於下。可以杜多門之政，可以絕近習僥倖之原，政事之大，無先於此，惟陛下財擇。《國朝諸臣奏議》卷二三。又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一之四五（第三冊第二三五二頁），《靖康要錄》卷三，《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一三。

論用人太易奏

靖康元年三月十二日

臣聞重爵位則多士勸，謹用人則朝廷尊。蓋與之不重，則下輕上爵；易於用人，則去之必速。此理之必然者。近者朝廷此弊尤甚，末流至今未之能革。陛下臨御甫三月矣，凡用四宰相、九執政，列侍從者十餘人，初不謹取，故去之每速。近日除用尤爲超躐，有趣召未至而已屢遷者，有未收功效而與峻職者，有自下僚徑爲侍從者，有取其一言解褐爲師儒者，有一日差除至二十餘人者。其人之賢愚能否，固未暇論，然視爵位亦太輕矣，用人亦太易矣。夫賢才之士，有可不次用者。如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不過一人而已，未聞當時百執事之衆皆然也。方今名器冗濫而未清，仕進僥倖而未抑，誠宜大有剗革，以新初政，乃復輕易如此，臣竊惜之。願詔執事，特加詳謹，毋備具官僚，毋超

躡除授，毋徇私愛，毋用非才。使綸綍之下，當人心而無煩言，則朝廷尊而多士勸，政事修而夷狄服矣。《國朝諸臣奏議》卷一七。又見《靖康要錄》卷三，《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二。

乞奉迎太上皇后居寧德宮奏

靖康元年三月十二日

伏睹太上皇后先還京邑，訪聞欲由宣德門入內禁中。道途之言，固未可信。竊惟太上皇帝謙虛退託，以宗廟社稷禪授於陛下，退居舊宮。此帝堯之大德也。太上皇后內助協謀之力居多，必能上體太上皇帝聖德，決無此義。萬一有之，於禮爲未安。臣等據禮，婦人從夫，自天子至庶人一也。太上皇帝既居龍德，則太上皇后無居禁中之理。願依前降詔，奉迎居寧德，實與龍德事體相類，不至違悖，以明夫婦之義，以厚母子之恩，以正朝廷之典。不勝幸甚，取進止。《靖康要錄》卷三。

乞罷吳敏政事劄子

靖康元年三月十七日

臣聞昔晉公既立賞從者之勛，而介子推不言祿，謂貪天之功，以爲己力，義罪賞奸，上下相蒙。後世賢之。夫臣之事君，有義命焉。貪天之功，爲己功，是無命也；義罪賞奸，上下相蒙，是無義也。有一於此，罪莫大焉。臣伏聞昔者，若英宗登極，韓琦嘗專策立之功，掩慈聖光烈之大德矣。時

富弼辭轉官之疏，有曰：「安得如韓琦等後來之功效深切著明？」蓋譏之也。哲宗登極，蔡確又專策立之功，掩宣仁聖烈之大德矣。時王巖叟行謫命之詞，有曰：「太母立孫，乃敢貪天之力。」蓋罪之也。雖然，慈聖之謗，至今未泯，忠臣義士，爲之痛心疾首，二臣之罪大矣。恭惟太上皇帝臨莅天下二十有六年，憂勤政事，倦於萬幾，久有傳位聖嗣之意，道路之人，罔不聞知。比緣戎虜深入，兵革方興，發於誠心，以陛下領開封牧，付以軍國之事，則是睿志先定傳位之本旨也。道途之人，咸知聖意所起，跂踵朝夕，冀聞大號。是時吳敏給事黃門，寓直翰林，當草傳位之詔，既用爲門下侍郎。天下之人，因言敏首建大謀，由是策立功獨歸於敏，而上皇誠心退託之意，未孚於天下。夫父有天下，傳歸於子，此古今之道義，而上皇聖意之先定者也。陛下毓德春宮，十有一年，天人之望允屬，宗社之託已固，禪授之際，誰敢異議者？若敏果有此言，亦人臣之職當然耳，尚何功之足云？若獨斷於上皇之意，是乃貪天之功也。不兩月，爲樞府宰相，叨竊大位，意得色驕。受此名而不辭，得不愧於忠臣義士之心乎？況敏天資懦弱，暗於事機，受任以來，依違苟免，謨謀知略，曾未有聞。比者王旅既集，軍聲大振，不能仰贊睿決，殄此窮虜，乃同衆人堅守和議，而又懷私謀身，植黨庇奸，聲名日損，天下失望。欲望聖明罷敏政事，黜其策立之功，然後下明詔，推尊上皇誠心退託之本意，以明父子之恩，以正君臣之義，以爲人臣貪功竊位者之戒。取進止。《靖康要錄》卷四。

乞不隸臺察者並依舊制奏

靖康元年三月二十三日〔一〕

竊惟御史置六察〔二〕，所以肅紀綱、督曠怠，故上自省、部、寺、監，下至百司庶府，皆隸焉。近年以來，乃有因臣僚陳乞，不隸臺察者。以臣所職禮察觀之，如東西上閣門、客省、引進、四方館是也。則其他察，又可知矣。今陛下既遵奉祖宗舊制，欲乞凡近年特許不隸臺察者，並依舊制。《宋會要輯稿》職官一七之三二（第三冊第二七五〇頁）。又見《靖康要錄》卷四。

〔一〕靖康元年：原作宣和三年，據《靖康要錄》卷四改。

〔二〕置：原作「買」，據文意改。

乞錄用黨人及其子孫講畫舊法奏

靖康元年三月二十五日

伏睹去年十二月太上皇帝下詔，有曰：「縉紳賢能陷於黨籍，政事興廢拘於紀年。」臣於此有以仰見太上皇帝聰明仁聖，憫黨人之流落，鑑法度之拘畏，欲兼收并用，革而通之，以示天下之至公也。今陛下克紹太上皇之美意，已贈司馬光等官，及遵奉祖宗法度矣。臣愚謂如黨人之未沒，與其子

孫可錄用者，願令有司條具以聞。夫太祖、太宗與熙寧、元祐、紹聖之所行者，皆祖宗法也，損益因革，不可偏廢。願詔朝廷，置司講畫，取其得於中者而行之，以稱太上皇之明詔。不勝幸甚。《靖康要錄》卷四。

論中人預軍政之漸奏

靖康元年三月三十日〔二〕

臣嘗觀自古中人預軍政，未有不爲患者。故齊寺人貂漏師于多魚，夙沙衛殿而二將見獲，唐用監軍每無成功，此可爲後世深戒者也。國家近年邊事專委童貫、譚稹，終成大禍，幾危社稷。今兵革未弭，選將命帥，固當任責以成效，所遣中人，不過隨軍承受，奏報文書而已，不使之預聞軍政也。近者河東承受王嗣昌奏請畫一，乞今日報將兵覆驗首級、提點犒賜、催趣糧草，及差發探報動息出入，皆報承受所，則是雖名承受，其實監軍也。軍政不專於主帥，而關決於承受，則動有牽制，進退狐疑；又唐之監軍，多擁精兵自衛，勝則坐分功賞，不利則引兵先遁。今嗣昌又令以隨軍步馬各二隊自衛，若近裏幹當，隨行防護，是又踵唐監軍之跡也。如此，豈有同心赴敵、死於行陳之意哉？朝廷不察其意而從之，臣恐將帥依違，不能專制；又慮積日累月，異時爲監軍所制，將自茲始矣。臣觀童貫之初用事也，爲熙河蘭會路承受而已，繼而爲措置邊事，又爲安撫制置使，又爲宣撫使，終之爵郡王、職樞筦；譚稹初用事也，亦熙河蘭會路承受而已，繼而爲幹當公事，又爲淮浙制置，末乃爲河東

宣撫使。蓋其由有漸，非一日之積也。今嗣昌初爲承受，許預軍政，師還有功，後或用之，豈不少假之權，浸以隆盛，安知數年之後，不復爲貫、稹乎？《易》曰「履霜堅冰」，蓋言防微杜漸，當辨之於早也。陛下方修法度以治內，命將帥以事外，委任甚專，不從中制，而嗣昌陳請，乃欲干預軍政，擁兵自便，首爲梗階，漸不可長。伏望聖明追還所請，重賜竄責，以爲中人預軍政之戒，以示專任將帥之意，不勝幸甚。取進止〔二〕。《國朝諸臣奏議》卷六三。又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一之一三四（第四冊第三二二三頁），《靖康要錄》卷四，《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四，《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九六，民國《弋陽縣志》卷一八。

〔一〕原繫四月，據《靖康要錄》改。

〔二〕取進止，原無，據《三朝北盟會編》補。

乞罷隨軍承受奏

靖康元年四月

臣訪聞河東、河北制置使司承受盧公裔自二月間受命，至四月半尚留京師，擁兵卒，置吏屬，添俸給，居私第。功成則被上賞，征戰則不履行陳，於公裔私計誠便矣。又官司文移，皆稱監軍。審如此，既無承受奏報文字之實，而坐竊監軍之名，增重權勢，深爲未便。今河東承受王嗣昌既已奏罷，則隨軍承受自不須置。所有盧公裔乞令罷制置使司承受。其不赴軍中之罪，亦乞重賜黜責。更有似此

置承受去處，亦乞依此施行。《國朝諸臣奏議》卷六三。

陳政事劄子

靖康元年五月一日

臣竊觀今日之事，有不足慮者三，有未可喜者二，有可爲深憂者二。獻言者皆曰：近者金人跳犯畿甸，長驅深入，邊陲無守禦之固；全師重幣，將帥無邀擊之奇。封疆之臣，閉關而自保；朝廷之上，多疑而縱寇。講和之好已睽，用師之機屢失。三鎮之地既不與，親王之質猶未還。萬一出疆，後必爲患，又將何以待之？此夷狄內侵而邊備未嚴，爲可慮者。臣聞古之良將，若李牧之守雁門，魏尚之守雲中，皆以謹守封疆，訓練士卒，明烽火，遠斥堠，匈奴畏之，不敢近邊塞。陛下選將帥以守邊，治險阻以固圉，積粟治兵，實之塞下，則邊備何患乎不嚴？近年以來，費用無節，內帑之積久虛，太倉之粟不給，茶鹽之利日損，賦稅之法日壞。公私空竭，閭里蕭然。若求之于民，則民力已敝；若取之于官，則歲入有限，又將何以給之？此百姓久困而財用日急，爲可慮者。臣聞古之能臣，若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劉晏操其贏餘佐軍興，故能成漢業，振唐室。陛下罷不給之務，減無名之費，躬節用裕民之德，去蠹國傷財之政，用計數之臣治運之法，財用何患乎不足？軍政之壞久矣，自童貫起邊事，二十年間，西北之兵，逃亡散失，不可勝數。東南之兵，游手末作，不習武藝。一旦號召，至者無幾，驅之行陣，未戰先遁。後有緩急，豈可復用？此兵革未弭而士馬不强，爲可慮者。臣

聞古之名將，若韓信驅市人而下井陘，項羽以江東兵而破強秦，豈必西兵與素習，但將之得其術，則無不可用者。朝廷下募兵之令，高買馬之直，明賞罰以收人心，嚴軍政以厲士氣，付之良將，何往不克？則士馬何患乎不强？責之將帥之臣足矣，臣所謂不足慮者此也。獻言者又曰：陛下以節儉之德，躬自菲薄，服御或至澣衣，膳羞不嘗異味；去雕麗，焚奇巧，減製造，罷貢獻，其儉至矣。雖大禹菲食，文王卑服，何以過哉？誠可喜者。臣聞古之人君，徒能節儉，而無德以將之，則上或至于廢禮，下或至于甚隘。故魏君儉嗇，詩人有褊心之刺；漢元恭勤節儉，而優游不斷，卒壞宣帝之業。今陛下天性節儉，臣願將之以德。陛下自臨御以來，未明而求衣，日昃猶視朝，夜分而覽章奏，休假而御便殿，焦心勞思，忘寢與食，其勤至矣。雖大禹克勤于邦，文王不遑暇食，何以過此？誠可喜者。臣聞古之人君，徒自勤勞，而無道以揆之，則大或至于叢脞，小或至于伺察。故漢室帝王厲精政事，而失之于雜霸；明帝勤心不怠，而失之于慧察。今陛下躬行勤勞，臣願揆之以道。陛下鑑言路壅塞之弊，虛懷納諫，屈己求言，開不諱之路，杜羣枉之親；擇耳目之官，通幽隱之情。其聽言亦至矣。雖舜之好問，禹拜昌言，何以過此？誠可喜者。臣聞古之人君，徒能聽言，而無斷以行之，則雖有聽言之名，而無用言之實。故漢文帝知賈生之才，惑于絳、灌而不能用；成帝知王章之直，弗忍于王鳳而不能用。今陛下聽言已廣，臣願行之以斷。夫不能將之以德，則儉不中禮，其弊也固；不能揆之以道，則勞而無功，其弊也煩；不能行之以斷，則依違不決，其弊也惑。臣所謂未可喜者此也。夫人君之所以治天下者，有要道焉。正心誠意，公聽并觀，息慮以應萬變，虛心以照庶事，用宰相以董百官，用

百官以治萬民，優游無擾，垂拱仰成，此要道也。予奪自我，廢置自我，生殺自我，威福自我，大柄不假于人，勢利不移于下，此至權也。二者既得，則羣下不敢爲私邪，四方不敢爲欺蔽；可以不勞而成，無爲而治矣。今陛下有欲治之意而未知致治之具，知王道之要而未知大權之尊；有好言之誠而無用言之實，有兼聽之博而無獨斷之果。方且專事謙遜，深自晦匿，委政大臣，無所專決；遇事則可否不斷，聽言則善惡無擇；去邪未能無疑，賞善未能必用；或主于先入之言，或牽于大臣之私；知已行之非不能決，知國事之是未克行。執政專權，率意自私，不慎差除，罔卹公議。或非才而驟遷，或有罪而見庇，或衆所謂可爲而不爲。長此不已，日浸月滋，臣恐威權日替，聰明欺蔽，奸僞得行，言路壅塞。忠直者以孤特寡助而見斥，敢言者以沮毀損名而被遣。小人得以害君子，讒謗得以誣忠良。陛下孤立于上，臺諫備位于下，往日之弊未除，今日之患又甚矣。可爲深憂者此也。夫人君之所以維持天下者，綱紀法度也；所以厲世磨鈍者，慶賞刑威也。綱紀不立則國日削，法度不更則弊滋甚。爵賞妄施，則爲善者不勸；刑罰不中，則爲惡者不畏。四者之失，則萬事廢弛；好惡不明，四方解體，天下失望。此誠治亂之原，安危之機也。今朝廷樂因循之易而重于變更，務姑息之愛而憚于裁抑，以循常守故爲中和，以避怨參恩爲得計。綱紀弛而不振，法度壞而不修。進賢黜奸，未當于人心；發號施令，未孚于天下。冗濫不抑而奸邪未盡退聽，名器不慎而僥倖未盡革心。禮教不立，廉耻尚寡；誕謾未悛，風俗尤薄。臣恐國勢日以削弱，政事日以紊亂。內之不治，奚暇治外？近之不能，奚暇柔遠？何所以革前日之弊，何所以致中興之業哉？可謂深憂者此也。陛下以堯舜禹湯之資銳意圖治，而二三

大臣不能同寅協恭，輔成聖德，紀綱國體，使聖主獨焦勞于巖廊之上，而四方萬里無所觀瞻于下，是執事者之過也。伏願陛下益留聖心，思日孜孜，念其所當慮而終之以無慮，思其未可喜而終之以可喜，慎其所深憂而終之于無憂。使人主之勢日隆，朝廷之政日新。威權尊而下莫敢欺，紀綱立而人莫敢犯，可以使小人不斥而自退，可以使夷狄不戰而自服矣。惟陛下留神省察。《靖康要錄》卷六。又見《九朝編年備要》卷三〇，《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一五。

乞絕宦者請謁欺弊之原奏

靖康元年五月五日

伏睹四月二十五日敕，開封尹王時雍奏，奉御寶批，御前留住使喚西兵數內蔡宗等三人，開封府禁勘，並不曾劫盜。其捉事使臣范振亂捉平人，可依理施行。又言上件人係屬京畿、河北、河東制置使司盧功裔承宣下當直。又言今來止因被盜人暮夜錯認賊人頭面，以致范振涉疑收捉。又言近年官司類以「御前」二字劫持上下。今陛下以天下爲一家，六軍之衆，當齊以一法，不可更分御前使喚之人，以失其餘軍士之心。兼自權貴之家及諸局分多占蔽手下人，盜博縱恣，稍加繩治，反遭屈辱。懲革此風，誠在今日。又言待罪天府，不能戢盜，以此罪臣，孰曰不宜？奉旨放罪。臣嘗以時雍柔佞取容，阿諛順旨，不謂其遇事乃能條析詳明，抗直不撓如此。蓋陛下盛德兼容，能受讜直，故往時柔佞阿諛之徒，亦知革心，激昂自奮，知無不言，以副陛下求言之意。主聖臣直，此可爲陛下賀者。然臣

詳觀時雍所奏，非特自請待罪而已。其言捉事使人因被盜人錯認，涉疑收捉，則是范振非亂捉平人，無罪可施行也。其言近年官司類以御前二字劫持上下，及不可更分御前使喚之人；又權貴諸局占蔽手下人，則是近年宦官用事，凌轢百司，其弊皆若此也。范振宜在釋放，此事宜在懲革。今所降詔旨，但赦時雍所待之罪而已，至若范振則見取勘具案，所陳之弊，未有指揮禁戢，臣誠未喻。然臣又有深可疑者。夫以當直軍人犯公事，而乞降御寶；以被盜人錯認，而云亂捉平人；以宦者當直兵士而稱御前使喚，此皆可深疑者也。故奏請之臣，以微末私事，輒敢誣罔聖明，其罪固不可容誅，而陛下又爲之作御前使喚之名，特降御寶行下，則其失又甚矣。陛下往者下詔，有曰「不信任中人」。言猶在耳，今乃遽信其言，爲之委曲批降如此，謂之不信乎？陛下即位之初，內侍言恐懼畏避，不敢輒干以私。天下之人，謂之聖明。曾未數月，遽復爲此，深可怪愕。事有甚微，而所係甚大，不得不治其萌芽。至已著而言之，則用力雖多，不可救矣。若果行此，時雍第知雖有真盜，贓證不明，不敢復捕，而不知宦者之權自此浸盛，御前之名日以增重，而以私事求請御寶者，何所不至也？陛下之失，已無所及。自今若此等類一切杜絕，敢以私事干請御寶者，重置于法，然後正盧功裔誣罔奏請之大罪，明范振涉疑收捉之無辜。其時雍所陳懲革之風，嚴加禁約，庶幾抑宦者，尊主威，絕近習請謁欺弊之原，伸百司屈辱劫持之弊。不勝幸甚，取進止。《靖康要錄》卷六。又見《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九四（第七冊第六五四二頁）。

全宋文卷三〇五七

余應求 二

乞赦免管和李進奏

靖康元年五月五日

臣伏睹刑部關報，百姓管和、軍人李進，并爲撰造語言，騰播惑衆，各決脊杖二十。管和廣南編管，李進配沙門島。臣竊謂此二人所造語言惑衆之事，必涉重害，可以欺惑民庶，若不重行責罰，無以懲後。雖陛下仁慈寬厚，亦必威之以刑也。續又見報，乃得二人之語，因言守城未得功賞。管和云：「隨上皇走底健兒却轉兩三資，保護國家宗廟社稷却休。」李進又云：「李樞密奏下守禦人請受，却被徐相公諫了，知他爭了多少。」以臣觀之，此皆愚民無知之常談，豈足惑衆？別無奸惡，不須窮劾。若欲薄治，杖之足矣。今以重罪編配海島，使兩家之人分散流徙，此乃下死罪一等之刑，施于無知愚民，誠爲太過。陛下仁愛百姓，豈忍爲此？臣又聞往者八廂察事之人陰取民間語言、官司公事言之于上，却作訪聞行下。有司根治，謂之貌過。其情僞虛實，皆未可知，既下有司，官吏承望風旨，

無不附會煅鍊，證成其罪。能自辨明者，百無一二，中外患之。此于聖明之朝，所宜懲革者也。今管和、李進之事，必是八廂察事貌過。若果有此語，亦不足重罪也，況又有詐僞不可知者乎？或者二人意望功賞，爲此語言，冀察事之人言之，庶幾僥倖。或者察事之人與此二人有仇，自爲此言以中傷之；或者又有奸人離間宰執，故爲宰臣、樞府紛爭之語，以疑陛下之意。此皆不可知者也。爲陛下計，莫若置而不問。今既加以重刑，不可追改，至若編配之罪，尚冀陛下寬之。後有似此，亦乞聖明更加詳慎。取進止。《靖康要錄》卷六。

乞特賜黜責奏

靖康元年五月十日

准尚書省劄子，以臣言事迎合大臣，與外任河北知州郡。續准敕，差權發遣衛州。尋具狀奏聞，以罰未當罪，乞黜責。奉聖旨，所乞不行，疾速赴新任者。臣固當仰奉寬恩，即日就道，力自黽勉，以圖報效。以臣愚區區尚有所言，冒昧自陳，惟陛下裁擇。伏念臣一介寒士，宦中都十年，未嘗萌意進取。爰自今春虜騎犯闕，圍閉月餘，朝廷之上，講和、用師之機，兩無所決，中外汹汹。臣以忠憤所激，忘其狂妄，乞對便殿，面陳講和、用師之策，三鎮不可割之利害。不謂狂斐，偶合聖意，特加開納。後十餘日，金寇既退，遽有風憲之除。臣自揣于政府大臣無纖毫夤緣之助，必是陛下誤以前日之言，爲臣可用，首加親擢。及受職，以職事對，面奉聖語云：「卿昨以校書郎論事，嘉其忠直，出

自親擢，非爲大臣薦引。」則臣之遭遇陛下，可謂特達矣。在職踰兩月，凡九覲清光，每蒙戒飭。以耳目之司，不得觀望，假以詞氣，導之使言，則陛下之責臣，不爲不至矣。臣每思惟遇聖主，當可言之時如此，雖愚夫庸人，亦欲自竭忠直，以效拳拳，況如臣親被職擢之尤深者乎？若顧望而言，揣合時事以求售，而希進取，則是臣之罪也。是以奮不顧身，知無不言。雖譏切清躬，抵牾大臣，有所不避。章數十上，言皆可復。今月五日，以急速事乞對陳國家之大計，抑奸僞之已萌，語雖激切，而陛下無怒色，反復詳款，至于移時。最後一章，以養親乞出，懇請再三，而陛下堅不許。則陛下之能聽言，亦不愧于古之聖帝明王矣。臣退而自喜，田野愚儒，蒙被知遇，一至于此！雖魏徵之遇唐太宗，不足道也。甫更一日，而忠佞不同，謂臣迎合大臣，斥之外服，付以近郡。臣夙夜思度，聖恩雖厚，而于臣之罪，實爲未稱。夫迎合之語，固非臣之所敢辨。若陛下親自用之，親自棄之，臣復何憾？或者左右大臣于臣有不快，巧發微中，以投合陛下之意，使陛下一旦逐言事之臣，而臣受迎合之罪，此臣所以懷疑懼之心，欲止而終未能也。若當日所陳誤蒙聽納，如此，則未可謂之迎合；若聖意以爲迎合，則在所當謫。近地知州郡，非謫言者之故事。陛下新政，罰惡賞善，當明功罪，以勵搢紳。今臣有罪而不責，非所以戒狂妄也。欲望特賜黜責，以正罪罰。《靖康要錄》卷六。

乞官陳東還吳若舊職奏

靖康元年

臣仰惟陛下聖度如天，容受忠讜之言，未嘗少拒。雖舜之好問，禹拜昌言，不過是也。又取其尤者而爵賞之，導人使言。凡有知識，孰不竭愚畢慮，以貢芻蕘之萬一哉？近者太學生陳東首爲忠言，獻之闕下，皆國家大計，人所難言。姦佞惡之，肆爲浮言，以誤天聽。學官承指，幾欲屏斥，非賴聖明，獻忠者身幾危矣。太學生吳若數上書，議論不撓，言事者以爲鼓唱諸生，是致朝廷亦行罷黜。如此，則何以來天下之言？伏望睿斷賜東一官，還若舊職，以昭陛下容受忠讜之心。《國朝諸臣奏議》卷一九。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〇五。

論風俗由大臣倡導奏

靖康元年

臣聞大公至正之道，不行於時久矣。人懷私意，士失常心，廉耻道喪，名節不立，諂諛相夸，詐誕成風。以全身保位爲賢，以竭忠盡節爲愚；以奔競進取爲能，以恬退自守爲拙；以刻剝辦事爲有才，以重厚長者爲無用。廢直道而徇私情，背公家而任己恩；財賄交通於權門，侈靡濫溢於私室。憎廉潔爲矯詐，惡正直爲介僻；敢言者謂之狂妄，正論者謂之迂闊；奮不顧身者衆必沮之，賢有才者則

妬忌之。背君忘國，不啻路人。卑賤之態，甚於狗彘。禮教陵夷，風俗大壞，日益滋甚，莫可禁止。原其所以致此者，實用事大臣非其人，無以倡導之故也。夫大臣者，百僚之表，萬民之視效也。大臣欺君而罔上，故小臣誕謾以求合；大臣持祿以固寵，故小臣僥倖以求進；大臣貪冒而不法，故小臣並緣而爲姦；大臣聲色以自娛，故小臣奢縱以相高。夫公卿士大夫所爲若爾，欲望士行之正直，風俗之純厚，豈不難哉！作而興之，理若有待。陛下以甚盛之德，照臨百官，進用忠良，退斥浮僞；開公正之路，杜邪枉之門，抑僥倖之求，受讜直之言；節儉以化天下，憂勤以帥羣辟；破朋黨以消小人，用忠厚以進君子；勿昵於嬖幸，勿徇於私謁，勿間於讒諂。大公至正之道，復見於今日矣。昔者文王節儉正直，在位化之，《羔羊》之詩是也。今縉紳之徒，下至民庶，莫不化陛下節儉之德矣。至於在位皆正直，臣猶以爲未也。蓋朝廷之上名器未謹，號令未孚，好惡未明，賞罰未當，因緣僥倖者未盡斥，姦賊狼籍者未盡誅，冒恩濫賞者未盡裁抑，諂諛頗僻者尚或陰肆其謀，躁進苟合者尚或得請其私。背公死黨之習未除，附下罔上之風猶在。此而不革，何以爲治？願下明詔，申嚴訓飭，一有不悛，重置于理。庶幾士風丕變，民俗歸厚，以副陛下惟新之政。《國朝諸臣奏議》卷二四。又見《歷代名臣

奏議》卷一一六，《宋元通鑑》卷五八，康熙《廣信府志》卷二九。

論將相當同心協謀奏

靖康元年

臣嘗謂自古人君出應帝王之運者，必有同心一德之臣，以大公至正相與，去私情，由直道，謀議雖異不害其爲同，趣操雖殊而不乖於用。故能輔佐彌縫，經綸圖回，以定禍亂，以寧邦家，以立法度，以施政教，成莫大之功，定可久之業。請舉古事以明之。昔唐房、杜之相太宗也，玄齡每議事，必曰：「非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蓋如晦長於斷，玄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佐佑帝室。姚、宋之相明皇也，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歸於治，故能輔佐開元，治隆中興。夫三百年間，輔弼者不少，稱良相止四人。非唯君臣遇合之難，而輔佐之臣，協心共謀者爲尤難也。其次又有武夫勳臣，亦能體國徇忠、釋私忘怨者。若廉頗、藺相如之於趙，寇恂、賈復之於漢，郭子儀、李光弼之於唐是也。夫平居無事之時，執政大臣猶欲其同心如此，又況於艱難未定之時乎？武夫勳臣猶能釋私忘怨，體國徇忠如此，又況儒學之士，以道義相許，以公忠相望，以古人事業相期，本無怨隙嫌疑也？豈一旦各據勢位，遂乖素願，務徇其私，而固爲異同者乎？恭惟陛下以甚盛之德，撫中興之運，時否而望泰，法敝而望變，民困而望息，國危而望安；夷狄四侵而兵未解，財賦久匱而用益急；賢否渾殽而未辨，名器冗濫而未清；綱紀已弛而未振，號令數易而未孚。焦心勞思，忘寢與食。其憂勞天下如此，是宜執政大臣仰體至意，如

房、杜、姚、宋同心相濟，以圖治功之時，必無宿憾私怨，如廉、藺、賈、寇、郭、李之所存也。然而議論趣操，不能無異，要當公心正念，以大公至正之道相與，無置私情於胸中，則善矣。又況人之受才，自有限量，不可同也。陛下今所注意而任用者，不過一二大臣。以臣觀之，亦各有所短。吳敏失之怯，李綱失之果，徐處仁失之苛。失之怯者才不足也，其弊則優柔懦弱，而失事機；失之果者器不足也，其敝則勇銳於事，而或過舉；失之苛者識不足也，其敝則煩碎伺察，而失大體。若能各去其短，無任私情，無昵私惡，協心共謀，才不足者去其怯而克斷，器不足者去其果而謹畏，識不足者遠謀慮而務大體，庶可安靖邊境，爲中興之助矣。非特此也。种師道、姚古皆邊鄙老將，有謀略威望，可以倚任。初召師道，都人待之，如望歲焉。陛下既加信任，又畀姚平仲以節。平仲失利，非師道罪也。及姚古至，併與師道罷之，誠謂兩家世爲仇敵，不可并用。臣謂廉、藺、賈、寇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子儀、光弼握手涕泣，正在今日。陛下何不以此義喻之，而兩任之乎？兵革方興，老將氣沮，謀格而不用，非所以盡人謀也。欲望聖慈下臣此章，示將帥大臣，儻皆能如臣所云，陛下雖未能深居高拱，亦可少安矣。陛下更宜留意論相，以尊朝廷、安中國，以御遠夷，非特爲諸臣之幸，實宗廟社稷、天下蒼生之幸也。《國朝諸臣奏議》卷四八。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七，民國《弋陽縣志》卷一八。

論朋黨宜辨之於早奏

靖康元年

臣嘗觀李德裕、李宗閔各分朋黨，互相傾軋，因小以至大，因私以害公，終成牛、李之禍。文宗患之而不能去，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臣謂君子小人，其勢不兩立，猶如冰炭、薰蕕之不可并也。故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路則排君子，勢之必然，無足怪也。唯明君能辨其人爲賢爲不肖，其事爲公爲私，其言爲實爲誣，其心爲忠爲邪，則君子小人自判，而朋黨不足患矣。文宗，暗君也，不知察此而患不能去之，豈不謬哉！國家自元祐、紹聖以來，起朋黨之論，幾四十年，然猶假政事之異同以名之也。近歲尤甚，不問人之賢否，功罪何如，凡爲執政所引用者，皆指爲某黨。故有蔡黨、王黨之目，更相非毀，迭爲進退；不復顧國家之大體，唯恐其黨之不進也。又其甚者，蔡京一門父兄子弟之間，自分黨與，果何理哉？此弊不除，爲患甚大。陛下稟英睿之姿，奮剛斷，辨忠邪，進賢退不肖，必無疑貳。此君子道長，而小人退聽之時也，自今羣臣誰敢爲黨者？然而考之師言，揆之物情，咸謂一二新進大臣與前此用事者，議論不能無不協，趨向不能無少異，已有分爭之語，睽間之迹，浸浸不已，怨隙日深，非特不能用心輔陛下惟新之政，臣恐小人之黨日盛，而君子獨立寡助，朋黨之禍又甚於前矣。伏惟陛下辨之於蚤，壞植散羣，無使滋蔓。不勝幸甚。《國朝諸臣奏議》卷七六。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五六。

乞將相勿爭私忿早定和戰之計奏

臣嘗讀《六月》之詩，有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又有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蓋宣王既使文武之將征伐於外矣，若內無孝友之臣以與王居，則讒毀之言日至，忠謀不見用，雖有吉甫，烏能成其功哉？至唐穆宗則不然。裴度以元臣宿望出討幽鎮，烏重胤、李光顏皆一時名將，勢若甚易，而元稹用事，恐度有功，妨己進取，所畫軍事，皆從中沮壞之。故屯守踰年，迄無成功。夫內外之事相須如此，可不監哉！方今強虜入寇，四郊多壘，講和之計雖決，而金帛之數未足；兵將之勢已振，而師出之日無期。是宜內外之臣同心一意，共議國事，以雪耻辱之時也。而道路籍籍，皆言宰執大臣與將相異謀，朝夕誼爭，未有定論。審如是，豈誠心爲國者哉？夫和親征戰之說，漢廷臣論之詳矣。今日之策，未可偏廢。然金幣既不足，虜人必不肯退師；又三鎮三關之地，向以兵力寡弱，不得不姑從之。今諸將援師繼至，而城下要盟，神弗信也。若虜人必要金幣之足與三鎮三關之地，又豈得憚於用兵哉？陛下既以兵事委李綱與諸將矣，願詔執政大臣，以孝友張仲爲心，和以濟事，無爭私忿，先公而後私，庶幾大功可立。如或不悛，與夫妨功害能之人，當顯出之，求所謂孝友者而任之可也。雖然，戎馬在郊，城門未啓，中外不通，已再旬矣。和戰之計，亦宜早定。願詔宰執將帥僉議於黼座之前。使將帥出師與之對壘，然後遣辯士以利害、禍福、成敗、曲直與之言。若能休兵講和以繼

好息民，策之上者。苟貪憊而無厭，旅拒而不受，陛下雖欲勿戰，得乎？又況事直師壯，人有鬪心，以宗廟社稷之靈，何憂不克？所可慮者，窮寇遠來，自居死地，困獸猶鬪之時也。願更詔將帥持重應機，無輕接敵，以取萬全之策。不勝幸甚。臣一介書生，不知兵謀，忠憤所激，欲默不能。惟陛下財擇。《國朝諸臣奏議》卷一四二。又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三二，《歷代名臣奏議》卷三四七。

條畫利害奏

靖康元年

臣昨嘗面奏有治道之得失，時政之因革，及條畫當今利害文字。伏蒙聖慈令臣繳進。臣已進入訖。然臣區區之意，所謂治道得失、時政因革者，如盡復祖宗法度，兼用元豐、元祐之政，伏睹陛下已降詔旨矣；條畫利害，如追贈司馬光等，內侍依祖宗法罷廉訪使者，廢苑囿以賜貧民等事，陛下已施行矣。至於前日所條畫有未盡者，又不敢隱默。陛下虛懷聽納，篤於求言如此，若畏避嫌疑，有所懷而不盡，臣之罪也。謹具條畫如後：

一、近者太上皇帝東遊，遠涉江淮，冒犯風露，非所以保安聖躬。欲乞遣使奉迎歸京，深居宸嚴。陛下日奉四海之養，優游逸樂，永保盛福。

一、近年以來，凡有中旨，皆降御筆施行，稍似稽遲，置以不恭之罪。百司執事，奉行不暇。雖或違戾法憲，不敢執奏。又人臣啓擬，有法所不可者，取御筆行之，尤爲非便。欲乞自今陛下意所

欲行者，臨朝與大臣議之，毋降宸翰。非唯有司可以審覆違戾，庶幾權歸於上，杜多門之政，絕近習私謁僥倖之原。

一、古者文敝，掇之以質。近來文敝劇矣。欲乞純法太祖之道，尚質厚，從簡易，捐侈靡，去煩苛，以厲風俗。

一、古者國有建立更革，必集羣議，以從衆者爲高。自王安石行新法，詆異己者爲流俗，士大夫議論雷同，無所可否六十年。近歲尤甚。凡有所爲，獨建議者謀之，不復以利害可否詢於衆庶。欲乞自今軍國之事，博延羣臣，謀之廣廷，以盡下情，取衆所謂可者而行之，庶無敗事。

一、近來宰執並不見賓客，所得進者門下親狎。故人阿諛苟媚，以事干請。是以人材之能否，生民之休戚，國家之安危，邊鄙之利害，政事之得失，恬不聞知。欲乞令宰執許於私第見客，庶可廣詢世務。

一、君臣之間，欲上下交而情通。人臣獻言，尤所難者。陛下既已虚心屈己以來天下之言，欲乞每遇退朝後，開延賢士，賜坐從容，使陳治亂安危之本，古今興亡成敗之要；及令百司無問大小，各以本職言事，親加省覽，以進忠讜。

一、《春秋》書災異而不書祥瑞，所以示後世人君知警懼也。然以臣觀之，天下和平，民物安樂，年穀屢豐，乃爲上瑞。彼雲物鬼神之祥，禽獸草木之異，吉凶未定也。近年四方水旱盜賊不以聞，而表賀祥瑞，曾無虛月。欲乞自今應有水旱盜賊災異，毋得隱諱，其祥瑞之事，一切禁止。

一、祖宗官制簡而易行，流品有叙。自改官制以來，紊亂重複，今日尤甚。欲乞内外文武、内侍、伎術等官，並依祖宗舊制。或謂行之既久，未易輕改，則乞減省中都職事釐務及州縣冗員，以省邦用。

一、近歲名器輕紊，以恩倖除大學士者六七人，開府使相者十餘人，節度使以上無慮數員。若承宣、觀察、防禦、團練、遙刺之類，奴隸皆得爲之。欲乞例行追降。

一、西清官及三等職名，所以賞勞用賢。近來公卿戚里子弟，及朋附權倖，與夫以財利辦職者，起躐華要。乞盡行降黜。今後凡有功於國，有勞於民，其人之賢允衆議者，間除一二，以爲勸激。

一、諸路監司員數尚多，無益於事，祇增煩擾。乞憲漕之外，有可減者併之。如茶鹽、常平，自合漕司兼領。

一、燕雲之役，道塗之人皆知其不可，而邊臣喜功，不恤國事，唱爲此謀，以誤朝廷，罪不可貸。欲乞凡建議燕雲及後來以燕雲推賞者，並行追奪，以慰人望。

一、伏睹祖宗肇造區夏，佐命功臣，封以王爵可也。近世褒寵大臣，假以王號，尤紊憲章。欲乞降爲國公。

一、戚里後宮之家、公卿貴游子弟以恩幸進，及士大夫交結中貴，列職朝著者尚多。欲乞澄汰，以清班列。

一、近歲御前應奉有勞，上書文理可采，及特赴殿試之人，皆一時權幸干請。欲乞追奪，或勒令致

仕，不理官品。

一、天下錢糧，祖宗時盡總之三司使。自改官制以來，錢穀散漫，不盡屬戶部久矣。近世中人總領，名色尤不一。欲乞令天下錢糧盡歸戶部。

一、軍政久壞，邊備不修，將帥不遴選，兵卒不訓練。欲乞以老臣知軍務者爲樞使，以祖宗之法修軍政。復邊備，訓練士卒，遴選將帥，置之京師，以待一旦之用。

一、自陛下臨御以來，雖降霈恩，然民間未受實惠，而召兵四方，不無煩擾。伏乞應民間夏秋二稅，只納本色，其餘無名科率，盡皆放免，和、預買，並乞先次支錢。今年以前，倚閣賦稅不許監司再行催納。諸州上供，亦乞參酌近年中數，特加減損。

一、茶鹽法雖罷立額減鈔錢，然民間猶未便也。欲乞講畫，取利民便國者行之。

一、常平法行之既久，散多納少，其法浸壞。今若收之，則詭名挾戶，有籍無人，不過監、保正長地分人均納，民間重困。欲乞自今年以前應未納常平錢穀，並可放免。今後只以見在錢穀願請者給之，不須比較年例，更行賞罰。

一、免役法雖爲便民，然所募皆游手姦猾。既給雇直，又復受賄，而保正長等又復有等第者爲之，則是既出雇錢，又不免差役矣。兼衙校之類，多是借產業抵當，率不過數百緡，而差押官物，或多至萬緡。失陷侵盜，家業不足以償。欲乞參酌祖宗法制，重行修立。

一、市易抵當與民爭利，所得不償所費，失體尤甚。欲乞減罷。

一、近年以來，賜第之家相望於京師。欲乞非國戚主第者，並行拘收。雖係國戚主第而奢侈過制者，改賜小第，仍徹去之。

一、臣寮之家，所得御筆詔札，例皆建閣，僥覲恩澤。欲乞並令繳納朝廷，其閣毀拆。今後不得輒有陳請。

一、近歲公卿大夫，下至庶寮，玩於安逸，專事游燕，家置聲樂，沉湎無度。內則荒亂心術，外則隳廢職事，尤壞名義。陛下既以聖德化之，羣臣自當革心。欲乞更加訓諭，其或不悛，重行竄棄。

一、士大夫名節不立，行義不修，專務奔馳，投獻自媒。欲乞選擇端靖有守之士，置之列位，及招山林遺逸，以爲臺諫。

一、儒生問學，不根本原，專尚浮華，互相蹈襲。欲乞復祖宗制科取士，及兼用先儒傳注義理之學，當以人心所自得者形之於文，不可斷以一說，以誤後進。王安石今之臣子，豈宜列位於先聖之次？乞降從諸儒之列。

一、緇黃之徒，不耕不蠶，耗蠹衣食，員數浸廣。常住田產，富於農民；飲食服用，侈埒王侯；甚者招姦利、無行業。欲乞省併寺觀，十存二三，並作十方，不得甲乙住持。無敕額者並行拆去，常住田產存留一半，其餘納官，召人租佃，留爲養兵之費。逐年課試，及恩澤撥放出賣度牒，並行停罷。戚里後宮及大臣之家，並不得置墳寺，只以人戶守冢，復其冢如古之制。減僧道等員，

其強壯者任便歸民。庶幾生齒寢繁，戶口日衆，以副務農重本之意。

右件如前。臣區區之意，欲言者久矣，厥路無由。伏遇陛下英斷聰明，虛懷聽納，故敢忘其固陋，輒自罄竭。欲望采擇其中者，誠以守之，斷以行之。庶幾期月之間，可見太平。冒犯天威，罪當萬死。《國朝諸臣奏議》卷一五〇。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四五。（以上王曉波校點）

全宋文卷三〇五八

黃 元

黃元，眉州（今四川眉山）人，元符三年進士。見嘉慶《四川通志》卷一二二。

中江縣修學宮記

中江□梓之屬邑，然疆域之廣，延袤三百里，□□□富幾至二萬餘，據西蜀之要，爲通邑大都。山川下缺築於治舍之西隅，度材興工，皆自臨視，凡五旬而成。殿堂齋室，下至門廡，皆有程式。翼翼將將，不侈不陋。既落成，帥諸生而語之曰：「古人有言，化民成俗，其必由學。觀三代而上，庠序學校殆徧於鄉里州黨之間。夫豈不知養民者莫先乎桑麻稼穡，治民者莫急乎簿書獄訟，而乃皇皇焉篤意於此，寧或後其所先而緩其所急，何耶？蓋以謂道德性命出於天理，非學不能造其原；詩書禮樂具於人文，非學不能該其末。舍是而望教化之行，未見其可也。故廢於鄭而有《子衿》之刺，其詩則曰『子寧不嗣音』；修於魯而有《泮水》之頌，其詩則曰『言采其藻』。嗣音則始學之事也，采藻則成

材之況也。方其始學，則絃歌誦詩，以至乎應對進退之末不可廢；及成材，則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充積於中者自可欲之善，爲可久之德；發揚乎外者自可見之行，爲可大之業。推以致君澤民，其功利孰禦焉。是非有他，惟有志者勉之而已。誠如是，則學之修豈小補哉！」既以語諸生，乃屬余志其略云。嘉靖《潼川志》卷一〇，抄本。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三三。（劉琳校點）

蔡莊

蔡莊，泉州晉江（今福建泉州）人，確子。徽宗時，以兄懋得倖，擢爲侍從。宣和初，任兵部侍郎。歷知潁昌府，除徽猷閣待制。建炎二年，言者論其比守潁昌，奴事宦官李彥，無所不至，詔落職。復起爲顯謨閣待制，奉祠。四年，再落職。見《宋會要輯稿》崇儒六之一一，《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五、三九。

先父墓道御題碑首乞許建閣奏

宣和二年四月十六日

先臣墓道，先蒙賜題碑首。近日大臣及從官被受御書，例皆建閣。伏望錫之美名，依故相何執中、劉正夫家已得指揮。《宋會要輯稿》崇儒六之一一（第三冊第二二七四頁）。（劉琳校點）

陳 禾

陳禾，字秀實，明州鄞縣（今浙江寧波）人。元符三年進士，累遷太學博士，擢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遷左正言，除給事中。後謫監信州酒。歷知和州、秀州，調舒州，命下而卒，謚文介。著有《易傳》九卷、《春秋傳》十二卷、《論語解》十卷、《孟子解》十卷。《宋史》卷三六三有傳。

劾黃經臣疏

怙寵弄權，誇衒朝列。每云詔令皆出其手，言上將用某人，舉某事，已而詔下，悉如其言。夫發號施令，國之重事，黜幽陟明，天子大權，奈何使宦寺得與？臣之所憂，不獨經臣，此塗一開，類進者衆，國家之禍，有不可遏，願亟竄之遠方。《宋史》卷三六三《陳禾傳》。（羅國威校點）

任 熙 明

任熙明（？——一二二六），大觀中爲秘書省校書郎。政和初歷起居舍人、中書舍人。進直龍圖閣、知

號州。四年，遷集賢殿修撰、知河陽。五年落職，提舉華州雲臺觀。後仕至徽猷閣直學士、通議大夫。靖康元年卒。見《宋會要輯稿》禮一四之七二、禮三四之八、運歷一之二五、職官六八之三五、職官六八之四一、選舉三三之二八。

乞依故事躬耕籍田奏

政和元年九月

臣聞古者天子親耕，后親蠶，以事天地宗廟，其禮甚大，故聖王務焉。本朝端拱、明道中，太宗、仁宗嘗親耕于東郊，事載國史，人至于今頌之。然東郊實諸侯禮，則祠壇之位未正也。暨我神考稽古制治，度地國南，肇開籍田，是正祠壇之位，然公桑之制未備也。乃者陛下訓勅有司講求公桑制度，築蠶室，置蠶官，其制備矣。舉而行之，其不在茲時乎！夫躬耕帝籍，先王之盛禮也，後世常難之，何哉？臣嘗考國朝耕籍儀注，一準郊例，故後之議因憚其勞費，以爲難行，遂爲闕典。臣竊伏思神考既正王籍而未遑三推之事，意者留以待陛下述而成之爾。天錫陛下聖智，紹休前列，凡熙寧、元豐意有欲爲而未臻厥成者，詢求講究，細大畢舉，緝熙遵揚，昭示達孝。雖舜循堯道，武廣文聲，無以尚茲。臣愚伏願陛下時命諸儒，刺經謀議，參酌故典，不牽不拘，用適厥中，省其文而務其實，略其儀而致其禮，然後發德音，下明詔，將以某年某月涓選令旦，舉端拱、明道之故事，躬執耒以勸天下。則不特希闕盛典復見於今，而陛下繼志述事、恢張增飾遂臻乎不可加矣。茲天下之幸願。取進

止。《政和五禮新儀》卷首。

乞諸路以見閉場務利害奏聞奏

政和六年十二月

天下衙前支酬重難、諸路公使捕盜賞錢等，並以坊場錢應副，然場務有因水患或道路僻左、商旅不至則停閉者。以京畿、河北等七路會之，計二千有餘處。欲望聖慈專責諸路提舉，將見閉場務詳究利害，措置相度可與不可移置或行合併，具事狀保明以聞。《宋會要輯稿》食貨二〇之一三（第六冊第五一三九頁）。

諸路旁通檢察事奏

政和七年十一月

戶部右曹掌常平免役敕令，大觀中，被旨頒降旁通格式，令諸路提舉司每歲終遵依體式，具實管見在收支，編成旁通，次年春附遞投進。又本部取諸路錢物之數，編類進呈。殆將十年，未嘗檢察鈎考，以見金穀之登耗盈虧與提舉州縣官之能否勤惰，幾爲文具。竊見政和六年旁通，其間違戾隳廢者凡七事：一、俵散常平錢穀，隨稅斂納，去歲未納數多路分。一、常平糴穀所糴數少路分。一、農田水利堙廢，無措置興修路分。一、市易歲終收息數少路分。一、抵當歲終收息數少路分。一、熟藥歲

終收息數少路分。一、免役錢依去計一歲募直應用之數，立爲歲額，多準備錢不得過一分。有不敷準備錢，却有準備錢過歲額處。如有逐件違犯，即是官司違法。緣旁通冊內並不曾開說，乞委官遍行點檢，因加賞罰，以示懲勸。《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三之九（第四冊第三二七八頁）。

教授題名記

蜀爲西南巨屏，繇漢以來，號爲多士，莫盛於眉、益二邦，而嘉定次之。《方輿勝覽》卷五二。（以上郭齊校點）

蓋 嶼

蓋嶼，政和初知崑山縣事。

慧聚寺山圖序記

政和元年十一月

慧聚，二浙之名刹〔一〕，肇跡于梁天監中。耆舊互傳〔二〕，昔者法師慧嚮駐錫茲地，謀建塔廟，

力所未給。精切誠至，俄有鬼神之助。一夕，雷電大作，怒風惡雨，明而視之，宏基崛起，殿之階是也。觀其哀礪礪，積欹嵌，在蒼崖崇崗之垠，直逾引繩，方邁截矩，剖剗鏤鏤，了無癢痕，隱隱隆隆，頽然似巨鰲之俯伏，不欹不頗，背負柱石，殫巧窮妙，信非人力之可致。是以自時厥後，馬奕蟬聯，月增日崇，底今大備。寺之疆境，據崑山之西北，寶勢屹嶭，依馬鞍山繚繞而上，高七百尺，茂林修竹，松檜藤蘿之隙，又有靈苗佳卉，珍叢秀蔓，自紅自綠，霜霰弗凋。佛宇僧舍，疏曠爽快之處，蔽紅陰而翳綠影者，棋布櫛比，幾三千楹，經畫締構，工□□□，乃若躋躡煙霞，偃仰風月。軒堂亭榭，臺閣樓觀，往往橫跨傑出，旁峙挺立，若鳥之翔，如獸之蹲。甚者架虛排空，玲瓏縹緲，層層疊疊，銀硃金壁之相耀，乍顯乍晦于翠雲紫靄之顛。加以巨海處其左，重湖居其右，俯瞰淞江之涵湧，側顧揚山之巘岼，朝化暮變，供秀氣而借清光，指掌之間，四望百里，真天下奇壯雄偉之觀也。然而姑蘇一隅，地極僻側，弗類乎杭之天竺，潤之金山，當冠蓋之衝，臨車航之會萃，乃非凡之勝概，包蘊停蓄，止見于近，未聞於遠。量彼較此，爲之不平。適主事僧法同刻圖于石，踴躍執筆，從而道其始末，庶或流派傳之四方。且俾好事者燕坐几席，仿佛乎登朱橋，步碧砌，審衆水之環山，想孤峰之擎寺，必稱其灑落峻峭，蔑一點埃壒之氣，可以儔天竺，儷金山，並駕而同馳，靡分先後，蓋亦揚善成美之志也。雖然，模之于畫，述之于書，寄象寓數，特其糟粕。殆有畫之書之莫窮莫盡之妙，潛藏默喻于象數之表，觀者自得。斯圖也，豈徒誇詫是招提而已耶？因以見國家太平一百六十年之盛，神功聖德，格于上下，覆護函毓，無垠無涯。故茲山邑水鄉，幽閑荒陋之地，尚克關紆舍而集

緇徒，爲民祈福，有如是居，有如是景。嗚呼休哉！政和元年十一月旦，知縣事蓋嶼記。《吳都法乘》卷一〇上。又見淳祐《玉峰志》卷下，康熙《崑山縣志》卷一〇，同治《蘇州府志》卷四三。（吳洪澤校點）

〔二〕二：原作「一」，據《玉峰志》、康熙《崑山縣志》改。

〔三〕互：原闕，據《玉峰志》補。

靳 芑

靳芑，徽宗時人。

重修三清殿記

政和元年六月十五日

天聖觀蓋唐聖祖降真之地，形勢壯偉，甲於河東。其中三殿岌然，先後鱗比，其一曰老子，次曰三清，次曰三皇，而六帝侍焉。自唐迄宋，日月寢久，風蠹雨壞，櫺宇隳圯而彩色剝落，不飭不嚴甚矣。垣壁頽缺，洞然四達，蒿萊荒其庭，牛羊牧其側，不蠲不虔甚矣。黃冠星居，殊趨異食，而害教爲甚。其給田也多，其輸租也薄，而積弊爲甚。縣宰公孫公因致祭祠下，嗟其荒涼不治，遂慨然命工，完飾腐敗，革去弊事，而咸與惟新。棟宇崢嶸，楹桷丹碧，向之不飭不嚴者，變而輪奐，環以垣

墉，剗其蕪穢，向之不蠲不虔者，變而肅潔。葺齋庖以同其食，闢道堂以一其居，向之害教者去矣；增一歲之課，益數倍之利，向之積弊者斯除矣。於是諸道士相謂曰：「公孫公可謂賢哉！新吾之宮，輯吾之徒，利吾之衆，援吾之教，俾過者生恭，入者生恪，起四方歸仰之誠心，其爲功豈小補耶！扶持吾道，既衰而復興者，實自公始。茲成事也，不可無紀述。」顧謂靳芑書之。政和元年六月望日記。《龍角山記》，影印正統道藏本。又見《道家金石略》第三一九頁。（吳洪澤校點）

范 域

范域（或作械），洛陽（今河南洛陽）人。程頤門人。頤之喪，洛人畏入黨，無敢送者，祭文唯域等五人。歷金部員外郎，政和中累官奉議郎、權發遣提舉京西南路常平等事。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六八之一三、食貨五三之二一，《宋元學案》卷三〇。

乞立常平免役法奏

政和二年五月

紹聖常平免役令，諸納義倉穀而稅應支移者，隨稅附旁送納，仍準數以本處省稅穀對換。無稅倉處，截留下等戶稅。近年轉運司多將省稅量度闕剩，更互支移非要便縣分。契勘逐縣每料合納義倉之

數，並依無稅倉例，截留下戶稅，使就本處送納。伏望下有司立法。《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三之二一（第六冊第五七三〇頁）。又見同書食貨六二之二四（第七冊第五九六〇頁）。

隨州大洪山十方崇寧保壽禪院第一代住持恩禪師塔銘

並序〔二〕

政和三年四月

昔曹溪付法於青原，實爲嫡嗣，五傳而有洞山价，又傳而有曹洞寂。由是曹洞一宗，如懸日月，其道尤孤高峻潔。自昔嘗難其人，至大陽明安禪師，寧其宗絕，不輕印可，乃以衣履屬浮山圓鑑。鑑晚得投子青禪師而後付之。世俗謂青非親授，不知聖無先後，以契爲傳。其所從來，若執券相質，貫珠相承，蓋有冥會，非偶然者。投子既復振斯道，而後異人間出，大洪禪師乃其法嗣也。師諱報恩，其先衛州黎陽劉氏，世以武進，家喜事佛。其母牛氏初禱子，夢佛指所謂阿羅漢者界之。既妊生師，果有殊相。嘗遇異僧若化身者，撫之曰：「我輩人也。」熙寧九年，未冠，舉方略擢第，調官北都。忽喟然歎曰：「是區區者，何足以了此生？願謝簪紱，求出世法。」有司以聞，詔詰其故，師云：「臣祖死王事，顧無以報厚恩。惟有薰修之功，庶資幽冥之助。」制曰可。師先名欽憲，神宗皇帝親灑宸翰，改賜今諱。於是就禮北都福壽寺僧智深，爲祝髮。師既受具戒，遊歷諸方，謙約退靜，枵然山

澤人也。聞青禪師之道而悅之，乃往依焉。青識其法器，師一日凌晨入室，青問：「天明未？」師曰：「明矣。」云：「明則卷簾。」師從之，頓爾開悟，心地洞然。遂以所得白青，青韙之，留侍巾匜，頗有年數。逮青順世，又從圓通、圓照二禪師遊，二公甚器異之。丞相韓公尹河南，延師住持嵩山少林寺。席未暖，紹聖元年，詔改隨州大洪山律寺爲禪院。人謂大洪基構甚大，而蕪廢已久，非有道德服人，不可以興起。部使者奏請師住持，已而丞相范公守隨，復左右之。師普施法雨，遠邇悅服。於是富者薦貨，貧者獻力。闢荆蓁蓬藿之場，爲像設堂皇；化豺狼狐狸之區，爲鐘魚梵唄。而又以其餘建戒壇，掩枯魃，更定禪儀，大新軌範，由是大洪精舍壯觀天下禪林矣。崇寧二年，有詔命師住東京法雲禪寺，從駙馬都尉張公請也。師志尚閑遠，安於清曠，曾不閱歲，懇還林澤，朝廷重違其請，聽以意徑詣嵩山，旋趨大陽。屬大洪虛席，守臣念師之有德於茲山也，五年，再奏還師於舊。固辭不獲，復坐道場。凡前日之未遑暇者，咸彌綸而成就焉。師勤於誨勵，晨夕不倦，緇徒輻輳，幾三百人。既遐振宗風，而自持戒律甚嚴。終身壞衣，略不加飾。張公雖嘗奏賜紫方袍，卒盤辟不敢當。故權貴欲以師號言者，皆無復措意矣。政和元年六月初一日示疾，七月十四日，僧問：「師久演直諦，冀垂一言。」師舉目示之，又問：「師將生西方耶？」師曰：「超方者委。」又問：「畢竟生邪，死邪？」師曰：「間不容髮。」言訖，趺坐而逝。留三日，儀相如生，咸至瞻禮，罔不讚歎。二十五日，葬於南塔，師異時欲築室退居之所也。俗壽五十四，僧臘三十六。度弟子宗言等一百三十一人，嗣法出世者，慶旦等一十三人。有《語錄》三卷，《集曹洞宗派錄》三卷，《授菩提心戒文》一卷，《落髮

受戒儀文》一卷，并傳於世。惟佛之道，未嘗有起滅興衰也，然必付之豪傑之士，然後足以發明秘奧，津梁後來。苟非其人，道終不顯。若師以絕俗之姿，薄功名富貴而不爲，振衣塵外，高步妙峰，使斯人知所歸向，名聞天下，言立後世，嗚呼，可謂盛矣！銘曰：

祖提心印，惠於後昆。曹洞承之，與祖同源。源深流遠，亶亶諸孫。惟大洪老，爲世導師。蟬蛻冠綬，毗尼焉依。法雷既震，聞於九圍。實作司南，衆乃弗迷。闡教利物，爲時一出。出沒者渠，非生滅質。其來無迹，其去無還。光風霽月，依舊雲山。嘉慶《湖北通志》卷九一，清嘉慶九年刻本。又見民國《湖北通志》卷一〇二。（以上吳洪澤校點）

〔二〕此文作者范域未知是否與程頤門人范域爲同一人，姑附于此。

閔文叔

閔文叔，洋州（治今陝西洋縣）人。建中靖國元年進士。見雍正《陝西通志》卷三〇。

洋州念佛巖大悟禪師碑

昔唐代宗時，有聖僧焉，姓張氏，名法照，興勢縣大瀛里人也。少捨家爲沙門，證定慧力，入於神通。嘗遊廬山，適南岳，得法而歸，在此巖上庵居泉飲，日夜專念阿彌陀佛。每念佛時，常化佛空中顯現，聲不加大，聞於長安，天子乃遣使者以禮迎之。既至，賜號爲「供奉大德念佛和尚」，又號「五會念佛法事般若道場主國師」，而天子承教焉。初，法照居廬山，入正定，至極樂國，見蒙惡衣侍佛者，佛告曰：「此衡山承遠也，出而求之。」乃之南岳，見長老承遠居巖石之下，羸形垢面，躬負薪樵。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俾得以疾至，故示專念，書塗巷，刻谿谷，率勤誘掖度援於衆，是爲教魁，其徒至萬計。法照乃從學而專教天下，故作五會念佛法事，依《無量壽佛經》，廣說偈頌，以專念爲教體，其中亦聞無生忍法。至是乃言其師南岳大長老有異德，天子南嚮而禮焉。度其道不可徵，乃名其居曰般若道場，以尊其位。德宗皇帝讚法照曰：「性入玄妙，得念正真。悟常罕測，諸佛了因。」帝又問曰：「佛留法法，衆生皈依何門？」法照以偈答曰：「諸佛在心頭，迷人向外求。內懷無價寶，不識一生休。」帝乃大悅，經讚廣布流行。法照在長安居章敬寺，每入城邑聚落，常以布施揖衆念佛，從化者甚多，至不可計，莫不奉持齋戒。厥後城中有一屠者，爲失利養，起嗔恨心，袖刃而來，將不利於法照。時法照以他心智知其心念，謂屠者曰：「爾欲墮入地獄耶？而來害我。」屠

者愕然，棄刀於地，悔過作禮，願從念佛，念之數聲，奄然立化。法照亦結跏趺坐而入圓寂，勅謚大悟禪師。是日在彼歿已，此張氏家明睹其形容，須臾乃現神變，隱身巨石之中，遂不復見焉。嗚呼！法照禪師者，其西方之聖人乎？不然，何以遊神彼國，行化此方，度惡人於須臾，現色身於沒後，神變自在無礙也，由其當時念佛於此，故世記此巖，以「念佛」名之，又從而構立祠宇焉。迹其道場之處，□入巖殿之後，有草庵基其經行之地，則今山徑之□有錫杖泉。其遺教則有五會念佛法事，其遺像則此殿壁之上有古所畫法照行像。至今郡人每歲以仲夏六日致祀於是巖，四衆集會是日，能使疑者信，慢者敬，斯以威德神化所感而然也。或曰：「既聖矣，猶現行念佛者以何義耶，復以何義專念阿彌陀佛耶？」曰：「以勝義觀，則無去無來，無生無滅，非有漏，非無漏，非有爲，非無爲。方維上下，無所不在，過現未來，無時不存。以太虛空爲法身，以妙真如爲覺性，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故經曰：「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以世諦言，則有因有果，有修有證。有三十二大丈夫相，八十隨形好，可見之色；有六十美妙友音，可聞之聲；有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解十八不共法爲成道相；有三乘十二分教爲說法相。所在之處有十方，所出之時有三十，成就淨土，揖授衆生，名稱形相，皆爲福田。故經曰：「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以成佛道。」二種理趣，非合非離，非一非異。離有無邊，是謂中道；捨斷常見，是謂□觀。是故智者隨以空性觀於如來，而以不捨諸有爲法，行佛隨念，此法照所以現形念佛之義也。十萬三世，一切如來，名號無數。至於功德威身，辨才智慧，證入法界，成就無上正等菩提，則一如來所能

具足。如是作意，專念一佛，則爲普念一切諸佛。以經考之，西方去此十萬億佛刹，有世界焉，名曰極樂。彼世界中，有如來名阿彌陀，誓願洪深，修行廣遠，功德莊嚴，淨土慈悲，濟度衆生，推本往昔，過無數大劫。初心修行菩薩道時，於世間自在王如來所法無上正等覺心，具揖二十一億清淨佛土，廣發四八種殊勝大願，如實安住，種種功德，修習如是。菩薩行時，經於無量，那由他劫，初未曾起三毒五欲，住三解脫門，行六波羅蜜，復令無邊諸衆生類住無上道，起諸妙行以至成佛，皆不可以語言分別之所能知。積集如是，不可思議，無量功德，乃取正覺。成佛已來，於今十劫，現在說法，無量菩薩及聲聞，衆恭敬圍遶，左觀世音、右大勢至二大菩薩，而爲上首彼佛如來，光明無邊，十方普照，壽命無量，一國皆同，故名阿彌陀，又名無量壽佛，有異名謂無量光彼世界中，稱寶嚴飾，香花充滿，無三惡，無八難，所有衆生皆如自在天，所有菩薩皆住不退地，無有衆苦，但受諸樂，是故彼國名曰極樂無邊世界。諸佛如來皆共稱讚阿彌陀佛所有功德，他世界中，若有衆生聞彼佛名，生淨信心，能如十六觀行修行，迴向願生彼國者，隨願得生，永出輪回，終成正覺，雖下品者，亦正聖果，此法照所以專念阿彌陀佛之義也。且三歸六念，以佛以先，一稱南無佛陀，善根無盡，況能專念者乎？法照以此教人，蓋得其要矣。我願以此法門示之衆人，傳之後世，使聞之者皆發信心而歸正覺。是故立石此巖，而述其事義以記焉。

康熙《漢南郡志》卷一八，康熙二十八年刻本。（吳洪澤校點）

全宋文卷三〇五九

黃唐傳

黃唐傳（？——一一五七），一作唐傳，字堯翁，福州閩縣（今福建福州）人。崇寧二年進士及第，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汴京陷，盡取玉牒獻於金帥，金人以爲事務官。張邦昌僭號，差權中書舍人。高宗登極，除直龍圖閣，守起居郎，尋遷中書舍人。建炎三年，罷爲徽猷閣待制，奉祠。紹興三年，呂頤浩爲相，薦起試給事中，曾暫權翰林學士。御史劾其諂附宰臣黃潛善及受僞命事，罷除徽猷閣待制，尋落職，仍提舉宮觀。秦檜久抑之，紹興二十六年始復徽猷閣待制。次年六月卒。見《淳熙三山志》卷二七，《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一二、二一、六三、六七、一七一、一七七。

乞重守令之選并假之權奏

紹興三年四月己丑

承流宣化，責在守令。今郡守之任，患在不久，縣令之選，失之太輕。乞自朝廷立法，自今郡守未終更，非實有故者，不得輒請宮觀。凡大邑，非歷官有顯績，及曾經朝廷陞擢者，不許除受。以次

小邑，亦令吏部先選通判以上資序，次選曾任知縣無過犯人。既重其選，必假之權。凡文移自上而下，有不便於民者，聽以己見立議，申監司郡守；即有沮抑，徑申尚書省。兩更大邑有善狀者，得選除郡守；兩更小邑有善狀者，得選除通判。凡守令治行尤異者，並不次擢用。庶人思自奮，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不然，徒責州縣奉行詔書，而望其治效，臣未見其可。《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四。

乞稍復武舉奏

紹興三年六月庚子

陛下將以武遏亂略，而所用非所試。願詔有司稍復武選之格，酌三歲科舉取人之數，以三分之一待武士，互保應舉，如文士法。其程試，先以射藝決去取，次以兵策第高下，中第者注縣尉。他日有統兵官闕，並先選武士。《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六。

乞詹義叙位繫銜在己先奏

紹興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新除給事中詹義在宣和間已任給事中，其年德望實俱出臣右。雖今除授偶在臣後，若依今爲序，臣實不遑安，望許叙位繫銜在臣之先。《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一二六頁。又見《宋會要輯稿》儀制三之四六（第二冊第一八九四頁）。

乞詳議罷都轉運司利害奏

紹興三年八月十六日

祖宗以來，置發運使，非特運江淮之粟，兼責委催發六路上供錢物，以防諸司移用。昨因言者乞罷發運使司，後來上供錢物頓失拘催。避發運使之名，改爲都轉運使司。蓋諸路轉運司各移一路，專以移用本路上供錢物爲事，都轉運司專收簇上供錢物。今內外臣僚復乞罷都轉運司，乞下吏、戶部詳議利害。《宋會要輯稿》食貨四九之四〇（第六冊第五六五三頁）。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七。

論不宜罷江浙等路轉運司奏

紹興三年八月戊申

自置司以來，催發上供，所增錢三十餘萬緡，黃金千五百餘兩，米二十二萬斛，絹二十餘萬匹，綿亦稱是。不知何名而遽罷之？若罷此司，而上供愆期，定復分遣郎官四出催刷，是徒爲擾擾紛紛，虧損國體，利害甚明。望賜詳酌。《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七。

乞禁因上書言事告訐他人過失奏

紹興三年八月己酉

近下求言之詔，未聞有畫一奇、出一策者，而告論州縣及訴人之過則多有之，此非陛下求言本意。望降詔旨，應自今上書言事毋有所諱，惟不許因書告訐他人過失。《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七。（以上劉琳校點）

蔡 佃

蔡佃，字耕道，興化軍仙遊（今福建仙遊）人，襄孫。與弟伸、佃入太學，俱有聲，時稱「三蔡」。崇寧二年舉進士，廷試唱名第一，蔡京抑爲第二。後星變，上疏極論宰相非其人，宜黜之以應天變，坐責監温州酒稅。政和中，歷提舉淮南西路常平，遷直秘閣、提點兩浙路刑獄。宣和初，爲集英殿修撰，知秦州，進直龍圖閣、知亳州，至徽猷閣待制。靖康元年，臣僚論其爲蔡京近屬，謫筠州居住，移梅州。見《宋史》卷三二〇《蔡襄傳》，《宋會要輯稿》選舉三三之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職官六九之二四、二六，道光《福建通志》卷一四八、一八一。

乞量立燕犒貢士錢數奏

政和七年十一月

諸州每年秋季依學法燕犒貢士，逐州支使錢數不多，別作名目，費用過當。乞量立錢數。《宋會要輯稿》崇儒二之二九（第三冊第二二〇一頁）。（劉琳校點）

黃遠

黃遠，廣西右江溪峒首領。政和三年，與管下州縣溪峒首領納土內屬，宋朝賜官武經大夫、廣南西路都監、知賓州。見《宋會要輯稿》蕃夷五之九三。

獻納右江溪峒奏

政和三年三月

伏自陛下登寶位以來，尤著意於南方，而夜郎、牂柯之民一旦盡歸王化，俾遠人皆有蟻慕之心。故邕州管下右江化外之人咸欲款塞歸明，願爲王民焉。爰自右江溪峒州縣與外界蠻獠地鄰相接，煙戶相望，僅五十餘處，凡省地州縣邊環外界迤邐深入，共四百五十餘處，州蠻落疆封周幾萬里。臣與管

下州縣峒首領情願將本國印記并諸州縣銅印記、地土及首領戶口獻納，盡歸皇化。乞依特磨道富州例給賜官班、衣襖、印記與臣，依舊部轄管下州峒首領住坐，永爲省民，守禦邊疆，逐年將氍毹赴官中賣，稟聽州寨緩急使喚。如向去臣與管下首領犯朝廷恩德，在臣甘受誅戮。伏望朝廷早賜差元陳獻自杞等州邕州進士黃光旼并上隆州黃遠等，前來引接臣并管下首領前去赴廣西經略司聽便指揮。《宋會要輯稿》蕃夷五之九三（第八冊第七八一三頁）。（劉琳校點）

宋 永

宋永，耀州美原（今陝西富平東北）人，崇寧間在世。

刻拔罪心印妙經記

崇寧元年四月

大宋崇寧元年四月二十五日，耀州美原縣施主宋永於本縣聖帝東廟立石。以此功德，先用上祝皇帝龍圖啓煥，鳳歷騰芳，慶祚無疆，洪基永固，公卿明允，攸序皇猷，文武雄才，孔修帝業；次願士農工商，一切等衆，各協康安，遍增悅豫。然冀幽關□族，長夜沉寃，脫死錄於艷山，躋福堂於淨土。飛沉動植，俱獲逍遙；法界有情，同登道岸。住持、講經道士劉善淵校勘，同住持道士孔道仲勸

緣，法錄道士董□顏、都講道士樊惟鐸同勸緣，□龍坊紫□□道士李宗顏書，泥陽劉源刊，王鼎、李康、武良、梁松、莫泰、賀欽、□彥、雷成、張永南謹讚成。國家圖書館藏拓片·未編。（刁忠民校點）

唐子霞

唐子霞，政和間道士，居杭州天柱山洞霄宮。性嗜讀書，尤長著述，有《大滌洞天真境錄》。見《洞霄圖志》卷五。

大滌洞天真境錄自序

政和二年十一月

大哉五嶽，爲天下之鎮，自餘山川，籍其名者，洞天福地爾。蓋真仙所宅，靈氣自生，昭然若雲從龍風從虎，使其居者神清性悟而虛無有歸，實元風之可鄉也。杭州餘杭縣西一十八里，有天柱山，宮曰洞霄者，自漢武帝志崇道學，立爲真靖之場，修生高士，靡不栖遲于此。宮有五洞交局，九峰迴挹，千崖萬谷，秀聚其中。泉飛彤廈之簷，雲鎖碧壇之角。祥光雲涌，嘉木返於春枝；撫掌泉靈，神丹藏於翠箬。試姑射之令壤歟？由是聲流方外，恨不能泠然御風，引千里於頃刻爾。蓋雖朝士大夫駿馭之游，亦未得探其異迹。於戲！勝概千百年來終乏采錄，無以發其蘊奧，又安得目擊而足履之哉！

僕非其人，濫居林下，或聞一水一石，欣然規往，銘在心目。今既得矣，匪敢自私，遂覈成卷帙，雖不足進之作者，庶爲尋幽之一鑑爾。時政和壬辰十一月望日序。《洞霄圖志》卷五，叢書集成初編本。又見嘉慶《餘杭縣志》卷三四。（黃錦君校點）

蔣務敏

蔣務敏，徽宗時永州（治今湖南零陵）人。見光緒《湖南通志》卷二七一。

重刻蔣緯澹山巖詩跋

建中靖國元年二月

昔郡守王公世則遊是巖，讀此詩，至「青天一面看」，輒驚歎曰：「巖中奇處，此句道盡。」遂相與爲詩友。士大夫雖傳誦此詩，至今終不知其因。今復易新刻，并叙其事，以示觀者。建中靖國改元中春望日，四世孫務敏謹識。光緒《湖南通志》卷二七二。又見道光《永州府志》卷一八中，光緒《零陵縣志》卷一四。（尹波校點）

賈偉節

賈偉節，開封（今河南開封）人。第進士，累擢兩浙轉運判官。政和初條上民間利病，加直秘閣，爲江淮發運副使。蔡京改東南轉般爲直達綱，偉節率先奉承，以功拜戶部侍郎，改刑部。後以顯謨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卒。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二之三六、職官五九之一六、刑法二之六〇、食貨四三之八，《宋史》卷三五六有傳。

乞令逐路提刑司催督拘收舊欠發運司錢斛奏

政和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諸路舊欠發運司錢斛，近降朝旨，椿發七十餘萬貫應副打造舟船，聽候朝廷支撥外，有其餘錢斛：淮南一百二十六萬、兩浙二百二十六萬、江東一十萬、江西一百七十二萬、湖南九十八萬、湖北二萬。今來奉行直達，不用錢本羅買，欲逐年立定分數，下逐路提刑司催督拘收封椿，以備朝廷支用。如違，依上供法。《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二之三六（第四冊第三二五二頁）。

乞將催綱曆改爲催綱簿奏

政和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綱運經由多是於兩界首住滯，今來興復直達，須藉稽考。欲乞應沿流催綱官司，並將所置催綱曆改爲催綱簿，半年一易。應有綱運出入本界，並真書抄轉上簿，庶幾易爲省覽。《宋會要輯稿》食貨四三之八（第六冊第五五七六頁）。又見同書食貨四七之六（第六冊第五六一五頁）。

進諸路財用綱目簿式奏

政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臣嘗考州縣錢穀出入之籍，有季易、歲易，有一歲而再易者，各分事例，吏緣爲姦。臣嘗仿《周官》數目凡要之法，稽令甲都簿之名，列爲三簿，一以付司錄官，一以付軍資庫，一委之縣「二」，令參互以考其成，則催科、盈縮、發納、登耗如指諸掌，不可以毫忽欺。檢察之司提其綱領，簡而不繁，與磨勘理欠應在司條法各不相妨，仍可參照爲用。臣嘗試於一路，歲賸錢帛一十六萬有畸，其發納之可究者又亦倍是。以其所嘗試，度其所未試，則諸路雖廣，亦可推而行之。謹以諸路財用綱目簿式繕寫成帙，欲望聖慈特賜宣取。《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二之三七（第四冊第三二五三頁）。

〔二〕「之」下原衍一「之」字，據文意刪。

乞降詔書號名悉稱宋奏

政和三年十月十三日

當今太平極治之時，而號名之間誦習傳道，猶有稱漢官、漢地、漢服之類，士大夫習見爲常，因循不改，誠非尊重朝廷、齊一海內之意。宜明降詔書，號名之間悉稱云「宋」，凡舊稱「漢」者一切禁止，亦三代著有夏、有商、有周之義。《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六〇（第七冊第六五二五頁）。

乞令三省揀拔進用監司守令課績優異者奏

政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竊以監司守令攷課賞罰之法，駕馭羣吏纖悉備具，德至渥也，然徇私忘公、曠職失守者，尚或有之。欲乞立法，應諸監司守令課績優異者，依條推賞外，歲令三省具姓名敷奏三數人有望實者，揀拔而試任之。進賢者有賞，不才者有罰。《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九之一六（第四冊第三七二五頁）。（以上李文澤校點）

田 灝

田灝，政和初知絳州翼城縣。

翼城翔臯山喬澤廟額記〔二〕

距邑數十里，群山迴抱，獨闕其西，據高望之如玦然。其亘於東南，峰嶺奇秀，崢嶸崑鬱，直起千仞，干霄柱空，突然而欲飛者曰翔臯也。其下有泉，混混數脉，一寫萬斛，流波跳沫，若驟若馳，衍溢灌溉，利盡一川，蓋翔臯之水也。夫以山高□長，貫參之墟，爲晉之望，含畜靈氣於融結之先。朝爲雲霓，暮爲風雨，茫乎不可測其變化。謂漠然無神物以尸之，則可乎？負山之趾，枕泉之首，地形隱嶙，岡阜前起，林樛蒙密，煙霞蔽虧，有廟奕奕，像貌甚□，蓋翔臯之神也。神有廟於境，莫詳其所自，由唐大曆二年而後，碑刻始著，其載肸鬻之迹，卓絕詭異，燄燄照人耳目，一方之人所以祈嚮甚篤。凡歲將有暵溢之變，必群詣而禱焉。禱不旋踵，隨輒以應，故翼民每恃之以爲亡懼。及圖報謝，益虔不怠，牲牢之饋，簫鼓之聲，駿奔狎至。然自始距今垂數千百年，曾未有以神之靈迹暴于上，以求領于祠官者。大觀四年，邑宰王君邇始合邑人之願，撮神前後響應之實以聞于郡，郡以其事

列于外臺，請于朝廷。時上方興禮樂，致太平，懷柔百神，無文咸秩。凡群祀之在方國。初未有封爵者，咸加賜廟額，以賁寵之。況所謂山川之神，尤有功德于民者耶？遂可其奏，以明年六月六日賜名曰喬澤之廟。於時□君去邑，而灝承乏，乃翌日率僚佐具牲幣之奠以告，而揭賜額於廟之門。頃之，耆耄士女，填溢阡陌，仰瞻咨嗟，願益新廟宇，以侈天子之賜。俄而有投金錢，運瓦甃，施藻繪者，響答景隨，若恐居後。是日也，泉石草木，恍若動色。先是前一日，天宇鮮澄，有白雲數十片，團團起于東山之麓，狀如連珠，并山相屬而南，聚于祠上，久之不散。灝時與客登縣居東軒而望，心獨愛之，然不以爲異也。越明日，而廟額自□□至。豈渙汗之命，神固前知，雲車洩洩，來顧來享，將受職天子而不敢後歟？吁，是可異也。是歲春方憫雨，一麥將槁，已而一霈十日，更以稔聞。迄于秋成，五穀滋熟，棗復倍入，戶有餘糧。或者謂神陰爲之報，則非耶？於是邑人相與伐石攻木□記，灝既□書其實，因爲迎送神詩二章繫于後，俾民之來視者，得以習而□焉。其詞曰：

山翔臯兮奠參墟，□□靈兮□舊都。迄昭代兮陳祀典，揭廟榜兮耀金鋪。駿奔走兮翼民喜，進肴蒸兮藉蘭茝。巫□□兮舞蹁躑，若有憑兮神戾止。神之來兮風肅然，高冠長佩兮都且鮮。紛前導兮絳節，儼徐□兮雲輶。祝史跼兮獻繇，神有語兮潛授。承嘉惠兮不忘，報天子兮萬壽。其一。

山之下兮發靈泉，資灌溉兮萬夫田。功施物兮超以邈，俗報祀兮嚴且蠲。刲羊刺豕兮禱豐歲，桂酒清泠兮神□醉。巫緩節兮歌少停，迴祥飈兮神返旆。神之去兮竊晝陰，煙漠漠兮暮山

深。闐人悄兮衆籟息，□溪水兮留清音。悅不知兮處所，陰來調兮風雨。其自今兮爾報，歲歲登兮禾黍。其二。

政和元年十月初二日，將仕郎、絳州翼城縣尉、專切管勾學事康經天立石。亢忠立刊。《山右石刻叢編》卷一七。（曾棗莊校點）

〔二〕「翼城」二字原闕，據題下署銜補。題下原署：「宣德郎、知絳州翼城縣、管勾勸農公事、專切管勾學事田灝撰并題額。將仕郎、絳州翼城縣主簿、專切管勾學事龐長孺書。」

呂 堂

呂堂，政和間宣州（治今安徽宣城）布衣。

乞禁殺嬰上書 政和二年七月三日

東南數州之地，尚有安於遺風，狃於故習，伎害不悛，公然殺人。賊父子之仁，傷天性之愛。男多則殺其男，女多則殺其女。習俗相傳，謂之疇子。即其土風，宣、歙爲甚，江寧次之，饒、信又次之。願委守以禁戒之，聯保伍以督察之，立重賞以收捕之。有不變者，置以極刑。殺一警百，使人有

畏懼之心，則所活人命不可勝計矣。《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五八（第七冊第六五二四頁）。（曾棗莊校點）

曹 洙

曹洙，政和初爲左侍禁。

曹夫人遊靈巖題記

政和元年二月

大寧夫人韓氏朝拜東嶽回，遊靈巖觀音道場。四絕之所，崇峰列翠，宛若屏圍，而北主峰峽然五里之聳，而肩有殿號曰證明，謂其如來化跡，祈應如響。於是發精確志，不懼巖嶮，乘興而步其上，仰瞻紺像，欣敬不已。及觀巖麓，木怪石奇，景與世別。眺寓移時，頓忘塵慮。若非聖力所加，從心之年，焉能至此？於內自省，尤爲之幸，仍知名山勝概，傳不誣矣。時政和改元季春念五日，孫男左侍禁曹洙、三班奉職深、右班殿直涇侍行，使女熹奴、孫倩、奴喬等從行。洙奉命題記巖石，徐儀刊。《濟南金石志》卷四。又見國家圖書館藏拓片：各地二九一三。（曾棗莊校點）

曹景儉

曹景儉，政和中澄城（今陝西澄城）人。

西河新修普濟寺記

政和二年十月

距馮翊郡之北九十里，其屬邑曰澄城縣。縣西三里澗行而南百餘步，谷曰金沙。有泉出于山谷之間，世傳曰洗腸泉，即東晉高僧佛圖澄開脇浴腸之地也。師之靈異，晉記言之詳矣。遼遼曠古，聖跡具存。高山蒼蒼，流水湯湯，孤雲裴回，仰清風而不忘。觀其圓明一鑑，涵畜萬象，升之可以致雲雨，酌之可以愈疾病。故民間水旱疢疫必禱焉，應驗如響，人加畏信，相與勸飭，創寺宇於泉上，以爲大衆祈禳歸依福地。大觀丁亥冬，馮翊久不雪。麥苗未滋，且慮來歲之歉。郡侯郭公長卿遣使具蒲塞之饌，嚴潔致祀，迎酌泉水而供事之。越翌日而瑞雪應祈，闔境霑之，歲乃大熟。郭侯表其事于朝，天子嘉賞。至大觀戊子四月，錫師以真顯法師之號。大觀己丑，有詔毀天下寺之無名額者，太守李公慎由從邑人之請，具以靈泉寺屋滿三十楹之數上之，詔遂不毀。仍敕普濟之名以爲寺額。李侯親書其榜，揭示無窮，亦使後世知寺獲普濟名者，自李侯始也。舊泉之東上皆土山，其高數百尺，岿嶢

斬絕，雖樵夫牧孺，不能留足其地，邑之大姓曹師仁之所有也。曹念法師神異，綿歷七百餘祀，今既膺天子寵命，蓋宜崇飾梵宇，奉安神像，使之輪煥壯麗，以爲邑人美觀，不亦可乎？於是盡施泉上之地，以爲寺址。有比丘尼法遠苦形勵志，力願成就，命工懇斲，削土山而平之，剏攘榛穢，始□奠基。法遠布衣一襲，糲飯一盂，卑辭下色，謹募檀越，往來城中，日十數返。冽寒酷暑，志不少替。邑人視遠之勤，嘉遠之志，揮金爭施，樂助緣事。桴棟瓴甋，遐邇輦至。鳩工聚材，卜日而就。三門峻峙而廡翼立，堂屋厨庫皆有法度。粥魚齋磬，罔不嚴肅。東敞高閣，層倚巖腹，真顯之像處其下。西構清軒，俯臨溪流，以爲士庶行樂宴賞之勝。然寺踞河上，高倍十丈。每歲夏秋之交，雨水暴漲，泉之東岸，旋葺旋壞。大觀庚寅，汶陽王公浹授天子命，作宰是邑，或爲民祈請，或行春布令，柅車駐旆，屢至寺下。一日據軒愕視，曰：「水所以爲東偏患者，以河西巨石磐礴，隱伏地中，障回水勢，而不得西，此所以東岸受其患也。」因自給俸廩，募石工疏鑿，以殺水東之勢。乃諭遠以丐化石如柱礎大者三千有奇，積起爲岸，以護河水泛溢之患，以爲永遠堅固之利。遠如大夫指，閱歲而功告成，自是耽耽沈沈，莊嚴靜深，爲香花之芬馥，閑鐘磬之清音。梗楠杉檜，翠陰蕭森，溪聲漱玉，巘溜鳴琴，禪侶燕坐，如鷺峰之與雙林。又有桃李，以茂陽春之華；亦有松竹，以固歲寒之節。夏風如焚，則就濯匱谷金沙之泉；秋霄氣清，則坐延堯山金粟之月。顧寺之興，豈特法師蓮鉢？一勺之水，可以爲雲雨而澤萬物。至於四時敷榮之景，凡可以供耳目之娛者，又且使人樂之而不厭。即以利物，又以便人，孰不曰瞿曇氏之教？政和壬辰孟冬初吉，邑人曹景儉記。少陵王忠書。陳仲文刊。《八瓊室

金石補正》卷一一〇。又見咸豐《澄城縣志》卷二〇。（曾棗莊校點）

胡思文

胡思文，政和初爲戶部侍郎。靖康末諂附張邦昌，建炎初坐是以別駕安置邊郡。見《宋會要輯稿》食貨三八之八，《宋史》卷二〇〇。

乞令逐路將施欠錢斛和買金銀綾羅奏

政和元年正月五日

在京歲用金銀綾羅絲絹，逐色所收，不敷所支之數，從來不免逐急在京收買，支破係省錢，比之外路和買價直倍多，色額低下，不堪供應。欲將逐路拖欠錢斛，令逐路轉運約所用價錢，於出產去處量增市價和買，作急切綱運，限來年夏季終盡數到京，赴左藏庫送納，仍遵依近降不得科買、配賣搔擾詔條指揮施行。《宋會要輯稿》食貨三八之八（第六冊第五四七〇頁）。又見《宋會要輯稿補編》第六五四頁。

（劉文剛校點）

全宋文卷三〇六〇

羅從彥

羅從彥（一〇七二——一一三五），字仲素，南劍州延平（今福建南平）人。自幼穎悟，不爲言語文字之學。及長，堅苦刻勵，篤意求道。初從吳國華游，繼學于楊時，與楊時、李侗并稱「南劍三先生」。又鬻田裹糧至洛陽見程頤。建炎四年就特科，授惠州博羅縣主簿。紹興五年卒於官，年六十四。淳祐間謚文質，世稱豫章先生。著有《毛詩解》、《春秋解》、《春秋指歸》、《中庸說》、《語孟解》、《議論要語》（存）、《聖宋遵堯錄》（存）、《台衡錄》等。事跡詳見《豫章先生事實》（《豫章先生文集》卷一四）及《宋史》卷四二八本傳。

從彥詩文，傳世有《豫章先生文集》十七卷，乃元人所編。然此書內容龐雜，含《經解》一卷（有目無文）、《聖宋遵堯錄》及《遵堯錄別錄》八卷，集二程、楊時語錄一卷、雜著二卷、詩一卷、附錄三卷、外集一卷。《遵堯錄》略仿《貞觀政要》及石介《聖政錄》，集錄宋太祖至仁宗四帝故事，間加辨釋，《別錄》則錄司馬光、陳瓘文字，實爲專著，且有單行本，本書只收其序。他人語錄及附錄資料等亦從削。所餘單篇或近於單篇之文僅數篇，又從《宋史》補文一則，編爲一卷。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爲底本。

與陳默堂書

從彥承喻，聖道甚微，有能於後生中得一箇半箇，可以與聞於此，庶幾傳者愈廣，吾道不孤，又何難之不易也。從彥聞尊兄此言，尤著意詢訪。近有後生李愿中者，向道甚銳。曾以書求教，趨向大抵近正，謾錄其言并從彥所作小詩呈左右，未知以爲然否？《豫章文集》卷一二。又見《延平四先生年譜》，嘉慶《南平縣志》卷二六。

遵堯錄序

靖康元年十月

堯舜三代之君不作也久矣。自獲麟以來，訖五代，千五百餘年，惟漢唐頗有足稱道。漢大綱正，唐萬目舉，然皆雜以霸道而已。有宋龍興，一祖開基，三宗紹述，其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見於紀綱法度者，沛乎大醇，皆足以追配前王之盛，故其規模亦無所愧焉。在太平興國初，太宗嘗謂宰相曰：「朕嗣守基業，邊防事大，萬機至重，當悉依先朝舊規，無得改易。」仁廟見東封西祀及修玉清宮等過侈，曰：「如此之事，朕當戒之。」若二聖者，其知所以紹述者邪！故終太宗之世，無復改張；終仁宗之世，一於恭儉。至熙寧、元豐中不然，管心軌法，甲倡乙和，功利之說，雜然並陳。宣和之末，

遂召金人犯闕之變，蓋其源流非一日也。今皇帝受禪，遭時之難，憫生民之重困也，發德音，下明詔，悉剋熙、豐弊法，一以遵祖宗故事爲言，四方企踵以望太平矣。議者猶謂金陵之焰勢未能熄，天下皆其徒，是抱薪而救之者也。臣懼其然也，竊語諸心曰：昔唐吳兢作《貞觀政要錄》，本朝石介亦有《聖政錄》，豈苟然哉？因采祖宗故事，四聖所行，可以闡今傳後者，以事相比，類纂錄之，歷三季而書成，名曰《聖宋遵堯錄》。其間事之至當而理之可久者，則衍而新之；善在可久而意或未明者，則釋以發之；以今準古，有少不合者，作辨微以著其事。又自章聖以來，得宰相李沆等及先儒程顥共十人，擇其言行之可考者，附於其後。若乃創始開基之事，廟謨雄斷，仁心仁聞，則於其君見之；襲太平之基業，守格法，行故事，竭盡公忠，則於其臣見之。爰及熙、豐之弊，卒歸於道。分七卷，添別錄一卷，合四萬餘言。欲進之黼座，力未暇及，而秋毫之間已爽忽矣。然事固有始睽而終合，失之於前而得之於後者，古人有之，若周成王、楚文王、秦穆公是也。不久朝廷清明，金人賓伏，且當有以來天下之言。輒紀歲月，以俟采擇。靖康丙午十月日，延平臣羅從彥序。《豫章文集》卷二。

遵堯錄別錄序

周衰，孔子沒，道學不明，楊朱、墨翟乃以其所學扇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墨之道盛行。當是時也，闢之者，孟子一人而已。自漢以來至於唐，而釋老之徒又以其所學扇天下。當是時

也，闢之者，韓愈一人而已。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然愈猶能闢之，異代同功，至今賴以爲功者也。昔者孔子道既不行，懼人之溺於禽獸也，懼夷狄之亂於中國也，於是作《春秋》，故《春秋》一書獨謹嚴。本朝熙寧初，粵有儒者起自江寧，以孔孟之道倡於時，以管商之法施於政。顛倒舜、跖，奪其義心；混一莊、楊，蕩於不法。正道荒蕪，士風一變，使蔡氏階之，以濟其亂。則其爲害，不特釋老與楊墨爾。所以發天下之瞶瞶，瑩天下之晦晦者，當在陛下。比雖詔毀其像，未能擴如，故臣別錄司馬光、陳瓘二人之言以著其罪。《豫章文集》卷九。

春秋指歸序

余聞伊川先生有緒言曰：「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春秋》之法，乃百王不易之通法也。聖人以謂三王不可復回，且慮後世聖王之不作也，故作此一書以遺惠後人，使後之作者不必德若湯武，亦足以起三代之治也。」大略如此，《春秋》誠百王之通法邪？先儒之說《春秋》不然，先儒紛紛不足道「二」。孟子於聖門蓋得其傳者也，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其事則桓、文，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此孟子之說《春秋》者也，然未嘗以《春秋》爲百王之通法也，伊川何從而得之哉？已而反求諸其心，不立一毫，不失不曠，一以其言徵之，豁若夢覺，曰：「《春秋》之爲《春秋》也尚矣，乃今知之。自周室板蕩，宣王撥亂反正，其

《詩》美之，小有《吉日》、《鴻鴈》，大有《崧高》、《蒸民》，不幸繼以幽王，而驪山之禍作焉。然而文武之澤未殄也，故平王東遷，人猶望其復興也。及其久也，政益衰，法益壞，《黍離》變爲國風，陵遲極矣。方是時也，去文王已五百餘歲矣。冠屨顛倒，夷狄亂華，天生聖人，又不見用。《春秋》於此時，儻不復作，天下不胥爲夷狄禽獸者，吾不敢信也。故夫子因魯史一十二公，始隱終麟，以二百四十年之事，創爲一代之典，善善而惡惡，是是非非，寬不慢，猛不殘，文不華，實不陋，久而彌光，可以垂後世，傳無窮，真後王之懿範也。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其此書之謂乎！或者曰：「《春秋》其事則桓、文，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信然乎？」曰：《春秋》自隱公以來，征伐四出，盟會紛然，迨莊歷僖，楚人大爲中國患。于時尊天子，攘夷狄，使天下不遂左衽者，桓文二公之力也。故伐楚之役，齊桓稱爵，城濮之戰，文公以霸。自後世言之，二公之功烈莫盛焉；自三王之時言之，不免爲罪也。首止之會、河陽之狩是也。夫子因其事而辭之，以明王道，故曰《春秋》其事則桓、文。古之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非有甚高難行之行、卓異之術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天下治矣。《書》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蓋典也禮也，皆天也。堯舜之治天下，不越乎君臣父子之間，而禮以文之者也。故《春秋》誅一世子止，而天下之爲人子者莫敢不孝；戮一大夫盾，而天下之爲人臣者莫敢不忠。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氏之言，抑有由也。或曰：「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讚《易》道，三王之道，盡於此矣，而又作《春秋》，何也？」曰：五經論其理，《春

《春秋》見之行事，《春秋》聖人之用也。龜山嘗語人曰：「《春秋》其事之終歟！」學者先明五經，然後學《春秋》，則其用利矣，亦以此也。久矣哉，春秋之揜於傳註也！猶鑑揜於塵，不有人焉，刮垢磨光以還其明，則是後之學者將終不睹聖人之心，天下生靈將終不見三代之治，而夫子生平之志將終不行。理必無是也，此伊川之所以有《春秋傳》也。近世說《春秋》者多矣。政和歲在丁酉，余從龜山先生于毗陵，授學經年，盡哀得其書以歸，惟《春秋傳》未之獲睹也。宣和之初，自輦下趨郊鄆，門人尹焞出以授予。退而考，合於經，驗之以心，而參之以古今之學，蓋其所得者十五六。於《春秋》大義，譬如日月經天，河海帶地，莫不昭然。微詞妙旨，譬如璣衡之察，時有所見。用是掇其至當者，作《指歸》。又因前人纂集之功，分別條章，裁成義例者，作《釋例》。未知中否？要須雍容自盡於燕閒靜一之中，遲之以歲月，積之以力久，優而游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則於《春秋》之學，其庶幾乎！《豫章文集》卷一二。又見《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一八七，《經義考》卷一八四，《南宋文範》卷四七，道光《福建通志》卷七五，嘉慶《南平縣志》卷二五。

〔二〕原注：「此處有誤。」

議論要語

人主讀經則師其意，讀史則師其迹。然讀經以《尚書》爲先，讀史以《唐書》爲首。蓋《尚書》論人主善惡爲多，《唐書》論朝廷變故最盛。

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則不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情。漢之張釋之、唐之徐有功，以恕求情者也。常袞一切用法，四方泰清，莫有獲者，彼庸人哉！天下後世典獄之官，當以有功爲法，以袞爲戒。

人主欲明而不察，仁而不懦。蓋察常累明，而懦反害仁故也。漢昭帝明而不察，章帝仁而不懦，孝宣明矣而失之察，孝元仁矣而失之懦。若唐德宗則察而不明，高宗則懦而不仁。兼二者之長，其惟漢文乎！

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至於法度，莫若周家之最明，向使子孫世守，則歷年至今猶

存可也。

仁義者，人主之術也。一於仁，天下愛之而不知畏；一於義，天下畏之而不知愛。三代之主，仁義兼隆，所以享國至於長久。自漢以來，或得其偏，如漢文帝過於仁，宣帝過於義。夫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

名器之貴賤以其人。何則？授於君子則貴，授於小人則賤。名器之所貴，則君子勇於行道，而小人甘於下僚；名器之所賤，則小人勇於浮競，而君子耻於求進。以此觀之，人主之名器可輕授人哉！

周厲王監謗，秦始皇偶語者棄市，徒能禁於一時，豈能禁之於萬世？觀厲王之惡，至秦之世而不可禁；始皇之惡，至漢之世而不可禁。非惟不能禁於後世，而又必有明白其是非者。賢君所以專務修德，而樂聞善言；當時之臣，故亦樂告以善道，而成一代之治安。彼二主不達此，規規然徒禁一時之論難，行事不善，使人不敢議其非，或致亡於一朝，而取譏評於萬世，不亦誤哉！然想當時未必其身親爲不善也，必有奸佞之臣濟之，此可以爲世戒。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後世荒淫之君所爲不善，故君不知民可畏，而知民可虐；民不知君可愛，

而知君可怨。是君民爲仇也，安得無顛覆之禍？

仁義禮智，所以爲立身之本，而闕一不可。故孟子以惻隱之心爲仁之端，而無惻隱之心則非人；以羞惡之心爲義之端，而無羞惡之心則非人；以辭讓之心爲禮之端，而無辭讓之心則非人；以是非之心爲智之端，而無是非之心則非人。李林甫爲宰相，在廷之臣皆非人也。掎克生靈，無惻隱之心；阿附宦官，無羞惡之心；勢利相傾，無辭讓之心；上下雷同，無是非之心。夫一端之亡，亦非人矣，況四端俱亡，安得謂之人？宜乎有天寶之亂也。

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得不謂之福乎？俗人以富貴爲福，陋哉！

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指國家而言。故晉武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平陳，房喬知其不久。禍福倚伏者，其在茲乎！

唐德宗之惡過於紂，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何則？仁義所以治天下之本，而紂皆殘賊之，遂失天下。觀德宗之惡，詎止於賊仁義哉？社稷不亡幸矣！

姦邪之人亂國政，李林甫是也；庸鄙之人弱國勢，張禹是也。荀子曰：「權出於一者強。」謂權出於一則主勢不分，而君道尊矣。後世宰相侵君之權而不令終者多，賢如李文饒，尚不能免此，況李林甫之徒哉？爲人臣者，視此以爲戒。

秦暴如火，天下怨之。怨而不離者，扶蘇在焉。及扶蘇死，二世立，而秦亡。賢主之國家爲何如！

王者富民，霸者富國。富民，三代之世是也；富國，齊、晉是也。至漢文帝行王者之道，欲富民而告戒不嚴，民反至於奢；武帝行霸者之道，欲富國而費用無節，國乃至於耗。

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耻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則天下有風俗。或朝廷不務教化，而責士人之廉耻；士人不尚廉耻，而望風俗之美，其可得乎？

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天下所以必治。小

人在朝，天下必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天下所以必亂。

正者天下之所同好，邪者天下之所同惡。而聖賢未嘗致憂於其間，蓋邪正已明故也。至於邪正未明，則聖賢憂之。觀少正卯言僞而辯，行僻而堅，孔子則誅之。楊墨一則爲我，一則兼愛，孟子則闢之。皆邪正未明而惑人者衆，此孔孟之所汲汲。

繼志述事，《禮記》獨指武王、周公，不可執此而行。使宣王繼厲王志，述厲王事，可乎？

石守道采摭唐史中女后姦臣宦官事，各以其類作三卷，目之曰《唐鑑》，而言曰：「巍巍巨唐，女后亂之於前，姦臣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考其所論，可爲萬世鑑，惜乎不推其本而言之。故人主欲懲三者之患，其本不過有二：以內則清心，以外則知人。能清心，則女后不能亂之；能知人，則姦臣不能壞之，宦官不能覆之。請借明皇一君而論，開元能清心矣，能知人矣，武后、惠妃、蕭嵩、楊思勳豈能易其志？及天寶之際，不能清心矣，不能知人矣，而楊貴妃、李林甫、高力士遂亂其心。清心知人，其人主致治之本歟！

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

有李林甫之姦，則外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邪，則外有朱泚之叛。《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不虛言哉！

三代法度，秦盡變之，然獨不去肉刑。以此用心，安得不遽滅？

漢宣帝詰責杜延年治郡不進，乃善識治體者。夫治郡不進，非人臣之大罪，而宣帝必欲詰責之，何耶？蓋中興之際，內之朝廷，外之郡縣，法度未備，政事未修，民人未安堵。或治郡不進，則百職廢矣，烏可不責之？夫一郡尚爾，況天下乎？予謂漢宣帝識治勢。

漢武帝知汲黯之賢而不用，唐太宗知宇文士及之佞而不去，何其誤耶？夫人主知賢而不能用，未若不知之爲善；知佞而不知去，未若不知之爲愈。苟知賢而不能用，則善無所勸；知佞而不能用，則惡無所懲。雖然，武帝知賢而不用，猶愈於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反罪焉；太宗知佞而不去，猶愈於德宗知盧杞之奸而復用焉。觀元帝、德宗之與武帝、太宗，豈不相寥絕哉？

三代之治在道而不在法。三代之法貴實而不貴名，後世反之，此享國與治安所以不同。

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二者不可偏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汲黯正直，所以關公孫弘之阿諛；忠厚，所以關張湯之殘刻。武帝享國五十五年，其臣之賢，獨此一人而已。武帝反不用，其爲君可知。

立朝之士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子。然三者，未嘗不相賴也。凡人愛君則必愛國，愛國則必愛民，未有以君爲心，而不以民爲心者。故范希文謂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諒哉！

士之立身，要以名節忠義爲本。有名節，則不枉道以求進；有忠義，則不固寵以欺君矣。

朝廷大姦不可容，朋友小過不可不容。若容大姦，必亂天下；不容小過，則無全人。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以君言之，則宣帝、明帝；以臣言之，則趙廣漢、張敞得之。又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以君言之，則文帝、景帝；以臣言之，則龔遂、黃霸得之。君臣優劣，於此可見。

聖人無欲，君子寡欲，衆人多欲。

路溫舒之見高矣！宣帝初立，政之寬猛，中外未嘗見之，而路溫舒首以尚德緩刑爲戒，援引古今，至於千言。其後蓋寬饒、楊惲以無罪見戮，果符溫舒之言。嗚呼，人臣見幾而能諫，人主聞善而能徙，然後君臣兩盡其道。溫舒見而能諫矣，宣帝聞善不能徙，惜哉！

昔季氏伐顓臾，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其後陽貨果囚季桓子，聖人之言可不爲萬世法哉？自三代而下，人主不師孔子之言，不戒季氏之事，而被蕭牆之害者多矣。

成湯處心過於武王，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武王以受罪浮于桀，曰：「今朕必往，則豈復有慙德哉？」又《湯誓》、《湯誥》數桀之惡淺，而《泰誓》數紂之惡深。善乎，古人謂紂雖無道，不如是之甚者，誠知武王之心歟！

人君納諫之本，先於虛己。禹拜昌言，故能納諫；德宗強明自任，必能拒諫。

人之立身可常行者在德，不可常行者在威。蓋德則感人也深，而百世不忘；威則格人也淺，而一

時所畏。然德與威不可偏廢也，常使德勝威，則不失其爲忠厚之士；苟威勝德，則未免爲鍛鍊之流。觀羊祜與杜預俱守襄陽，後人思祜之深而思預之淺者，豈祜尚德而預尚威乎？

中人之性，由於所習。見其善則習於爲善，見其惡則習於爲惡。習於爲善則舉世相率而爲善，而不知善之爲是，東漢黨錮之士與夫太學生是也。習於爲惡則舉世相率而爲惡，而不知惡之爲非，五代君臣是也。

西漢人才可與適道，東漢人才可與立，三國人才可與權。杜欽、谷永可與適道，而不可與立，故附王氏；陳蕃、竇武可與立，而不可與權，故困於宦官；至於諸葛孔明，然後可與權。夫人才至可與權，則不可以有加。

張良近太公之材略，諸葛近伊尹之出處。然良佐高祖，論其時則宜，語其德則合。亮處三國，則才大任小，惜哉「二」！《豫章文集》卷一一。

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

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弘倡之，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啓之，於是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嗚呼，學者所見，自漢唐喪矣〔二〕！《宋史》卷四二八《羅從彥傳》。

〔二〕此後原註：「議論要語不止於此，僅錄得遺稿三十九段。」

〔三〕此則原無，與《議論要語》相類，故補錄於此。

韋齋記

宣和三年歲在癸卯之中秋，朱喬年得尤溪尉，嘗治一室，聚羣書，宴坐寢休其間。後知《大學》之淵源，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自知卞急害道，名其室曰韋齋，取古人韋佩之義。泛觀古人有以物爲戒者，有以人爲戒者，所謂佩韋以物爲戒者也。人之大患在於不知過，知過而思自改，於是有戒焉。非賢者孰能之乎？予始以困擯未能遂志，因作舫齋陸海中，且思古人所以進此道者，必有由而然。久之，乃喟然嘆曰：自孟軻氏沒，更歷漢唐，寥寥千載，迄無其人有能自樹立者。不過注心於外，崇尚世儒之語而已。與之游孔氏之門，入於堯舜之道，其必不能至矣。夫《中庸》之書，世之學者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者也。而其始則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終則曰：「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此言何謂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大學》之道「在知所

止」而已。苟知所止，則知學之先後；不知所止，則於學無自而進矣。漆雕開之學曰「吾斯之未能信」，曾點之學曰「異乎三子者之撰」，顏淵之學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而孔子悅開與點，稱顏回以庶幾，蓋許其進也。此予之所嘗自勉者也。故以聖賢則莫學而非道，以俗學則莫學而非物。喬年才高而智明，其剛不屈于俗，其學也方進而未艾。齋成之明年，使人來求記於余。余辭以不能，則非朋友之義；欲蹈襲世儒之語，則非吾心。故以其常所自勉者併書之，使人知其在此而不在彼也。或曰：「韋齋之作，終無益於學也邪？」曰：古之人固有刻諸盤杆，銘諸几杖，置金人以戒多言，置欹器以戒自滿，聖人皆有取焉。苟善取之，則韋齋之作不無補也。《豫章文集》卷一二。又見嘉靖《尤溪志》卷二，嘉靖《延平府志》卷一九，《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一〇七〇，《古文淵鑑》卷五七，《南溪書院志》卷四，乾隆《延平府志》卷三八，同治《福建通志》卷一九，民國《政和縣志》卷七。

誨子姪文

東鄰有千條家，子孫不肖，博弈飲酒，馳馬試劍，挾彈持弩，與羣小爲伍，見士人則逃遁。西鄰有百貫家，子孫不羞，里巷不顧，父母日復如是，諸子前行，路人肉杖之，曰：「爲人子孫，固如是乎？」二家之長一日聚議曰：「吾二家子孫不肖如是之深，治之恐傷骨肉之情，不治之則恐敗先君之業。若之何而爲是乎？」旁有客曰：「此乃至愚至賤之徒，終遭刑責而後已。吾將拉汝二人訪諸南鄰

萬斛之丈人，請問訓子孫之術矣。」南鄰萬斛之家數十人，入孝出悌，文行忠信，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篇。閨門之內肅肅如也。閨門之外雍雍如也。「君之子孫若是，夫何爲而至是也？」南鄰萬斛丈人曰：「吾之誨子孫也，非鞭非笞，非詬非罵，但寫唐文人杜牧《示小姪阿宜》二句，又寫本朝宰執諸公倣杜牧《示姪聯句》，又寫范文正公《家訓》、《題東軒壁》句，時人謂之東壁句，吾將示之。倣倣寫于東壁，示子孫尤佳。」東西二丈曰：「敬聞命矣，願得本以寫于壁焉。」《豫章文集》卷一二。又見道光《福建通志》卷五七，嘉慶《南平縣志》卷二六。（以上曾棗莊校點）

全宋文卷三〇六一

朱 震 一

朱震（一〇七二——一一三八），字子發，荊門軍（今湖北荊門）人。登政和進士第，歷仕州縣。紹興二年，召爲司勳員外郎。四年，守祠部員外郎，兼川、陝、荆、襄都督府詳議官。五年，遷秘書少監，兼侍講。轉起居郎，兼資善堂贊讀。擢中書舍人，兼翊善。六年，爲給事中，兼直學士院，遷翰林學士。紹興八年六月卒，年六十七。謚文定。震經學深醇，人稱漢上先生。著有《漢上易傳》十一卷（存）、《周易卦圖》三卷（存）、《周易叢說》一卷（存）。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五、八〇、八五、八八、八九、九二、九七、一〇一、一二〇，《宋史》卷四三五有傳。

尹焞除崇政殿說書告詞

紹興五年十一月

敕和靖處士尹焞：先王之道，具存方策，非得深純篤厚之士，傳其師學，敷繹於前，則道固隱而不彰矣。朕博求碩儒，發明治要，聞爾安貧樂道，澹然無求，執德不回，久而益固，是用縻以好爵，

列之經幃。勉從弓招，副朕虛佇。可特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紹興五年十一月初八日。《尹和靖集》卷首。

張浚罷右相制

紹興七年九月

《春秋》之義，責重於股肱；賞罰之行，必先於貴近。朕行法而待人以恕，議罪而不忘其功。用能全君臣進退之恩，成風俗忠厚之美。粵有定命，告于外廷。具官張浚頃嘗奮身，事朕初載。入勤王室，位冠樞機；出捍疆陲，謀顓帷幄。乃疇夙望，俾踐台司。期左右於一人，庶贊襄於萬務。屬者式遏戎寇，經理淮堧，番休禦侮之師，更戍乘邊之將，而乃撫御失當，委付非才，軍心乖離，卒伍亡叛。郵傳沓至，駭聞怨怒之詞；封奏踵來，請正失謀之罰。然念始終之分，察其疇昔之懷，許上印章，退休真館，錫名秘殿，庸示眷私。於戲！枸邑遣兵，鄧禹致威名之損；街亭違律，武侯何貶抑之深。尚繼前脩，往圖來效。《宋宰輔編年錄》卷一五。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一四。

趙鼎罷左相制

紹興六年十二月

周人之蕃王室，加一等以出封；漢制之命鼎司，帥諸侯而就國。蓋示倚毗之重，初無内外之殊。

乃眷良臣，實位冢宰，勤勞底績，用穆師言。逡巡弗居，願上相印，爰孚大號，播告治廷。具官趙鼎，惇厚以有容，靜重而不撓。金石弗移於燥濕，鹽梅交致於和平。粵惟入輔之初，密贊親征之議，力與同德，共濟多虞。協股肱心膂之爲，張貔虎熊羆之氣。之綱之紀，分吾宵旰之憂；我陵我阿，成是邊疆之利。捷方奏而祈去，章屢却而復來。崇止足以辭榮，雖高勇退；尚清閑而閉閣，諒以優爲。矧茲甌粵之區，無若會稽之善，在形勢有金湯之固，於封圻爲唇齒之邦。不勞施爲，可以卧治。是用陞華秘殿，錫寵兵符，以彰體貌之隆，以厚始終之遇。於戲！奉身而去，循大臣進退之方；無施不宜，本儒者經術之效。往帥爾屬，勉爲朕行。當毋有於遐心，期不忘於辰告。《宋宰輔編年錄》卷一五。

釋罪囚德音

紹興六年十二月

朕以眇質，獲承至尊。念國家積累之基，遭外侮侵陵之患，誠不足以感移天意，德不足以綏靖亂源，致彼叛臣，乘予厄運，頻挾敵勢，來犯邊隅，直渡淮濱，將窺江滸。所賴諸將協力，六師爭先，雖逆雛暫遁於天誅，而匹馬莫還於賊境。載循不道，深惻於心。俾執干戈，皆朕中原之赤子；重爲驅役，亦有本朝之舊臣。迫彼暴虐之威，陷茲鋒鏑之苦，繇予不德，使至於斯。申戒官司，務優存沒。知朕興懷於兼愛，本非得已而用兵。宜錫茂恩，以蘇罷俗。《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〇七。

秦檜拜右相制

紹興八年三月

忠爲天下之閑，聖人所以衛社稷；誠者政事之本，君子所以治國家。故汲黯在朝而邪僻爲之寢謀，楊綰入相而豪侈以之自化。惟此鈞衡之任，曾何今古之殊。我得其人，明告在位。具官秦檜秉德敦裕，涉道淵微。守經事而知其宜，臨大節而不可奪。迨茲圖舊，付以本兵。憂國忘家，持心無二，獻可替否，守正不阿。蘊蓄龜先見之明，有松柏後凋之操。朕念朝夕之誨，必資左右之良。在宣帝時有若丙吉、魏相，在明皇時有若姚崇、宋璟。一則同心輔政，而漢氏中興；一則以道納君，而唐室大競。是用擢居右揆，晉處文昌。躡三等之榮階，衍爰田之多賦。期盡協恭之義，式觀相濟之能。於戲！啓乃心、沃朕心，予欲聞於入告；有其善、喪厥善，汝毋怠於旁招。往踐攸司，欽承休命。《宋宰輔編年錄》卷一五。

韓世忠除樞密使制

紹興十一年四月

合將相之權，均任安危之寄；兼文武之用，式恢長久之圖。乃眷勳賢，宜膺榮寵。爰契華戎之望，俾親帷幄之咨。載協剛辰，誕敷顯冊。具官韓世忠才資剛果，智慮精深。英規默合於孫吳，義槩

羞稱於賁育。忠貫日月，靡渝金石之堅；功若丘山，具渙旂常之紀。屬東巡於吳會，資外屏於淮堧，雖固壘深軍，志必以全取勝；而枕戈待旦，誓不與虜偕存。蠡爾逆胡，擾我近服，幸偷生於淝水，復送死於濠梁。露橈千艘，實贊征南之策；夾道萬弩，旋致馬陵之師。方摩牙搖毒而競前，忽洞胸達腋而俱靡。拆姦挫銳，寧論破敵之奇；禁暴息民，正賴興邦之略。朕惟膏粱不可以愈疾，尸祝不可以代庖。觀時適變，則事得其宜；因能授職，則才周於用。故勾踐以二臣治國，蠡蓋總於甲兵；漢高以三傑開基，信實顯於征伐。是用分命雋哲，延登廟堂，越升樞極之崇，仍復公台之貴。益封多戶，衍食真租。哀是徽章，庸昭異數。於戲！貴謀賤戰，是謂王者之兵；同寅協恭，乃大賢人之業。欽承丕訓，益厲遠猷。《宋宰輔編年錄》卷一六。

看詳王忬孝經解義奏

建炎四年四月

奉詔看詳布衣王忬《孝經解義》，推廣孝弟，言有可采。《宋會要輯稿》崇儒五之三三（第三冊第二二

六三頁）。

乞選良將治荆襄奏

紹興四年九月

荆襄之間，沿漢上下，膏腴之田七百餘里，土宜麻麥，古謂之神皋。若選良將虜所信服者，領部曲鎮之，招集流亡，務農重穀，寇來則禦，寇去則耕，不過三年，兵食自足。又給茶鹽鈔於軍中，募人中糴，可以下江西之舟，通湘中之粟，觀釁而動，席卷河南北，以逸待勞之意也。《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〇。又見《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三之九六（第七冊第六〇三四頁），食貨二之一三（第五冊第四八三一頁），《宋史》卷四三五《朱震傳》。

乞下南劍州取索楊時所著三經義辨奏

紹興五年六月

故龍圖閣直學士、左朝請大夫致仕楊時學有淵源〔二〕，行無瑕玷。嘗著《三經義辨》，有益於學。日者許令本家進入，詔旨方頒，時已淪謝。恐此書遂致散落，誠爲可惜。望下南劍州取索，抄錄投進。《宋會要輯稿》崇儒五之三十一（第三冊第二二六二頁）。

〔二〕《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八載此奏，文字大異，附記於此：「時學有本原，行無玷闕，進必以正，晚始見知。嘗排邪說以正天下學術之誤，辨誣謗以明宣仁聖烈之功，雪冤抑以復昭慈聖憲之位，據經論事，不

愧古人。其所撰述，皆有益於學者。」

〔三〕致：原作「到」，據文意改。

乞峽州等州縣官闕令吏部破格差注奏

紹興五年六月

竊見陛下經營荆、楚，控制上流，已命王彥領兵直入江陵，遂與襄陽表裏相應，在兵法所謂先發者制人，誠得禦侮之上策。然一方之民，久罹荼毒，若不優加綏撫，則民未有息肩之期。且如峽州四縣，兵火之後，多用軍功。如胥吏攝知縣，欄頭補鹽稅，椎膚剥髓，民無告訴。伏望取峽州、江陵府、荊門、公安軍州縣官闕，令吏部破格差注，或委安撫司別行踏逐可任之人，奏辟一次。庶使德澤下流，民瘼上聞，荆、湖之人，得免塗炭。《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〇。又見《宋會要輯稿》選舉三一之六（第五冊第四七二六頁），《文獻通考》卷三九，《南宋書》卷二二。

乞罷郭千里將作監丞奏

紹興五年九月

竊見將作監丞郭千里畜養倡婦，侵奪民田，嘗經按治，雖得遠闕，終非所宜。望賜寢罷。《建炎以

乞廢罷珍州輸額奏

紹興五年十一月

珍州在涪州之南，山路險絕，舟車不通。居民所輸，不過斗粟，地利物產，悉歸敵人。而吏祿軍須，州縣之費，取足於夔路。願詔有司廢罷州額，以蘇夔路之民。《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五。

乞給陳得一告命辭奏

紹興五年十一月

朝廷近以陳得一改造《統元新曆》一十七卷，賜號通微處士，與一子下州文學。竊見本朝熙寧間，如翰林、待詔之類，皆命之辭。得一曆學專精，通貫古今，運策之妙，不愧前人。欲望給告命辭，以爲韋布之光。《宋會要輯稿》崇儒六之三二（第三冊第二二八四頁）。

乞選人須歷州縣方與朝官奏

紹興六年二月

國家改官之法，選人六七考，用舉主五員，始改京秩。所以周知民情，練達世務，養之以久，然後舉而任之。近歲戎馬生郊，士多失職。陛下覽羣臣之議，給官廟之祿，待之固已優矣；而又用其考

第，求薦於前執政之門，以充舉主五員之數，無乃太優乎？臣愚乞自今而後，有用官廟年月改官者，須一任知縣或縣丞，補足合用考數，然後兩任官陞知州，一如舊法。不歷州縣者，不得任朝廷之官。若異才實能，朝廷之所擢用者，不在此例。如此則抑僥倖之俗，止奔競之風，施之於政，庶無妄作害民之事矣。《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八。

乞官謝良佐子克念奏

紹興六年五月

臣竊謂孔子之道傳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孟子之後無傳焉。至於本朝，西洛程顥、程頤傳其道於千有餘歲之後，學者負笈樞衣，親承其教，散之四方，或隱或見，莫能盡紀。其高弟曰謝良佐，曰楊時，曰游酢。時晚遇靖康、建炎之間，致位通顯，諸子世祿。酢仕至監察御史，出典州郡，亦有二子仕宦。獨良佐終於監竹木務，名在黨籍，著於石刻，終身不遇。雖以朝奉郎致仕奏補一子克己，逢巨賊於德安府，舉家被害。一子渡閩，死於瘴癘。一子克念今存，流落台州，貧窶一身，朝夕不給。竊見黨籍諸人及上書得罪人後無人食祿者，陛下皆寵之以官。良佐之賢，親傳道學，舉世莫及，又遭禁錮而死，諸子衰替，最爲不幸。伏望許依黨人入上書人例，特官其子克念，使奉良佐之祀，以昭陛下尊德樂道之實。取進止。《道命錄》卷三。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〇一，《宋會要輯稿》

崇儒六之二七（第三冊第二二八二頁）。

論治虔州之策奏

紹興六年六月

竊見陛下念虔州之民，屢干邦憲，選任郡守，使牧其民，固已得治虔州之策矣。臣謂虔民弄兵，其說有二：越人勁悍，其俗輕生，見利必爭，有犯必報。農事既畢，則徑度潮、梅、循、惠四州，驅掠良民，剽劫牛馬。此其一也。自軍興以來，守令多非其人，政令苛虐，科斂無藝。小民無告，橫遭荼毒，互相扇動，遂萌姦心，徒黨浸多，乃成巨盜。原其本意，豈願屠戮，自取滅亡？良由吏失其職，奉法不虔，激之使然，罪至不赦。此其二也。凡虔之民，均是人耳，烏有不治者？臣願詔孫佑，令到任條具本州及諸縣官吏有貪墨無狀、巽懦不職、無益於民者，一切罷去，聽佑選擇慈祥仁惠之吏，忠厚愿慤之人。異時治蹟顯著者，咸以名聞。朝廷優加獎勸，或令再任。宿弊盡去，人樂其生，雖誘之爲盜，亦不爲矣。臣又願陛下詔樞密院，令於潮州安泊一軍，以斷賊路。今韶州已有韓京一軍，賊度嶺欲寇南雄、英、韶等州，則有所畏憚矣。如別置一軍，屯於潮州，姦盜之心，自息於冥冥之間，不待誅鉏勦絕，而老盜宿姦，心知其不可爲矣。至於本州掌兵之官，亦乞選用立功邊徼，有名於軍伍者爲之。如是而三年不治者，未之有也。《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〇二。又見《宋會要輯稿》兵五之一七（第七冊第六八四八頁），《宋史》卷四三五《朱震傳》。

乞寬湖南獄奏

紹興六年七月

湖南去歲大旱，民多流亡。今夏又復旱，而一路連興大獄，無辜就逮，死於狴犴者甚衆。望特降旨，除有罪當繫者治之，其餘干繫，一切疏放。《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〇三。

乞繕寫崔子方春秋經解等書劄子

故東川布衣崔子方當熙寧間，宰相王安石用事，不喜《春秋》之學，正經三傳，不列學官。是時穎陰處士常秩號知《春秋》，盡諱其學，追逐時好，況不知者乎。逮于元豐，習已成俗，莫敢議其非者。而子方獨抱遺經，閉門研究，著《春秋經解》、《本例》、《例要》三書，相爲表裏，自成一家之言，以遺子孫。人雖云亡，其書尚存。欲望朝廷下平江府，於崔若家繕寫投進。《春秋經解》卷首，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乞旌褒崔子方之後劄子〔二〕

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兼資善堂翊善朱震先奉指揮，准中使降出崔子方《春秋經解》一十六冊，令震校正者。震契勘熙寧、元豐間，王安石獨任私意，誣衊聖經，《春秋》大典，不得列于學官，一時學者以治《春秋》爲諱。而子方獨抱遺經，閉門講習，專意著述，究見本旨，而自成一家。非特立獨行之士，不能如此。今子方雖沒，其後尚存，欲望敷奏，特賜旌褒，以勸來者。《春秋經解》卷首。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〇四。

〔二〕按《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〇四所載文字略異，附記於此：「旦博采衆說，以明聖經，非篤志此學，積之歲月，不能成書。子方一時名儒，獨抱聖經，閉門講學，專意著述，自成一家。非特立獨行之士，不能如此。子方雖沒，其後尚存。望賜旌褒，以勸來者。」

進周易表

右臣伏奉四月二十九日聖旨，令臣進所撰《周易集傳》等書，仍命尚方給紙札書吏者。臣聞商瞿學於夫子，自丁寬而下，其流爲孟喜、京房。喜書見於唐人者，猶可考也。一行所集房之《易傳》論

卦氣、納甲、五行之類。兩人之言，同出於《周易·繫辭》、《說卦》，而費直亦以夫子《十翼》解說上下經，故前代號《繫辭》、《說卦》爲《周易大傳》。爾後馬、鄭、荀、虞各自名家，說雖不同，要之去象數之源猶未遠也。獨魏王弼與鍾會同學，盡去舊說，雜之以莊、老之言，於是儒者專尚文辭，不復推原《大傳》。天人之道，自是分裂而不合者七百餘年矣。國家龍興，異人間出。濮上陳搏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修以《太極圖》傳周敦頤，敦頤傳程頤、程顥。是時張載講學於二程、邵雍之間，故雍著《皇極經世》之書，牧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敦頤作《通書》，程頤述《易傳》，載造《太和》、《三兩》等篇。或明其象，或論其數，或傳其辭，或兼而明之，更唱迭和，相爲表裏。有所未盡，以待後學。臣頃者遊宦西洛，獲觀遺書，問疑請益，徧訪師門，而後粗窺一二，造次不捨，十有八年。起政和丙申，終紹興甲寅，成《周易集傳》九卷，《周易圖》三卷，《周易叢說》一卷。以《易傳》爲宗，和會雍、載之論，上采漢、魏、吳、晉、元魏，下逮有唐及今，包括異同，補苴罅漏，庶幾道離而復合。不敢傳諸博雅，姑以自備遺忘。豈期清問，俯及芻蕘。昔虞翻講明秘說，辨正流俗，依經以立注，嘗曰使天下一人知己，足以不恨。而臣親逢陛下曲訪淺陋，則臣之所遇過於昔人遠矣。其書繕寫一十三冊，謹隨狀上進以聞。謹進。《漢上易傳》卷首，通志堂經解本。又見《宋史》卷四三五《朱震傳》，《楚紀》卷一七，《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六一。

〔一〕題下原署：「翰林學士、左朝奉大夫、知制誥、兼侍讀、兼資善堂翊善、長林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朱震。」

全宋文卷三〇六二

朱 震 二

論大理策奏

紹興六年九月

按大理國本唐南詔，大中、咸通間入成都，犯邕管，召兵東方，天下騷動。藝祖皇帝鑑唐之禍，乃棄越巂諸郡，以大渡河爲界，欲寇不能，欲臣不得，最得禦戎之上策。今國家南市戰馬，通道遠夷，其王和譽遣清平官入獻方物，陛下詔遺其直，却馴象，賜敕書，即桂林遣之，是亦藝祖之意也。然臣有私憂，不可不爲陛下言之。今日干戈未息，戰馬爲急，桂林招買，勢不可輟。然而所可慮者，蠻人熟知險易，商賈囊橐爲姦，審我之利害，伺我之虛實，安知無大中、咸通之事？願密諭廣西帥臣，凡市馬之所，皆用謹信可任之士，勿任輕獩生事之人，務使羈縻而已。異時西北路通，漸減廣馬，庶幾消患未然。《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〇五。又見《宋會要輯稿》兵二二之二三（第八冊第七一五五頁），《玉海》卷一五三。

上皇太后尊號議

紹興七年三月

謹按：唐德宗建中元年，上皇太后沈氏尊號。是時沈太后遭史思明之亂，莫知所在，而猶供張含元殿，具衮冕，出左序，立東方，羣臣在位，帝再拜奉冊。今皇太后遠奉宸極，聖體無恙，信使相望，玉音不隔，豈可不舉揚前憲，以盡孝誠？臣又聞三月之制，唯天地、社稷越紼行事。按唐德宗以大曆二十四年五月即位，明年正月改元建中。是時行易月之制，故德宗以冕服行事。今陛下雖從權宜，而退朝之服盡如禮制。謂當供張別殿，遣三公奉冊，以伸臣子之志。冊藏有司，恭俟來歸。陛下孝通神明，安知不兩宮重歡，母子如初，獲奉萬年之觴乎？願下禮官講明故事。設若憲章有闕，猶當禮以義起。《宋會要輯稿》后妃二之五（第一冊第二三五頁）。又見《中興禮書》卷一七三，《宋史》卷一一〇《禮志》一三。

徽宗太廟樂乞名承元奏

紹興七年五月

奉詔撰明堂大禮朝饗太廟酌獻徽宗皇帝室樂曲，請名以「承元」。《宋會要輯稿》樂四之二（第一冊第三二二頁）。

寧德皇后謚議

紹興七年六月

天子治陽道以聽外治，而三公九卿、三十七大夫聽焉。后治陰德以聽內朝，而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聽焉。稽之晝夜，月動而承日，然後寒暑平。考之四時，陰出而佐陽，然後萬物備。恭惟寧德皇后躬柔坤之資，鍾夢月之慶，服詩書之遺範，紹圖史之芳猷。動而有儀，不失乎環佩之節；言而當理，不違乎師傅之嚴。允所謂邦之媛矣。故能尊儷紫極，道光彤管，帥九御以服職，冠六宮而示儀。貴高矣而能去其驕〔一〕，富溢矣而能從其儉。由外觀內〔二〕，其善可知。父母安之，則《葛覃》之本也；私謁不行，則《卷耳》之志也。嬪嬙之寵，魚貫而進，則《樛木》之逮下也。子孫衆多，蕃衍盛大，則《螽斯》之不妬也。是以被綸翟之美，正長秋之位，佐君子之求賢，奉宗廟之祭祀，而婦道行矣。若乃保佑聖嗣，能盡母慈，上配明德之劬勞，下兼邛成之謹厚，卒使群陰退伏，大明東升，其道蓋不愧於昔人矣。夫有莘翼商，塗山興夏，夫婦正而天下定，此《易》所以示家人之爻。男女正而婚姻時，此《詩》所以詠《桃夭》之美。不有內助，其能成帝王之大業乎？謹按《謚法》曰：「能行婦道曰肅。」請上寧德皇后謚法顯肅皇后〔三〕。臣謹議。《中興禮書》卷二六三。

〔一〕驕：原作「驕」，據文意改。

〔二〕觀：原作「冠」，據文意改。

〔三〕「法」字當誤。

喪祭禮議

紹興七年九月

竊見紹興四年明堂大禮前一日朝太廟，是時太廟景靈宮寓温州，故委提舉奉迎所差官行事。今駕幸建康，見修太廟，陛下遭此大故，躬行三年之喪，則前期朝饗之禮，臣謂更當考據經傳，使情文相副，以稱陛下事親之心。臣謹按《王制》：「喪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爲越紼行事。」《傳》曰：「不敢以卑廢尊。」《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左氏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杜預以謂新主既特祀于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當如舊。後世遂以居喪可得，見宗廟則非也。臣嘗考之《周官·春官》太京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若王不與祭，則攝位。《傳》曰：「王有故，代行其祭事。」蓋《左氏傳》言「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寢」，而烝嘗禘、四時之祀，自當以有司攝祭而祀于廟也。若作主祀于寢，又烝嘗禘祀于廟，是數祭也。又《儀禮·士虞記》曰：「期而小祥，曰薦以常事，又期以大祥，曰薦此常事，中月而禫，是月吉祭。」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以諸侯言之，特祀于寢；以士禮言之，禫而後吉祭；孰謂王者三年之喪而可以見宗廟、行吉祭乎？臣又嘗考之《春秋》之經，莊公以三十二年八月癸亥薨，至閏

公二年夏五月，適二十二月，在三年之中矣。而閔公以吉禮禘莊公于廟，仲尼譏之，言于《春秋》曰：「夏五月乙酉，吉禘莊公。」《公羊傳》曰：「譏始不三年也。」《穀梁傳》曰：「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國朝熙寧元年正月，神宗居諒闇，有旨令兩制、待制以上至臺諫官與太常禮院同詳定，今年冬至，當與未當親行郊禮。議者謂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皇太后之喪，既易月而服除，明年，遂饗太廟，合祀天地于圜丘。臣謂在諒闇，祀天地于圜丘是也。饗太廟之禮，以當時未嘗躬行三年之喪，專行以日易月之制，可也。在今日行之，則非也。又仁宗時詔下太常，以九月十二日于太慶殿行恭謝天地之禮，前一日詣太廟。群臣以聖躬始和，三上表請罷謁太廟。其詞曰：「且天地念生民之深，時則錫九宸之福。維祖宗懷繼統之重，豈欲殫大輅之勤？」矧今陛下行三年之喪，退朝之後，蔬食粗衣，哀傷至矣，烏可犯霧露之氣，振輿馬之音哉？伏望詔在廷之臣，考古驗今，斷以聖學，行周公之典禮，質仲尼之《春秋》，去杜預之曲說，使天下之爲人子皆知三年之喪，書之史冊，爲萬世法。《宋會要輯稿》禮二七之一九（第一冊第六九六頁）。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一四，《宋史》卷四三五《朱震傳》，《宋元通鑑》卷七〇，《楚紀》卷一七，《南宋書》卷二二。

論行埋重虞祭祔廟禮奏

紹興七年十一月

臣竊見侍從臺諫官集議尚書省，伏爲聖文仁德顯孝皇帝、顯肅皇后梓宮未還，請如祠部員外郎勾

龍如淵議，依景德元年明德皇后故事，行埋重、虞祭、祔廟之禮，及乞依嘉祐八年、治平四年虞祭畢而後卒哭，卒哭而後祔廟，仍於小祥前行之。或有疑於虞祭，謂當止行祔廟之禮；又或有疑於埋重之所，謂於几筵之前則太近，於城外則太遠。臣請以《禮經》及先儒舊說論之。《禮記·曾子問》曰：「廟有二主，禮歟？」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昔者齊威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齊威公始也。今若止行祔廟之禮，當作栗主。他日梓宮還葬而九虞，又作桑主，是廟有二主也，於禮文不合矣。又明德皇后故事，於殯宮埋重、虞祭、祔廟，其後葬于園陵，不聞別有埋重、虞祭之事。若梓宮還葬，置廡衣於御幄，具法駕迎於太廟，藏廡衣於室，則於禮兩得也。又埋重之所，案《既夕禮》：「將葬，甸人抗重出，自道左倚之。」鄭氏注云：「重既虞，將埋之。」又《士喪禮》：「重與柩相隨之禮，柩將出，則重倚于道左；柩將入於廟，則重止於門西。」是倚於道左，將埋之者，謂埋於廟門外之道左也。如是，則埋重之所，得遠近之中矣。《中興禮書》卷二二九。

乞虞主不題謚奏

紹興七年十一月

奉敕，差臣充題虞主神主官。按《後漢·禮儀志》，桑木主尺二寸，不書謚。又按杜佑《通典》載《唐元陵儀注》「二」，虞祭之禮止言「太祝捧主匱置於座，啓匱於前，捧出神主」，不言題謚。祔廟之

禮則曰饗前一日質明，太祝以香湯浴栗主，拭以羅巾；題栗主官盥洗，捧栗主就褥，題主墨書訖，以光漆重摸之。則是唐制唯題栗主，亦不題虞主也。本朝仁宗皇帝上仙，尚書祠部員外郎、直秘閣呂夏卿奏請虞主不題謚，詔兩制及待制以上官與禮官會議。翰林院學士、承旨孫抃等奏，乞如夏卿所奏，從之。今臣欲乞依漢唐及仁宗山陵故事，虞主更不題謚。《中興禮書》卷二四〇。

〔二〕陵：原作「令」，據《通典》卷八七改。

乞外補宮祠奏

紹興八年四月

夙夜自竭，圖報上恩，不敢雷同，上辜任使。知臣者以臣爲守義，不知臣者以臣爲守株。自非陛下斷而行之，則如愚臣，黜已久矣。今則大明垂照，公論漸伸，既俊父相率而在官，則支離豈煩於攘臂？《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一九。

乞胡安國賜謚奏

紹興八年五月

安國正義直指，風節凜然。時晚歸衡山，講道自樂，遭遇聖明，學遂顯行，蓋其功不在先儒之

下。去年有旨，召其子寅於永州。寅過衡山，安國已病，徘徊不進，欲留侍疾。安國勉令如期而發，手作書遺臣曰：「寅已促令上道矣。」其書具在。安國義不忘君，有如此者。夫昔人有一節可稱，猶褒之以謚，列諸史傳，況安國孝於親，忠於君，好學不倦，安貧守道，身死而言立，不可飾其終乎？伏望下太常禮官，特賜以謚，用爲儒林守道之勸。《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一九。

起居提刑啓

備邊下塞，常瞻燕几之遙；託問遠郵，阻贄使臺之邃。方秋斂物，緬惟寢饋之和；以德召祥，當有神明之相。恭惟某官器識惇重，風稜整嚴。以德望自高，以忠義自處。重恤威獄，邕宣惠和，民忘濫冤，上所眷倚。行趨密勿之地，大展澄清之才。某託芘最深，瞻風正邈。祈精夙夜之眷，仰對邦家之光。《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七。

賀陳丞相兼都督仍兼宣撫啓

伏審疇咨上相，經略中原。運動神機，董虎貔之諸帥；布宣天澤，弔鴻雁之遺民。威聲聞節斧之臨，喜色見簞壺之迓。竊以陳平盡護諸將，果收破楚之勳；裴度往釐征夫，迄底平淮之績。以帷幄之

傑而授戎略，以廟堂之宰而敷帝恩。攷之古今，僅有一二。況文昌之左輔，總天討之中權。蓋虞帝東巡，方慰岱宗之望；故宣王北伐，獨資吉甫之猷。事有至難，時不可失。恭惟都督宣撫僕射相公經邦任大，濟世才高。武王誕將，天威有若閔天；高帝能用，人傑不如子房。陪清蹕之時巡，致穹廬之宵遁。天旋日轉，王曰還歸；霆掃風除，虜期殄滅。屬吾元老，成此大功。方將俘馘酋豪，灑掃陵廟，遣戎兵以陟禹迹，使吏士復見漢儀。某馳傳所縻，拜塵伊阻。路車乘馬而遣申伯，逖仰宣威；衮衣繡裳而迎周公，佇聆奏愷。《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八，清抄一百五十卷本。

賀張丞相平寇啓

奏凱旋師，奉圭入覲，靄萬口同聲之譽，被十行細札之書。錦衣繡裳，備三公之典冊；碧油紅旆，瞻上相之風稜。慶在一人，重增九鼎。恭惟某官道兼文武，身任安危。回日御之再中，幹斗樞而獨運。已斷蚩尤之肩臂，請梟袁尚之頭顱。思定中原，誓平北寇。奮身犯難，櫛風沐雨者五年；決勝運籌，折馘執俘者萬計。張尚父鷹揚之氣，挫敵人虎噬之心。若堂上之兵不嬰其鋒，則關中之利已非我有。顧猛虎在山之若此，乃飛鴻遵渚之謂何？爰命召公，尚期疆理於南海；降于伊尹，又約左右於商王。某夙倚門牆，晚蒙陶冶，假以兩路召軍之檄，脫其一家垂死之軀。豈期流落之餘生，復聽遄歸之新詠。屬以深居巖壑，自遠光塵。馮諼之出無車，原憲之貧見肘。蹇驢肯借，尚吝於東家；雉子候

歸，更迷於前路。用莫趨於台席，結轉激於蓬心。遐睎海鶴之姿，共睹風雲之會。衛武公入相，曾無綠竹之篇；仲山甫永懷，但誦清風之句。《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七，清抄一百五十卷本。

周易集傳序

聖人觀陰陽之變而立卦，效天下之動而生爻。變動之別，其傳有五：曰動爻，曰卦變，曰互體，曰五行，曰納甲。而卦變之中又有變焉，一、三、五，陽也；二、四、六，陰也。天地相函、坎離相交謂之位。七、八者，陰陽之稚；六、九者，陰陽之究。稚不變也，究則變焉，謂之策。七、八、九、六，或得或失，雜而成文，謂之爻。昔周人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七、八者，《連山》、《歸藏》也。六、九者，《周易》也，經實備之。策三變而成爻，爻六變而成位。變者以不變爲體，不變者以變者爲用，四象並行，八卦交錯，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其在《繫辭》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又曰：「道有變動故曰爻。」此見於動爻者也。《乾》生三男，《坤》生三女。《乾》交乎《坤》，自《姤》至《剝》；《坤》交乎《乾》，自《復》至《夬》。十有二卦，謂之辟卦。《坎》、《離》、《震》、《兌》，謂之四正。四正之卦，分主四時。十有二卦，各主其月。《乾》貞於子而左行，《坤》貞於未而右行。左右交錯六十卦，周天而復。陰陽之升降，四時之消息，天地之盈虛，萬物之盛衰咸繫焉。其在《易》之《復》曰「七日來復」，象曰「至日」；在《革》

曰「先王以治歷明時」。在《說卦》曰：「《震》，東方也；《巽》，東南也；《離》，南方之卦也；《兌》，正秋也；《乾》，西北之卦也；《坎》，正北方之卦也；《艮》，東北之卦也。」此見於卦變者也。《乾》生者四卦，《坤》生者四卦。八卦變復生六十二。《坎》、《離》，肖《乾》、《坤》者也。《大過》、《小過》、《頤》、《中孚》，肖《坎》、《離》者也。故《乾》、《坤》不動，而《坎》、《離》四卦亦莫之動。其略陳於《雜卦》，其詳具於六十四卦之《彖》，所謂辨是與非者也。此卦變之中又有變焉者也。一卦含四卦，四卦之中復有變動，上下相揉，百物成象。其在《易》，則《離》、《震》合而有《頤》，《坤》、《離》具而生《坎》。在《繫辭》則罔罟取《離》，耒耨取《益》，爲市取《噬嗑》，舟楫取《渙》，服乘取《隨》，門柝取《豫》，杵臼取《小過》，弧矢取《睽》，棟宇取《大壯》，棺槨取《大過》，書契取《夬》。又曰八卦相盪，又曰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又曰雜物撰德，此見於互體者也。一生水而成六，二生火而成七，三生木而成八，四生金而成九，五生土而成十。生於陽者成於陰，三天兩地也。生於陰者成於陽，兩地而三天也。天以三兼二，地以二兼三，五位相得，合而爲五十。其在《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在《說卦》曰：「《巽》爲木，《坎》爲水，《離》爲火。」此見於五行者也。《乾》納甲壬，《坤》納乙癸，《震》納庚，《巽》納辛，《坎》納戊，《離》納巳，《艮》納丙，《兌》納丁。庚、戊、丙三者，得於《乾》者也。辛、巳、丁三者，得於《坤》者也。始於甲乙，終於壬癸，而天地五十五數具焉。其在《易》之《蠱》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在《巽》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在《離》曰「巳日乃孚。」在《繫辭》

曰「懸象著明，莫大於日月」。此見於納甲者也。凡此五者之變，自一、二、三、四言之謂之數，自有形無形言之謂之象，自推考象數言之謂之占。聖人無不該也，無不徧也。隨其變而言之謂之辭。辭也者，所以明道也。故辭之所指，變也，象數也，占也，無不具焉。是故可以動，可以言，可以制器，可以卜筮。蓋不如是，不足以明道之變動而盡夫時中也。故曰《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夫《易》，廣矣，大矣，其遠不可禦矣。然不越乎陰陽二端，其究則一而已矣。一者，天地之根本也，萬物之權輿也，陰陽動靜之源也，故謂之太極。學至於此止矣，卦可遺也，爻可忘也。五者之變，反於一也，是故聖人之辭因是而止矣。《漢上易傳》卷首，通志堂經解本。又見《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六一，《南宋文範》卷四七，《宋元學案補遺》卷三七。

蒙泉題詠序

楚國山水之富，在大江之南北，而江北翠巘清流，表裏城郭，莫如荆門。《輿地紀勝》卷七八。

崇封龍女記

政和四年，荆門夏旱，穉苗不立者三之一。郡守汶上李公遍禱郡祠弗應，乃遣僚屬請雨於昭靈龍

女祠下，迎像汲水，設壇望祀於蒙泉之上。雨隨像至，屬縣沾足。公狀其事，詔易廟號曰靈貺。是歲冬迄於明年三月不雨，公再命當陽取雨於靈貺如初，禮祝以旱告，雲霧勃興。像及邑域，暴雨如注。公復請加神秩。是秋又旱，公再命禱於靈貺如三月，而雨聲不絕者二日。公廉舉前奏，至於再三，部使從之。有詔封通惠順濟夫人。公謂震曰：「清溪龍女祠舊矣，曩倅峽州，行縣至遠安，屢謁其祠。見田旱者，予默禱之輒應。因遣吏迎水，膏澤沛然，乃意抗章請封。是時神像服絳袍高冠，劍佩如王者。一日，僧清皞自言兩夢女子靚裝麗服跪於丈室前，既覺，猶記其目光如日。清皞持戒嚴，不妄語，予遂以龍女請焉。比昭靈廟之初褒也，詔既下，士以綵爲詔樓，具饒鼓奉引，寓樓於州之東山。寺僧元皎復夢女子徘徊於樓下，俄而風雷至，有物飛去，鱗鬣可指數。於是州人以清皞之夢爲誠然，而盡易舊像矣，子其爲我並以此記之。」震拱手起唯，踰月日未及書。他日，公又謂震曰：「荆門自是或雨暘愆期，禱祠莫聽，彼神龍之宅，不可以不祠。予所以供獻粢盛幣帛者，蓋將起來者祈禱之聽也。」震始廓然而悟曰：「吾侯愛民之心至矣。愛之真則憂之深，故越疆而祀，折躬而請，雖得於傳聞夢寐之際，苟可以從民之欲者，無不爲也，無不至也。是以事行而民悅，氣和而雨降，可不書之，使吾侯之心昭然白於後世乎？」宋皇帝敕曰：「靡神不宗，召周不廢，不惟思所以慰民望，亦可以見百神之受職與否也。爾神正直〔二〕，惟人是依，乃者農畝告病，郡縣吏若民率請命於神，神多降福。有司多此靈施，願益崇封。朕維縉紳大夫凡有功於民者，雖高官爵，有所不吝，況於神乎？可特封通惠順濟夫人。神其嘉令，益懋勉施，以福元元。」康熙《安陸府志》卷三二，康熙八年刻本。又見乾隆《荆門

州志》卷三六，《楚寶》卷四〇，同治《荊門直隸州志》卷一一，同治《遠安縣志》卷六，民國《湖北通志》第九八六頁。

〔二〕神：原作「惠」，據乾隆《荊門州志》改。

任伯雨行狀

公字德翁，主施州清江簿，事戾於民，不避形迹，極言於令，邑賴以治。《翰苑新書前集》卷五九。又見《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後集卷八〇。（以上郭齊校點）

全宋文卷三〇六三

陳 規

陳規（一〇七二——一一四一），字元則，密州安丘（今山東安丘）人，中明法科。靖康末，金人入侵，規爲安陸令，權德安府事。建炎元年，知德安府，尋除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鎮撫使。堅守德安七年，屢破群盜李孝義、董平、李橫等武裝，旁郡皆破，唯德安獨存。紹興三年，徙知池州、沿江安撫使。改知廬州，以疾奉祠，復起知德安府。九年，改知順昌府。十年，金兵薄城，規與劉錡協力守禦，屢挫敵鋒。兀朮自將鐵浮屠軍來援，規勉激諸將，軍殊死鬥，斬獲無算，兀朮宵遁，是爲順昌大捷。詔褒諭之，遷樞密直學士，移知廬州兼淮西安撫。既至，疾作，卒，年七十。著有《攻守方略》、《德安守城錄》（今《城守錄》一書中又有陳規《朝野僉言後序》一卷及《守城機要》一卷，疑即以上二書）。《宋史》卷三七七有傳。

措置被俘群盜事奏

建炎二年正月

近以羣賊日滋，府司遂措置印造被俘人出首免罪公憑，給令歸鄉井，嚴禁捕盜人等不得妄加損

害。節次據張世黨內陳智等三百餘人，皆執本府文榜前來投首，乞下諸路有盜賊軍州準此施行。《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二。

屯田營田事狀

紹興元年十一月

兵民不可並耕，故使各處一方。軍士所屯之田，皆相險隘，立爲堡寨，寇至則保聚捍禦，無事則乘時田作。其射士皆分半以耕屯田，少增錢糧，官給牛種，收其租利。有急則權罷之，使從軍。凡民戶所營之田，水田畝賦粳米一斛，陸田賦麥豆各五升，滿二年無欠輸，給爲永業。流民自歸者，以田還之。凡屯田事，營田司兼行；營田事，府縣官兼行，皆不更置官吏。《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九。

措置屯田營田人戶荒田及逃戶官田事奏

紹興三年七月

屯田營田人戶荒田及逃戶官田，被人指射及軍兵耕種者，限二年識認。已種者候收畢給之，過限者官司並不受理。《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三之八七（第七冊第六〇三〇頁）。

措置種田事宜奏

紹興四年四月

乞令本州措置招召效用各令種田，并軍兵情願者，聽不限人數。《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三之九五（第七冊第六〇三四頁）。

靖康朝野僉言後序

靖康丙午，規以通直郎知德安府安陸縣事。丁未春正月，羣盜王在等犯德安府，時郡將闕，規攝府事。賊來攻城，規在城上，與賊語，問何因到此，賊言京城已爲金破。規獨念都城之大，壕塹深闊，城壁高厚，實龍淵虎壘，况禁旅衛士百萬，雖金人乘我厄運，一時彊盛，亦何能破，殆不足信。二月四日賊遁，遣人詣都城奏功。還，乃知京城果爲敵陷，徒深痛切，但不知城破之所以然爾。又恨當時不得身在圍城中，陪守禦之士以效綿薄。紹興己酉春三月，朝廷既復河南，規自祠官被命知順昌府。夏五月到官，行及期年，暇日會同僚語及靖康之難，汝陰令云，嘗收《東齋雜錄》一編，中有《靖康朝野僉言》，具載金人攻城始末。規得之熟讀，痛心疾首，不覺涕零。嗟乎，治亂彊弱，雖曰在天有數，未有不因人事得失之所致也。揚雄所謂「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靖康京城之難，若非

人事之失，則天亦不得而爲災。規不揆至愚，竊觀金人攻陷京城，朝廷大臣與將吏官帥應敵捍禦之失，雖既往不咎，然前車之覆，後車之戒，事有補於將來，不可不備論也。朝廷欲再援太原，大臣以爲中國勢弱，敵勢方彊，用兵無益，宜割三鎮以賂之。殊不知勢之彊弱在人，爲我之計，勝彼則彊，不勝彼則弱。若不用兵，何術以壯中國之勢，遏敵人之彊？用之則有彊有弱，不用則終止於弱而已。彊者復弱，弱者復彊，彊弱之勢，自古無定，惟在用兵之人如何耳。河東宣撫使統兵十七萬以援太原，又招河東義勇禁兵五萬，共兵二十二萬皆敗績，致太原陷於敵，非兵不多，蓋用兵之失也。其所以失者，兵二十二萬直行而前，先鋒遇敵者有幾，一不勝而却，與其後大兵皆却，宜乎不能援也。有識者觀之，不待已敗而後知其不能援也。殊不知攻城者分攻城兵、備戰兵、運糧兵、扼援兵，若兵不多則攻必不久而速，退又不待其援也。假使當時往援者將良得計，雖無兵二十二萬，只十萬，亦可以必援。又無十萬，只五萬亦可以優爲之援也。又不五萬，至其下亦有可援之理。且以五萬爲率，若止分爲五十將，留十將護衛大將，兼備策應，內分三兩將詣扼援兵前，廣張兵勢，牽制扼援之兵，以二十將分地深入敵境，綿亘可布三五十里，不知敵人用兵多少，便能盡害。以二十將周圍行偏僻小路，尋求鄉導，多遣遠探，向前設伏，伺望敵人打糧，出兵多則退之，少即擒之，但絕其糧道，不必深入直抵城下，其敵自退。又且兵既分遣，則人力並用。假令數將失利，其大兵必不至於一齊敗衄，潰散爲盜。京城之難，其源在於援太原之失利也。尼瑪哈攻太原之壽陽，壽陽城小，而百姓死守，凡三攻，殘敵之衆萬人，而竟不拔，此必守城人中有善爲守禦之策者。《僉言》以爲城小而百姓死守者非

也，攻城者有生有死，善守者有生無死，壽陽之人，可謂善守而不得謂之死守。又或云城小而堅者亦非也，若城太小，矢石交通，善守者亦難以設險施策。規以爲城愈大而守愈易，分段數作限隔則易守，若已先策定險備，設使敵欲登城，縱令登城，已登即死。敵欲入城，引之入城，已入即死。今夫百里之城，內有數步之地，敵人登之，守城之人便自甘心伏其城拔，乞命於敵者，非攻之善，乃守之不善也。九月安砲於封丘門外，大砲數百座，皆在門外，敵至不收，遂爲金人所得。咸謂金人得攻城之具，規以爲城破亦不在此，有善守者，假使更資砲數百座，亦必無害，在於禦砲之術善不善也。統制官辛康宗以敵去城遠，止兵不得發箭，止之甚善。百姓鼓衆擊殺，此亦見其自亂素治之術失也。敵先采濕木編洞屋，以生牛皮蓋其上戴之，令人運土木填濠，欲進攻城。守城人若得計，則城內先施大砲碎之，亦可用單梢砲取遠至二百五十步外者，制其首領用衆之人，蓋益州郡舊有朝廷所降守禦冊定格，單梢砲上等遠至二百七十步，中等二百六十步，下等二百五十步。不知京城當時倉卒之際，此格用與不用？若人稍不究心，則下等二百五十步亦莫能及。若能究心，則二百七十步過之甚易。又以小砲禦近衆，其小砲每十人已上，不過十五人施放一座，亦可以致數十步，勿謂小砲不能害物，中人四肢則四肢必折，中腰以上則人必死，中馬亦然。又況大砲每放一砲，小砲可放數砲，兼小砲不必用石，以重三四斤泥團爲之，泥團之利亦博，不獨放時易得無窮，放去中人人必死傷，不中則泥團爲砲擊破，不致反資敵用。若要摧毀攻城，則須用大砲及石。金人攻城用大砲，蓋欲摧壞城樓，守城者欲摧毀敵人攻城，大砲與小砲齊用，縱敵在城外伐大木爲對樓、雲梯、火車等攻城，可以破盡。金人廣

列壘石砲座，尋碑石、磨蓋、石羊虎爲砲欲攻之，所列砲座百餘，飛石如雨，擊守城之卒，死傷日下一二十人，此非攻城之能，蓋守禦官一時失計耳。苟守禦官得計，止令卒近女頭牆坐立，城外砲來，高則於女頭牆上過，低則打中女頭牆，擊破在外，無緣中人，一卒亦不至於死傷，又豈有死傷日不下一二十人者。惟女頭牆稍加高厚，則愈加安堵。又須先用稍大木造高一丈、長一丈、闊一丈，上下外直裏斜，外密裏稀洞子，外密處以大麻繩橫編，如荆竹笆相似，以備砲石衆多攻壞女頭牆。即於兩邊連珠進洞子向前以代女頭，若此，則砲石縱大數多，未易損壞。間有損者，即逐旋抽換。假令只如此禦捍，則砲石亦何能害人，已可必其無虞也。敵以雲梯、對樓攻東水門，其間禦捍，有設重樓獲勝者，固甚善也。又恐人在重樓之上，愈招矢石。又攻東門，守禦官守具亦備，對樓雲梯至，每以木衝倒仆，死者無數，此亦奇策。然持衝木人與對樓上人相對不免互傷，亦非全勝。金人填壕橋成，運對樓過濠攻城，城下列砲座二百餘所，七梢砲、撒星砲、座石砲並發，又以强弩千餘助之，城上矢石如雨。使守禦卒不能存立，然後推對樓使登城，每對樓上載兵八十人，一對樓得城，則引衆兵上，此金人攻城之方也。其砲大數多，矢石齊發，只前說女頭牆次備以洞子，皆可隔盡矣。對樓登城，每一對樓果能載兵八十人，樓廣不過二丈，當面立得幾人，與守城人接戰者不過十數人而已。假令八十人盡用力，施設五對樓止四百人，此外必無伏兵，亦無奇兵，樓高須及五丈，乘高而來，其跡亦自甚危。自履危地，來與城上立平地人接戰，勝負人人可以自決。若守城者於此不勝，則交戰於平田廣野之地，不知其敗若何？況對樓填平壕上，惟可以直進直退，必不能於城下橫行。守人備禦，不過止備

對樓所占之地。假使有十對樓，所占地步數亦不多，不獨接戰可以必勝，縱兵上城，獲全勝者術亦多矣，不思則弗得也。敵用雲梯，止要登城，每座雲梯須十餘人可以負荷到城，城上禦之，亦難向前來。縱不禦之，使敵倚城登梯上至城頭，少不死者，何以致之？於女頭牆裏鵲臺上，靠牆立排叉木，每空闊三四寸一根，通度槍刀向上，高出女頭牆五六尺，敵至女頭牆上，必爲排叉木隔住，背後乘空，守禦人於木空中施槍刀刺擊，豈有刺擊不下者，下而不死者鮮矣。閏十一月二十四日再攻，推對樓五座盛矢石來，城上以竿衝倒三座。城上士卒爭持草以焚之，對樓木多，而草盛火熾，火乘南風，遂引燒城上樓子三座。對樓既倒，在城外必不能却回，亦不能再起，自是堵住敵人攻械來路，可以置而不問。焚者失也，縱不引燒城樓，止燒了敵人對樓，亦是城上人自持草火，與敵燒開再進攻械來路，此事大失。所有再造城樓，骨格欲於舊處安立者，以理度之，自是敵必不容，矢石必倍，守禦官若能用前說造洞子於闕樓子處，兩頭連珠並進，不終日決可蔽合，權代女頭牆以隔矢石。矢石雖愈倍於前，亦必無害。次於燒了城樓處，兩頭橫直，深埋排叉木以防敵急登城上，分甲兵兩向攻打。城裏從下斜築向上至城面，外垠向下陡峻。次於城裏脚下取土爲深壕，離壕三五丈，築月城圍之。使敵乘對樓到城，如不下對樓上城却回則已，若上城必自立不得，倒入壕內，無不死者。如此一挫，必罷攻退兵，乃守禦之人失之，以致城陷，豈不痛哉。凡攻守之械，害物最重，其勢可畏者，莫甚於砲。然亦視人之能用與不能用耳。若攻城人能用，而守城人不能禦之，則攻城人可以施其能。若守城人能用，則攻城人雖能者，亦難施設。竊聞金人用砲攻城，守禦人於城上亦嘗用砲，城面地步不廣，必然

難安大砲，亦難容數多。雖有砲臺，砲臺地步亦不甚廣。又砲纔欲施放，敵人在外先見，必須以衆砲來擊。又城上砲亦在高處，自然招城外敵人，用砲可以直指而擊之。以此觀當時守禦之人，其不能用砲也明矣。假令當時於城裏脚下立砲，仍於每座砲前埋立小木爲衣，敵人在外不見立砲所在，雖有能用砲者，何由施設。或謂砲在城裏，砲手不能見得城外事，無由取的。每一座砲，別用一人於城上專管城裏一座外照物，所在裏照砲梢與外物相對，即令施放，少偏則令砲手略少那脚，太偏則就令拽砲人擡轉砲座，放過則令減人或用砲稍大者，不及則令添人或用砲稍小者，照料得一砲打中，後砲少有不中。又城裏立砲可置數多，守禦人用砲若止能如此，則攻城人用砲何能爲也。築城之制，城面上必作女頭牆，女頭中間立狗脚木一條，每兩女頭中掛搭篋籬，惟可以遮隔弓箭，於砲石則難以遮隔。若改作平頭牆不用篋籬，只於近下留品字方空眼與女頭相似，亦甚濟用。或問何以備禦？城外脚下自有馬面牆，兩邊皆見城外脚下，於牆頭上墜下害敵之物。敵人初到城下，觀其攻械，勢恐難遏，宜便於城裏脚下取土爲深闊裏壕，去壕數丈再築裏城一重，對舊城門更不作門，却於新築城下緣裏壕入三二里地新城上開門，使人入得大城，直行不得，須於裏壕垠上新城脚下繚繞行三二里方始入門。若此，則假使敵善填壕，止不過填得外壕，必不能填得裏壕。若由門入城，須行新城脚下裏壕垠上，新城上人直下臨敵，何物不可施用？正是敵人死地，必不敢入。由正門入城尚且不敢，則豈肯用命打城？但只如此爲備，則敵兵雖多，攻械百種，誠可談笑以待之，又況京師舊城，亦自可守。若逐急措置，便可使勢如金湯，有不可犯之理。兼京城之內，軍兵百姓，金銀粟帛，計以億兆之數，亦莫能盡。若令

竭力修作，不獨添築一城一壕可不日而成，假令添築城壕數重，亦不勞而辦。重城重壕既備，然後招敵人入城議事，彼若見之，必不攻而自退。俗諺云：「求人不如求己。」古人云：「上策莫如自治。」又：「事貴制人，不貴制於人。」皆此之謂也。京城周圍地約一百二十里，聞當時敵在城外，諸門多閉，有以土實者，止開三兩門通人出入，如此乃是自閉生路，而爲敵開其生路也。爲守之計，不獨大啓諸門，仍於兩門之間更開三兩門，使周圍有門數十座齊開，於城內運土出外，填壕作路，使戰兵出入，無至自礙。城上覘望敵人空隙，稍得便處即遣兵擊殺。或夜出兵，使敵在外所備處多，晝夜備戰，無有休息，彼自不能久攻。兼既城內創開城門，自運土填壕，欲爲出兵計，則其在外填壕欲入之計，不攻自破。然所以敢自創開城門出填壕者，非謂敵兵可欺，蓋恃其自於城內設險，已備引敵入城，而敵必死耳。晉王浚遣都護王昌及鮮卑段疾、陸眷、末柸等部五萬之衆以討石勒，諸將皆勸勒固守以疲寇，獨張賓、孔萇以爲可速鑿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勒即以萇爲攻戰都督，造突門于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候其陳未定，躬帥將士鼓譟于城上，會孔萇突諸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柸、疾、陸眷等，衆皆奔散，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此乃守中有攻，可謂善守城者也，後之守城者，何憚而不法歟。州郡城池之制，人皆以爲盡善，城上有敵樓，而敵人用大砲摧擊。城高數丈，而敵人用天橋、鵝車、對樓、幔道、雲梯等攻具登城。據其城池之制作，可以自謂堅固，前古所未有。奈何敵人攻械之備，亦前古所未有。故事貴乎仍舊，而人憚於改作，皆不可必者，古人所謂利不百者不變法，功不十者不易器。以今城池之制觀之，雖利不至於百，功不至於十，然其間有須更改

者，不可不更改也。自古聖人之法，未嘗有一定之制，可則因，否則革也。爲今之計，如敵樓者不可仍舊制也，宜於馬面上築高厚牆，下留品字樣方徑及尺空眼以備覘望。及設施槍路，牆裏近下以細木蓋一兩架瓦棚，可令守禦人避寒暑風雨，屋在牆里，比牆低下，則砲在外雖大而數多，施設千萬，悉莫能及人。壕上作橋，橋中作弔橋，暫時隔敵則可，若出兵則不能無礙，宜爲實橋，則兵出入俱利。城門宜迂迴曲折移向裏百餘步置，不獨敵人矢石不入，其舊作門樓處，行入一步向裏，便是敵人落於陷阱。何謂陷阱？蓋百步內，兩壁城上下臨敵人，應敵之具皆可設施。又於舊門前橫築護門牆高丈餘，兩頭遮過門三二丈，城門啓閉，人馬出入，壕外人皆不見，孰敢窺伺。城外脚下去城二丈臨壕垠上，宜築高厚羊馬牆，高及一丈，厚及六尺。牆脚下亦築鵲臺，高二三尺，闊四尺。鵲臺上立羊馬牆，上亦留品字空眼以備覘望及通槍路，亦如大城上。女頭牆裏鵲臺上，栽埋排叉木，以備敵填平壕塹及攻破羊馬牆至城脚下，則敵與羊馬牆內兩邊受敵，頭上大城向下，所施矢石，即是敵當一面而守城人三面禦之。羊馬牆內兵賴羊馬牆遮隔壕外矢石，是羊馬牆與大城係是上下兩城相乘濟用，使敵人雖破羊馬牆而無敢入者，故羊馬牆比大城雖甚低薄，其捍禦堅守之效，不在大城之下也。又羊馬牆內所置之兵，正依城下寨以當伏兵，不知敵人以何術可解。若此，則既有羊馬牆，而鹿角木可以不用，仍於大城上多設暗門，以備遣兵於羊馬牆內出入。又羊馬牆脚去大城脚止於二丈，不令太遠者，慮大城上拋擲磚石難過牆外，反害牆內人。又不令太近者，慮其太窄，難以回轉長槍。又於大城裏城脚下作深闊裏壕，裏壕上向裏度地五七丈，可作來往路，外築裏城排叉木，但多備下。敵攻城，應敵

處用此以設備，雖使敵人善攻，不足畏也。墨翟宋大夫，善守禦，公輸般爲雲梯之械，將攻宋，墨子見之，乃解帶爲城，以襟爲械，九設攻城之機，墨子九拒之。公輸般攻械盡，墨子守有餘。公輸屈曰：「吾知所以拒我者。」以此見攻械者，宜乎古人以爲策之下也。夫守城者每見敵人設一攻械，而無數策以拒之者未之思也。規嘗聞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又以爲「兵者詭也，用無中形，詭詐爲道，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攻其不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然而有傳之于衆而達之于遠，有利而無害，有得而無失者，不可不先傳也。嗟乎，靖康丙午，金人以兒戲之具攻城，守禦者一時失計，遂致城拔，迄及一紀有餘，而金人猶不思當時幸勝，尚以驕氣相陵。規於未知金人攻城設砲之前，每見人云金人攻城大砲、對樓，勢豈可當。貴顯言之，則怏然而不敢辯。衆人言之，則亦不敢痛折。今既知其詳，則豈可不盡曲折，剖其所見而言之。然用兵之道，以正合，以奇勝。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千變萬化，人孰能窮之。今止據金人攻城施設，略舉捍禦之策。至於盡精微致敵殺敵之方，雖不憚於文繁，而有所謂真不可示人者，未之傳也，又況雖欲傳之有不可得而傳者矣。惟在乎守城之人，於敵未至之前，精加思索應變之術，預爲之備耳。區區管見，輒序於《僉言》之後。紹興十年五月日陳規序。《守城錄》卷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三九。（以上羅國威校點）

徐嘉言

徐嘉言，衢州西安（今浙江衢州）人。政和中知海鹽縣，宣和三年第進士。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四，光緒《海鹽縣志》卷二。

知縣題名壁記

縣令之職雖卑，實與民尤親。得其人，百里蒙福；非其人，一邑受敝。孔門四科，政事首稱冉子，然夫子則曰：「求也，千室之邑，可使爲宰。」求言志亦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夫以冉求之藝，所志乃不滿一同之地，而夫子所許，不過一陪臣之邑，則其以撫字爲重可知也。後世類以州縣爲徒勞之職，一切苟同，罕復以民爲意。邇來令益以輕，循習益末，以簿書案牘之具爲能，以期會之峻、應辦之速爲捷。苟可以自利，則必力焉；凡所以爲民者，不問也。矧且希清望者不屑爲之，憚訶督者不肯爲；凡爲之者，率視爲猥冗，且羞薄焉。若是則求所謂循吏者，又烏可得焉。海鹽爲秀望邑，惟唐長慶中，李諤鑿涇以利民，號稱賢宰，它概無所見。至本朝爲令者，時有其人，而舊無壁記。余始至，謁肅簡之祠，究魯浦之遺利，乃知魯公嘗爲令於此，實咸平六年也。

又今左相、司空何公，元祐初亦嘗宰斯邑。是以邑人每誇二公，爲榮耀焉。余竊謂武原雖僻陋，令之職固卑矣，間有名卿鉅公出焉，是不可以無記。遂推考簿籍，得爲令者名氏，斷自魯公而下，凡四十餘人，刊之於壁。因併書近世縣令之弊，使來者得覽焉。政和三年冬十月丙子記。光緒《海鹽縣志》卷四，光緒三年蔚文書院刻本。（吳洪澤校點）

徐猷

徐猷，政和中爲陳州文學。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二之四三。

乞許諸州文學免經恩保奏注官狀

政和二年六月

伏睹禮部曉示諸州文學，遇赦保注權入官。猷等蒙恩釋褐，若待赦恩注官，日月尚遠。竊聞黔南、二廣等路見多闕官，伏望免經恩保奏注官。《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二之四三（第四冊第三八〇四頁）。（吳

洪澤校點）

董正封

董正封（？——一一三二），須城（今山東東平）人，耘叔父。大觀中歷官左中散大夫、光祿少卿，擢直龍圖閣、知濟州。政和中遷中大夫、集賢殿修撰、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宣和初降授朝散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永興軍路安撫使。累官右通奉大夫、充顯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紹興二年八月卒。見《宋會要輯稿》選舉三三之二五、食貨二〇之一二，《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七。

乞杭州添置比較務奏

政和二年十二月五日

杭州都酒務甲於天下歲課，治平元年已前三十萬貫，其後收趁不及。蓋以務局廣闊，難於檢察，釀造浩瀚，趁數減裂，及州地里遙遠，止有一處沽買人戶，往來不便，是致沽買不敷，今收不過二十萬貫。臣竊見潤州都酒務累年虧欠，因監官李邈乞添置比較務，連歲每年務錢二萬餘貫，累彼賞典〔一〕。欲望本路將杭州都酒務分作三處，更置比較務二所，不消增添官吏兵匠，所貴易於檢察，可以增羨，少助歲。如蒙施行，其本路州軍並乞添置比較務。《宋會要輯稿》食貨二〇之一二（第六冊第五一三八頁）。

〔二〕彼：據文意，疑當作「被」。

乞降度牒雇人修葺城壁奏

宣和元年正月二十七日

鄆縣災傷，放稅不及分，秋雨損田，人戶缺食〔二〕。臣勘會見今修完永興軍城壁接櫓損壞之處，元料六十二萬九千六百四十三工。除五萬九千已役外，有五十七萬六百四十三工。本軍雖有壯城兵士差往西京修城等差使占破，外見管八十四人，顯見積以歲月，修完未了。除本司已有見管修城錢數外，欲望支降度牒四百道，乘此和雇人修造，不惟城壁計日可了，兼可以存養闕食人戶。《宋會要輯稿》方域九之二一（第八冊第七四六九頁）。

〔二〕「鄆縣」至「缺食」：原無，據《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九之一四（第六冊第五八四五頁）、食貨六八之一一（第七冊第六三一二頁）補。

乞令有司彩畫禮器式樣降付諸路制造奏

宣和元年五月二十七日

竊惟朝廷講明祀事，頒降五禮，規矩儀式具備。然而祠祭所用樽俎、籩豆、簠簋之類，或有未應法式去處。如臣前任知鄆州，及今來永興軍釋奠祭祀所用禮器，一切損弊。及臣前任知杭州日，蒙朝

廷降式樣製造上件禮器，與今來逐處見用，全然大小不同，恐失朝廷奉祀之意。望下有司，彩畫式樣，降付逐路製造，以供祭祀，所貴上尊朝廷奉祀之禮意。《宋會要輯稿》禮一四之七〇（第一冊第六二二頁）。

乞賜本錢趁時收糴奏

宣和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伏睹元豐二年賜發運司糴本錢，令乘時糴穀，其後接續借賜錢共三百五十萬貫，逐年收糴斛斗代發，諸路見今欠計七百五十萬。昨准大觀元年五月九日朝旨，每一百萬貫，每年帶起三釐，一百萬以下，帶起五釐，已令提刑司拘收封椿。今年復行轉般綱運，臣欲望睿慈檢會，特賜本錢三二百萬貫，以備趁時收糴，代發諸路額斛。如蒙俞允，則乞於九路茶本錢內取撥。如不足，則乞朝廷應副。《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二之二六（第四冊第三二四七頁）。（以上吳洪澤校點）

趙 佖

趙佖（一〇七二——一一〇六），神宗第九子。元豐六年賜名，授檢校太尉，山南東道節度使，封儀國公。哲宗即位，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大寧郡王。紹聖二年封申王，五年拜司空。帝崩，佖因目疾不得立。

徽宗即位，以帝兄遷太傅，進陳王，旋拜太師，歷京兆、真定尹，荆、揚、太原、興元牧。崇寧五年薨，贈尚書令兼中書令，謚榮穆。改封吳王。見《宋史》卷二四六《宗室傳》三。

乞早遷外第奏〔二〕 元符元年三月三日

臣等自忝竊恩榮，開國建府，託局內城，附居宮禁。一日必葺，三年于茲，以理則早合丐遷，論情則難於遽請。蓋陛下隆屬籍之愛，厚天倫之親，結戀既深，懇陳莫遂。而又營修第等，多閱歲時，比及告功，尚需督治。願陛下察其至誠，先於暇日申敕有司，爲臣等揀時曆吉，早許就居，則臣等被陛下友愛之賜，曷有窮已。《宋會要輯稿》帝系二之一五（第一冊第五二頁）。（尹波校點）

〔二〕此奏乃與端王趙佖合上。

林 震

林震，字時勇（一作敷），號介翁，莆田（今福建莆田）人，林渙子。登崇寧二年進士第三。累至左正言、權給事中，忤蔡京，遷太常少卿，尋除直秘閣。歷知濟南東平府、廬、陽、汝、泗、蘄、新、潤、泉州郡，召除起居郎，遷秘書少監，卒。有文集一百卷、《禮問》三十卷、《易傳》十卷、《易數》三十卷、

《易問》五卷、《經語千字文》一卷。見《宋史》卷四四九《忠義傳》四，《莆陽比事》卷二、三，道光《福建通志》卷一八〇《宋列傳》。

乞省視祠祭用牲數奏

政和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祠祭用牲，未嘗遍省，恐失滌養之本意。伏請自今以一祭合用牲數，並加省視畢，然後告充告臚如常儀。《宋會要輯稿》禮二六之一四（第二冊第一〇一〇頁）。（尹波校點）

郭庭俊

郭庭俊，政和初爲將仕郎、涇縣尉。

施錢造塔記

政和二年三月

將仕郎、涇縣尉、管勾學事郭庭俊施錢貳佰仟修建舍利寶塔一面，追薦亡妻張氏七十八娘子者。竊聞我佛釋迦如來大慈大悲，嘗發願力，度救羣迷沉淪苦海。或爲一善，或作一惡，咸獲果報，此理

昭然。庭俊特施淨財助緣寶塔，所發誠心修薦亡靈，仗集勝因，適助超生，上禱諸神，同作證明。聖宋政和二年三月戊午朔二十有七日，謹書。民國《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卷一五。（黃錦君校點）

許 多

許多，政和二年提舉秦鳳等路學事。

乞詳審大觀新修諸路州縣學敕令奏

政和二年五月

大觀新修諸路州縣學敕令，頒行六年于茲，諸路申明，上煩訓諭放告者不可悉數。乞詔有司特加看詳，擇其可否，使人易曉。《宋會要輯稿》崇儒二之一七（第三冊第二一九六頁）。（黃錦君校點）

全宋文卷三〇六四

葛勝仲 一

葛勝仲（一〇七二——一一四四），字魯卿，常州江陰（今江蘇江陰）人，書思子。登紹聖四年進士第。元符三年中宏詞科，爲第一，除兗州教授。差提舉議曆所檢討官兼宗正丞，遷禮部員外郎。以議原廟事得罪，責知休寧縣。復召爲禮部員外郎，權國子司業，遷太常少卿，徙太府少卿，除國子祭酒。尋知汝州，改湖州，徙鄧州，罷。建炎中復知湖州，官至顯謨閣待制，紹興初乞祠歸，十四年卒，年七十三，謚文康。著有《丹陽集》八十卷、外集二十卷、續編《太常因革禮》。《宋史》卷四四五有傳。

勝仲文集久佚，清四庫館臣自《永樂大典》輯爲《丹陽集》二十四卷。武進盛氏嘗據文淵閣庫本刊入《常州先哲遺書》，對文字有所勘正。另有乾隆四十一年孔繼涵家抄本，猶保留有被館臣所刪之青詞及疏文等。今以常州先哲遺書本爲底本，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簡稱「四庫本」）、乾隆四十一年孔繼涵家抄本（簡稱「孔抄本」）校補。底本有文十五卷，另輯得佚文五十八篇，統編爲十八卷。

進養士圖籍劄子

臣竊以三代之盛，班治顯設之方「二」，尤備於成周，而周之隆教養作成之法，獨推於文、武。文王之詩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故其效至於多士以寧；武王之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故其效至於無思不服。雖聖人以神道設教，其精神心術之妙，不可推測。意者殆將以作人籲俊，爲長久無窮之計，非特用於一時，以康庶事而已。《棫樸》云「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下武》云「於萬斯年，不遐有佐」，故子孫賴之，而國以長懋。嗚呼盛哉！天佑斯文，越數千年而復生上聖，應世覺民之迹，若合符節。惟皇帝陛下以徇齊淵懿之資，履熙洽隆平之運，聖學高明，道心昭徹。燭見治本在崇化厲賢，故自躬斷以來，首議學政，大開靡類，於以育衆才，聯師儒而命之。以賓興考勸之法，革科舉循沿之陋。升進之令，類出於親製；程試之文，每塵於乙覽。一歲餽廩，無慮數百萬，別爲一司規畫均制，不正於縣官，而坐有餘資。且命諸道各設常產，以資永業。行之十有餘年，典法大備，彬彬新美之才輩出，而晏晏忠厚之俗已成，雖《詩》歌文、武之盛，無以進焉。既又命禮部以天下養士之額，舍宇之數，費用之多寡，田業之頃畝，載之圖籍，掌在有司。臣等恭承詔旨，討論編次，隨類編括，竟有成書。取大觀二年歲終爲率，既以逐州縣離爲析數，又以天下合爲總數，凡二十有四路，而中都兩學之費不與焉。彼漢中世增弟子員三千人，而唐太宗千一百區，載之史牒，已稱甚盛，顧視

今日，何足道哉！所有天下養士圖籍，凡二十有五冊，謹隨狀上進。干冒宸扆，無任戰悸屏營之至。

《丹陽集》卷一。

〔二〕治：原缺，據四庫本、孔抄本補。

乞以學書上御府并藏辟廱劄子

准大觀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御筆，禮部掌教養之事。學之興，內外協力，今已就緒，而養士之額，舍宇之數，費用之多寡，田業之頃畝，當識之圖籍，掌在有司。續准聖旨，就差禮部長貳、郎中編修。并准朝旨，以大觀二年歲終數月供具本部，即不曾乞置專局，糜費廩給〔二〕。緣大觀四年罷縣學并州縣小學給食及裁減學費，舊所取會，却非的數，遂乞別會政和元年歲終數。編纂未了間，承去年五月十七日敕學校之令，並依大觀三年四月以前指揮，合依元指揮，以大觀三年歲終數編纂，今已成書。總天下二十四路教養大小學生，以人計之，凡一十六萬七千六百二十二；學舍以楹計之，凡九萬五千二百九十八；學錢以緡計之，歲所入凡三百五萬八千八百七十二，所用凡二百六十七萬八千七百八十七；學糧以斛計之，歲所入凡六十四萬二百九十一，所用凡三十三萬七千九百四十四；學田以頃計之，凡一十萬五千九百九十；房廊以楹計之，凡一十五萬五千四百五十四。既以逐州縣離爲析數，

又以天下合爲總數，凡二十有五冊，而中都兩學之數不與焉。恭惟陛下以有爲之資，灼見治本，不愛數百萬之費，使隸學士之版者皆不家食，所以加惠學者至深至厚。又親灑宸翰，製教養升進之法，逮今一紀，人材作成，典法大備，調度有餘。盡由朝廷興學之初，經畫永久之計，歲用不煩司農水衡，而坐以贍足，故其數之盛如此。蓋自虞帝兩庠、文武東西辟雖以來，未之有也。顧視漢唐，規模陋狹，志氣蹇淺，何足爲盛時道。臣等不勝大願，伏乞以所編書，依元詔書，上於御府，以其副藏辟離，并宣示史館，使陛下甚盛德之舉，詔億萬年垂示無極。取進止。《丹陽集》卷一。

〔二〕廩：原無，據四庫本、孔抄本補。

辭免太子右諭德劄子

臣伏睹御筆，特除臣兼太子右諭德者。螻蟻疏賤之臣，濫膺聖擢，循省恐悸，不知所出。竊以有周盛時，妙簡賢智之臣，以陪輔世子，使日聞正言，躬履正道，如召公、史佚之倫，乃得爲之；下至導諭之官，蓋亦未嘗不艱其選。恭惟陛下盛德大業，卓冠古初，濬發明斷，肇建儲位，將以中春令日，發冊路寢，親御燕閒，推擇僚采，而臣閭劣，亦叩頭中選。惟諭德之官，委屬攸重，非天下端士博聞有道術者，豈稱拔舉。伏念臣學識行詣無以加人，雖屢塵科選，薦被使令，而瑣瑣碌碌，訖無銖

髮之效。今又超躐，使贊德春闈，雖仰戴君父生成之恩，而退自省量，大懼上玷明公登選。伏望聖慈特寢成命，改授雋傑，使朝廷無虛授之嫌，微臣免倖進之誚，豈勝大願！重念臣官卑，在法不當辭寵，迫於私義，不敢輒貪非據，謹冒昧自列，干瀆天聽。臣無任隕越俟命之至。《丹陽集》卷一。

辭免大司成劄子

臣准東上閣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試大司成者。卑賤之臣，驟膺親擢，聞命震怖，不知所爲。恭惟陛下大興庠序，以興斯文，聲教之遠，外薄海表。而成均辟離之長，實總中外學政，非宿德名儒，豈稱任使。伏念臣孤愚一介，經學淺薄，徒知安分守義，而行能器識，無以逾人。昨被選除，再貳國子，夙夜黽勉，覬有毫髮之效，而訖未有聞。方懼曠官，以干罪戾。敢謂天慈不遺微品，特加因任，就進從班。雖曲澤所加，在臣至爲榮幸，而公議可畏，不敢輒冒非據之寵。伏望睿明將行遷令，追寢誤恩，豈惟示名器之公，亦以增學校之重。所有告命，臣未敢祇受。干冒天威，臣無任屏營俟命之至。《丹陽集》卷一。

進太常祠祀儀制格目劄子

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歲中在京大、中、小祠祀應干儀制并合差官吏、祇應人物及牲牢禮料名數等，合奉常逐一抄錄成策進入，毋致漏落。臣等尋取會所屬，躬加編次，勒成一書。竊以肇昔聖王，制祭祀以交神明，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眈數以奉之。以齊肅衷正無所寓，使先聖之後能知山川之號、昭穆之世、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忠信之質、裡潔之服，而致恭明神者爲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宜、彝器之量、壇場之所、屏攝之位，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今臣等以冥凡之質，待罪祠官，蒐哀編纂，大懼不足仰稱明制。每歲大祠凡九十有六，中祠凡二十有九，小祠凡一十有四，每祀爲一卷。歲再祀，或四時祀，或月祀，若祭名異而祀儀相類，則合爲一卷。凡四十有八卷，標錄二卷，以「太常祠祀儀制格目」爲名，謹隨狀上進。《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二六。

賀皇帝元會御大慶殿表

歲統開端，夙設九賓之會；人正謹始，還來四海之圖。受福無疆，惟皇作極。中賀。恭惟皇帝陛

下推仁濟衆，體道御時。顯勳績則殆姚姒之所無，闢土疆則皆漢唐之未復。車惟同軌，瑞必應圖。築黃金之臺，憂已消於北顧；鏤白玉之牒，禮方議於東巡。屬三始之肇更，宜百祥之交擁。臣叨膺銅虎之寄，阻望雲龍之廷。稱萬歲之觴，莫陪飲柏；率百獸之舞，但切傾葵。無任。《丹陽集》卷一。

賀太上皇表

聖謨獨斷，神器傳歸。綿宗社於無疆，浹人神而胥慶。恭惟道君皇帝陛下躋時嘉靖，體道希微。唐堯聞康衢之謠，有熊喜大庭之館。謂青宮之預建，顧黃屋以何心。爰降冊書，俾嗣曆服。巍巍蕩蕩，難名不宰之功；繼繼繩繩，永昌無爲之樂。臣出尸祠館，阻造朝班，無任。《丹陽集》卷一。

賀孝慈淵聖皇帝登寶位表

祇遵聖詔，光紹皇圖，曆數在躬，華夷交戴。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睿哲天縱，欽明日躋。主鬯十年，懋毓震闡之德；收畿千里，益宅寰宇之心。駿命所歸，神器允屬。臣夙有厚幸，蚤依末光。奉匱以升，實相阼階之冠；建儲之始，首叨潛府之僚。方茲聖作之初，阻預班朝之列。無任。《丹陽集》卷一。

賀今上皇帝登寶位表

期安國步，提億萬之全師；遂享天心，正九五之尊位。黔黎有託，社稷載安。中賀。竊以祖宗德澤在人，國家鼎祚方永，穹居叛渙〔二〕，神器震搖，天純祐於我邦，時篤生於真主。恭惟皇帝陛下欽聰若古，勇智在躬，稟上聖之姿，當中興之運。慷慨奮發，既宅四海之心；委曲全安，益驗三神之助。欽承初載，溥協歡心。而臣久冒寵榮，粗有知識。體元居正，既欣曆服之有歸；戡亂定傾，更識太平之可待。無任。《丹陽集》卷一。

〔二〕穹居叛渙：原作「強鄰侵擾」，據四庫本、孔抄本改。

賀冊元符太后表

縟禮上儀，肇舉宮闈之慶；歡聲和氣，鏘洋寰宇之傳。家國同休，人天咸喜。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慕武王之繼志，同季歷之因心，深惟寶祚之居臨，實自先朝而弟及。顧付託之恩無以報，則友恭之義致其隆。內則睦族，而斯變於時雍；外則繼猷，而力回於國是。矧翼室受遺之際，賴椒房贊策之

功。屬憲府之建明，委禮官而訂審。肆頒孚號，申進顯名。懿範徽音，益播管彤之美；仁風孝治，遠形華裔之瞻。無任。《丹陽集》卷一。

賀立皇后表

帝度其心，寅念人倫之本；天作之合，肆登邦媛之良。化肇六宮，歡騰萬宇。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唐虞明德，夏子丕圖。謂二南爲王化之基，而五教乃天叙之典，爰諏穀旦，大正長秋。彤管垂休，將輔成於陰教；慈闈致養，見永嗣於徽音。臣服職祠庭，庇身教澤，欣聞椒掖之孚號，阻造楓宸而奉觴。無任。《丹陽集》卷一。

代慰欽成太皇后祔廟表

寢園復土，祇遵三月之期；廟室寧神，甫畢九虞之禮。威靈燕預，遐邇盡傷。恭惟皇帝陛下義極慎終，孝深錫類。篤叙乃父，顧元豐宮掖之賢；則友其兄，念永泰母儀之重。追崇特異，躋祔有嚴。雖紫庭永隔於音徽，而清廟肅承於灌獻。願寬惻怛，少副瞻馳。《丹陽集》卷一。

代慰欽聖太后祔廟表 一

役回六遂，悵復土於喬陵；祭訖九虞，肅躋神於清廟。光靈肸蠁，遐邇盡傷。恭以欽聖憲肅太后配德皇英，軼功莘摯。決定大策，援聖人於南面之尊；退避寶圖，復明辟於東朝之養。歛上賓於仙闕，俄升祔于秘宮。恭惟皇帝陛下翼翼文心，烝烝舜慕。悼椒塗之長逝，奉桑主以致虔。夢若平生，時起悲於脂澤；游於複道，將永奉於衣冠。願副瞻馳，少寬悲惻。《丹陽集》卷一。

代慰欽聖太后祔廟表 二

徽音永闕，徂運載周；聖孝哀恫，輿情蘊結。恭以欽聖太后道光周母，聲掩虞嬪。遭時危疑，獨建大策；躋民嘉靖，遽復繁機。豈徒修陰教於壺闈，固已懋豐功於宗社。流芳彤管，將永播於億年；脫迹紫庭，歛甫更於期歲。恭惟皇帝陛下堯仁因性，舜慕以身。疚方抱於嬛嬛，孝日隆於業業。願寬哀念，式副《禮經》。《丹陽集》卷一。

代慰欽慈太皇后祔廟表

隆名懿冊，追賁泉途；縟禮盛儀，祔升宗祏。悲纏當宁，感劇寰區。恭以欽慈太后鍾慶高閤，流芳彤管。夙效捫天之兆，果臻夢日之祥。正位東朝，莫逮含飴之樂；躋神太室，空餘撫鏡之悲。恭惟皇帝陛下政用湯中，道隆舜孝。昊天罔極，願少抑於悲摧；春露既濡，將永親於灌獻。《丹陽集》卷一。

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懿節皇后梓宮還闕表

龍輶返國，蜃紼戒塗。儼七萃以護行，森百靈而警侍。照臨所逮，哀慕攸同。恭惟皇帝陛下舜孝日嚴，堯仁天覆。昨奉兩宮之諱，躬服三年之喪。目斷殯宮，日動羹牆之念；誠通霄夢，每興匱鑑之悲。由聖孝之感通，致殊鄰之悔禍。飭使旃而遐衛，奉題湊以言旋。粵惟中壺之喪，亦見素輿之至。列城沃酹，行路涕洟。柩易四重，已極慎終之禮；役興六遂，行遵復土之期。願少抑於哀恫，庶永安於愛戴。《丹陽集》卷一。

慰隆祐皇太后上仙表

變起慈闈，悲纏寰宇。恭以代行隆祐皇太后慶鍾沙麓，德懋管彤。頃炎運之中微，克保基圖之固；暨逆臣之俶擾，再扶宗社之安。方南土之回轡，奄東朝之告祲。恭惟皇帝陛下道光帝績，孝篤母儀。長樂問安，極三牲而致養；泰陵復土，儼六遂以在行。願寬罔極之哀，式副有生之託。《丹陽集》卷一。

慰懿節皇后上仙表

椒風告祲，薤露興哀。慟發六宮，悲纏九土。竊以代行皇后上天作合，初載來嬪。躬《卷耳》之憂勤，服《葛覃》之節儉。方專彤管之美，遽陟白雲之鄉。恭惟皇帝陛下治內而厚人倫，追遠以基王化。雖褱衣重翟，永闕於中宮；而匣主黼筵，將祠於別廟。願抑聖情之悲悼，式副寰宇之瞻依。《丹

代慰聖瑞太妃薨表

柔儀長謝，卹典致隆，凡在幃臨，伏深悲怛。恭惟皇帝陛下化先治內，禮極慎終。自仁率親，上動元豐之感；因心則友，更懷紹聖之傷。追惟宮掖之賢，曲軫宸闡之念。哀榮時異，升賁用光。孚號大庭，俾聯華於二后；寧神寶剎，將祔告於諸陵。願少抑於恫傷，庶永安於瞻戴。《丹陽集》卷一。

賀正旦表 一

年統載新，禮重三朝之會；陽功大湊，氣資萬寶之昌。有天降康，惟聖時克。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宅中圖大，居正體元。靈承帝以寅恭，茂對時而化育。方且錫符而有美，蓋將嗣歲於無窮。齊七政於璣衡，躔離攸叙；受四方之圖籍，蠻貊來同。屬治象之載頒，宜神休之滋至。臣等叨恩服采，籲衆造庭。保合太和，幸親逢於華旦；緝熙純嘏，蘄永佑於丕圖。《丹陽集》卷一。

賀正旦表 二

三朝肇祚之辰，乾坤交泰；萬國貢珍之會，圖籍來同。受福無疆，惟聖時克。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御時以道，敕命惟幾。如日之升，見文王之所以聖；惟天爲大，同堯帝之無能名。推餘緒而運化於陶鈞，撫亨嘉而躋民於仁壽。矢其文德，絕域皆徠；告厥成功，珍符紹至。惟繁禧之所介，協嗣歲以俱新。曆授人時，法頒治象。惟皇作極，大居正以體元；與物皆昌，首施仁而發政。臣等蒙休盛旦，代匱正司。東陸發春，喜迪泰元之吉；南山薦壽，仰祈時望之祥。《丹陽集》卷一。

天申節賀表

衆非后何戴，欣逢震夙之辰；邦永孚於休，適配長嬴之月。自天申命，薄海均歡。恭惟皇帝陛下，亶亶文勤，孳孳舜善。亶聰明而紹前列，寶慈儉而懷永圖。躬五載之焦勞，已開興運；介萬年之逸樂，益擁殊祥。臣限守虎符，阻趨鵷列，無任。《丹陽集》卷一。

賀明堂大禮表

大禮必簡，誠對越於三神；至仁無親，澤均敷於萬宇。溥霑惠術，交協歡心。中賀。竊以祭數則煩，在竭誠而報本；禮時爲大，必稱事以從宜。尊天地以合祠，陟祖宗而並侑。意孚明察，制備情文。恭惟皇帝陛下德懋日躋，政修時邁。已即圜丘而毖祀，未登陽館以宗祈。甫臨三歲之期，遂度九筵之邃。執瓚裸鬯，遣宗英而嚴九廟之儀；摺圭荐嘉，被袞冕而極二儀之奉。前期誕告，先甲齋居。列庶尹以駿奔，亘百神而咸秩。祝嘏申虔於吉土，輝胞俱被於湛恩。臣早預從班，晚分郡寄。兼綜條貫，無因奉兒寬萬壽之觴；宣布詔書，尚能作王褒四子之頌。《丹陽集》卷一。

天寧節賀表

辰集木津，實肇出寧之旦；歲臨單閼，欣逢載震之期。中外稱觴，邇遐拱極。恭惟皇帝陛下實天元子，爲世道君。孝德著而九廟居歆，祀事明而三神歡喜。威能遠暢，既收舊壤以來歸；聖不自居，方却尊名而弗受。福祥時萬，憲度日新。斗適次於房心，壽必齊於箕翼。臣逖違宸陛，外剖郡符。聽望嶽之三呼，阻簞鵲鸞之列；賡繼天之一曲，第傾螻蟻之誠。《丹陽集》卷一。

天寧節進銀絹表

皇威遠暢，坐收闢國之功；壽節載臨，遙祝後天之算。共致蕃方之貢，交修庭實之儀。山阜之珍，織紵所出。仰裨九賦，少將臣子之恭；虔請萬年，永保人天之慶。《丹陽集》卷一。

天寧節進折銀錢表

外撫侯封，猥荷分符之寵；前臨誕節，聿修任土之恭。祇率鍾官，式遵幣貢。塵三錢之府，深慙不腆之儀；稱萬壽之觴，遙致無疆之祝。《丹陽集》卷一。

進奉天寧節功德疏謝書表

殊庭三祝，虔致悃誠；細札十行，誤膺褒詔。齋心展誦，舞手懽呼。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兆有作之聖神，嗣無疆之曆服。按六經而較德，惛四裔而抗稜。載遇誕辰，實天人之交慶；仰祈道蔭，乃臣子之當然。敢意慈憐，申加慰藉，永懷丕享之義，誓罄不移之心。《丹陽集》卷一。

賀燕樂表

名與功偕，肇建盛王之樂；政由俗革，適新治世之音。閱視燕朝，頒傳寰宇。既備乃奏，永觀厥成。竊以原樂之初，聲相應故生變；語形而上，道可載而與俱。厥惟聖明，乃議述作。禹取聲而爲度，夔制律以和聲。雖諧鈞已格於三神，而燕樂尚循於五季。爰稽中正，盡革哇淫。增徵角之招，而七律始全；陳土石之器，而八音初備。有始翕從純之美，無細抑大陵之傷。蓋和聲既滌於姦聲，則今樂遂同於古樂。恭惟皇帝陛下道超器數，治極盈成。察龢於清濁之間，象事以始終之序。曰惟嘉饗，深厭溺音。立度出均，始達神明之德；登歌下管，遂同天地之和。順氣應之，治道備矣。臣等無裨政化，猥預榮懷。爲《韶》九成，聽鏗將而竊歎；大食三侑，願保用於無窮。《丹陽集》卷一。

賀日戴承氣表 一

化侔乾運，洪恩丕冒於邇遐；祥開日華，瑞氣並生於上下。光騰羣日，慶浹輿情。竊以行上道以揚暉，宗衆陽而循度，旁出纓珥，皆兆福祥。見於戴者，爲國有喜之占；名以承者，示臣奉君之慶。乃底日之官程奏，與說天之志協符。陽春方中，晷景正午，躔茲並應，實表多祥。恭惟皇帝陛下盛德

昭升，至仁光被。無思不服，人文已應於豐亨；將受厥明，天瑞遂形於晉晝。臣等具叨眷獎，莫效燮調。政察璿璣，奚測彌綸之妙；氣調玉燭，徒深抃蹈之誠。《丹陽集》卷一。

賀日戴承氣表 二

帝德誕孚，仰格景炎之應；天休滋至，繼騰瑞氣之華。殊祥相望於後先，美證交輝於上下。清臺雜候，寰宇均歡。竊以天惟陰隲而降監孔昭，日乃陽宗而象類可考。堯命四時之官而謹寶錢，周以十輝之法而辨吉祥。曰戴曰承，曠千齡而莫睹；乃神乃聖，遂彌月而再瞻。蓋一德新而又新，則諸福至而復至。《丹陽集》卷一。

賀日蝕不及分表

官占前告，知交數之當虧；聖德上昭，致蝕分之不及。照臨所逮，距躍惟均。中賀。竊惟躔度相循，實應大餘之數；陰陽有眚，乃侵內壤之光。惟精意之潛孚，則沴氣之遽弭。保章辨吉，眊稷觀祥。有感必通，蓋欽若寅賓之證；方交俄吐，示及遲蝕寡之符。恭惟皇帝陛下道與豐亨，德參離照。雖運彌綸之妙用，不忘寅畏之小心。天且弗違，人其皆仰。臣等謬膺眷獎，服在弼諧。修六職以導

和，仰繫庇冒；率四方而來賀，但切懽呼。《丹陽集》卷一。

賀日蝕陰雲不見表

日當合朔，前知薄蝕之期；雲起崇朝，潛護照臨之體。坐銷沴氣，溥洽歡心。中賀。竊以陰陽不免於交侵，日月有時而同道。蓋盈虛之定數，在分至以非災。繫聖德之召和，致天心之助順，雲特瞻於游宇，辰自應於集房。恭惟皇帝陛下秉總泰元，均調沖氣，思其艱而制治，正厥事以承休。雖曆步日微，莫逃常度；而德孚陽感，自隔妖氛。臣等積在慈憐，敷同慶賴。抑陰用社，既虛十煇之占；籲衆告庭，願上萬年之壽。《丹陽集》卷一。

賀慶雲表

氣襲一陽，方誕膺於神貺；雲舒五彩，復昭示於天休。登臺以書，擊壤咸喜。中賀。竊以古帝有車蓋之瑞，因以紀官；漢皇祀汾陰而歸，嘗聞覆鼎。載諸往牒，已號殊祥。矧當至日之漸長，方即路朝而展采。儼九賓而就列，鏘六玉以導和。紛郁呈祥，輪囷曜色。盪紫霄之氛祲，映黃道以昭回。於稽盛德之符，茲謂太平之應。恭惟皇帝陛下欽聰稽古，寅畏享天。僕景命於無疆，告成功於不宰。克

開厥事，秘文兆見於堯天；參受于庭，卿霽復光於舜日。臣等備叨殊獎，獲相上儀。若煙非煙，幸親瞻於瑞蔭，既旦復旦，願永播於賡歌。《丹陽集》卷一。

賀收復湟州表

爰整其旅，起舊將以俱征；克成厥功，恢故疆而盡復。捷音來上，歡頌遠傳。中賀。竊惟湟水之封陲，實邇橫山之走集。地形控阨，天聚富繁。歸我版圖，昔有招携之效；弛其檻縶，誰爲縱敵之謀？屬聖武之紹興，幹神機而獨運。星文助順，軍氣益張。匪安匪舒，遂有來鋪之效；是致是附，坐收無侮之功。恭惟皇帝陛下，遙求厥寧，載用有嗣。赫赫業業，而天威遠憺；烝烝皇皇，而兵勢具嚴。憬彼邈川，故無勞於折箠；蠢茲僞夏，行亦見於消烽。《丹陽集》卷一。

全宋文卷三〇六五

葛勝仲 二

賀收復燕山府表

取亂侮亡，曾未施於三箭；向風慕義，遽求效於九州。惇黎輸款塞之誠，渠帥有倒戈之請。事光惇史，慶溢綿區。中賀。惟幽薊之封疆，本華夏之土宇，粵從石晉，始失版圖。垂二百年，擅數千里，凡謀國之士，議弗敢及，致在天之聖志未克伸。惡稔罪盈，衆怨神怒，寇戎越在草莽，師衆日尋干戈。仰怖德威，如洪爐之燎毛髮；蘄霑聖澤，若大旱之望雲霓。遂掃境以來庭，同叫閭而請命。恭惟皇帝陛下神武不殺，睿智有臨。救民水火之中，玩敵股掌之上。全付所覆，仰承穹昊之休；道觀厥成，大灑祖宗之憤。舊壤再歸於中土，經躔遂備於周星。成茲不世之功，盡出非常之斷。臣叨膺郡紱，阻獻壽觴。撫鳴劍而馳伊吾，徒深贊喜；登泰山而建顯號，行慶升中。《丹陽集》卷一。

賀湟州芝草表

青唐慕化，籍疆土以咸歸；朱草薦珍，走驛郵而來獻。凡依怙冒，交劇歡呼。竊以齋房之詩，徒著九莖之異；瀛洲所產，第存三秀之名。彼固推爲盛時，亦復號稱華觀。蓋未有叢生千葉，遠叩九閭。截然新附之邦，卓爾無前之瑞，楊華菌蠢，託質堅剛。介蠻貊以繇傳，曠古今而創見。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化由神運，道與時行，默調撫於五辰，遂昭蘇於衆彙。張咸池之樂，以流於協氣；定郊廓之鼎，以召於嘉祥。因積人和，具膺帝祉。案諸圖牒，共欽蔓蔓之形；播以聲歌，永配巍巍之治。臣等生逢昭代，獲睹上儀，敢同來賀之四方，共祝無疆之萬壽。《丹陽集》卷一。

賀瑞石表 一

臣某等言：伏睹河東轉運司進瑞石一，據待詔封土寧狀，稱磨礪已凹，尚見天正堯瑞，字并御筆。驗到詰實，與元圭同宣示百官者。告厥成功，由錫久淪之至寶；震於珍物，是興前古之殊祥。質雖玉石之倫，意若節符之合。中賀。竊以禹底濬川之績，堯受延喜之圭，雖孚尹尺二寸以標奇，然湮沒三千年而莫睹。天將授聖，理欲斷疑。爰出秘文，以彰休應。得自樊山之壤，久爲汾水之都。究點

畫則本於自然，考符瑞則昔所未有。披圖輝耀，豈同鳳羽之成文；結體瓌奇，恍若龜書之再出。屢磨礪而不泐，將藏秘於無窮。恭惟皇帝陛下仁以則天，智惟稽古。孝悌而致萬邦之協，欽明而臻庶績之熙。治既比隆，福因緣類。皆不求而自至，蓋合異以爲同。臣等叨預近司，親陪昌運。地不愛其寶，幸獲觀瞻；邦永孚於休，惟深呼舞。《丹陽集》卷一

賀瑞石表 二

圭呈元色，將昭受於大庭；石出秘文，預協符於上瑞。四方同賀，百辟聳觀。中賀。竊以龍甲浮河，伏羲因而畫八卦；龜書出洛，箕子所以演九疇。厥惟自然之文，每出大明之世。不求而至，獲於汾、晉之都；載考其繇，欲正陶、唐之瑞。緘滕來上，磨礪愈明。究字畫則非筆墨之能工，語休祥則實圖牒所未有。闡神明之奧蹟，祚曆服之綿長。道之將興，國以長楸。恭惟皇帝陛下則天覆燾，如日照臨。克明俊德，而仁厚於惇宗；不廢窮人，而政修於無告。巍巍之功既就，赫赫之應遂昭。臣等叨預近司，預觀懿鑠。何知帝力，載賡野老之謠；請壽聖人，更類華封之祝。《丹陽集》卷一。

賀水晶大花金碼碯興發表

天人精稜，有感斯通；山澤韞藏，不求自至。三邦程奏，萬宇均歡。竊以貴異物非聖哲之本心，致大利乃帝王之盛節。蓋仰膺於天佑，必並顯於坤珍。壤帶洛師，發千年之水玉；江連邕管，粲萬鎰之精鏐。顧茲寶石之英，舊產大荒之遠。乃於近甸，併效殊祥。恭惟皇帝陛下撫大競之時，擅無倫之富。政事修而錢流於地上，年穀熟而粟腐於關中。民各厚生，地豈愛寶。惟茲三幣，並出一時。掌在邕人，不假地圖之授；藏之玉府，永爲邦賄之良。臣等猥被眷求，親陪熙泰。治道備矣，何施寅亮之功；寶藏興焉，幸預榮懷之慶。《丹陽集》卷一。

進奉生擒睦賊渠魁馬謝詔書表

師行左次，旋掃逋誅；貢效右牽，蓋伸常禮。顧煩神指〔二〕，曲降璽書。誦讀知榮，捧承失據。中謝。伏念臣守近服，屬討凶渠。方鞠旅於前茅，曾乏先登之助；暨致刑於獨柳，徒將曲踊之誠。弗悟溫言，特光孤跡。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宅師嘉靖，基命溥將。有此武功，暨宣威於暴亂；矢其文德，更加惠於臣鄰。雖處外而亦臨，俾增重於所泣。道三二帝，幸親遇於昌期；文七六經，永襲藏於部

室。《丹陽集》卷一。

〔二〕煩：原作「頻」，據四庫本、孔抄本改。

謝收復燕雲進馬賜詔書表

復境金臺，師既殊於左次；稱觴玉殿，貢輒效於右牽。敢意恩綸，俯光衡宇。中謝。恭惟皇帝陛下智勇天錫，徇睿生知。稽古則斷自唐堯以來，治外則雜用采薇而下。爰修羽干之舞，同乎舜功之巍；不遺蟣蝨之臣，賜以周書之噩噩。深維榮遇，實賁餘年。願加什襲之藏，更殞百身之報。《丹陽集》卷一。

謝特賜謚先考清孝表

鄉書程奏，仰蘄揚善之公；廷議具孚，特被易名之寵。恩光下逮，感涕無從。中謝。竊以名者實之賓，必考一時之德；謚者行之迹，永垂萬世之傳。禮欲示於勸賢，義特嚴於節惠。魯無駭則生有正卿之貴，衛公叔則請於將葬之時。若乃爵未及而特崇，寔已久而追命，自非絕德，曷勝殊榮？仰惟先

臣，夙有卓行。飲冰自勵，清每畏於人知；負米服勤，孝實由於天稟。十年辭祿而養志，一介不取以律貪。蹈曾、閔之所難，拔夷、齊爲可慕。善每爲而最樂，徒信所聞；道雖闇而日章，其傳自遠。敢圖二美，上達四聰。略省戶之參稽，置禮官之訂議。特旌潛德，俾受大名。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公聽並觀，兼容汎愛。同帝堯之稽衆，法湯后之立賢。不吝飾終，特甄收於片善；未嘗忘遠，曲崇獎於下臣。爰霈恩綸，來光泉壤。殞百身而莫贖，永悼循陔；想九原之有知，尚期結草。《丹陽集》卷二。

謝降詔不允乞外任表

教而知困，竊幸退藏；道以觀能，尚寬澄汰。親奉德音之獎勵，繼膺溫詔之撫存。宜去而留，以榮爲懼。中謝。伏念臣蚤蒙擢序，馴致高華。聯禁塗供奉之班，蠟鬻舍師儒之長。冒居厥次，未報隆恩。輒乞其身，實緣私義。蓋明倫善俗之時希遇，則育材成德之任至難。無作人之助，則爲曠官；無授業之長，則徒廢學。如臣愚陋，涉世闊疏，可謂人師，雅無重望。於斯碌碌，屢荷容容。徧塵胄子之官，久妨賢者之路。鰥鼠窮於五技，難復進爲；鷦鷯巢於一枝，庶安拙守。故因次對，自勉治民；敢意包荒，尚容游食。獎以平文之當，賁之振職之稱。既蒙踰袞之褒，復荷出綸之渥。大哉之言誕播，蕞爾之跡有光。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豐照直中，乾剛獨運。懋昭大德，適求多士之寧；灼見俊心，深識百辟之享。肆憐平進，更責後圖。誓殫分教之勤，少報兼容之施。《丹陽集》卷二。

休寧知縣謝上表

蠶厠儀曹，媿匪小材之累日；除還銓部，猶叨大邑以庇身。荷恩難名，報德無所。中謝。伏念臣人門俱下，仕學並輕。雖偶竊於科名，本自甘於州縣。識拔誤除於師席，編摩進直於書林。佐貳宗英，預掌銀潢之津派；登延冊府，獲窺金匱之圖書。每自疚於超踰，豈復希於擢序？久尸官於省戶，曾乏建明；屬議禮於宗祊，遂成瘵曠。蠡何施於測海，蚊果困於負山。特煩簡禮之嚴，上瀆冕旒之邃。止從澄汰，實戴矜容。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釐百工，舜明庶物。黜陟必先於考績，賢愚咸使之遂情。若此無能，尚有攸處。臣敢不承流宣化，勉報政於三年；念咎省愆，誓輸忠於九死。《丹陽集》卷二。

大司成謝上表

入持禁橐，已媿超遷；進長經轡，更叨因任。循涯虛受，程奏懇辭。膺詔旨之弗俞，錫服章而加賁。亦既就職，深虞累恩。中謝。伏以兼三代之學，以明人倫；同四海之風，而暨聲教。大申孝弟之義，交獻賢能之書。歷年滋多，明效灼見。小子有造，預鼓篋者千人；海邦率從，來執經者萬里。惟

時教法，特軫淵衷。責古人大全，則洊降德音；示聖經奧旨，則親爲訓傳。蓋躬教立道之君處上，則育材首善之臣至難。方廣詢求，以專屬任。而臣學非得己，才不加人。行誼不足爲世之範模，文藻不能作經之鼓吹。偶自朝廷興學之始，首叨方郡分教之官。玷禮曹郎屬者四年，預胄席師儒者三等。所能何有，每遷益高。雖賓賢養士之規模，粗知本末；顧成德達材之績效，蔑有毫釐。不悟異恩，就躋邇列。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誕敷文德，遙圖康功。久於道而化成，不忘樂育；主其心而慎治，更務能官。察臣所守之靡他，貸臣已試之無驗，猥加曲澤，使勉後圖。誓畢微生，仰酬洪造。《丹陽集》卷二。

謝江州太平觀表

躋榮命教，濫居學省之華；負罪投閒，尚竊祠宮之適。寬恩下逮，感涕橫流。中謝。伏念臣學術空疏，性資愚拙。本爲貧而干澤，寢席寵以逢時。俾游英俊之躔，盡出聖神之造。班陪從橐，秩冠儒官。顧惟何人，輒膺是選。果緣冒處，遂致疾顛。仰繫亭毒之私，猶頒餽廩之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俾天大，恩均父慈。擴仁恕以并容，亶聰明而臨照。深閔向隅之戚，特從祝網之寬。退居寂寞之濱，得從優逸；上答生成之賜，更誓糜捐。《丹陽集》卷二。

謝復右文殿修撰表

殊庭游食，深幸安全；秘府疏榮，特從甄序。隆恩下逮，感涕橫流。中謝。伏念臣學不造於道真，材不周於世用。自奮寒苦，三收詞藝之科；寢冒寵嘉，四躡師儒之等。欽承綸綍，俾長膠庠。退量羊質而虎皮，何補鳶飛而魚躍。骯髒但期於報國，顛愚實昧於周身。惟行法已拂於人情，而處事每違於時論。怨仇交積，釁咎易乘。猥自劾歸，親承訓獎。慰留之詔始下，搏擊之疏繼聞。凡可排詆而中傷，無不崇飾而誣讎。莠言甚巧，惑投杼於三人；幽結莫申，類降霜於五月。賴乾坤亨毒之施，察風波險陷之危，曲示優容，止投閒左。微生易殞，聖造難酬。旋聞邦誣，靡逃天鑑。阿比附會，著在德音；放逐流離，屏之荒服。臣之所坐，豈假自明。遂令流落之餘，曲被便蕃之澤。稍賁集賢之職，漸刊司敗之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覆露萬邦，帡幪庶尹。風揮日舒而專斷，雲行雨施以均慈。蹈舜之文哲而審官，體湯之寬仁而有過。肆令浮賤，不遂棄捐。恩已重於邱山，實踰始望；身未填於溝壑，誓竭孤忠。《丹陽集》卷二。

汝州到任謝表

序道山之秘職，已荷疏榮；殿陸海之名邦，更蒙起廢。苦心易感，危涕自零。中謝。伏念臣器識無以加人，學問本期治己。會睿神之博采，旅俊哲以同升。徧歷清塗，皆非素望。直棧傳廐，雖知戒於回邪；方穿運車，顧每難於諧合。昨承人乏，進長國庠。雲漢爲章於天，何裨化養；日月有明必照，獨荷矜全。數侍清閒，游膺訓獎。維時邦汭，方擅臺評。凡可傾擠而中傷，無不誕慢而崇飾。儻非洪造，豈有餘年？矧退黜僅及再周，而恩渥已更三至。既察采苓之罔，遂叨剖竹之榮。濱九死而復生，殞百身而易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宏規籲俊，大德容愚。曠然兼覆之恩，仁爲己任；展也大成之業，善與人同。故雖無庸，不使終否。臣敢不益殫夙夜之力，少紓宵旰之勤。懲沸羹而吹齏，更防後患；羨淵魚而結網，勉企前修。《丹陽集》卷二。

謝改寶豐縣名表

建節近蕃，已旌地寶；錫名交邑，更荷天慈。閭井祇歡，山河增重。中謝。竊惟汝郡，密拱神皋。鬱蔥之佳氣旁連，汪濊之湛恩光被。是興寶藏，以表珍符；沓來邠人，底貢玉府。夤緣蓂爾之

境，申錫美哉之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富擅無倫，化行有截。爰正名於百物，以彰信於兆民。旬服用光，信書惟永。臣謬膺優寄，躬被德音。言順事成，實佩褒庸之寵；政平訟理，益圖報塞之方。《丹陽集》卷二。

爲輒奏儀曹馬俊公事放罪謝表

讞獄非疑，自奸罪譴；疏恩過厚，特飭憲章。荷德自天，措躬無地。中謝。伏念臣中緣擢序，殊預使令。兢兢詔令之遵，齷齪簡書之畏。謂獄者天下大命，而刑本君子盡心。寧失不經，上體好生之德；何度非及，顧無閱實之良。輕瀆九重，特寬三尺。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斤斤之明進日，恢恢之網如天。知非法吏之深文，爰貸守臣之妄發。臣敢不知逃簿責，益務簡孚。觀過知仁，幸不書於一眚；咸中有慶，庶圖報於萬分。《丹陽集》卷二。

謝除顯謨閣待制表

竄名簡札，久奸列史之誅；寓直圖書，忽玷侍臣之選。驚魂返幹，感涕交頤。中謝。伏念臣於世無庸，以身得察，不繇援助，徧歷高華。自信直前，未免木雁之累；周防慮害，又乏蒼龜之明。遂招

貝錦之言，上瀆細氈之聽。仰承辨究，曲賜保全。起之祠宮，付以民社。義命大戒，方勵志以力行；富貴危機，實無心於饗取。矧惟伯氏，獲綴近班。甫依日月之光，遽淪霜露之疾。顧滿盈之招損，復愴盡之傷生。方圖幽屏於衡門，敢意寵登於巖閣。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在帝陟降，憲天聰明。體堯之大以容愚，用舜之中而忘過。念茲簪履之舊，援之溝瀆之中。敢不黽俛事勞，緝熙問學。命輕於羽，期徇道以忘身；誓有如江，願輸忠而報國。《丹陽集》卷二。

湖州謝到任表

服勞盡瘁，敢擇地以求安；積釁挺災，輒籲天而瀝懇。豈圖名郡，驟假畸人。中謝。伏念臣樞機無庸，骯髒難合。入塵禁近，深慚乍佞而乍賢；出預承宣，惟知畏首而畏尾。迫於多瘡，尚爾自營。荷臨照之末光，遂寬閒之素志。惟苕霅之勝壤，號吳越之樂郊。杜牧之三啓請行，王逸少二代繼守。豈期汎宅之地，乃獲專城之居。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文王之淵懿以官人，蹈虞舜之聰明而臨下。畀矜無告，特爲相攸。仰稱慈憐，誓當勤策。挈紫荷橐，徒夢想於清都；坐白蘋洲，幸日陶於化國。《丹

鄧州謝上表

危誠自列，本緣三互之嫌；洪造曲從，改泣一麾之寄。奔走奉職，經營戴恩。中謝。伏念臣早幸逢辰，過叨序爵。容臺蒞禮，往來數預於討論；教府育材，伯季迭居於長貳。實佩聞於德意，敢申盡於初心。旋以拙疏，久坐流落。既不肯逐巧點妍而射利，又不能變節易操以隨時。歲籥七更，徒或夢遊於帝所；國門三過，何階入覲於天儀。進無扳聯之因，退守靖共之素。惟茲楚境，蓋昔鄧墟。令臣領之，爲幸多矣。此蓋恭遇皇帝陛下蹈虞舜孳孳之善，廓成王斤斤之明。攬治具而畢張，鑑人材而翕受。少原之簪惟舊，未忍棄遺，豐城之劍可求，聊加拉拭。臣敢不布龐洪之惠澤，佩煩悉之訓詞。爲國矢謀，雖身遠嚴、徐之列；與民興利，尚志睇召、杜之風。《丹陽集》卷二。

再任湖州謝表

復舊歷之近班，已叨式序；付嘗爲之便郡，更荷就除。不涉道塗，即交印綬。中謝。伏念臣仕過其量，德慊於榮。內之代匱於京師，徧陪禮樂學校之寄；外之服勞於郡縣，備諳簿書獄市之煩。自黷真祠，屢更嗣歲。敢圖起廢，復玷承流。今所領州，昔嘗仕事。法令具在，誰言厦屋之帡幪；民俗可

知，妄指甘棠之蔽芾。今茲器使，實累詔除。而臣益老無堪，積憂多畏。動而輒礙，豈能游刃以解牛；去已復來，徒類下車而搏虎。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運天德以鈞賜，纘帝緒以膺期。體道時巡，擇賢共治。時加申命，更勉後圖。惟自誓於糜捐，庶少寬於憂顧。馳朱丹轂，敢從事於燕游；探赤白囊，第謹修於備禦。《丹陽集》卷二。

謝除顯謨閣待制表

奉混元香火之祠，獲從安便；直永裕圖書之閣，復玷高華。方課職以投閒，顧冒恩而席寵。辭不獲命，懼何以堪。中謝。伏念臣江海腐儒，布韋冷族。以身自勵，妄期兄弟於古人；賦命多奇，動輒參辰於時態。昨膺申命，果撫舊封。當帑庾空匱之時，適衣冠流寓之衆。長鞭不及馬腹，寧免多仇；割鷄焉用牛刀，敢言易治？拙疏若此，汰免是宜。敢期肆眚之隆寬，不以曠官而賜隔。還青氈之舊物，綴紫橐之清班。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時邁其邦，日新厥德。攬智瘝而兼用，作威福以並行。蕩蕩巍巍，每擴堯天之覆；左左右右，特從湯網之寬。臣敢不知幸之不可常，念德之宜有報，益堅素守，更勉後圖。《丹陽集》卷二。

謝賜曆日表 一

仰求天步，運太極之三辰；俯授人時，協《洪範》之五紀。祇膺詔旨，灼見聖心。中謝。伏以考中星之合見而生昏明，課九道之發斂而定冬夏。積大餘小餘而綜數，辨陽曆陰曆以求端。雖云觀象之常，未若紀元之密。開綴文之局而演議，推立極之日以爲元。鑿井耕田，共識作訛之候；連珠合璧，間無秒忽之差。恭惟皇帝陛下化妙範圍，仁深覆育。循堯之道，以閏月而定四時；用夏之正，坐明堂而朝羣后。臣出守支郡，辱賜新書。豈徒尊閣以知榮，敢不奉承而加畏。《丹陽集》卷二。

謝賜日曆表 二

協用五紀，允執其中。猷告多方，不匿厥旨。仰惟天步，俯授人時。中謝。竊以設南正北正之官，實繫順帝；辨西陸東陸之候，所以序年。惟章分部元之不差，則析因夷隩之攸叙。厥惟舉正，乃克求端。恭惟皇帝陛下官天地以範圍，歷日月而迎送。清臺雜候，既謹於疇人；陽館誕頒，每先於嗣歲。惟聖時憲，以初爲常。臣謬廁承流，寵膺錫本。昔嘗卬職，慙無綜數之能；今幸牧民，願廣正時之惠。《丹陽集》卷二。

謝賜日曆表 三

協用五紀，底日而無失日之差；允釐百工，後天而有奉天之謹。中謝。竊以帝嚳序星辰而著衆，唐堯欽曆象以授人。厥惟盛明，必精推步。顧紀元之衍數，本基命以求端。閏餘靡乖，宿離皆正。恭惟皇帝陛下恩涵品庶，道格昊穹。坐行政之堂，定四時而成歲；頒在躬之曆，斂五福以錫民。臣敢不祇奉璽書，寅遵神筴。昔緣推澤，嘗預於討論；今冒承宣，敢忘於尊閣。《丹陽集》卷二。

謝賜日曆表 四

發政施仁，誕布自天之詔；歸餘舉政，特頒底日之書。職在承宣，敢稽播告。中謝。竊以南正北正以司天地，義仲和仲以理陰陽。惟分至啓閉之預知，則風雨晦明之可候。肆於獻歲之始，大宣告命之文。恭惟皇帝陛下寅奉夏正，率循堯道，面稽天若，敬授人時。俯察仰觀，千歲之日可致；下蟠上際，萬物之生得宜。夙推步於清臺，繼頒宣於方郡。行以出令，志以定言。拜賜札以璽書，祇膺周誥；奉萬年之神曆，允協夏正。上體求端，敢忘承式。《丹陽集》卷二。

謝賜日曆表 五

發春獻歲，誕臨行政之堂；舉正履端，昭示在躬之曆。凡叨寵錫，悉被恩榮。中謝。伏以鳳鳥呈祥，定分至啓閉之候；蓂莢紀瑞，辨作訛成易之方。起消息而正閏餘，分辰野而步躔次。五者來備各以序，萬物之生得其宜。蓋惟保乾道之和，乃能致帝者之用。恭惟皇帝陛下紹隆景命，光照丕圖。調玉燭而和四時，在璇璣而齊七政。連環合璧，仰無秒忽之差；轉扇飛灰，俯有桴鼓之應。肆頒告朔，爰及守臣。臣敢不虔稟聖謨，率循彝憲。焉知天道，昔嘗預於討論；不違農時，今第嚴於遵奉。《丹

陽集》卷二。

代皇子辭官表

仙源襲慶，曾微橫草之勞；睿檢疏榮，遽被苴茅之寵。輒輸危懼，仰冒隆威。伏念臣姿實滯冥，質非岐嶷。本支錫羨，當詵詵揖揖之辰；德齒甚微，媿穆穆皇皇之美。方上煩於顧復，冀少迪於顓蒙。敢圖敷號之揚廷，特相奧區而燾社。秩均揆路，寄重節旄。惟茂勳明德之可居，豈弱植幼齡之敢冒。伏望皇帝陛下俯矜愚欲，追寢贊書。名器至公，特正君臣之分；惓誠獲訴，益隆父子之恩。《丹

陽集》卷二。

全宋文卷三〇六六

葛勝仲 三

代皇子再辭官表

循牆懇避，既瀝於愚衷；賜履疏榮，未回於渙號。仰蒙覆露，輒再冒陳。伏念臣託體天支，承顏帝宸。銀潢分潤，日承鞠育之恩；金輅啓封，敢意褒揚之寵。顧未親於保傅，已視秩於公師。相南土以建旄，保東方而受社。並疇多賦，併衍真租。皆非分義之所安，敢罄懇誠而再瀆。伏望皇帝陛下至明旁燭，大度兼容，俯矜髻鬣之姿，特寢絲綸之命。朝廷之上，庶絕於叨逾；父子之間，何容於僞慢。《丹陽集》卷二。

代皇子謝授官表

程奏上干，冀回於成命；恩言狎至，終闕於俞音。祇受寵靈，第加榮灼。中謝。竊以勝衣佩印，存漢室之舊章；晬日錫封，實本朝之故事。敢圖庸昧，亦玷褒揚。伏念臣質異徇齊，年方稚孺。屬椒聊之繁衍，聯棣萼以輝華。顧子職之未供，荷王靈之先及。建節旄而賜履，按輿地以建邦。命服九章，粲威儀於上宰；元戎十乘，峻節制於帥垣。曾是孱微，併叨寵獎。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親九族，舜闢四聰。念生子之在初，雖多男而授職。誓永堅於忠孝，庶上答於生成。《丹陽集》卷二。

代謝賜名表

趣令安位，已被恩綸；諭使更名，更紆親札。宸廷馭幸，閣府增華。中謝。竊惟名以制義者，禮之經；言惟作命者，上之寵。惟叔虞、季友之類，父命有稽；而唐武、蔣義之倫，君賜爲重。臣逢時獨幸，奠食久浮。敢圖賤名，更出睿意。憐其許國之志，使堅戴后之誠。問於申繻，不犯廢山之戒；比之程昱，更超加日之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雖聖弗居，以慈爲寶。當國家之間暇，務極崇儒；矜臣下之勤勞，不忘賚善。肆推曲澤，以賁餘年。三月而名，雖動已孤之感；千載之遇，更懷難報之恩。

《丹陽集》卷二。

代嗣濮王謝升等表

祇受寶符，永佑基圖之固；載頒睿渥，曲惇族屬之私。凡預休涵，交深呼舞。中謝。竊惟濮王之支適，皆爲英祖之懿親。論小宗則勢實綿聯，視正統則稍爲疏逖。因禮有等衰之辨，故法從降殺之文。戚單者既罷賜名，行卑者遂無縻爵。生息寢廣，貧富不均。躋聖度之獨觀，裁宸章而親定。謂自義率祖，雖或貴於斷恩；然立愛惟親，固無嫌於廣孝。爰因熙事，丕變舊章。官以行而迭升，爵因名而更制。情文俱盡，恩義兩隆。磐石相維，更益廟祧之重；綸言下逮，永爲戚邸之光。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德盡倫，王功卹隱。體堯仁而惇九族，紹舜孝以協重華。肆令葛藟之生，共仰蓼蕭之澤。願深圖於報稱，當共誓於縻捐。《丹陽集》卷二。

代謝宣詔再入翰林表

禁林清切，登用詞臣；家巷光華，喧傳詔使。仰膺申命，實戴隆恩。中謝。竊以冠內朝供奉之班，代中宸訓詞之任，粵自唐世，號爲要津。資東里潤色之材，處北門獻納之寄。扉開銅式，地秘金

鑾。樂府立成，乃有謫仙之譽；嘉謨參決，因存內相之名。矧在聖時，勃興文治。睿藻獨高於復古，諸臣莫望於清光。雲漢爲章，獨昭回於萬物；風霆敷號，將鼓舞於四夷。宜得名儒，以當內制。而臣衰遲無用，竅繁弗靈。問學本疏，矧久廢而將落；文詞甚陋，又已試而罔功。何期過采於虛名，復使升華於散職。預擁經於帷幄，參酌史於青編。是皆劇榮，併茲虛授。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宏規遠撫，聰聽旁周〔二〕。圖回萬化以更新，收攬衆材而求舊。殊私所逮，懇避弗俞。奮發詞章，雖莫追於作者；激昂忠義，當不媿於古人。《丹陽集》卷二。

〔二〕聰聽：原缺，據四庫本、孔抄本補。

代謝不允乞外表

忱辭冒進，冀乞其身；恩旨俯頒，俾安厥位。叨榮未已，席寵更慙。中謝。伏念臣獨荷聖知，再司邦計。本圖尺寸，上報邱山。衰疹所嬰，筋骸知馬力之竭；劇職寢廢，智謀同鼠技之窮。懼速大訶，上孤殊獎。爰即威顏之座，具輸肝膈之誠。爲聖人氓，匄就祠庭之佚；避賢者路，冀辭省戶之華。不悟眷留，申加慰撫。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疏觀萬化，原省衆材。察其籲天，本非擇地，特加因任，使勉後圖。大哉一札之言，永期尊閣；蕞爾百身之隕，曷稱恩私。《丹陽集》卷二。

代辭官表

旌旛所指，肇闢遐疆；綸綍載頒，例增崇秩。敢緣私分，進冒隆威。中謝。竊以遁求厥寧，蹻蹻聖神之造；采入其阻，桓桓仁義之師。飭偏校以鷹揚，係名王而蟻伏。鋪敦積石，奄有臨洮。初無遺鏃之煩，坐致舞干之格。曠古未賓之地，悉入版圖；窮荒始附之民，交通鞶譯。仰繫睿斷，用底膚公。如臣謏才，荷國重寄。曾乏幄中之畫，少裨閫外之奇。乃緣策勳，亦叨序爵。矧預聞於政事，已屢玷於恩華。儻無止足畏避之心，必有亢滿顛隳之慮。伏望皇帝陛下監觀本末，惠顧始終。憐其深懼於高明，察其非涉於僞慢。斷從公論，追寢命書。位必勞升，盛世固無以虛授；利因義勝，愚衷亦幸於少安。《丹陽集》卷二。

代謝授官表

興師奮伐，吉語遽聞；疏爵疇功，恩言濫至。懇辭弗獲，祇受若驚。中謝。竊惟洮陽之奧區，實爲隴右之故壤。地形控扼，天聚富繁。早紆先帝之經營，尚習狂童之矯據。神機默運，聖武嗣興。詢謀將才，指授廟算。不淹浹日，坐取列城。强弩何難於射癰，震霆不及於掩耳。游魂假息，望旗鼓以

驚奔；泥首歸誠，襲冠裳而款附。震疊三河之外，鋪敦青海之陽。用夏變夷，皆繫睿略；因人成事，豈有微勞。敢圖近弼之頒恩，亦使瑣才而居寵。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英威服遠，盛德容愚。土宇版章，中外提福。謂義已加於不齒，故賞寧僭於罔功。特示睿慈，俾霑優渥。昆夷駢矣，忻聞正域於四方；元首明哉，敢獻無疆之萬壽。《丹陽集》卷二。

代謝朝參減拜表

便蕃曲澤，屢沐矜憐；疲曳微軀，特從優假。禮稍寬於擎跽，心深負於凌兢。中謝。伏念臣生值休明，坐尸華顯。奠食久浮於真館，疏榮更畀於戎旃。雅無橫草之功，少圖稱效；徒有負薪之疾，上軫眷懷。乃知極辨之朝，蓋有常尊之分。敢意惓惓之厚施，特鑄僕僕之多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冒臣鄰，庥涵戚屬。謂禮雖宜於下拜，而恩或出於非常。因屈威顏，俾蘇衰薊。馬力將竭，已逃顛踣之虞；鼠技既窮，尚誓糜捐之報。《丹陽集》卷二。

代謝敕設表

內苑贊書，叨蒙宣召；太官宿設，更沐示慈。荷寵便蕃，省躬殞越。中謝。伏念臣初非博綜，繆

辱詳延。修飾討論，何補聖謨之懿；飲食燕樂，遽煩臺饋之頒。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優異詞臣，恢張國體。因其蒞職之始，訓以稽古之榮。臣得盡心，遠繼鹿苹之盛；物無失性，更同魚藻之和。徒愧屬饜，莫知上報。《丹陽集》卷二。

代兗州謝上表

潞子名邦，方膺守寄；魯侯舊壤，誤沐詔除。已稅道塗，敬頒條約。中謝。伏念臣羈危少與，謹朴自將。涉獵簡編，粗識誠身之趣；平均法令，稍知布政之經。徒欲少亢於衰門，詎肯求通於曲路。微如鼯鼠，方自足於飲河；勢若窮猿，固未遑於擇木。握蘭省戶，剖竹藩方。自視數奇，皆非始望。矧岱宗之重鎮，存闕里之故家。支邑民淳，狴牢罕繫。屬城盜息，桴鼓稀鳴。豈伊衰遲，曾是畀付。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達五皇極，奉三無私。宣化承流，雖博求於壽俊；匿瑕藏疾，亦兼采於愚蒙。臣敢不推廣上仁，循緣舊俗。布中和而樂職，戒煩苦之傷恩。尚有毫釐，仰紓宵旰。《丹陽集》卷二。

代沂州謝上表

汜掃真祠，方自安於祿隱；改臨樂土，忽誤玷於除書。仰冒大恩，退慙小邑。中謝。伏念臣江湖

冷族，庠序鰥生。遭時博延，與士彙進。擢佐水衡之重，曾靡荒功；再將使節之嚴，僅無乏事。遽升華於蘭省，獲款對於楓宸。橫草無勞，自愧含香之選；負薪有疾，因求襍被之行。蕭散再期，優游三徑。敢圖紀錄，優被使令。矧所領州，昔嘗試吏。雖歲月驚於云邁，而父老喜其復來。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施實德以厚生，圖康功而適駿。敷求良吏，分列遠邦。因誤聽聞，遂叨識擢。臣敢不布朝廷寬大之澤，謹惠文纖悉之科，誓勉後圖，庶逃幽黜。《丹陽集》卷二。

代謝賜御書千字表

辭榮弗獲，煩一札之恩綸；示眷有加，錫千文之草聖。昭回在望，冗末增華。中謝。伏念臣久玷近嚴，游膺寄屬。當制禮作樂之運，竊幸預榮；方崇儒重道之辰，獨蒙加惠。溫言慰藉，曲澤分頒。仰惟奎畫之文，實出神機之妙。卧筆遠嗤於禿兔，正書何取於怒猊。肆筆而成，非由水墨之積習；爲章於上，宜有神物之護持。不悟蒞居，忽叨珍賜。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睿文冠古，燭智窮神。道積於厥躬，不忘典學；天縱之將聖，又極多能。因點翰於燕閒，特疏恩於禁近。寫之金石，永圖尊閣之藏；燕及雲雷，共侈眷憐之寵。《丹陽集》卷二。

代謝對衣金帶馬表

腰束九環，併荷笥衣之寵；圉頒四牡，仍加偉革之華。感劇曳婁，榮生磬控。中謝。伏念臣少罹陲阨，自守羈單。服止敝裘，輕煖敢飾於狐貉；乘惟下駟，權奇絕望於龍駉。不悟遭逢，滄膺錫予。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緝熙政治，寤寐雋良。恩示解衣，俾勵素絲之節；意存市駿，寵頒赤汗之珍。粲粲陳庭，駟駟在廐。於其視職，出以疏榮。鵜翼不濡，俱積叨塵之愧；蟻封可拭，庶無顛沛之傷。《丹陽集》卷二。

代高麗王謝賜太平御覽表

悃誠上訴，懇求秘府之文；恩渥繼頒，曲徇殊鄰之請。始終展誦，俛仰兢榮。中謝。竊以太宗皇帝自誠而明，惟睿作聖。師古而克永世，遜志而敏厥修。往行前言，已并包於聖學；博聞強識，更兼利於儒林。肆命詞臣，廣哀事類。囊括千經之蘊，網羅百氏之言。公孫數萬之詭辭，披圖可見；虞初九百之小說，開卷盡知。嘗資睿覽於西清，益萃靈輝於東壁。討論至當，炳若丹青而不渝；倫類相從，煥乎朱紫之有別。論纂實繫於鴻博，流傳尚隔於要荒。臣僻處小邦，粗惇末伎。在漢則伊秩嘗聞

於入學，於唐則吐蕃亦見於舊經。輒援舊比以上干，果奉睿恩而賜許。叢沓簡編之富，光華象緯之傳。豈伊龍閣之珍藏，乃作雞林之秘寶。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深慈恤隱，宏量包荒。以孝奉先，故誕有前朝之美；以仁柔遠，故曲從異域之求。念臣嘗獻於逸書，憐臣夙朝於化宇。申賜皇文之千卷，俾參舊約之八條。肆是誤恩，猥沾遐裔。臣敢不敬銘厚賜，詳繹羣言。流播三韓，共仰文明之化；分傳五族，俾知賚予之私。《丹陽集》卷二。

進續修太常因革禮表

臣等竊考左丘明傳《春秋》，以禮爲釋經之例，某人某事曰禮也，某人某事曰非禮也，若此類甚衆。而其他記禮特詳。韓宣子見周禮在魯，則知周之所以王；齊仲孫湫見魯秉周禮，則知魯未可動。臣等於是知爲天下國家者，不可一日廢禮如此。莊公有非禮之舉，則其人諫以必書；周王有非禮之宴，則戒其臣以勿籍。於是又知先王之時，凡禮文之事，無不載之簡冊也。周王享士會，設殽蒸焉，士會不知其義，歸而講求三代之典禮，以脩晉法；昭公如楚，孟僖子爲介，至鄭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歸乃講學，苟能禮者必從之。於是又知古之有官，君子耻不知禮蓋如此也。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贈賄無失禮，女叔齊曰：「是儀也，不可謂之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趙簡子見太叔，問揖遜周旋之禮焉，子太叔曰：「是儀也，非禮也。夫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

民之所以生也。」二子可謂知禮樂之本末矣。然制度文爲，雖禮之末，捨此則安上治民之意無以寓，則所謂禮之文者，豈可不載述以詔後哉！區區春秋之時，猶謹禮如此，況在承平盛大之世乎！本朝太祖皇帝始命大臣約唐之舊，爲《開寶通禮》。天聖中，王皞等又爲《禮閣新編》。其後賈昌朝等復加編定，名曰《太常新禮》。嘉祐中，歐陽修等爲《太常因革禮》百篇，自建隆迄嘉祐，蒐哀紀述，罔有遺逸，而自治平之後蓋缺焉。恭惟皇帝陛下天縱睿智，照臨萬邦。既已體神出道，而制爲一世之禮，掩迹三代矣。其在有司，亦欲著明而不沒。爰命禮官編次因革之實，自治平至政和四年，續爲一書，十四部，展條目皆視歐陽修之舊。臣恭承神旨，相與譔次上進。臣等愚昧懵學，大懼不足仰稱明制，姑不敢廢職守而已。干冒天威，無任待罪隕越屏營之至。《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二〇。

元圭繅籍絢組制度議

承政和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敕，中書省、尚書省送到劄子，禮部昨擬定《元圭繅籍絢組》并圖，本係按《周禮》、《儀禮》經旨，兼討論諸儒訓說，參酌議定，實相爲表裏。竊慮亦合頒示中外，使明知聖朝制作皆傳經考古，欲附於元圭議冊之末，雕印頒給，仍連元劄子。十二月十四日奉聖旨，依按《周官·典瑞》云：「王執鎮圭，繅籍五采五就。」則圭必有繅籍。又按《玉人》云：「天子圭中必。」鄭氏謂以組約其中央，則圭必有絢組繅籍之制。鄭氏謂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爲中幹，用韋衣而畫

之；五就，五匝也。又注《儀禮》亦云：「雜采爲纁，以韋衣木板。」又賈公彥疏云：「木板廣袤亦與圭同，然後用韋衣之。乃畫於韋上，一采爲一匝，五采爲五匝，一匝爲一就。就，成也。」又崔靈恩《三禮義宗》云：「纁籍者，以韋衣木板爲之，大小皆如其玉。」又《周官·行人》：「桓圭九寸，纁籍亦九寸；信圭七寸，纁籍亦七寸。則纁籍如其玉明矣。又聶崇義《禮圖》云：「既以采色畫韋衣於板上，前後垂之，又有五采組繩爲繫，上以玄爲天，下以絳爲地。」絁組之制，按《儀禮·聘禮》：「諸侯朝天子，圭與纁皆九寸，其間諸侯朱綠纁八寸，皆玄纁繫長尺絁組。」賈公彥云：「彼組不問尊卑，皆用五采長尺以爲繫，所以束玉使不落。」鄭氏注云：「采成文曰絁，上以玄，下以絳爲地。」謂地者當是織紵之經，上以玄纁，下以絳纁爲之，而以五采相雜爲緯成文。聶崇義不曉其說，徒見其有「爲地」二字，謬以爲象地，遂增玄爲天之說，誤矣。況經傳未嘗以絳色象地，宜以鄭氏爲正。且玄圭、纁籍、絁組，制度莫傳，然希世至寶，所以崇飾而襲藏者，雖極天下之美麗而爲之，苟不傳經稽古，則不足以爲稱。今欲約《周禮》圭纁籍絁組之制，下有司創造。舊《三禮圖》畫本纁籍采色之次，並無意義，兼用朱丹相間，乃成六色，其絁組五色段次多寡不同，即不見上玄下絳之制。今定纁籍，合以木板爲中幹，用韋衣而畫之。五采各一匝，黃居中，君象也；黑爲外，衆色入焉，有爲復於無爲之義也；青爲始，赤次之，白又次之，四時之序也。其絁組各長尺，上以玄爲經，下以絳爲經，用五采爲緯，錯織成文。玄圭、絁組亦合上以玄爲經，下以絳爲經，用五采爲緯錯織成文。按古絁組雖合長尺，緣在纁籍，則左右足用；今玄圭中必，恐合隨宜製造。《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二〇。

汝州勸農文

周以農事開國，公劉《七月》之詩專言田家之事。當時井牧經界之制大備，又設官分職以勸率之。有遂大夫教其稼穡，稽其功事；有里宰治其稼穡，趨其耕耨；又有田畯者出入阡陌，教民而聽，則至誠以喜之。於時風俗醇厚，財用蕃殖，黎民不饑不寒，治功實跨二代。今朝廷以郡守貳若令爲勸農之官，且命乘春出郊，勸課民事，蓋倣古意也。刺史承天子休命，不敢惰，則帥僚屬親蒞原野，祇率厥職，且籲告爾衆。《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以天子之尊，極四海九州之奉，猶且籍千畝之地，躬三推之勤，以先天下，況爲隸農者哉！《詩》不云乎：「維莫之春，亦有何求？如何新畬？」今節屆春莫，農事急矣。惟爾有衆，念稼穡之艱難，深其耕，易其耨，毋鹵莽滅裂以自嗇，其報則年穀登熟，粒米狼戾，仰以供賦輿，次以養父母，俯以畜妻子，無不足者。及收其贏餘以爲凶荒之備，生理足矣。與夫偷頃刻之安，以貽終歲餓殍溝壑之憂者，蓋相萬也。古者田不耕者，出屋粟垂綏五寸，以罰惰游之士。境内有惰農，不敏刺史將酌古意而罰之。各聽吾言，毋忽。《丹陽集》卷一一。

全宋文卷三〇六七

葛勝仲 四

上揚州蹇尚書書

某南州細人，材智下無所取。雖服讀儒衣書，而器能無一加人者。今大名守林公不知某不肖，而稱之於朝，俾得預試校官。蓋棄其蕞爾之官守，挈而之西，川陸走二千里，留公車者凡三見朔月也。因是得曳裾卿相之門，而側聞聖天子初政矣，方將封殖中外瓌俊耆傑環布列位，使輸智力，共圖康功。故未及御殿，而尺一搜賢，急於星火。韓公自定往，黃公自毫往，蔣公自慶往，其餘課垣、詞掖、學省、藏室之臣，粲然一新，皆自外寄召也。尚書忠義耿耿，議論剛正，勳閥暴著，上方願見，竊謂宜如曹相國促治裝行即召矣。某也寄住淮海，望履下過，不自料請閒可乎？語曰：「貌言華也，至言實也。」又曰：「狂夫言而智者擇焉。」又曰：「君子善謀，小人善意。」竊意主上見尚書，勞問之外，必訪以天下大計，施設所宜。先者儻跽而進曰：「神宗皇帝創立憲令，大功數十〔二〕，天下歸

仁；先皇帝駿惠紹復，不敢失墜，天下稱孝。今惟取兩朝成憲而踵之，國是定矣。」嗚呼！言脫於口而利被海縣，功施社稷，忠與望說爭衡，名與天壤相久也。某之心，天下之心也；某之言，天下之言也；某所望於尚書，亦天下所望也。尚書毋謂某位卑言高，狂斐僭越而誅之。崧高峻極，加以一塵，雖未云益，豈有損乎！尚書獨不見晉伯宗、漢龔遂事乎？晉伯宗乘傳過絳，辟傳曰：「梁山震。」傳人曰：「山有朽壤而震，何怪焉。」及見晉侯，果問。具以傳人語對，晉侯大說。龔遂自渤海召，王生曰：「即上問『何以治渤海』，必曰：『此聖人之功，非老臣之力。』」帝曰：「安得長者之言哉？」遂即曰：「乃掾史教臣。」夫伯宗非不及傳人也，王生非賢於龔遂也，然二子披心析肝而信之，師用其言，動寤萬乘者，言中於實，會於時，而納之有素故也。拳拳之誠，實在於此。若夫飾猥蔓之辭，籛篠戚施，以事容媚，非惟某所不能，想亦尚書飫聞而厭聽矣。干冒尊重，無任戰越之至。《丹陽集》卷三。

〔二〕十：原作「下」，據四庫本、孔抄本改。

上兗州太守書

某聞：濯金浣錦，取魚鹽則貴有求賤之勢；培山益海，資塵露則大有納小之理。商君佐秦，氣燄

可炙，而趙良以苦言藥之；狄梁公峻節雅望，爲唐名卿，而元行沖願備藥籠中物。夫疏賤之士，騁辭開說以干大吏，未必無一得之慮。此兩士者，足以觀矣。願賜須臾之間，宿留瞽言，何知無毫釐毗助萬一耶？常觀昔善宰郡者，布政處事，趣時循俗，而弛張無一定之論，故力寡功倍而民歌舞之。崔郾治陝，不答一人，及泣鄂則誅罰一不貸。其說以謂：「陝土瘠民勞，吾撫循不暇；鄂土沃民剽，非威不能治也。」柳仲郢尹京兆，政稱嚴明，人莫敢犯。及鎮河南，則以寬惠。其說以謂：「輦轂之下先彈壓，郡縣之治本惠養也。」若二子語政，庶乎不謬通方之訓矣。閣下以名士典郡，所至有異等之效，塗歌邑誦〔二〕，襲滿人耳，果何以得此聲趙魏之間哉？豈非能觀察風俗、隨宜制變故邪？且閣下以趙之俗剽悍而嗜寇，魁桀而侮法，赭衣滿道，桴鼓相聞，故痛以法繩之，銖兩之姦不舍，強梁褫氣，不敢跡境。閣下之至上黨，適歲荐饑，殍者塞塗，於是推行荒政，已責緩刑，俾豪右振廩，而千里皆果腹焉。惟知緩急先後之方，故寬猛異施，而兩郡各治。及乎詔書明揚，改付東魯，車轍未至，而閭里之士偷度臆計，以爲是必致隆於學校矣。今旌麾所臨之地，即古泰山、魯二郡也。宣精在上，奎婁爲文宿；畫野在下，洙泗爲儒鄉。闕里之堂，矍相之圃，故基遺址，歷歷在目。故其俗守經學，其人多秀令，號稱禮義儒學之國。凡虔命而撫封者，率以文教先焉，亦猶趙之當用猛，潞之當用寬也。今視事彌數月矣，條教既修，成令既立，彫瘵者蘇矣，跋扈者戢矣，下至金穀米鹽、簿領期會、倉猝冗末，無不垂省，獨郡學未有半辭及焉。今齋堂傾圯，蕪棘不除，生師栖栖，有陳蔡絕糧之色。閣下亦有意乎？儻如朱博所謂，俟堯舜出而陳說之，則無如之何矣。昔魯僖公旂色鸞聲，親臨泮水之上，飲

先生君子以酒，而順彼長道，故淮夷徐宅，莫不來同，此前事之驗也。抑又聞：論事而不遠嫌者，宋人有觀其鄰伐不祥之木從而請俟之類也；薦言而不俟信者，婦始入門而戒其僕無答朴之類也。某待罪教職，望履幕之日淺，而遽貢狂直，疑若自爲道地，上之則失於不待信，次之則病於不遠嫌。惟寬明君子諒之而已。《丹陽集》卷三。

〔二〕塗歌邑誦：原作「塗邑□誦」，據四庫本改補。

答李集正書

某愚不肖，經學行詣不能超絕等類。謬恩推澤，使授業魯郡，懼不振職，私慄慄也。單車始至，人士見迎者有數，獨足下奮然寵以書辭，猥見褒假，且望僕以尊。顧盼翦拂之重，僕雖不敏，敢不因來示所稱述而廣之，以曉左右者之聽。昔項橐七歲，爲孔子師。潁川荀淑，高自標待，於名士少推許。一日見黃叔度於汝南逆旅中，竦然異之，謂曰：「子吾之師表也。」王戎之於阮步兵，襍衡之於孔北海，少皆二十歲，而相與爲歡友，著事者以爲美稱也。蓋師取四術，友求三益，年齡後先，正自不校。足下引韓退之之辭曰：「生乎吾後，聞道也先乎吾，吾從而師之。」意謂僕年雖尚弱而宜居師表之位，顧僕何足當之？徒以黽勉祿仕，有不得已者。昔韋中立見柳子厚於南州，欲北面就弟子列，

子厚逡巡遜却不受。至退之則不然，作《進學解》以誨諸生，又爲《師說》以授李氏子，抗顏爲師，不顧怪罵。夫二子以文藝卓越，同爲一世宗仰，顧或抗或遜，矛盾如此，何哉？退之任教職，子厚居散地故也。僕雖闇滯，而代置鬻字，苟有銖髮裨補，固不敢以犬馬齒少爲解矣。試以一事塞雅意。足下屬詞雖工，而許與不自愛，恐論議士它日不以標鑑相許也。商、周灝噩之文章，卓然傑出於千百歲之上，聖人一生，斯文未易再睹。今以牽強酬應之文輕見比擬，不太誣乎！至論宏詞，舍劉、柳而獨推陸贄、裴度，甚善，是欲以名義功閥見勉也。三復歎息，謹受教矣。《丹陽集》卷三。

上監職書

某嘗聞何武行部，先即學宮，延見諸生，試其誦論，課以得失，已乃入傳舍，問墾田，見二千石。其恢尚儒雅有如此者。又聞奇章公始隨計京師，聲望未白。韓退之欲與延譽，因携皇甫持正闕亡而過之，大書其門曰：「某日愈、湜同謁。」由是僧孺之名籍籍動等輩，其成就後進有如此者。每涉傳記，究觀達人勝士所爲，魁然拔俗遠甚，未嘗不置卷遐想，以爲曠數百年未易再睹，誠不自意親於其身而見之。恭惟閣下以聰明之才，位部刺史。崇儒拔士之聲，嘈嘈乎列郡，私固已藏諸胸中矣。今茲車轍馬足始至魯郊，戴縑垂纓之士，方且引脰拭目以觀所爲。然而金穀未問也，簿領未核也，囚繫未處也，牒訴未閱也，道從傳呼，先臨泮水之上。降輿躋階，款謁廟室，要笏沃酌，槃蹙磬

折。退即學庭，延見胄子，雍容垂接，與白屋亢禮，悼稍食之穀薄，歎室廬之頽陋，慨然有意調而新之。茲非何武之用心歟？某受性方拙，既不能激昂奮迅以爲身謀，又不能喔咿俯仰以追時好，韋編棊几，自守窮約。閣下乃欲卵而翼之，屈二天之尊，禮一介之賤，使行路指目曰：「是雖無似，然鉅公嘗一聘矣。」吳坂之鳴，安知無三倍之價，茲非韓退之好事歟？矧自近世，達官大吏類以刀筆期會爲急，至於教化本原，往往漫不屑意。視校學之庭，則曰「此虛器也」，顧師儒之職，則曰「此左局也」，輕鷁菲薄，以儒爲戲，彼又烏知三綱五常所繫，而薦紳大夫所從出乎！獨閣下達覽深識，留情藝文，施設緩急輕重，與世異趣，曠者警焉。洙泗儒風，將配疇曩，而於樂泮水之頌，不得專美於前日矣。吾道賴以掖持，後來因之競勸，豈特某與逢掖諸生受賜而已哉！爵躍蹈舞，實爲天下賀也。私布腹心，惟閣下察之。《丹陽集》卷三。

〔二〕過：原作「退」，據四庫本、孔抄本改。

謝曾運使書

某至愚極陋，不敢自齒於搢紳諸公。過聽謬使，數學魯郡。視職滿歲，而經以疑質者無訓發之功，文以瑕求者無詆呵之效，大懼瘝曠，以羞儒林。惟是繕完室廬，營度稍食，竊然爲諸生庇身餬口

之計，姑欲杜衆毀而塞吏議，如是而已。間者使車按臨，始獲肩隨掾吏，趨走幕下，幸蒙不以常輩知遇，妄以胥宇繼粟爲請。退念位卑而廟上，交淺而求奢，不揣其本而惟末是圖，三者皆宜得誅絕之罪。心口默計，不寒自慄。敢圖厚德，闊略不問，又從而聽許之。意無猶豫之疑，文無勘詰之擾，一日而賙三十萬，觀聽者驚焉。方縣官經用窘急之秋，領使事營輯歲計，籠絡利源，毫釐纖悉，稍可紓目前有司之急者，無不取也。榷酤龍斷與夫州邑之賦少闕常額，則奉職之吏望風伺指，憂虞惴慄之不懈。今獨無功而受厚賜，自非大人君子留情風教、進誘後學，詎肯瘠彼肥此耶？洙泗鄉校，有幾廢復興之漸。圓冠侈袂，騰頰頌譽，皆曰上之德我者如是，不激昂奮勵則爲匪人，魯道庶乎興矣。功利之博，與三十萬之費，輕重小大爲如何哉！若夫區區嗜學之心，不爲憂米鹽亂，因得卒業，又不至失職而去，此義恩及於一己，而非敢私謝者也。抑又聞士伸於知己，尚敢以一事浼聽。仙源縣學賜田，歲租具在，而田無所歸，甚有可併之理。閣下盛名雅望，朝廷方取信誠，能書盈尺之紙，轉以上聞，不傷公私，不戾文法，其勢宜必得此邦受賜，又非特三十萬而已也。峨峨大石，深刻頌美者不在他門，而作爲聲詩者亦且不勝聽矣。偶進記爲謝，又因以請，惟執事實圖之！《丹陽集》卷三。

上白祭酒書

某聞：江左詞格，變永明體。扶微倡始，實自隱侯。辯平頭上尾之差，示切響浮聲之奧，慷慨著

論，以謂靈均以來，此秘未睹。故後來人士爭宗仰之，或擊節賞帶坻之句，或援筆擬回文之銘，於時有文章冠冕、述作楷模之諺，凜凜乎儒流盟主矣。宜其自高待遇，特慎許可，然而鑑獎後輩，惟恐一士名譽不由己立也。故見王筠則曰：「自諸賢零落，玩好殆盡。不意疲暮，復遇盛德。」一見朱异則曰：「天下惟有文義棋書，卿皆取去，何獨不廉！」一見江革兄弟則曰：「御二龍於長塗，騁逸驥於千里。」一見范岫則曰：「范公該博，胡廣無以加也。」一見孔休源，則虛己引接之朝貴之上，而與之商略文致；觀顧歡《秀才策》，則曰：「過江未有此作。」觀何思澄《廬山詩》，則曰「己所不逮」；觀劉勰《文心雕龍》，愛其文理，每陳諸几案；觀劉顯《上朝詩》，稱其藻拔，至寫諸齋壁。雖劉之遴乳童、曹景宗鑿夫，而片語寸長，未嘗靳齒牙餘論也。及欲談地理而詢崔慰祖，議禮器而質劉士深，寧以身受遺忘之譏，而樂爲二子延譽，又其用心懇到者也。其深閉固拒不少假者，特鍾嶸一人。將嶸果無可稱錄耶？或嗜好酸鹹，人各異也？雖然，隱侯身爲佐命功臣，位處端右，多士榮槁，出其舌端，而泯默寒蟬，無所援引，則雖有題品人物之長，亦徒虛美而已。故史家猶以無所薦達少之。恭惟閣下以名士識拔，爲朝廷巨公，學期於見聖而不肯誦記傳注，文貴於明道而不肯尋治聲韻，度越隱侯百等矣。承平恢儒，逢掖競勸，懷圖挾術者雲會學省，而詔書屬以司成之任，又非艱難時祭酒比也。竊謂山林畎畝，窮閭隘巷，魚鹽板築，弋獵負販，與夫冗僚末位、一藝可錄而聲跡沈下、未徹當塗之聽者，皆閣下責也。昔諸葛孔明高卧南陽，王景略習隱鄴都，未有以瘡人，非徐庶、徐統出而遊揚之，則亦秉耒之下農，鬻畚之賤伎爾。張茂先賦《鷦鷯》，宋廣平賦《梅花》，託意引類以自表見，阮嗣

宗、蘇味道一見而器之，故隱然名重於世，卒爲望人。閭巷士欲自致於青雲之士，非得先進鉅人羽翼而雌黃之，無以致也。伏惟水鏡者動心焉。若乃箴邪說之膏肓，振前言之木鐸，使元豐成均之政令，忽然勃興，此自閣下所優爲。方將延脰擗耳而觀聽其效，不復云云。干冒崇重，無任悚悸之至。《丹陽集》卷三。

回施仲廉秀才書

某啓：盛暑特煩顧寵，且書文編見教，迫於行役，未暇周覽。已觀經史首篇，貫穿典籍，辯正謬誤，皆衆儒所未到，非鴻博好古之士，孰能爲之？嘗鼎一臠，知天下之味，則二十篇之書，皆名筆也。唯中間論《春秋》趙穿弑其君，吾子謂邱明移之趙盾，遂罹喪明之報。若爾，則穿果自弑而盾不知也。宣子雖傳載其美非一，然此則不容不知。高貴鄉公之弑，論者不肯以惡歸成濟而歸賈充，又不肯歸賈充而歸典午，故有「但見其上」之語。由此言之，南董立史法以戒萬世，而孔子因之，所以誅首惡也，似不可輕議。其它《論》、《易》二典皆可以感發後學，欽歎不已。序引宜得顯者，以取重於世，而僕非其人也。既不敢承命，并書復納，幸亮之。《丹陽集》卷三。

上前宰相書

某七品冗吏，抵罪竄逐，得邑巖壑間，自安貧賤之分，恩恩校吏，不敢數以竹牘塵記室。退念幸蒙相公不以常輩知遇，曩雖得罪於朝廷，未得罪於名義。今隸迹丹書，低簪把板爲折腰吏，相公豈以屯庀遽移眄接之恩哉！因飾固陋之辭，叙悃誠自通，願垂須臾之聽，使畢其說。某竊惟在昔名節之士，操守素定，事至物來，以其素定者處之，不計禍福利害而叛其所學也。輕於蹈患害，而重於隨時改度，喔咿俯仰，故能風節嶢然，與霜日爭光。伏讀舊史，竦然慕之。曩者誤沐過聽，得備官使，貴戚有沮撓教法者抗章繩之，近習有猥見辟置者潔身去之，此分義之常，而相公廣坐譚賞，此其意豈以碌碌凡流見望哉！提挽不已，遂得廁列文昌顯曹，常欲激昂奮拔，稍自效見，以報獎知，而未有路。會相公暫解鈞軸，遂邪說叢興，中執法建議紛更，上及僖祖殿室，表裏影響，合爲一辭。某非不知脂韋享厚福，婞直賈奇禍，獨念名教至重，期待甚深，不當選輒瘞厥官，因援引古義，謂不當罷奉常，諸僚是之。繼爲奏議以上，風憲不容，相次斥逐，直注醜地。某得邑黟、歙，有湯鑊最沸之稱。投身於兵戈殺越之鄉，鬪智於牒訴紛紜之地，心疲神極，與九死爲鄰，而處之甘如飴蜜者，趨操定也。意相公未詳首末，故詳布腹心，此言朝聞，夕填溝壑無復遺恨。恭惟相公光輔聖政八年，勲名德澤旁照華裔，極天下金石竹帛，不足銘功而頌美。拔士數千百人，寘之顯列，山陬水濱，惟恐鑑采未至，可

謂無負於人士矣。今茲懇謝機政，頤神燕處，簿海內外，黃童白叟猶知歌《狼跋》、《九罭》之詩，引領以望，而況門下士哉！雖然，名士之用舍，世運繫之，非人力也。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孟子曰：「天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伏冀珍練眠食，爲天下自重。

《丹陽集》卷三。

答王齋長書

某才知學問無足算錄，又方竄逐於朝，宜人士擯而弗顧。吾子獨惠然見存，抵以書幅，且引李白「不願萬戶侯，願識韓荊州」之語，何嗜好趨尚與俗背也！韓朝宗行事，雖史篇漏逸，而白推以爲人物之權衡，且踵門求見賢者，以收名定價，其非碌碌凡士審矣。顧僕何足以擬之，然有以知吾子好學求益之意深也。昔之名儒鉅公，聞某所有賢士，則汲汲求見，未必不甚於士之求之。故皇甫規喜見王符，則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桓大司馬喜習鑿齒，則曰「三十年讀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以吾子齒壯氣銳，敏於文詞，稍自奮激，則《潛夫》之篇，魏晉之論，不難及也。此政鄙心所願交，況逃空谷而喜足音之時乎！承暫留縣學，僕以職事，當日夕繼見，承音旨之日未艾也。深竊自幸，因叙以爲謝。《丹陽集》卷三。

答李解元書

某自入境，蒙人士以書見及者十數，遣辭立意，褒與過甚，皆非僕所敢當。至吾子書辭比擬，大非其類。周公、孔子大聖人也，如僕輩未免爲鄉人，豈可同年共世而語哉！《禮》曰：「儼人必於其倫。」昔柳子厚牧柳州，有杜溫甫者以書爲贄，亦有「周公」之說，子厚皇遽遜避，至累數百言。夫子厚雖有附麗匪人之過，然文章妙一世，學問亦不碌碌，且猶云然，況僕輩又遠子厚數千丈乎！雖佩厚意，然不敢領納。吾子文辭婉縟，固自脩人。惟太不慎品藻，此亦夏璜之微瑕也。因載書爲謝，併以相曉。《丹陽集》卷三。

與程嘉量秀才書

數辱見臨，猥示造述。昨日復拜雅贐，開編疾讀，如遊玉圃於藍田之郊，如聞《咸池》於洞庭之野。雙耳驚目，方咨美不暇，乃有師資之說，何撝挹過甚乎！柳子厚於韋中立猶遜避不敢當，況吾子學識加中立數等，而僕望子厚萬里乎！雖然，語有之矣：「學所入者淺，體所安者深。」閑習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又曰：「望之儼然，乃不言之益。與田蘇遊，忘其鄙心。」

則夫求當世望士，與之周旋，乃吾子之善學，第僕非其人爾。必欲規模，則書辭論子厚似太過。子厚節操視退之雖父子，然文章兄弟也。子厚不敢以師表自處，退之獨抗顏爲人師，既作《師說》以著傳道解惑之益，又爲《進學解》以誨諸生，非其不同意者。退之分教四門館，則授業乃其職；子厚方錮散地，不啻呶召鬧取怒爾。古賢勝人處事自有次第，吾子以爲何如？披讀有暇，時過縣齋，以既所欲言者。《丹陽集》卷三。

與制置發運書

初春氣和，恭惟神相忠嘉，台候萬福。某碌碌郡寄，實隸部封，日託大庇，寧不知德？伏奉諮目，委以經制羨緡均糴二萬斛，具悉雅意。施行則粟出於萬室，違命則罪集於一身，某豈不知此？某實以敝邑乃水國，蛙黽之與同處，東南歲漕百五十萬斛，而吳興獨無半菽之輸，則土地不產米明矣。去歲僅得下熟，而暴風爲孽於垂實之時，收數不能什六。比郡游饑，舟楫運致者尾相銜也。今在市之米殆可粒數，而中下戶已無鍾釜之積矣。朝廷方復轉運之舊徵，邑當輸米四萬餘斛。日夜鞭笞科督，殆將如額，而民已病矣。今米價正踴，一斗將三百餘。儻以百金糴一斗，何止倍蓰之償，則必有流徙饑殍之困。所以累承公檄，不敢從命。又況執事元奏請止於平江、常、秀三郡均糴，初無吳興之文，則是執事已知吳興非產米之地矣。今乃欲移嘉禾所賦於不腴敝邑，瘠此以肥彼，未燭所以也。就使旋

降朝旨，此旨下，亦已過時難輸矣。伏望台照惠顧此方，特寢前命，豈惟某受賜，實數千萬戶戴不貲之德。謹專介布腹心。干冒使威，無任惶恐待罪之至。《丹陽集》卷三。

答顏教授書

衰羸不堪當世用，尚得竊吏二千石之祿，以餬其口。私意吳興人士淵藪，必有卓犖氣義之士，握筆操牘，日相規磨，使不干於罪戾。而到官彌月，闐然未有聞也。忽得來示，詳複累千言，析理叙事，汪洋昭析若五河東傾，不見涯涘，固深服左右之工於文矣；不知僕之不肖，使有所建明，以蘇民之急，又竊服左右處心積累之依於仁也。昔王生嘗以言警龔遂，而任延亦以禮感龍邱。僕無似，何以得此！所條預買，誠中時病。近歲縣官經用不足，給直每後。時又胥史賂私公行，更復輕重上下其手，使齊民重困。矯革之急，誠當如奉漏甕而沃焦釜。然所陳四弊，亦尚有可論者，願他日更僕議之。得暇時過郡齋，不宣。《丹陽集》卷三。

與胡學士書

甘羅僧至〔二〕，奉四月五日示問，具審。長夏向暑，寓居僧廬，種學味道，水菽孝養，文履佳

福，乖隔十有一年。中間家國之變，可駭可痛、可憂可泣衆多如髮，皆蒙詳叙，筆勢瀾翻。既喜詞藻之日新，交情鄭重，又諳眷與之不替，幸甚幸甚。所寄《刻漏銘》，典雅似陸佐公，而隸法似《劉寬碑》，《普賢像記》奇崛似柳子厚，而《安養三贊》以辭達意似玉局老人，久矣不見斯作也。雖自知岨岨疲暮之人窮口談譽，不能增公銖髮之重，顧夙嗜在此，政自不能不擊節賞歎爾。百圍之木，干霄蔽日，必飽霜雪之摧抑，風雨之震凌，然後能回萬牛而中大厦。古來賢聖類因流離竄逐，勞筋苦志，空乏拂亂，然後能以名德垂世而傳後。退之貶陽山，投身於蛇虺蠱毒之地，畫字於鳥言夷面之人。後謫揭陽，冒海氣蒸霧之毒，有鰐魚颶風之憂，可謂困窮矣，終爲一代名臣。太史遷南遊江淮，上會稽，窺九疑，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困阨鄒、薛，過梁、鄭，而歸登窮山峻谷之嶄，絕大川激流之奔注，以佐其豪拔之氣，而著書五十二萬餘言，遂爲史家之冠。吾友頃者蒼梧之遷，踰年始會恩，往返萬里，川陸艱險無不歷，巖壑瑰偉無不觀，前二說殆兩得之，豈造物者有意降大任歟？況復一二巨公軒輊，而俎豆之公義既伸，舊爵旋復，而一蹙青雲，指日可俟，則前夢不足道也。某晚塗薄祜，第二子昨緣鎖廳預薦，因逗留拱州，與其姊及姊夫俱爲金人所掠，至今不知存亡。初聞實不賴生，日遠日忘，偶留殘息，屏居江壘。會科調不堪命，避地吳興，依薄業以餬口，今四年矣。所居號實谿，連薨一大聚落，日須租辦，而十里有菁山隱庵，林谷奇勝，以煙艇往來；又里中屋廬雖屢遭灰燼，而書籍偶無恙。近者輦至，數以薦聞，恐公念見及也。往嘗以韻語叙懷寄澶淵，不識見之否？所令作《普賢贊》，固願以筆舌結華藏之緣，況事跡殊異如此，敢不在念，續當馳寄也。公學識文詞

迴出儕輩，豈久閒者，行用矣。千萬保衛以須。《丹陽集》卷三。

〔二〕羅：四庫本、孔抄本作「露」。

全宋文卷三〇六八

葛勝仲 五

謝試宏詞及三經義入等啓

享敝帚以千金，誠乖自見；取鉛刀於一割，大竦衆聞。感藏情塗，媿溢眉宇。竊以唐室詳於取士，詞科尤盛得人。陸贄以建議而濟興元之功，李絳以忠謨而輔元和之治，杜遵素削權於諸鎮，裴中立服叛於兩河，魏峨勲庸，輝映簡牘。乃若夢得夸毗於顯仕，宗元附麗於要臣，科選雖優，操行何取？先帝懋廉能之衆，詔書復詞藻之科，文治蜩興，卿材輩出。大明繼照，衆峻鼎來，推擇至公，勸獎尤厚。自非文列班、揚之伯仲，六籍探奇，學通游、夏之淵源，三冬擅富，服匿識單于之器，實沈窮大夏之神，則何以上副旁求，元膺妙簡？如某者會稗小伎，寵襪頑姿。風流莫筮於淹中，恢博顧慙於稷下。未識晏楹之奇字，迴殊汲冢之多聞。糟粕習傳，豈免輪人之議；蟲魚綴緝，坐貽僇父之譏。迫就養於親庭，勉爭雄於場籍。懷鉛學者，每玷上游；充賦王畿，屢塵第等。茂恩解褐，榮路影纓。

讀書未逮於五千，補掾聊同於百六。棲棲奧渫，踽踽喧囂。平亭日困於丹書，商榷寢疏於黃卷。聊吟《招隱》，屢作《抵疑》。耻爲南郭之吹竽，每望西山而拄頰。靜言計議，勉自激昂。汨沒而抗塵，則殆昧乘時；進修而應令，則未爲枉己。文戰更思於借一，疲兵自賈於當千。髦士雲翔，貴游波委。敏捷爭先於倚馬，華菁各擅於雕龍。豈期晚生，首玷清舉。矧是三經之選，亦收一日之長。丹桂騰芳，已冒魯山之一第；青錢中選，敢圖陽嶠之八科。揣分無堪，歸恩有自。此蓋伏遇某官丕揚賢業，光輔聖時，務長育於人材，不遺忘於微賤。黍力吹於寒谷，芑過采於中鄉。遂致瑣材，獲階寸進。駿稱千里，由吳坂之提撕；珍擅二都，本華陰之拂拭。某敢不退量僥冒，更務就將。不專事於辭華，益惇修於器業。黃香學淺，方求未見之書；任昉恩深，行獻感知之賦。《丹陽集》卷四。

兗州教授謝到任啓

橫經之選，猥及愚蒙；負策之流，衆爲指議。黽勉就職，凌兢戴恩。惟熙寧元聖之嗣興，起建業真儒而光輔。闢邪說於去聖悠遠之後，照微言於舉世黯闇之中。博延師產於東州，樂育儒生於北面。喬野之俗，寢成文雅；記誦之習，變爲討論。矧茲洙泗之濱，上直奎婁之次。泮宮芹藻，多可薦之英才；闕里弦歌，有相承之聖化。廣德心者尚餘多士，立公門者何止一人。宜得名流，出領教法。而某蘭陵族冷，句漏緒微，性滯少通，學僻自信。鵬翼九萬，雖妄意於遠圖；雞跖數千，每自慙於淺植。

侵尋仕路，淹沒名場。玷一第於儀曹，粗承家學；擢兩科於政府，濫廁英游。夤緣君相之恩，冒昧師儒之選。術非博習，貴異大知。自愧拙艱之有餘，猶喜敷學之相長。鄭生東矣，無著錄之門人；有子避之，多獻嘲之弟子。尚祈善貸，得至終更。《丹陽集》卷四。

與提學殿院啓

人材至難，能長育則下皆樂矣；治具有要，善藩飾則人必親之。蓋敦龐忠厚之俗，待崇養然後寢興；雖溫良粹美之材，非作成亦將胥竭。逖觀周室，大闢經轡。謂就賢體遠，未足化民；故尊君親上，然後興學。道德之妙，則崇之以四術四教；技能之末，則示之以六藝六儀。弊訟獄者於此而獻囚，恢武功者反歸而告馘。閭胥州長，誰非勸率之人；家塾黨庠，茲謂絃歌之地。自俊士而升造士，由小成而至大成。故賢能之書，獻於鄉大夫；成均之法，掌以大司樂。曰鱣曰撻，小則爲偷惰之懲；或寄或移，大則示奇袤之耻。文風郁郁，功化巍巍。車書由是大同，風俗於焉丕變。治古既遠，儒流益衰。蔽小知之自私，膠大惑之易枉。放言自若，詖行無慙。學非根道而譊譊，各有所宗；辭不傳經而譏譏，自以爲是。豈昔人曠絕而難繼，蓋後世教養之無方。漢有隆師之意，而不能正蹕駁於專門；唐有訓儒之名，而不能救奔趨於覓舉。雖執經者有期門羽林之士，而來學者或且渠伊秩之酋。徒爲美觀，何關王化。俗久安於鹵莽，運始底於亨嘉。當熙寧元聖之勃興，惟建業真儒而光輔。革千載循沿

之弊，作一時新美之材。惡雕蟲害道，而罷絀於辭章；病邪說誣民，而頒行於義訓。列經以五，分舍惟三。遐不作人，藐王法之伊濯；肆於時夏，烝髦士以攸宜。然書考之法，方試於賢關；賓興之令，未行於鄉吏。蓋欲徐徐而善俗，庶幾寢寢以移風。道之將行，勢若有待。洪惟上聖，嗣撫下民。遙求厥寧，仰繼承於先志；不遐有佐，期廣育於英材。首詔圖南，肇營郊學。東窮出日，西挾流沙，南連嶺嶠之邦，北極幽都之遠，地雖僻陋，人不鄙夷。大開精舍，而堂序翬飛；衆建經師，而人材麇至。日講月試，時考歲升。廩食之厚，則輟費於戶部右曹；勸率之優，則第名於儀曹南院。新書始下，宿學交趨。尚虞崇養之云初，或致奉行之不稱。矧維劇道，尤籍通材。因煩部刺史之尊，兼綜外諸侯之學。恭惟某官心源昭徹，氣宇粹純。智識深湛，則古之謀人；操尚高明，則今之君子。爰從書局，峻陟憲臺。凜然白簡之威名，高掩青箱之前譽。自下靡上，以公滅私。暫勞疏附之賢，屈領將明之寄。自典司於教法，益眷注於淵衷。久隆巖石之瞻，即有鋒車之召。《丹陽集》卷四。

賀鄆帥岑待制啓

膺承明命，釐保大邦。政任舊人，聯九閭而蒙福；戎有良翰，罄一道以歸仁。恭惟某官命世望隆，覺民任重。言無枝葉，夙獻替於朝綱；學有淵源，克贊裨於國論。正容悟物，直道事人。回翔中外而將明，敷納皆其所長；出入險夷而敦樸，靖共未嘗少撓。階緣初政，識擢從班。龍已升雲，蛇輔

果聞於得所；魚方縱壑，鴻毛更迅於乘風。諒惟舊學之甘盤，即正具瞻於師尹。伏念某愚無敏識，拙謝清途。粗堅嗜學之心，獲預擁經之選。道山清切，誰啓發於篇章；泮水敞閒，免沈迷於簿領。繫官有守，望履無階。《丹陽集》卷四。

賀兗守祝刑部啓

奉詔十行，分符千里。凡依庇賴，共集歡欣。竊以未喪斯文，洙泗有聖人之化；大啓爾宇，龜蒙爲叔父之封。矧在祥符，嘗迂清蹕。落成琳館，光昭受祖之休；登記岱宗，誕啓格天之業。在今尤爲雄鎮，擇守必付重人。恭惟某官雅望濟時，孤忠許國。遇事奮敢爲之氣，祥刑推欽卹之仁。凜凜清規，夙著《破邪》之論；優優美化，久傳《樂職》之詩。爰從潞子之邦，改泣魯侯之國。吏民慕德，日期抗隼之來；僚屬欽風，預喜左魚之出。伏念某謬悠單見，委瑣凡材。由仁義行，期數學半。鳳凰翔千仞，分隔華途；鷦鷯巢一枝，自安拙宦。側聞命牧，竊喜事賢。倒屣以迎，固非敢冀；斂板而進，庶或有期。《丹陽集》卷四。

與運使啓 一

督司行部，懷觀攬轡之嚴；履幕趨風，甫遂披雲之願。猥蒙折節，稍賜俛眉。曹事罔功，一皆寬貸；學徒艱食，上軫哀矜。仰玷照臨之私，實踰分願之素。嚴凝在候，廉按少勞。懋惟福履之膺，來獲寢興之適。恭惟某官清職難尚，大雅不羣。智略湊上前，言語妙天下。美由世濟，位以才升。輟省戶之名郎，領計臺之膚使。貯儲邦用，陳陳相因；薦拔時才，武武不絕。屬部望風而鄉往，墨官投劾以去歸。豈伊經濟之賢，久屈將明之寄。行選於衆，詳延弼后之忠；使暨乃僚，丕顯佐王之業。《丹

陽集》卷四。

與運使啓 二

澄清劇部，久聞公子之名；臨按陋邦，始識荊州之面。屈使華之貴重，訪胄席之敞閒。精廬頽廢，而興考室之謀；廩食穀薄，而動傾困之意。捫心無報，鏤骨有銘。恭惟某官道直以方，性剛而塞。儒雅足以飾吏，文章足以瑞朝。端遇聖知，肅將王命。同何武之行部，先即學官；笑朱博之顯名，不喜儒吏。傳聞四遠，慕仰一詞。至於校歲計於低昂豐匱之間，鑑人倫於廉墨智瘝之際，顧雖餘

事，綽有成功。出裕邦儲，已富陳陳之積；入陪國論，即諧赫赫之瞻。《丹陽集》卷四。

與運使啓 三

外臺居部，久欽握節之威；鬻舍繫官，未遂披雲之便。辱在輝庇，尤切震惶。恭惟某官人品高華，天資強濟。問學該富，而守之以約；材猷挺拔，而持之以謙。輸忠自結於主知，抗議力排於邦論。陳寔未用，公卿愧於先登；左雄所言，臺閣以爲故事。宜居端右，協贊經綸。然利器惟盤根而後知，況良馬於平路無以別。暫煩智略，出總賦輿。咄嗟談笑，而仰給遽充；移徙懋遷，而調發俄集。已裕九年之計，即膺三節之趨。《丹陽集》卷四。

與運使啓 四

仰高希驥，久約結於情塗；入隩登龍，未披瞻於神宇。澄清使指，託付吏師。幸茲庇存，施及冗末。恭惟某官識資國是，材助邦臧。富學識則該綜乎九流一百三家，擅政譽則并包乎四書二十七最。暫違卿月，出領使星。傾殫心計之勞，補葺利源之入。輓粟幹貨居之便，流錢知輕重之平。官最升聞，主知彌厚。視曆案上，行分優渥之恩；覆名甌中，佇見登庸之兆。《丹陽集》卷四。

謝邨教授啓

摘華試席，命教泮宮。識拔方初，升騰豈晚。恭惟某官材推秀穎，學洞本源。傑句凌雲，遠邁杜陵之三賦；靡辭折角，何止韋賢之一經。果拔第於明廷，復中科於省戶。敢圖駕見，更抵袖書。用重要輕，弗悟眷存之重；以多問寡，徒欽謙挹之光。《丹陽集》卷四。

謝宮使保和啓

分符南土，微績效之登聞；序職西清，荷寵光之狎至。辭不獲命，愧無以容。伏念某才不適時，學未聞道。戇不能以燭古今之理，拙不足以周事物之機。技斷斷以無它，但知平進；老冉冉其將至，實負初心。分甘棄日於簿書，敢期寓直於謨訓。此蓋伏遇某官明恢公聽，仁務曲成。致茲壤蟄之幽，亦預陽春之澤。誓當黽俛，上報恩勤。《丹陽集》卷四。

謝除館職啓

芝檢誕頒，猥倚褒遷之寵；蘭臺入直，獲從英雋之遊。退揣冥頑，仰慙推擇。竊以登延冊府，號第一官；紬繹秘文，非具員吏。歷觀前日，率付可人。爲名流待用之途，亦華姓起家之選。故凡青錢學士，不愧赤衣諸賢。或由少訖老，而手不置書；或自甲至丁，而卷能談事。或聚七千帙而考練，或課五十紙而校求。銜環奇者旬日而了秘閣奧篇，自標置者三年而隔同舍共語。圖形東觀，蔚爲經術之宗；奏賦南郊，煥若辭華之美。以岑文本之材，而始願止此；如張伯緒之望，而固求不遷。矧昭代之恢儒，幸聖皇之崇學。顯帝堯文章，而飾萬物；體周王壽考，而蒸衆材。槐市交興，蓬山尤重。肇新寶宇，申揭雲章。老人出授於神書，童子不憂於朋字。荀《錄》、虞《志》，擁籤帶之紛紜；任筆沈詩，萃紳綏而商略。間猶訛謬，特重校讎。言豕渡河者三，實資是正；書馬并尾而五，更在研窮。豈容素飧，以累清議。伏念某人門具下，年位並輕。雖問學勉企於前修，而聲望不高於時輩。規規求志，踽踽固窮。偶屢竊於詞科，因數移於宦牒。主青衿之學校，久困齋鹽；對黃卷之聖賢，益勤鉛槧。俄嬰艱棘，深自屏藏。摧傷甫逮於喪除，收召俾承於官乏。預清臺之較曆，佐戚邸之司宗。坐縻餼糧，毫無功閥。何言此段，稍蠲稠人。秋焚簡編，覺芸香之消蠹；夜窺墳籍，驚藜杖之分光。顧惟久衰多難之姿，豈圖偶得儻來之幸。此蓋伏遇某官朝廷元老，學者宗師。以獻可替否贊時雍，以激濁

揚清昭人望。顯致掄材之助，仰裨序爵之公。謂牛鼎烹雞，用器固難於適稱；然蟻封試馬，歷久始見於非常。當求未見之書，更輔多聞之友。措諸事業，庶能酬覆載之仁；作爲文詞，或可頌泰平之盛。

《丹陽集》卷四。

謝監職薦縣令應詔啓

按譜治民，曾微政績；飛章薦士，誤沐恩華。自驚流落之餘，有此遭逢之幸。伏念某所學甚陋，其愚不移。寧甘三黜之窮，羞爲兩墮之計。量材揣分，固宜奔趨州縣之塵勞；論事獻謀，豈足陪輔朝廷之末議。故從貶斥，但自省循。惟海寧夙號喧囂，在江表獨稱繁劇。處公綽於薛邑，時謂非優；責虞詡於朝歌，人皆相弔。念受祿固難擇事，而抵罪不可逃刑。徒知夙夜在公，不覺日月逾邁。俗粗安其朴拙，歲適會於豐穰。民無「推不去」之謠，士有「念相聞」之喜。敢期過聽，特借重言。豈惟榮耀於觀瞻，實亦激昂於衰懦。束帶而輕五斗，較德甚慙；失船而得一壺，戴恩惟倍。此蓋伏遇某官位部刺史，名世偉人，以收卹淹滯爲斂材之謀，以拔舉公忠爲報國之實。取同爲驗，宜後而先。乃如冗末之流，亦在獎知之數。益當黽勉，冀追譴訶。雖絕望於亨嘉，庶不孤於眷遇。《丹陽集》卷四。

賀中書舍人啓

跪恩黼座，進職綸闈。除目四傳，輿情交喜。竊以充朝廷文章之任，固爲儒者之至榮；代天子謨訓之言，尤極士林之高選。非緣素望，曷稱明揚？恭惟某官忠結上知，材膺世用。詞華溫麗，追還三代之餘；問學粹純，洞達六經之奧。輟東膠之胄席，領西掖之命書。兼侍講帷，仍分省事。掌中抽草，已光侍從之聯；腹上生松，行聽弼丞之命。《丹陽集》卷四。

賀耿左丞啓

光被宸輝，進陪國論。人惟求舊，允資攀附之賢；政貴有常，行迪太和之治。華夏咸喜，天人同符。恭惟某官氣稟天和，時推人傑。備忠孝之令德，兼文武之全才。知謀天下之著龜，文藻人中之星斗。久負經綸之蘊，薦膺清切之除。方睿神淵默以居潛，賴耆明始終之庇職。朱邸著講論之益，青宮徧調護之官。逮九五之時升，擢二八以自輔。俾司樞筦，實本兵權。屬強敵之長驅，擁全師而深入。人心恟懼，神器震搖。逮茲多壘之秋，盡出萬全之策。料敵制勝，有嘉右府之樞機；經體贊元，遂進中臺之綱轄。惟茲舊學，光輔初元。諒辰告於遠猷，以日下於膏澤。愈峻具瞻之望，行膺爰立之求。

伏念某涉世闊疏，謀身拙直。頃濫尸於禮寺，亦叨預於宮僚。夤緣親依，仰窺千慮；幸會獎與，實積三年。茲聞渙號之頒，深激懦衷之慶。四蛇入穴，欣已附升雲之龍；六鷁退飛，無階同賀厦之燕。

《丹陽集》卷四。

上左丞啓

被眷中宸，升榮左轄。欽聞誕告，允副具瞻。竊以經體贊元，實賴翼扶之助；繼猷述事，方當祇適之時。厥基永孚於休，惟后非賢不父。果聞耆傑，入副登庸。恭惟某官恪恭粹和，莊重明敏。學究真儒之蘊，文高哲匠之華。窺行己之始終，古人是尚；考立朝之本末，天下具知。自光贊於朝綱，益允諧於人望。同寅協恭而修政事，遠撫長駕而熙事功。民言惟嘉，國是以定。逮茲時舉，蕃有恩言。入告謀猷，已見君陳之順后；丕視功載，行聞姬旦之齊工。《丹陽集》卷四。

答何狀元啓

冠名英俊之躔，升華圖籍之府。仲舒之爲舉首，啓發道真；子政之校中經，夙昭人望。朝廷得士，寰海趨風。恭惟某官學奧離倫，材高周用。元元本本，博窮載籍之傳；濟濟洋洋，蚤預賓興之

列。果緣健筆，力取巍科。上興見晚之嗟，人以睹先爲快。名驚學子，筆稿至於欲燒；文播都城，紙價幾於驟貴。敢圖謙謝，亦附冗僚。退揆菲材，固難當於溢美；仰窺佳藻，亦竊幸於珍藏。《丹陽集》卷四。

回王狀元啓

臚傳上第，首冠羣英。下明詔於九天，恩先桂籍；收大名於一日，光映儒林。凡在見聞，孰不慶羨。恭惟某官宏材聳壑，英氣凌雲。卓爾異人，時推於間出；偉然大器，不俟於晚成。以妙齡秀發之姿，奉高詣講聞之對。諸老誰先夫賈傅，天子親擢於平津。喜黌舍之有人，掩文場而得雋。惟他日公卿之路，當由此而致吾君；凡一時父母之心，皆聞風而祝其子。華塗方踐，遠業難量。某久共齋鹽，更窺珠玉。知洋洋於流水，偶贊文衡；引皓皓於明星，實由聖鑑。擁長箋而肯顧，溢陋巷以生光。

《丹陽集》卷四。

回第一人董狀元啓

唱第中宸，冠名上甲。雖事從故典，擁龍首以居先；而恩出清衷，並桂林而擢秀。恭惟某官文知

體要，學有淵源。望久重於鄉閭，聲特高於場屋。屢泣荆山之璞，知者其誰；獨騰豐劍之光，終然莫掩。遡春官而累上，霑皇澤以兼收。有孤黃卷之心，耻試紅塵之吏。氣不衰於再鼓，人忽驚於一鳴。冕旒凝乙夜之觀，軒陛首春雷之震。對賢良而舉首，遂繼家風；起徒步而封侯，更看晚節。某頃因乏使，忝預攸司。設網於河，偶值靈龜之入；窺斑以管，詎窮文豹之奇。方喜得於真才，忽過蒙於盛禮。《丹陽集》卷四。

答盛學士啓

占桂籍之上游，得蘭臺之舊物。士歆稽古之力，朝有得賢之榮。恭惟某官學茂大知，器非近用。處貴游而獨惇素尚，在蚤歲而已擅雋名。混舉子以登場，中有司之異等。禁廷唱第，名復甲於英髦；宸筆評文，語特嘉於警拔。遂膺溫詔，擢校秘文。問倚相《祈招》之詩，素欽博古；讀杜牧《阿房》之賦，竊幸知賢。敢圖過謙，猥形私謝。豈特借重言以華衰品，蓋將敦高詣以激媮風〔一〕。《丹陽集》卷四。

〔一〕詣：似當作「誼」。

答鄭學士啓

延登內閣，典校中經。儒館增輝，士流交慶。恭惟某官識探聖域，文播賢關。自期國華，不甘門調。仕而優則學，首登附試之科；儒以道得民，旋預說經之選。談《易》無疑於九事，著錄何止於千人。輟刺舉於南州，擢刊讎於東觀。得時則駕，方遠步於亨塗；飲人以和，乃過形於謙謝。佳筆但知藏弃，厚意不敢當蒙。《丹陽集》卷四。

賀韓學士啓

被眷楓宸，躋華芸省。朝慶得人之盛，士歆稽古之榮。竊以挾冊校文，實重圖書之府；養材待用，是爲英隲之躔。凡隸職於其間，蓋選賢而後授。恭惟某官器識俱懋，望實兩高。學有淵源，博綜九品之奧；文無骫骳，追還三代之醇。預蒞禮於曲臺，復讎書於內閣。鳳將子而惟九，豈愧前修；豕渡河而曰三，實資鴻筆。愧未遑於叙慶，顧先辱於滕緘。銜感至深，襲藏爲好。《丹陽集》卷四。

賀黃學士啓

被眷中宸，躋榮內閣。儒館慶得人之盛，士流歆稽古之榮。竊以昭代右文，闢三館而聚書籍；上皇籲俊，差九等以寵儒臣。中朝方復試選之科，冊府必用俊髦之士。恭惟某官豈具員吏，實不羈材。早以雋名，蔚有棟梁之器；中緣鯁議，頗妨塗轍之升。道既久而日章，理亦窮而斯變。登龍尾之道，已數近於清光；復雁門之跡，諒即躋於要路。《丹陽集》卷四。

答武學李博士子奇啓

曳裾見臨，削牘爲賀。翔鳳凰於千仞，豈測雄飛；享鷄鵬於九韶，徒深眩視。恭惟某官器凝方重，學造精微。收科若摘頷髭，吐論如霏木屑。文詞合處，曹子建何足道哉；時命鼎來，謝安石恐不免耳。豈伊右學，能滯亨塗。敢圖謙撝，猥見標榜。過情之譽，雖非涼薄之敢當；會友之文，當永珍藏以爲好。《丹陽集》卷四。

與運使啓 一

將命計臺，著攬轡澄清之望；尸官講肆，有高山景慕之誠。未晉接於顏辭，幸依棲於名德。恭惟某官性天夙悟，才地素優。論器範則當從古人求，較詞章則應是我輩語。事每試而皆可，政無往而不宜。早獻直於霜臺，屢對揚於雲幄。忠規直節，邦朋震懼以相驚；崇論讜言，國是雍容而自定。暫枉將明之寄，少分憂顧之勤。原隰光華，已上聞於功最；威顏咫尺，行入侍於清閒。《丹陽集》卷四。

與運使啓 二

坐曹無補，深虞直指之嚴；行部載臨，獲展上交之禮。自惟冗散，方託庇存；遽爾睽離，已深敦慕。恭惟某官聲名藉甚，器範自然。軒軒雅藻之獨持，衍衍公才之屢試。方在責實循名之際，凜然赴功趨事之能。省戶司金，名特高於諸彥；使臺握節，威自懾於屬城。從容計相之經營，籠幹縣官之調度。行選於衆，詳延博碩之賢；使復於王，展盡經綸之業。《丹陽集》卷四。

謝江陰曹縣尉襲啓

言旋故鄉，方有人琴俱亡之恨；敢圖都騎，示以金石相宜之文。仰惟學省之俊英，早挹天墀之甲第。仕而優則學，不忘探討之勤；因不失其親，更切規磨之助。遠貽華軸，來賁郊廬。自慙受粟之支離，豈稱畫眉於渾沌。徒欲借此言以增重，敢不珍其貺而襲藏。《丹陽集》卷四。

全宋文卷三〇六九

葛勝仲 六

復修撰謝兩府啓

殊廷汜掃，幸筵跡於臞仙；秘殿疏榮，或廁名於墨客。稍從扈拭，曲荷生成。伏念某者奮自羈單，進蒙簡擢。逶迤持祿，深戒鄙夫之事君；骯髒徇公，妄期君子之謀道。一昨超登侍從，進長膠庠，雖無成德達材之功，粗有畏法繩愆之志。欽惟寄屬，每自激昂。杜請託則深拂於人情，多建明則顯違於時論。雖學子粗安其樸拙，而儉人潛議於中傷。孤根易搖，小器先溢。青蠅交集，白簡厚誣。凡可排根而傾擠，無不誕謾而崇飾。彼正異放魔之惠，固優爲掇蜂之讒。上賴照臨，止投閒左。莠言甚巧，類成葉於三年；幽憤莫申，將降霜於五月。惟神聽之難罔，而天道之好還。旋聞邦誣，莫逃聖鑑。界虎豺而不食，禦魑魅以遠行。四門穆清，百揆時叙。惟茲枉撓，屢乞辨明。敢期曠蕩之恩，稍加麗正之職。此蓋伏遇某官心存體國，道廣濟時。惠顧窮人，起伊尹納溝之念；磨礪治具，肩傅說作

礪之誠。致脫丹書，漸還清貫。儻未填於溝壑，誓仰報於陶鎔。《丹陽集》卷五。

汝州到任謝兩府啓

起於宮祠，付之民社。自顧散儒之陋，謬當良吏之求。亦既撫封，莫知報德。竊以魯山沃壤，汝水名邦。密拱兩都，新被節旄之渥；旁連四輔，舊稱屏翰之雄。當承流宰牧之權，必赴功庸敏之士。而某生姿遲鈍，涉世闊疏。途如阮籍之窮，性有汲黯之戇。學初爲己，妄期造道以逢原；仕則慕君〔一〕，性有汲官而徇義。顧多取於公器，復顯忤於要權。致俎豆楚者幾稀，而魚肉涉者甚衆。駭機一發，溢惡交興。惟銳進之邦朋，方上搖於國是。從而下石，易若吹毛。獨賴睿明，燭知誣罔，雖褫職於輦轂之下，獨賦祿於湖海之濱。方齊得喪於環中，而置恩怨於度外。以退縮爲安身之計，以靜默爲進德之階。敢覬矜憐，稍加收用。此蓋伏遇某官膺天大任，佐時有爲。積累治功，若農夫之望歲；銓量人品，如匠者之度材。袁安不忍於錮人，傳說但期於迪后。肆令衰懦，復與簡求。某敢不防患周身，指覆車而自戒；牧民泣政，憂製錦之或傷。《丹陽集》卷五。

〔一〕仕則慕君：「則慕君」三字原缺，據四庫本補。

賀趙鎮撫啓

周尊師帥之職，實總全師；唐分藩鎮之權，旁提支郡。於惟盛旦，復舉舊章。敷求忠亮之賢，付畀土疆之重。恭惟某官材資傑出，智略挺生。早被眷於宸廷，屢出持於使節。頃當艱險，備罄忠嘉。諒惟制檢之榮，即有齋壇之拜。《丹陽集》卷五。

賀運使劉龍圖啓

祇奉恩輝，寵除漕寄。凡依庇賴，交集懽愉。恭惟某官學貫儒流，望高時論。以盡言不諱而挹魏第，以忠懇無隱而光諫垣。躋峻職於西清，扈慈闈於南上。預元戎之婉畫，曲盡訏謨；領將漕之提封，更榮申命。行聞召節，入冠從班。某猥以散材，獲居屬郡。欽聞光渥，第極歸依。《丹陽集》卷五。

賀運使郎中學士啓

祇膺詔旨，榮總督司。先聲所傳，公議咸喜。恭惟某官宏材挺特，雅量粹夷。學有淵源，綽著淹

通之譽；言無枝葉，裁成體要之文。輒自望郎，出當膚使。諒未聞於煖席，已寵拜於持荷。藐是孤蹤，獲棲大庇。顧章紱之所繫，瞻履幕以末繇。日俟按臨，稟承約束。《丹陽集》卷五。

與運使啓

仕塗太躑，合歸湖海之濱；朝論兼容，尚叨獄市之寄。幸茲昧陋，託在庇存。恭惟某官敦厚而疏通，粹和而端亮。躋榮策府，知博貫於邱墳；將命計臺，復登聞於課最。賦輿不擾，金穀如流。諒惟注意之深，即慶非常之寵。某祇膺宸檢，改佩守符，惟斷斷之無他，實惓惓而慕義。頃棲大蔭，固已荷於包荒；今託提封，行復欣於承教。《丹陽集》卷五。

賀胡發運啓

祇膺宸檢，就陟使權。統九路之輸將，當列城之刺舉。凡依庇賴，交集懽欣。恭惟某官忠有古人之風，學爲王者之事。憲府夙推於忠鯁，中臺作振於維綱。益隆黼宸之知，外領繡衣之寄。逮茲推擇，愈著光華。調發邦儲，暫倚成於心計；超遷內務，行亟拜於除書。《丹陽集》卷五。

賀提刑啓

祇膺溫詔，出總祥刑。凡預庇庥，共深欣抃。恭惟某官望高朝論，忠簡上知。入踐要繁，夙預月卿之寵；出當憂顧，屢膺星使之權。佇聞贊書，峻陟華貫。某誤紆郡紱，適邇使麾。不惟仰託於眷存，實幸款承於教警。《丹陽集》卷五。

答秀州知府曾學士啓

祇奉明綸，改臨重鎮。幸依鄰庇，遽辱書辭。恭惟某官德宇粹溫，詞華秀拔。世濟其美，紹器業於相門；官修其方，敷教條於郡寄。撫封云始，結課已優。方聯冊府之清班，行正禁途之譽命。祝頌至切，稱述奚殫。《丹陽集》卷五。

賀金陵曾修撰孝蘊啓

吳都重鎮，位居藩伯之崇；書殿華資，職號儒林之貴。時維雋喆，仰副眷懷。恭惟某官清時羽

儀，羣辟冠冕。智仁勇以兼劭，德爵齒之皆尊。雖遭時屢歷於險夷，而挺志弗渝於忠藎。入居朝廷，則著龜庶事；出臨方面，則衡尺衆材。表此百城，暫倚兵鈐之重；閒於兩社，即登宰路之華。伏念某受知最深，去德滋遠。中緣艱棘，久自屏藏。寢冒甄升，遽罹貶逐。夤緣幸會，再依庇賴之仁；險阻艱難，尤切歸投之素。屬官常有守，望履幕以無階。《丹陽集》卷五。

賀王修撰啓

祇奉恩輝，榮升論議。有識交慶，不謀同辭。恭惟某官學探道原，望高時論。事每試而皆可，政無往而不宜。頃膺一札之書，出領三城之寄。雖藩宣所賴，因任既以累年；然績用登聞，褒進殆無虛月。行被追鋒之召，就頒挈橐之除。某代匱陋邦，依寶鄰之千萬；蒙惇雅契，枉華翰者再三。感愧之深，叙陳罔既。《丹陽集》卷五。

回河陽王待制啓

被命十行，升華南禁。民遂借留之願，朝有因任之公。凡預游從，交深欣抃。恭惟某官天資敏銳，德宇粹溫。理窮性命之端，事燭古今之表。英辭振玉，逸氣凌雲。郄桂一枝，卓爾儒林之秀；和

松千丈，挺然大厦之資。自結聖知，出當方面。河水東泊，鄙鄰國之白圭；長橋卧波，小平津之杜預。報功崇德，果疏持橐之榮；尊主庇民，行拜秉鈞之召。某備員鄰境，託芘鄉雲，方修慶之未遑，遽騰箋之先辱。其爲感哉，難既叙陳。《丹陽集》卷五。

賀冬啓 一

一陽襲管，氣滋緹室之和；五物書雲，瑞見候臺之應。惟時賢喆，繁擁休祥。恭惟某官材擅儒林，望高朝論。當金籙之奧學，挹珠網之巍科。大邑試材，鸞暫棲於枳棘；清班拔士，鳳將集於梧桐。順履天元，茂膺帝祉。《丹陽集》卷五。

賀冬啓 二

清臺課曆，逢七政之同躔；黃耆占年，見五雲之紀瑞。惟時賢喆，繁擁休祥。恭惟某官性天高明，才地敏給。敷政無施而不可，涖官所至而有聞。大邑庇身，暫倚撥煩之重；嘉猷告后，即攄經遠之謀。茲順履於天元，諒茂膺於帝祉。《丹陽集》卷五。

答周舍人賀冬啓

律回葭管，登臺爰紀於祥雲；星收斗躔，推策載迎於長日。方一陽之來復，宜百福之類升。恭惟某官文秀時髦，學優聖域。簪法冠於烏府，侍香案於螭坳。致美善於親，暫屈藩維之寄；告謀猷於后，行膺夢卜之求。諒經剛長之辰，即有詔除之渥。《丹陽集》卷五。

謝王奉議以寧啓

寵以書辭，申之文卷。言溫布帛，雖退慙於過情；字挾風霜，實仰欽於衆製。聞暴公子固久，見元德秀乃初。頻阻傾蓋之歡，深恨揚舲之遽。顧蒙縟禮，加惠陳人。大鼎烹雞，遠器尚淹於小用；明珠彈雀，珍文弗誤於輕投。揣分何堪，捫心知感。《丹陽集》卷五。

答卓奉議啓

載膺宸檢，獲綰郡章。約結無奇，獨傾心於名士；意好殆絕，尚抵掌於高文。辱示書辭，獲窺學

植。屈廷臣之嚴重，同邑子之進趨。方何遜、劉孝綽，則多少俱工；比鮑昭、謝靈運，則遲速皆美。恐爲品藻之累，但深藏棄之榮。《丹陽集》卷五。

答張省幹啓

枉道見存，陳詩爲賦。崢嶸高論，驚所養之益深；璀璨大篇，知見禮之加重。豫章何必七年而見，威鳳蓋由一羽而知。矧在上庠，屢以仲舒爲舉首；獲交諸父，又熟阿戎之清談。契闊流離，寤寐傾渴。三年於此矣，固多脫穎之流；一言以蔽之，罕見無邪之美。仰惟此賜，宜在珍藏。《丹陽集》卷五。

答孫宣教啓 一

誦《汝墳》之章，少有干榮之意；廢《蓼莪》之什，晚興弗泊之悲。比竊食於真祠，偶藏身於偏壘。實先人之舊治，有元祐之政聲。悼歲月之不留，愴音容之如在。敢謂某官曲敦高誼，追記曩游。特紀述於雅言，以發揚於潛德。賦五君之詠，獻不待於諱辰；誦百汰之金，問何勞於曲室。感荷之至，敷叙奚殫。《丹陽集》卷五。

答孫宣教啓 二

談經敗績，獲寄迹於小邦；聞善若驚，猶傾心於諸彦。敢謂某官曲敦雅好，過采虛名。忘固陋而寵以書辭，慰孤寂而示之文軸。見許詢之遠致，自爾服膺；賞沈約之寄音，敢忘擊節。豈特珍藏於書簞，固將共託於詞林。佩服至深，敷陳罔既。《丹陽集》卷五。

答曹宣教啓

校藝奏名，疏恩賜第。事光舉首，榮動朝端。恭惟某官爲君子儒，知古人體。學深窮於聖域，文猶步於賢關。千丈喬松，知有棟梁之用；五枝仙桂，實爲門閥之光。某夙賞高文，欣聞譽命。敢圖謙眷，亦損書辭。雖欽造述之工，恐累游談之實。一第溷子耳，聊爲進士之階；集賢有人哉，行慶選掄之寵。《丹陽集》卷五。

答張學銘啓

何武先即學宮，始之傳舍；朱博不喜儒吏，深惡議曹。既操術之不同，宜治道之相遠。比緣休吏，稍欲崇儒。意雖粗勤，禮實不腆。敢期高詣，載以雅文。施狹求奢，每日慙於寒乞；要輕用重，亦恐累於品題。感戢至深，叙陳罔既。《丹陽集》卷五。

除顯謨閣待制謝兩府啓

白簡驟攻，久投冗散；丹書一洗，復玷高華。恩與爲新，德何以報。伏念某文質無所底，材能不及中。會初載之博延，繇常途而躡進。冒庠序師儒之長，參言語侍從之流。嶢嶢固人道之難全，碌碌實鄙心之不肯。鼠銜竄藪，知非容穴之謀；蜩決榆枋，不羨圖南之便。果罹謗鑠，旋辱辨明。起於置散之真祠，付以承流之樂土。圖回百緒，黽勉二年。朝廷不憶一州，雖慙前咎；民庶借留滿歲，粗有公言。屬積厲於衰門，遽纏哀於伯氏。念藐諸孤，方賴同爨；故叢爾邑，未可輕歸。不悟衷言，俾躋邇列。既忝輔郡二千石之印綬，又直文考十九載之圖書。靜惟所蒙，端有攸自。此蓋伏遇某官股肱元聖，屏翰萬邦。以佑賢輔德爲經濟之謀，以遵制揚功爲寅亮之實。用人心而引類，動義槩以卹淹。贊

翊事機，獨提綱而頓領；吹噓時彥，詎拔本而塞源。乃因肆眚之恩〔二〕，上廣隆寬之施。西廂寓直，雖叨序爵之榮；東閣曳裾，尚恨趨風之遠。《丹陽集》卷五。

〔二〕肆眚：原作「賜□」，據四庫本改。

賀太宰啓

光膺渙號，冊拜冢司。周公之觀繡裳，爰是皇於四國；仲山之補袞職，蓋以事於一人。夷夏共瞻，宗祊蒙福。竊以盛世以置輔爲重，志士以得時爲難。抱經綸之業者，或困迹於草萊；都廊廟之位者，或貽羞於竹帛。由才位齟齬而難合，故勲業寂寥而無聞。天將福於斯民，世特生於良弼。恭惟某官斯文木鐸，王國元龜。學貫天人，而博窮載籍以來；辭該象數，而盡屈能言之類。英聲茂實，夙推先覺之賢；峻節忠規，篤守後凋之操。自預聞於大政，益眷注於淵衷。遵制揚功，中轄著彌縫之助；奉公履正，東臺存繩糾之功。果符夢卜之求，遂冠鈞衡之峻。贊又新之政，已寅亮於天工；開衆正之門，行共熙於帝載。伏念某小器窘用，孤根易搖。又困風波，幸託帡幪之庇；未填溝壑，悉歸播植之功。《丹陽集》卷五。

湖州到任謝兩府啓

出刺周南，曾微優最；改臨吳會，更勉後圖。祇荷生成，伏深榮懼。伏念某簡編糟粕之學，場屋骫骳之文，用此躋榮，可名僥倖。推移從祿，類衆狙之賦三；選輒畏人，慕靈龜之藏六。樂就外服，以畢餘年。昨分一面之符，未報三年之政。雖免曠瘼之責，遽纏伉儷之哀。未能擊缶以忘情，亟欲卜岡而就窆。懇求近地，稍便私門。荷大臣之用心，付小麾而如志。惟吳興之樂土，萃江左之名賢。杼峰存三癸之名，峴嶺標五花之勝。白蘋洲上，著騷客之風流；紫花瀨邊，有茶山之燕賞。敢圖推擇，誤及庸虛。此蓋伏遇某官醇厚惠和，忠清直亮，丕揚可大之業，輔成不拔之基。斂衽廟堂，致藜藿之不采；提衡品類，直桃李以無言。某敢不祇誦德音，勉晞循吏，庶幾一得，仰報萬分。《丹陽集》卷五。

答海門知縣啓

遠貽書疏，復枉詩文。辭華高步於上京，才義不慙於小雅。舌耕滋久，瞻奧學於胸中；腹稿便成，湧佳言於筆下。雖云出衆，顧輕示人。誦讀爽然，政恐文卷之盡；流傳遠甚，居然紙價之高。仰竿牘之甚勤，識弦歌之多暇。雖菁華之說目，揆涼薄以頽顏。不敢當蒙，但知感戢。《丹陽集》卷五。

答王知縣啓

百謫交至，暫整單裝；兩怒既消，復還舊治。老守有蒙成之幸，邑子遂依仁之公。竊以愷悌撫循，昔稱良吏；培克愉快，今號軼材。既務守官，固當罹咎。雖栗邑換尹賞，職益以卑；而內史愛兒寬，殿更爲最。果緣公議，待勉後圖。願益專於所聞，以卒相於予治。《丹陽集》卷五。

鄧州到任謝執政啓

愚誠上達，懇求避於親嫌；朝論兼容，特改除於郡寄。撫封云始，爲分知榮。伏念某才不足以治劇濟繁，學不足以鉤深索隱。早緣識擢，嘗獲在前；晚以愚憊，久從外補。留滯周南之境，奔趨吳會之郊。歲琯七周，未始僥求於內舉；國門三過，其誰肯致於裏言。每處順以安時，姑深根而寧極。惟茲巨屏，素號樂郊。敢圖生成，舉是寄屬。此蓋伏遇某官功弼乃后，道覺此民。擴伊尹納溝之仁，懋傳說濟川之業。弛張因革，躋國勢於安榮；小大浮沈，器人材而式序。肆令孤拙，獲此便安。韋狀員推，豈敢責成於參佐；召父杜母，庶幾追繼於循良。《丹陽集》卷五。

鄧州謝范左丞啓

祇膺宸檢，謬當方伯連帥之權；趣引郡章，獲繼鉅德元勳之後。荷恩實重，揣分增榮。伏念某文不輩於時流，學僅傳於家法。幸緣親擢，稍躡常塗。方幅員徧庠序之時，五冒師儒之等；暨朝廷興禮樂之際，三居綿蕝之官。雖事功無毫髮之微，而議論有金石之固。豈宜乘隙，遂爾易心。中緣背馳，久困外補。蕭望之各從所好，晉荀息不食其言。歲籥七更，詎肯僥求於內舉；國門三過，何階入覲於中宸。惟茲大邦，夙號樂土。猥當出刺，深愧食浮。伐柯在前，既仰承於舊故；鄰輝不遠，又獲借於餘光。恭惟某官天庭寶臣，海內詞伯。險夷否泰，在峻節以不渝；進退行藏，視古人而無愧。方廟堂之闕位，佇渙號以揚庭。獨專國柄之崇，仰贊時雍之會。重惟疏賤，過荷獎知。近緣假道以登門，幸獲望塵而侍坐。加籩豆之踐，仍許造於後堂；窺《雲漢》之章，遂徧觀於崇宇。雖大賢折節以下士，而小心揣分以難酬。感幸之深，敷宣莫罄。《丹陽集》卷五。

與范左丞

致虛啓

絲綸示眷，藁塊奪情。將正位於鈞衡，姑承流於屏翰。榮懷所繫，控避莫從。恭惟某官學洞古

今，忠存社稷。早登文陛，服在諫垣。仰昭正父之功，力奪爭臣之節。贊裨紹述，一言可以興邦；擯斥朋邪，三進蓋嘗及雷。久持從橐，擢預政機。方亮采以奮庸，忽銜哀而去位。上方側席，民亦具瞻。與其失夔、契之忠，毋寧奪曾、閔之孝。果聞大渙，趣使遄歸。諒惟朝事之初，即播弼諧之命。某屬拘營職，莫遂望塵。輒陳竿牘之儀，少伸寰海之慶。《丹陽集》卷五。

再與范左丞啓

確守《禮》經，蓋欲表儀當世；曲從誠請，是爲體貌大臣。鬱四海之具瞻，篤三年之通制。有識交頌，不謀同辭。恭惟某官氣稟天和，學優王佐。讜議早扶於國是，忠規屢讐於邦朋。爰錄勲庸，遂參機政。王臣蹇蹇，方盡瘁以輸忠；棘人樂樂，遽銜哀而去位。祇膺奪服，聊免造朝。仁者安仁，固不忘於子職；孝乎惟孝，深上動於天聰。豈惟君子之光，實使懦夫有立。《丹陽集》卷五。

上執政啓

經邦碩輔，阻窺數仞之墻；刺郡冗僚，屢枉五雲之字。瞻風莫遂，結念增勞。恭惟某官識遠而非小知，器博而宜大用。幽經奧牒，盡究生民以來；大冊高文，坐屈能言之類。獨緣儒效，自結聖知。

泣經事而知其宜，臨大節而不可奪。補袞正上公之枋，賜履昭元戎之權〔二〕。示大壯於端闈，實資制作；頌上化於陽館，更賴燮調。不違咫尺之顏，如倚左右之手。爰從枚卜，起付鈞衡。秘殿聯榮，入告嘉謀於后；鼎司爰立，日下膏澤於民。諒在邇辰，更膺正拜。伏念某方依覆露，夙荷獎知。悵滯跡於西州，阻曳裾於東閣。永言瞻頌，難喻端倪。《丹陽集》卷五。

〔二〕元戎：原作「戎□」，據四庫本改。

賀提舉監丞啓

祇奉帝綸，顯持使節。先聲所至，公議咸歸。恭惟某官學窮古聖人之原，材出賢大夫之右。頃膺推擇，入踐要繁。惟摘山煮海之權，實富國強兵之利。變通成法，內則掌於冢司；提按列城，外則諉之部使。暫煩直指，即慶遄歸。某坎壈餘年，依棲大庇，日竚輶車之至，庶諧履幕之瞻。《丹陽集》卷五。

賀湖州秦守啓

對揚便殿，具輸獻納之忠；擢領輔藩，優畀承宣之寄。先聲遠播，公議咸歸。恭惟某官材冠士林，望高時論。學識九流之廣，文追三代之醇。夙推廊廟之姿，久屈雲霄之步。果膺拔舉，峻履高華。寵之禁嚴論撰之資，付之山水清幽之地。自副車而陟守，實聳州縣之榮觀；以介弟而繼兄，更作衣冠之盛事。諒弗遑於煖席，已夙駕於追鋒。某潦倒材疏，陸沈歲久。亦安身於林壑，獲託庇於幘幪。側聞鳳詔之頒，日佇隼旟之至。其爲欣望，莫罄叙陳。《丹陽集》卷五。

賀宇文寶文時中知湖州啓

西清寓職，總內閣之圖書；南土專城，作行朝之屏翰。命出九重之邃，歡騰千里之遙。恭惟某官直諒而多聞，弘毅而任重。量吞千頃，腹貯五車。詞章特擅於家聲，伯仲並登於政府。召還蜀道，初畀乘輅；改命吳興，復膺剖竹。光生四水，榮動五亭。黃蘗山前，續江淹之文采；白蘋洲畔，繼柳惲之風流。諒惟開府之初，即有追鋒之召。某久緣固陋，生竊安閒。雖陶令已歸于田園，而龐公不入於城府。徒託二天之庇，阻修一刺之恭。《丹陽集》卷五。

賀陳大資與義知湖州啓

以心膺臣而暫辭機政，以股肱郡而來布教條。旌纛再臨，山河增重。恭惟某官式是百辟，媚茲一人。文辭獨行於中朝，器業藹聞於早歲。繇北扉之清近，擢東府之贊襄。天賦之才，蓋天下士而非特國士；人究其實，乃社稷臣而何止功臣。初違咫尺之顏，如失左右之手。昔之往矣，留千里之袴襦；今也來茲，被三公之袞繡。行聞召節，登拜冢司。《丹陽集》卷五。

賀汪少卿思溫知湖州啓

虔命拜州，差辰開府。股肱帝室，潤分九里之河；父母侯邦，庇擴二天之覆。恭以某官望高朝匠，學冠時髦。文體要以精深，器恢宏而凝劭。入居九列，當牒訴浩繁之司；出領一麾，得山水清遠之地。承流伊始，頌德攸同。某鄉廬頃遭鬱攸之災，浮家暫寓窮僻之壤，退惟困躓，辱在帡幪。陶令已歸田園，但知退聽；龐公不入城府，尚阻進趨。《丹陽集》卷五。

謝蔣縣丞汝功啓

伏蒙某官撥簿領之沈迷，喜親戚之聲歎。遠迂都騎，來顧衡門。寵以長箋，既遂盍簪之願；示之衆製，更諧擊節之觀。仰惟鄉曲之英，蚤擅文章之譽。三年學而至於穀，已極淹該；一卷書而立之師，更求博約。惟他時之所到，豈小智之易量。感佩之誠，敷陳罔既。《丹陽集》卷五。

賀中書侍郎啓

祇膺中詔，入事西臺。翊贊萬幾，克懋格天之業；踐更二府，共歆稽古之榮。渙號誕揚，敷天咸喜。恭惟某官德尊一代，智傑萬人。衆推爲王佐之材，自任以天下之重。體道則六通四闢而咸在，應事則千轉萬變而不窮。早被簡知，亟躋華顯。洎居常伯，適在版曹。以邦用封靡爲近憂，以民力凋耗爲深患。間緣造膝之對，力陳逆耳之言。不患失於在前，寧輸忠而補外。屬嗣皇訪落之始，當強鄰俶擾之初。采入都城，日有舉烽之警；環觀諸將，誰爲戡難之人？旁采師虞，顯疇嘉績。起公於師帥之任，付公以宥密之司。旋降芝函，改臨鳳沼。光輔惟新之政，大開至正之門。載續武功，以銷未形之患；誕敷文德，增築太平之基。式副具瞻，行膺爰立。伏念某多仇少與，數免稀遷。迹滯南冠，莫遂

望塵之幸；魂飛東閣，徒深頌德之誠。《丹陽集》卷五。

賀范留守致虛啓

爰擇剛辰，已開留府。陵寢增重，嵩洛有光。凡預庇存，交深欣抃。恭惟某官經邦碩輔，命世真儒。以堯舜孝弟爲尊主之謀，以稷契忠嘉爲奮身之道。早躋大用，蒞經事而知其宜；自勵匪躬，臨大節而不可奪。頃輟燮調之任，一蘇衆大之區。暫以居留，著「赤舄几几」之望；行聞入相，賦「綠竹猗猗」之詩。《丹陽集》卷五。

賀平江知府胡舍人

奉選勞之新渥，躋對次之舊班。屏翰有光，朝廷增重。恭惟某官英豪間氣，進德名儒。學窮六籍之醇，文起八代之陋。討論潤色，崖因珠而不枯；險阻艱難，草以風而知勁。顧惟劇郡，既訖外庸。龍已升雲，乃眷攀鱗之舊；魚方縱壑，更逢激水之寬。諒在遄歸，即膺巨用。澆瓜爲惠，坐令一境之安；采菲不遺，更荷五雲之及。《丹陽集》卷五。

賀吳少宰啓

顯膺綸綍，冊拜鈞衡。一言興邦，獨定公於社稷；百官承式，亟冠位於疑丞。天人具孚，華夏咸喜。恭惟某官膺天大任，爲世真儒。早以異材，徧躋膺仕。紫微司制，衆欽華國之文；青瑣納言，自許經邦之策。謀猷屢告，權近不容。久安均逸之居，益養具瞻之望。繼鋒車之峻召，陟玉堂之近班。凜然松柏之後凋，卓爾蒼龜之前識。臨大節而不可奪，可謂稷契之忠；遭變事而知其宜，贊成舜禹之事。俄寇氛之俶擾，致神器之震搖。諸老生語如寒蟬，見大夫竄若狡兔。天祐國步，公輔政機。智略如神，而從容於倉卒之時；言辭如湧，而啓發於睿神之聽。力排出狩之議，坐成堅守之功。不移宗彝，再造王室。宋昌之迎代邸，謀協天心；謝安之擊淮淝，威破寇膽。爰膺帝制，進秉國成。大開衆正之門，力贊惟新之政。竄斥壬佞，拔舉滯淹。形孝愛之風，念宸衷付託之重；謹號令之出，繩祖武艱難之初。太平之期，指日可俟。某羈單乏助，樸拙自將。欣聞大號之揚，倍激懦衷之慶。《丹陽集》卷五。

又賀少宰啓

光膺典冊，進拜鈞衡。君陳之入告謀猷，久隆帝眷；周公之丕視功載，遂總國成。綸綍誕揚，朝野交慶。竊以坐廟堂而謀王體，秉機軸而亮天工。上則燮和於陰陽，外則鎮撫於蠻貊。用人得失，繫國重輕。故當光明盛大之時，必有魁偉俊傑之輔。假羽翼而橫絕，強精神而折衝。恭惟某官本朝宗工，斯民先覺。有經天緯地之文，而濟以淹該之學；有尊主強國之術，而持以肅括之誠。方掄材三舍之初，即冠名羣俊之上。紙價驟貴，衆共服於文鳴；帝席屢前，上特驚於見晚。粵從詞禁，擢預政機。遵制揚功，上繼承於先烈；料敵制勝，盡開拓於故疆。果符審象之求，亟付贊元之重。無偏無陂，已簡記於淵衷；有猷有爲，竚擴攄於遠業。伏念某斗筭小器，刀筆下材。冊府徵文，嘗預俊遊之末；銓曹浮食，亦叨職守之聯。流落七年，浮沈三郡。欽聞大渙，竊抃危悚。久困風波，今幸帡幪之庇；未填溝壑，永依播植之公。《丹陽集》卷五。

賀張樞密啓

被宸廷之優眷，升樞筦之要塗。國步必安，海隅相慶。竊以朝廷之基大治，獨倚柄臣；外域之擾

中原，無甚今日。協贊中興之業，實賴本兵之賢。蓋時平則庸常措畫而有餘，運否則雄傑馳驚而不足。既選於衆，必惟其人。恭惟某官學窮載籍以來，文冠能言之類。屹然威望之重，何止金湯；淵然智略之明，共推蓍蔡。蚤緣際遇，亟踐高華。執憲霜臺，繩糾著正人之效；摘詞禁苑，艱虞繁內相之謀。果采衆諧，遂膺大用。坐運籌於帷幄，方折衝以精神。飭武備而俾姦凶褫魂，敷文德而俾民俗按堵。而某身投真館，名竄丹書。雖王陽在朝，不敢效貢公之喜；而干木既進，亦竊預西河之榮。《丹陽集》卷五。

賀樞密啓

光奉宸輝，峻升樞筦。詔頒夷夏，喜動兵民。竊惟宥密之司，實負幾深之託。載用有嗣，方備預於武經；克壯其猷，宜倚毗於人傑。惟智局之劭，故足以訓齊軍政；惟威望之著，故足以懾服遠人。果緣公論之歸，寵付戎昭之重。恭惟某官生逢休運，自致亨塗。早攄告后之嘉猷，久負禦戎之上策。謀略之重，則隱如敵國；名節之懋，則配彼上臣。昨困險艱，草因風而知勁；退從閒左，寶在夜而愈光。召還喉舌之官，遂正股肱之任。握兵之要，雖倚重於珠鈴；秉國之鈞，即奮庸於右畫。《丹陽集》

賀富樞密啓

拜恩丹陛，冠位紫樞。萬口騰歡，四方聳聽。竊以明主有興衰撥亂之志，惟得賢則能亮天功；蓋臣有見危授命之忠，惟得位則能奮賢業。上既有特異之眷，下必收非常之勳。恭惟某官德量深醇，謀猷宏遠。直諒本於世閥，忠義出於天資。責難之恭，以文武未墜於地；將順其美，非堯舜不陳於前。早緣補袞之司，進貳本兵之寄。坐攄素蘊，入贊沈機。挺挺祖風，夙秉威懷之略；蹇蹇臣節，大施經濟之才。果協師虞，進長樞筦。方將芟夷氛祲，盡闢漢唐之土疆；崇振紀綱，恢復祖宗之勳業。某方縻遠郡，阻慶高閤。頌詠之勤，敷宣罔既。《丹陽集》卷五。

全宋文卷三〇七〇

葛勝仲 七

謝修撰啓

庇身閒左，分老明時；通籍禁嚴，忽膺舉命。人皆憐其愈鈍，己獨愧於乍賢。伏念某拙昧趨時，愚惟信古。在紱冕則多仇少與，於塗轍則數免稀遷。昨罷一麾，今踰六稔。憔悴自驚於黃馘，饑窮殆類於白丁。雖滯推天分以自安，而出處繫人臣之大義。念國步多艱之際，乃臣工致命之秋。既不能畫半策於聖天子之前，又不獲效寸勞於賢大夫之後。捫心自歎，顧影知慙。忽玷高華，實爲僥冒。此蓋伏遇某官中興佐命，先覺上臣。念掃河洛之塵，將廓清於寰宇；必擴山藪之量，先廣拔於人材。愚智兼收，功罪咸錄。袁安以不錮人爲德，荀彧以能盡善爲功。杳杳鈞天，昔已甘於夢斷；迢迢星漢，今或望於槎通。尚覬異時，得酬洪造。《丹陽集》卷六。

湖州到任謝兩府啓

浮家四水，初爲習隱之謀；出命九閭，誤玷惟良之寄。免寒塗之偃薄，即官次之便安。自爲之謀，不過如此。伏念某材非大受，學第小知。少不自量，冀亨塗之接武；老而多難，潔孤迹以投閒。方且賦《歸來》篇於松菊之間，詠《招隱》詩於雪月之夜。躬營小隱，以樂餘年；歛奉誤恩，俾臨舊治。白骨再肉，雖荷生成；于思復來，豈無姍笑。此蓋伏遇某官中興倚仗，吾道權衡。不廢窮人，知聾盲跛暗之有用；若築大廈，須棟梁桷橈之各安。肆令寒谷之人，上達細氈之聽。蘋洲花瀨，敢事於燕游；羽檄軍書，第勤於警備。《丹陽集》卷六。

湖州到任謝監職啓

雪水便藩，澗河都會。承流自昔，初無遺愛之在人；申命督行，獨荷隆恩之圖舊。仰無以副朝廷因任之眷，俯無以慰民俗挽留之誠。奏職云初，省躬多懼。恭惟某官望高時論，德冠士林。當劇部之按廉，竦百城之觀聽。盤根錯節，方知膚敏之材；聳壑昂霄，佇發經綸之蘊。顧惟昧陋，辱在庇存。幸會實多，敷陳罔既。《丹陽集》卷六。

上監職啓 一

肅將明命，久欽直指之風；退服冗僚，莫展上交之禮。逖瞻名德，坐役營情。恭惟某官學無常師，文有奇分。書林論纂，實繁潤色之工；憲府弼刑，夙著糾繩之譽。眷茲劇部，就委軼材。豈惟資振職之中，聊以副承顏之便。佇聞召節，擢實禁途。伏念某罪不逃刑，貪猶仰祿。量材揣分，固難筮於英奇；辯迹求心，或未愆於治義。幸茲委瑣，託在庇存。《丹陽集》卷六。

上監職啓 二

章紱之榮，撫孤老而竊幸；獄市之寄，豈衰朽之能堪。自驚流落之餘，猶玷選掄之渥。幸茲昧陋，託在庇存。恭惟某官學冠世儒，望高時論。盤根錯節而大才始見，聳壑昂霄而遠器詎量。被眷中宸，觀風劇部。將肅肅之明命，已訖外庸；贊巍巍之成功，即躋近綴。某方縻賤役，阻造崇墉。久深仰止之私，未遂景行之願。恭俟按臨，親承約束。《丹陽集》卷六。

代謝改官啓

服勤書檄，雅無編削之勞；拜命恩綸，誤被超遷之寵。仰膺僭賞，俯激懦衷。竊以職方辨九服之圖，使同貫利，外史蒙四方之志，以達書名。洪惟聖朝，奄莫區域。尺地莫非王土，黎獻共惟帝臣。山川藪澤之混殽，職貢族系之紛錯。宜有不刊之典，以垂罔極之傳。肆命儒宗，顓總書局。然地遠則咨諏必廣，蓋事大則討論至難。子雲欲纂於《方言》，徧詢計吏；太沖擬作於《都賦》，遠訪蜀人。因命方州，各供圖志。擇時髦而講貫，設勸典以褒延。苟非其人，不在此選。如某者性愚而志癖，才薄而數奇。躡屐擔簦，久擁經於學省；濡毫操牘，屢獻藝於文場。弟兄並綴於辭科，仕宦獨沈於門調。失壽陵之步，雖負初心；讀輪扁之書，敢忘素業。昨備官於曹掾，獲筵迹於師儒，猥奉檄書，使詳輿地。惟此海沂之境，介於徐、兗之間。焚膏稽考者殆二年，跂足訪求者周五邑。刊除謬誤，補綴闕遺。無實之言，固異景公之棗；有得之慮，輒獻野人之芹。徒知職分之當然，敢謂宗公之過聽。特形奏牘，俾進官聯。眄睠所加，遂起駑駘之價；恩華下逮，更包壟斷之差。此蓋伏遇某官道德宗師，文章哲匠。敷求英隲，以報聖主之知；樂育人才，上濟師臣之美。有如卑賤，曲荷矜憐。卯翼以成，盡出生成之賜；涓埃可效，敢忘報稱之圖。《丹陽集》卷六。

賀張參政啓

光奉異恩，進參大政。朝野增氣，華夏均歡。竊以任重疑丞，才難今古。當中外奠枕之際，常人經畫而有餘；及朝廷盱食之時，聖神馳驚而不足。上方抗大有爲之志，公實負不世出之姿，當立政造事之辰，冀聚精會神之效。乃眷帷幄，就擢鈞衡。恭惟某官志大而才高，任重而道廣。事業三朝之望，忠嘉一德之授。執法憲臺，豺狼不敢當道；運籌樞筦，樽俎可以折衝。屢奏膚功，益隆宸眷。謂本兵右府，既顯效於珠鈴；倘預政中臺，必大攄於石畫。遂揚煥揚，登總政機。隆太平君子之基，當春秋賢者之責。佇聞爰立，式副其瞻。某拘窘郡符，阻趨台版。桑榆已晚，敢期封植之恩；松菊將歸，少托帡幪之庇。《丹陽集》卷六，孔抄本。

賀秦參政啓

伏審寵膺神指，入輔政機。當聖賢馳驚之時，獨膺清舉；課道德安強之效，行底丕平。天人同休，夷夏交慶。恭惟某官莊重而履坦，高明而體常。博極群書，起高名於儒館；堅持正論，懍孤操於霜臺。屬炎運之中微，致翠華之北狩。由雪霜而識後凋之勁柏，因風雨而知不已之鷄鳴。奮節入朝，

臨大節而不可奪；挺身歸國，遭事變而知其權。師言交趣於策勳，上眷益隆於聽履。遂登三事，光贊萬幾。行聞端右之除，允副弼諧之託。伏念某寒鄉曲學，仕路陳人。方拘窘於守符，阻登趣於材館。敢祈矜諒，得荷帡幪。《丹陽集》卷六，孔抄本。

賀秦太師啓

伏審祗膺冊命，擢拜帝師。慶浹人天，恩流華裔。竊以爲三公而論道，尤重師臣；宅百揆而惠疇，仍都相職。粵惟周室，大倚師垣。雖武用太公，嘗著鷹揚之效；而成尊姬旦，猶存狼跋之疑。孰若策不賞之元勳，正久虛之重任。君臣有鳧藻之合，社稷致磐石之安。民言大同，國是坐定。恭惟某官惇大而持正，高明而守中。格于皇天，夙負耕莘之蘊；保茲天子，共推降嶽之英。繇次輔之協忠，正冢司而專任。操持一節，調燮萬微。仰惟東朝，久淹朔野。望慈闈於萬里之外，阻大養於一紀之餘。雖睿主焦心，以待其還；然羣臣卷舌，而不敢議。獨公決策，與神爲謀。既馳使駟以輸誠，果見鑾輿之返國。事光陸賈，功百侯公。兩宮之蜃紉繼還，中壺之龍輶亦至。慈寧顯敞，獲伸愛日之孝誠；永固崇成，復慰在天之靈鑑。惟此非常之盛事，併歸夾輔之秘謀。卧鼓囊弓，已見升平之象；苴茅胙土，更期慶賜之行。伏念某備官邇聯，尸祿道館。十年留落，自安麋鹿之羣；一德明揚，敢忘燕雀之賀。《丹陽集》卷六，孔抄本。又見《永樂大典》卷九一七。

顯謨閣待制謝兩府啓

承宣優寄，愧負明恩；侍從近班，忽叨中命。自惟固陋，仰累生成。伏念某材不如人，學徒信己。荷道君之優眷，嘗觀職於西雍；事淵聖於初潛，獲侍經於東邸。無親黨拔聯之助，盡聖德特達之知，中緣萋菲之言，例廢歲年之久。祇奉上聖，獲付名藩。撫綏安堵之民，屏戢潢池之盜，庶收尺寸，上報丘山。然帑庾匱而不能足，帥筦之須，藥餌空而無以悅，寓公之衆，拙疏無策，汰免是宜。何圖肆眚之隆寬，不以瘝官而賜隔。食真祠於景亳，寵近綴於甘泉。在於衰遲，並爲僥倖。此蓋伏遇某官精忠謀國，智略佐時。將恢復於土疆，廣延登於俊乂，有如鄙瑣，亦起滯淹。方竊幸於退藏，須未皇於報塞。期於異日，誓不空飡。《丹陽集》卷六，孔抄本。

代充守謝到任啓

藩宣之寄，通擇時髦；固陋之人，誤塵詔擢。位非才稱，榮與愧并。惟少昊之故墟，實祥符之督府。恢儒闕里，丕揚洙泗之風；檢玉介丘，遠跨云亭之盛。曲阜著褒封之迹，壽丘開嗜欲之祥，宜得重人，以光雄鎮。如某者立朝寡援，涉世多艱，無耿介拔俗之標，有欵啓寡文之陋。平亭邦憲，不能

翫法以從人；宣布郡條，庶或遵繩而寡過。習巧宦者鄙其方拙，懷遠略者笑其迂愚。師心自盟，沒齒無悔。敢謂高華之選，漫爲衰朽之榮。此蓋伏遇某官光秉國鈞〔二〕，鬱爲時棟。以德仁佑弼聖主，以公忠識拔衆臣。期萬物之遂宜，耻一夫之不獲。致茲凡薄，亦預選掄。某敢不勉職業之當修，勵猷爲之不迨，庶幾報效，仰副生成。《丹陽集》卷六，孔抄本。

〔二〕遇：原作「愚」，據文意改。

賀吳樞使啓

恩霈中宸，榮登四府。朝廷增重，寰宇交歡，仰企宥密之司，實領幾微之務。總理軍政，緝熙帝猷。鑑斗運而當樞，佐天討而尚武。中資廟算，外濯王靈。宜得真儒，來副異選。非有經綸之望，曷膺寤寐之求。恭惟某官性稟樸誠，學該微妙。言爲邦之興替，身任道之汙隆。文章百世之宗師，風采三朝之元老。千齡際會，媲美堯、舜之君臣；一體同榮，陋機、雲之兄弟。優承睿眷，密贊兵機。即展秘於龍韜，自收勲於麟閣。國勢永依於柱石，民心大庇於陶鎔。暫執鴻權，即登元宰。某限拘文禁，莫展慶儀。徒埽舍人之門，阻侍先生之席。心同賀燕，仰窺大厦之成；志比躍金，正倚洪鑪之造。其爲抃詠，實倍等夷。《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

賀呂太尉啓

伏審集路朝之班，誕揚制命；出少府之節，榮付帥垣。輟秘殿儒學之英，提和門韜略之要。上心圖舊，輿論交歡。恭惟某官資武以文，氣剛而塞。綽有亨嘉之會，了無面從之咨。早識拔于先朝，嘗參持于大政。入而訏謨在宥，非皋、夔之策不陳；出則談笑臨邊，比方、虎之才何歉。矧敵騎縱橫之際，當強圉扞禦之衝。撫是瘡痍，奮爲貔虎。將五權而兼用，月三捷以告功。增秩賜金，屢回于睠注；登壇受鉞，尤示于褒崇。某夙荷知憐，數承眄睐。側聽都俞之寵，良深抃懌之懷。其在詠思，曷勝敷叙。《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八。

書簡帖 一

勝仲輒以少意上浼：許師德少尹昨鈞從寓青墩日，屢嘗望履幕。捐館踰年，小人乘隙，凌蔑其家。近有僧法初等，昏賴墳山地，已蒙漕臺僉廳定斷，係許家有理，而秀州及歸安縣元斷不當，更送使府司理院審詳，伏乞鈞察，早賜結絕。其子許孝訥，有事日上呈。孝訥于勝仲爲甥，而家兄工部冢婦乃師德女也，又聯蔡安世親好。因其見委，乃以冒聞，非親黨不敢犯不韙，幸恕諒。勝仲惶恐上

覆。《寶真齋法書贊》卷二一。

書簡帖 二

勝仲又啓：先公銘文，十九日遺介稟呈，不知何故未達。重煩見速，祇益恐惕，并已有書道意，諒是續到矣。慮有要增損，無惜示下。勝仲又上。《寶真齋法書贊》卷二一。

書簡帖 三

勝仲特蒙寵餉美醞及死麕，皆閒居所難得，深佩遠意。勝仲以方去官，例不拜知識之饋，于左右厚眷，獨不敢辭。然在事日，數午推意，今日辭受惟谷，但有慚汗而已。謹布啓道謝悃之萬一。勝仲再拜上。《寶真齋法書贊》卷二一。

書簡帖 四

勝仲諮目再拜述功大孝大夫：專使又拜教幅，且審順履炎序，孝體如宜，不任慰抃。閔雨深有旱

乾之憂，奈何奈何！末緣款晤，伏祈以時保衛。不宣，勝仲頓首再拜。《寶真齋法書贊》卷二一。

書簡帖 五

勝仲頓首再拜大孝簽判大夫侍史：乖隔歲久，咫尺甲第，未遂修謁，每勤景嚮。即日初暑，伏惟晨夕孺慕，孝履如宜。勝仲竊祿祠館，託庇粗如昨。未閒，伏祈以時厚衛。不宣，勝仲頓首再拜。《寶真齋法書贊》卷二一。

書簡帖 六

勝仲又啓：爲郡幾年，以賦輿不繼，殆成怨府。屢干閒秩，歛蒙賜罷，如釋負擔。況辱誤恩，寵以故職，豈勝感幸！敢謂高誼，特以書辭爲祝，禮勤意重，何以克當！前在事日，不敢出城。解官之初，即至妙喜，訪杼山遺跡，因到盛庵，裛題輪奐，甲于境內。仰服送終之孝，深懷晤語之益。未有造門之便，伏紙詹仰。勝仲又上。《寶真齋法書贊》卷二一。

書簡帖 七

勝仲諮目再拜述功大孝大夫：專介復奉手蹟，具審邇日孝慕之餘，起居如宜，感慰無量。授官月日，及大父銘刻，並已祇領，餘當如所戒。謹奉啓布達，不宣。勝仲頓首再拜述功大孝大夫座前。
《寶真齋法書贊》卷二一。

書簡帖 八

勝仲再拜又啓：馳光荏苒，歛復改歲。伏惟名德之重，宜闊步霄瓘久矣，乘此泰亨，即膺峻用，與國同休。雖屏居無階爲壽，然傾祝不勝真切也。方欲馳附，而慶問先及，但極感銘爾。勝仲再拜又上。
《寶真齋法書贊》卷二一。

書簡帖 九

勝仲又啓：勤渥之眷，波及賤息，兩造賓廡，皆蒙飲食。數載之感刻無喻，乏便失于即謝，悚仄

悚仄！時事旬日來無所聞，蓋水村尤僻如鎮中。胡編修可謂鳳鳴朝陽，朝野共稱之。聞平江權守大漕公亦獨不迎敵書，雖在田畝，惓惓實日有漆室之念爾。勝仲又上。《寶真齋法書贊》卷二一。

書簡帖 一〇

勝仲再拜又啓：去歲辱節饋甚腆，俛俯一年，又煩不遠百里，輟人船賜以酒饌，仰惟厚意，何以克當，但劇感愧而已！勝仲近于舍南葺小園，桐竹粗成倫次，小亭三數，不覺度日，若得一冬無虞，何其幸也！頗聞甲第亦展林苒之勝，末緣造門求觀，臨書但劇馳繫，勝仲再拜又上。勝仲蒙餉清熟二醞，仰荷不忘，不勝感愧，特勤介使，尤荷尤荷！勝仲拜謝。《寶真齋法書贊》卷二一。

書簡帖 一一

勝仲再拜：比日不審動履何若，才諳有聞，宜見褒擢，尚此淹翔，頗鬱公議。行聞明薦，亟踐要途，以慰輿論。勝仲再拜。貴眷一一均慶，勝仲上問。《寶真齋法書贊》卷二一。

全宋文卷三〇七一

葛勝仲 八

陳去非詩集序

世言詩能窮人。唐李太白號謫仙，然以樂府忤妃子，卒阨窮不振；劉夢得坐「種桃」句，黜刺連州；白樂天坐《新井》篇，黜佐湓浦；孟浩然、賈浪仙輩俱有能詩聲，然以詩忤明皇、宣宗，終坎壈州縣。故言詩能窮人者，取是爲左驗。予謂詩非惟不能窮人，且能達人。今夫窮閭挾策之士生右文世，病碌碌無以自表見爾，使具能以詞藝達細氈之視，而被華袞之褒，則塗轍之升，一歲九遷不爲銳，孰謂詩人例當窮哉！參知政事西洛陳公諱與義，少蹕厲不羣，篇籍之在世者無不讀，既讀輒記不忘。政和三年以上舍解褐，分教輔郡，益沈酣書傳，大肆於詩文。天分既高，用心亦苦，務一洗舊常畦逕，意不拔俗，語不驚人，不輕出也。宣和中，徽宗皇帝見其所賦《墨梅》詩善，亟命召對，有見晚之嗟，遂登冊府，擢掌符璽。向進用矣，會兵興搶攘，避地湘、廣，汎洞庭，上九疑、羅浮。雖流

離困厄，而能以山川秀傑之氣益昌其詩，故晚年賦詠尤工。搢紳士庶爭傳誦，而旗亭傳舍，摘句題寫殆徧，號稱「新體」。今天子夢想名士，以臺郎召還，以詩文被簡注，徧掌內外翰。無幾何，遂以器業預政，所謂詩能達人，公殆其一也。彼有旌「殿閣微涼」之句而親題禁苑，賞「春城飛花」之句而擢守宣城者，誠么麼不足道。紹興壬戌，毗陵周公葵自柱史牧吳興郡，剴裁豐暇，取公詩離爲若干卷，委僚屬讎校，而命工刻板，且見屬爲叙，蓋將指南後學，而益永功名於不腐。在《詩》有之：「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又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賢侯處心，一舉而二美具，可無述哉！

《丹陽集》卷八。

中散兄詩集序

虛室先生宣和五年以中臺郎賜對，上意鄉之，且拔用。先生以所親當國，力求閒秩歸，避請寄之嫌，以退爲進，人士驚其難能。自是浮沈里門，絕意華顯。會金人內侵，居第僦業俱火，廩祿不供，兒妾濱於饑寒，而晏然無隕穫之色。奔馳避地，禪寂求志之餘，不廢作詩，傷時憂國，感慨憤發，一以章什舒意。一日閱舊稿，斷自初仕以來，擇其合者，以歲月先後編削成集，凡若干篇，離爲若干卷，屬某爲之序。謹按先生結髮學問，與兄弟同受教於先人少師清孝公，非疾病未嘗一日去書不觀。歷代史若百家雜說，皆手鈔而心記，名高衆俊。既入官，文藻益宏肆。掾琅邪日，嘗考究其州山川、

地理古迹、姓氏應典籍者，爲書上於九域圖志局，精深詳博，爲天下第一，首膺進秩之寵。蓋先生所長，不特詩而已。昔司馬遷歷遊郡邑，故文增秀傑之氣；張燕公得江山之助，故詩極淒惋之美。先生以使事行天下幾半，名山峻壑瑰偉卓絕之觀，無所不歷。今其詩粹清而氣壯，平淡而趣深，亦豈勝遊之助耶？平時與伯氏太史金紫公若羣從酬唱居多，以卷軸之富，故不仿李義、竇羣兄弟共爲《聯珠花萼集》以行於世。昔王筠論家集，謂崔氏、應氏號累葉文才，然不過父子三兩世爾，未有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予於江陰葛氏亦云。先生諱和仲，字堯卿，「虛室」蓋其居也，於是爲右中散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丹陽集》卷八。

舅氏續千字文序

昔梁武帝得王逸少所書《千字文》，雜亂不可讀，命陳郡周興嗣次爲韻語，以便臨翫，後世謂之《千文》，歐陽率更、張長史、道人智永輩各有稿書本行於世。舅氏侍其公亦好草聖，書《千文》尤工，好事者時得之，輒以鑱石。又嘗以巧意遷避興嗣所用字，別製千言，貫穿經傳，詞義粲然。豫章黃魯直見而抵之以書曰：「引辭連類，使不相舐觸，甚有功，當與《凡將》、《急就》並行也。」《千文》爲天下官府若市井簿領會數之用久矣，今增以續文，合二千言，凡取一字爲母，配以次字爲一號，展轉相乘，可計二百萬之數，於世用豈小補哉！公博學善屬文，此特一時弄筆爲戲耳，乃爲簡牘

無窮之用。竊嘗謂：「械樸微物也〔二〕，而薪之櫛之，可以享上帝、養聖神。不龜手之藥，賤藝也，而習以水戰，大敗越人，取封邑。事小而用大者，在古多有之，豈特是書而已哉！」公皇祐元年進士，屢刺名郡，所莅有政績，官至朝散大夫，贈金紫、光祿，諱璋，字良器。《丹陽集》卷八。

〔二〕械樸：原脫「械」字，據四庫本補。

書淵明集後 一

淵明爲建威參軍，從都還，阻風於規林，賦詩，落句云：「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是歲晉隆安四年，春秋三十六。明年，赴假還江陵，夜行途中，賦詩，落句云：「投冠旋舊墟，不爲好爵縈。」蓋壯齒作吏，而邱壑之志已堅，卒踐其言，自彭澤歸，優游家巷二十有二年以沒，與謝傅東山之志異矣。《歸田園居詩》第六篇所謂「種苗在東皋，禾生滿阡陌」者，非淵明語也。蕭統、湯休之輩不能辨，猥實《集》中；東坡居士盡和陶詩，亦次此篇之韻，殊可笑。按《文選》江淹作《雜體詩》三十首，以擬三十人，有邯鄲託曲於李奇、士季假論於嗣宗之說，此篇政淹擬淵明作爾。《文選》統所纂，東坡非不精《選》理者，皆不能證此乖誤，何耶？《南史》稱淵明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屈後代。自宋武王業漸隆，不復肯仕，信然。予觀其《讀史贊》，首述夷齊云：「二子讓國，相將海隅。」

天人革命，絕景窮居。」次述箕子云：「去鄉之感，猶有遲遲。矧伊代謝，觸物皆非。」蓋自況也。頃在東魯，有以淵明畫像見觀，予贊之云：「欲仕則絃歌必求，欲隱則著作不就。欲卧則遣客而醺酣，欲飲則從容之邂逅。欲辭則檀道濟之梁肉必麾，欲取則顏延年之貨泉亦受。」夫惟任真自得而穎脫不羈，所以爲無懷、葛天氏之民，而超三季之澆陋者乎！淵明於阿舒輩，始作詩命之，繼作詩責之，終作訓曉之，且曰：「吾黽勉辭事，使汝幼而饑寒，抱茲苦心，良獨罔罔。」又以「同財共居」爲治命，無惑乎？杜拾遺笑其挂懷抱也。後漢逸人王霸見其友令狐子伯、子車服有光，儀矩甚適，而其子歸自田畝，蓬頭歷齒，因愧卧不興。乃知父子恩深，雖外軒冕士，視身榮悴如二五與十，而於子則不能忘懷每如此。雖然，淵明知任真而已，豈預恤後世之譏議。若拾遺能觀物反身，則知愛阿舒與宗文何以異？《丹陽集》卷八。

書淵明集後

二

《歸去來辭自序》云：「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自免去職。」乙巳歲十一月也。乙巳乃義熙元年，而《晉史》云義熙三年解彭澤印綬去，淵明《自序》不應誤，當以乙巳爲正。《遊斜川詩》云：「辛丑正月五日，與二三鄰曲同遊斜川。」詩云「開歲歛五十」，以紀年考之，辛丑乃隆安五年，淵明始三十七；若癸丑則義熙九年，淵明四十九，正與詩合，當以癸丑爲正。五六月北窗下涼風，何處無

之，何人不遇，至心與景會，遂能背僞合真，自致於羲皇上者，獨淵明而已。其詩云：「蕤賓五月中，清朝起南颿。不駛亦不遲，飄飄吹我衣。」《歸來引》亦云：「風飄飄而吹衣」，意淵明進禦寇乘風之理，因以睹道也。至若樹木交蔭，時鳥變聲，輒歡然有喜，豈在物耶？聲塵種種，皆道所寓，惟淵明領此。昭明太子指《閒情》一賦爲白璧微瑕，且謂「亡作可也」。審爾，則詩人之變風，楚人之《離騷》皆可刪矣。晉孝武末途，沈湎酒色，何知非諷刺上耶？其《序》云：「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皆有助於諷諫，綴文之士，奕代繼作。」予觀張衡《定情》有云：「想踰里兮折杞檀，懼虬吠兮我所驚。」與《國風》何遠？蔡邕《靜情》亦名《檢逸》，魏文帝愛之，因擬作《正情賦》，且命陳琳、徐幹、王粲、阮瑜、應瑒並作。其後如陸機之《閒懷》，袁淑之《整情》，皆佳筆也。謝惠連亦嘗作百許字，未就而卒，詞人深以爲恨。使淵明此賦果可無作，則《登徒》、《長門》、《高唐》、《神女》等賦，統何爲著之於《選》耶？《丹陽集》卷八。

書淵明集後 三

子瞻爲徐州，誚淵明無絃不如無琴，後悔其言之失。淵明《自祭文》云：「辭逆旅之館，永歸于本宅。」蓋反其真之說也。子瞻復詆之云：「生獨非真，死獨非寓。」未知何時復悔也？窮達命也，出處時也，不可預計。至若孝弟之行，若人之朝飡夕膳，不可一日闕者。韓退之傳歐陽詹云：「讀其

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余於淵明亦云。古今人士頌淵明德美衆矣，罕有頌其孝友者。作五孝傳贊，自天子至庶人，寄寓深矣。哀程氏妹，悲敬遠仲德弟，文尤爲悽惋。至於凱風寒泉之念興，而述外祖孟嘉傳；念禮服昭穆之遠，而作贈族祖詩，蓋所謂永錫爾類者邪。淵明垂死之文，讀之令人恍然自失，與今世悟道坐脫立亡者何以異？其曰：「惟此百年，夫人愛之。懼彼無成，惕日惜時。」乃知其退歸不仕，平生功用在此也。《丹陽集》卷八。

跋錢仲仲東坡詩卷

東坡賦詩，時三十九歲矣。其末云：「安道令賦，有旨哉！」仲仲襲藏歲久，庚戌兵寇，并與墳籍散。後八年，乃復得之。天宮貴重，始類六丁之取將；神物護持，終聞二劍之復合云爾。《丹陽集》卷一〇。

跋曹職方詩卷

故贈職方副郎曹公夢得，以經術德誼高蹈州里，工篇什、篆隸，自號松蘿山人。景德、祥符間隱然名動江左，一時名賢尊仰之。歿九十五年，某爲休寧令，得其詩一百七十篇，讀之句法雋逸。既又

於諸僧藍見榜額大字，筆勢奇偉，每想其邁往不羈之氣。今觀此詩，顧結字遒楷，屬辭精深，且遇在政者謹甚，又知公禮法士也。前輩詞藝類不拘一律，則世以聲畫臆論人物，豈能髣髴？徒觀公以逢掖處家巷，而州將尊禮之，以詩先焉，其賢亦可概見。《丹陽集》卷一〇。

跋洪慶善所藏東坡書杜詩并判訟牒

昔張長史判訟牒筆迹高妙，常熟老人猶知日陳牒求判而藏之，況東坡跡乎！若其勝日暇時，瑣窗棐几，取精筆妙墨而書詩史中尤動人句，其宜藏弄，又非判牒比。《丹陽集》卷一〇。

跋褚遂良臨蘭亭帖

昭陵嘗恨虞永興死，無與論書者。魏鄭公曰：「遂良下筆遒勁，甚得逸少體。」即日令侍書。又，當時爭以逸少書求售，真偽莫別，獨遂良論所出，談者不復敢異。是篇河南所臨，固宜與永和筆迹亂真也。《丹陽集》卷一〇。

跋吳子華帖

光化、天復間，唐祚如綴旒。此何等時，而子華兄弟營求塗轍猶如此其切。乃知天下有道，而以靜退望人士，蓋未易也。《丹陽集》卷一〇。

跋洪慶善所藏本朝韓范諸公帖

紹興四年十一月

祖廟勲德，大臣磊落相望，而此數公爲之傑。身生晚，恨不及見之。今觀其筆跡，如登龍門之坂，侍熒煌之座，而聞河漢之無極也。紹興甲寅十一月己亥謹書，時與慶善同寓寶溪。《丹陽集》卷一〇。

跋蔡君謨帖

君謨尺牘，作行草諸體，皆其妙絕可藏云。第一紙是嘉祐五年自泉南赴召至省時道中與章伯鎮者。《丹陽集》卷一〇。

跋君謨與唐彥猷論其弟直諫帖

參預唐公介居言責，日對便殿，擊丞相潞公甚力。時君謨立螭坳，親見之，退而稱其風操配古人，且以所論不從爲不幸，公行尺牘，而不復畏避時相。蓋嘉祐、至和以前，士風質直端亮類如此。《丹陽集》卷一〇。

跋法照闍黎君謨帖

祖姑清源君實與君謨媿德。君謨尺牘抵諸大父無虛月，故予家藏其迹甚富。今觀法照講師所蓄帖僅二十餘字，而點曳之工，使人尋玩無斁，殆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者耶！《丹陽集》卷一〇。

跋蔡潮州予大父草書帖

古人善書，類欲其子似己。大令幼時，右軍掣其肘，輒喜庾家小兒賤家雞，安西每以爲言。今蔡隱君妙於稿書，不以授其子，獨課以力學。當時水墨積習，爲無關身名輕重，故爾耶？《丹陽集》卷一

跋魯公與李禹并林文節公與其祖帖

三翁還笏里居，不在東阡，即在北陌，杖屨時相往來。此固世間第一流人，扳而與之周旋固宜。乃若齒爵相絕而痛折節下士，非以一世人物爲己任者，未或能之。《丹陽集》卷一〇。

跋河中守章公授刺血上表乞父內徙帖

唐昭陵用李英公不疑，以其不負李密也；用魏鄭公不疑，以其不負前宮也。故河中守章公嘗以文辭冠天下士，其上章徽廟，爲父求內徙，實出身血書之，雖極哀切，無他枝辭以明父勲德，獨曰：「言寡過而未能，論大節而可託。」又曰：「頃受先帝知遇，最能承以孤忠；今蒙陛下存全，豈獨忘於大德。」父之忠績，不必累數千言而昭然著見，動寤萬乘有餘矣，非言語妙天下者能之乎？今上饒使君孝誠動天，錫以進本，既刻之金石以示搢紳，後爲石室家次藏之，以傳無窮。忠孝大節萃於一門，綿三世見之。嗚呼休哉！《丹陽集》卷一〇。

跋陳去非右丞畫山水

觀此筆，所謂「積雪帶餘暉」、「青峰出山後」、「夕嵐飛鳥還」等語如在目中，信其詩畫同出於天機也。談者謂右丞詩合《國風》，畫山水楊子華之聖，信然。《丹陽集》卷一〇。

跋醉道士圖

范長壽、何長壽筆法師僧繇，並有《醉道士圖》傳於世。自顧、陸、子華之後，人物推博陵爲中興。此圖信可珍也。《丹陽集》卷一〇。

跋與可竹

造物亭毒之妙，此君能發之；此君生植之妙，與可墨君能發之；與可墨君之妙，東坡詩文能發之。後之人士，殆不必措一辭。《丹陽集》卷一〇。

題佛本行經

元祐庚午歲，侍先君官此邑，丁內艱，嘗誦《萬壽經藏》。後二十有八年，自大司成出領宮祠，寓居，再閱《大藏》。七月二十七日終此帙，爲考光祿、妣永嘉夫人追福，時先君捐館十四年矣。《丹陽集》卷一〇。

跋劉知言默所書華嚴經

近時人士執親喪，類書《華嚴經》以追福。然予謂滯於名相，則雖碎妙高以爲筆，輒溟渤以供硯，書龍宮之微塵，品若海雲千二百歲之久，殆未足以酬罔極也，而況三十九品乎！若知法無生滅，佛常現前，則涉筆之際，所欲薦者已應念超脫矣。知言既臻道有之妙，因觀其所書經，偶題。《丹陽集》卷一〇。

跋道雲刺血書經

同郡比丘道雲，護毗尼精苦，募衆誦《妙法華經》七百萬卷，將并其爵里，納之清涼藏中。又自出身五根衆繕寫此經十過，細字僅若蠅頭，而點曳綿密，類水墨積習至工者。紹興乙卯季秋九月三日，携一本至寶溪見觀，曰：「將舍廬山之雲居。」予偶問之曰：「能仁所說《法華》，子既已書矣。不知威音王佛所說二十千萬億偈，洎日月淨明德佛所說八百千萬億那由他偈，洎日月燈明大通智勝文殊等佛及菩薩所說，將何以書？豈以父母未生時血書耶？願以見觀。」雲居，禪德淵藪也，當有知予言者。《丹陽集》卷一〇。

跋涵山法清師書法華經

經云：「終不以小乘濟度於衆生，佛自住大乘。」又云：「我本立誓願，欲令一切衆生於我等無異。」此世雄出世之一大事因緣也。是經佛最後說，闢聲聞、闢支歸一乘名，不斷佛種，故書持者影福無量。丹陽居士觀清師所書經，隨喜三歎之餘，因書其後。《丹陽集》卷一〇。

書周仲嘉發菩提心語後

馳千里者始於布武，爲九仞者始於覆簣。爲世調御不受，後有大事也，而始於發無上道心。法湧禪師，黑衣之龍象，而江遺公，搢紳之無垢也，立訓以垂世，而仲嘉能勇行之。三歎之餘，因書其後。《丹陽集》卷一〇。

跋胡待制

舜陟

詠史詩

紹興四年

閱史者病文字閼闊，不能博記。閼爽之士，則能記矣，又未必能習復品藻，以裨史闕而示勸戒，故士以史學著稱者幾希。新安胡公汝明，自其先君子以淹貫衆史聞搢紳。故公目濡耳染，有殫見洽聞之譽。所論著甚富，間以餘意，爲《詠史》三百篇，而所存者什四。數千載間臣主行事，出新意以涇渭之，迴超衆儒議論之表，信一代之佳筆也。昔之風人固多詠史，若謝宣遠之賦子房，左太沖之述荆軻，曹子建之賦三良，盧諶之賦藺相如，皆辭費而意窮。至若立己意以稱貶，勢若傾五河而不出二十八字，非老於文學者能之乎？公自御史府南榻出帥方面，推移數道，諳練兵法。遭時艱危，凜然有班超、傅介子之志，而闌外之寄，未顯其用，故小詩中每致意焉。紹興甲寅，偶同寓寶溪，蒙示詩編，

俾題其末，既熟觀而歸其書胡氏。《永樂大典》卷九〇六。

跋歐公詩卷

謝傳以中年傷於哀樂，政賴絲竹陶寫。故雖期功，喪不廢樂。六一居士不聞箏，至二十年樂闕復絃。然有感高賢情寄，未易一概論也。惟不以工聲棄日，故文學功名，無事不辦。《永樂大典》卷九〇九。

跋蘇子美與弟聯句詩

子美喜與昆弟聯句，如《水輪》、《瓦亭》、《薦福塔》、《紫閣寺》、《喜雨》等七八篇，世皆見之。獨此四言不傳，乃知斷稿闕著錄者尚多也。《永樂大典》卷九〇九。